

Martin Anderson Nexö

PELLE EROBREREN

—Den Store Kamp—

本書根據 J. Joly 法譯 M. Anderson Nexö: PELLE LE CONQUERANT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5) 并參照 J. Muir 和 B. Miall 英譯 M. Anderson Nexö: PELLE THE CONQUEROR (Peter Smith, New York, 1950) 翻譯。

內 容 說 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以八十四歲的高齡去世的馬丁·安德遜·尼克索是現代丹麥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長篇小說三部曲——“征服者貝萊”、“狄蒂——人的孩子”和“赤色分子莫爾頓”。在這三部曲中，作者徹底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揭露了法西斯走狗的匪鏡，反映了丹麥工人運動的發生和發展，暴露出機會主義者的丑惡面目，指出了革命的真正道路。三部曲中貝萊和莫爾頓就是兩個鮮明對比的典型人物：貝萊成年以後的歷史成為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代表，而莫爾頓的一生卻是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走上正確革命道路的典型。

三部曲的第一部“征服者貝萊”又分為四卷，是作者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間寫成的。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學徒生活”描寫貝萊的前期生活；第三卷“偉大的鬥爭”和第四卷“黎明”描寫貝萊的後期生活。也就是在第三卷和第四卷里，作者以丹麥開展中的工人運動為背景，寫出在首都環境里的貝萊。在這時期，他的世界觀和活動方面開始轉變——他開始現出了自耕農的面貌，越來越脫離工人運動，走上了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的道路。

第三卷“偉大的鬥爭”，描寫貝萊從小城市來到了首都哥本哈根。他開始住在貧民窟“方舟”里，深入了解了工業大都市中工人和貧民的生活，體驗到在首都做一個鞋業職工將受到怎樣殘酷的剝削，然而首都的生活更使他進一步看到工人的團結力量。通過工人運動老前輩斯多爾倍，他開始受到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培養起自己的領導能力。他吸收了幾次失敗的教訓，終於領導首都五萬工人在偉大的鬥爭中獲得全勝。這就是丹麥工人運動史上一次輝煌的大鬥爭——1898年的大罷工。作者描寫了這次鬥爭運動的慘酷而偉大的場面以及在共產國際紅旗下的工人示威運動的盛況。但是領導這次運動的貝萊卻盲目地認為罷工運動勝利後，已不必採取革命行動。他所夢想的工人的樂土，事實上只是一個新的牢獄。作者用一個夢作為本書的結束，暗示着貝萊下一階段將走的机会主義改良主義的錯誤道路。

第一章

一群孩子正在潮湿的院子里游戏，有的攀吊在楼梯栏杆上，有的在柱子中间跑出跑进，嘴里哼着歌曲，手里拿着涂黄油的面包片；有的匍伏在粘湿的石版上爬。空气又潮又冷，如同在一口古井里一样，早已使他们的小嗓子变得沙哑，也使他们脸上生满了湿疮。可是从那通到巷里去的隧道似的过街外面，这时却有一阵阵暖风和正在开花的树木的香味，从附近那些兵营里吹送过来。

他们玩的“骑士过桥”游戏已经结束了，最后一个骑士跌进了黑水；“汉斯和格莱特”已经安全地逃出了疯子温斯列夫的洞穴，爬上阴沟洞口的铁栅，躲进了姜饼铺子；恰巧铺子门口也有一方铁栅，他们可以用一根木棒或菜梗伸进去戳那个女巫。木棒和菜梗在姜饼铺附近垃圾箱里多的是，至于女巫呢，反正人人都知道她是誰！她不时从地下室里跑上来，挥着火钳把这些孩子赶散。

这可以说很有点像是真实的事，甚至还真有姜饼香味从楼上那个财主奥尔逊屋子里飘下来——因此这就不能说是一个神话故事了！可是这时候，疯子温斯列夫也许会从他的洞穴里爬出来，开始讲述他怎样在德国人侵占丹麦期间，替国王把黄金偷运出去，沉在海峡的最深处。国王的财宝整整装了一船。除了温斯列夫一人，谁都不知道船沉没在什么地方，现在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这

是一个惊人的秘密，它会使人人都想昏头脑的。整个航棧圖就藏在他的双排鈕扣的背心上：他只要将手指把鈕扣一顆一顆的摸过去，再往下摸，便找得到沉沒財宝的地点了。不过，由于年深日久，有几顆鈕扣已經脫落，因此他已經無法再找出这一次的航棧；孩子們天天都在帮助他找。这是一件很紧张的工作，因为国王已經等得很焦急了。

此外，他們还有許多更有趣味的玩意兒，例如，仰臥在滑溜的石版上玩安妮所發明的“幸福”游戏。如果你从下面黑暗的地方抬起眼，通过狭窄的楼梯口，向上望那亮光光地浮游在上面的天空，然后再突然回头往下看，那么就只能看見一片漆黑。这时，在黑暗里，原来是放垃圾箱和小便的地方，飘动着一个个黄色和蓝色的光圈。这些浮在眼前的变幻無穷的彩色就是远游到幸福的地方去寻找一切不可思議的宝物的路径。

“我看見許多好东西啦，我也知道这些是什么，可是我偏不說出来！”孩子們神秘地点着头，还做了个手势，喃喃地自言自語。

即使是“幸福”，也会玩膩了的。然而，在木扶梯底下那个用圓鐵柵盖着的陰沟洞口，也就是安妮的爸爸淹死的地方，却是这些孩子們玩不厭的場所。污水的涡流里經常不断地冒出水泡，使孩子們感到一种說不出的恐怖；年紀較大的姑娘，常常叉开两腿，站在这鐵柵上，讓下边冲上来的一股冷气吹得很舒服，輕声地叫喊着。这鐵柵的确就是通到地獄去的道路，如果你定眼多望一会，就可以看到一股墨似的水流在底下流动，每分鐘都有腐臭的气息冲上来，直扑到你的脸上；这就是魔鬼坐在陰沟底的角落里透大气。如果你把眼睛从这个無底洞口挪开，那么，原来是半暗的院子便显得非常光亮了。所以，無論你要一个光明的或黑暗的世界，你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創造。

經常有一些孩子在那邊匍伏着，担惊害怕地向下面窺望；整个夏季，总有一大群蚊蠅在从污水沟里吹上铁栅上面来的一股小風里飞舞着。它們会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再下降，然后又倏然飞上去，宛如魔术师手里的象牙球。有时底下的气流把整个蚊群吸得很低，但是它們随即又飞起来，在那从隧道似的过街吹进来的風里，成群地东飘西蕩，很像一个跳舞的鬼魂。姑娘們常常对蚊蠅凝視，不禁提起自己的裙子，袅娜地跳上几步。爱尔維拉·奥尔逊就是在这里学会她最初的舞步，現在她正在把許多富家子弟跳到傾家蕩产。还有那家具商的女兒，到聖彼得堡去了之后，已經差不多成了个大公爵夫人了。

在这狭窄的院子四周，每一層樓上，都有一个承載樓梯的陽台突出来，因此院子里只剩得有一片很小的空間，在这空隙的地方，橫七豎八地挂着晒衣繩子，晒滿了洗碗布和小兒衣服。破烂的木樓梯一屈一折地沿着牆升上去，到一个突出的陽台口消失了，但又在这个陽台上面显露出来，这样一直通到屋頂下的擱樓口。

从这些陽台上和走廊里，有許多門通到各个住戶人家，或者通到那作为这座房子的心脏的一个很长的中央甬道里去。只有在畢勃曼所住的那一面，从二層樓以上，既沒有陽台，也沒有走廊，这是因为時間把它們消耗了；所以那地方只有光光的樓梯。陽台和走廊的擱欄突出在牆外，活像許多掉光了牙的牙齦，還有一根繩子从上边吊下来，讓上下的人可以抓一把。因为給許多人抓过，这繩子已經又黑又滑了。

在一个酷热的六月天，日光像大火似地灼耀在这个深院的上空，沉重而朽烂的樓梯又活躍起来，好像又回到了它們在森林里的时代。人們在这些樓梯上一批一批地上上下下，人影晃来晃去，陰暗的地方充滿了不断的談話声。晒着的小兒衣服上滴下酸味的胰

子水，从陽台上一層一層的淋下来，一直淋到地上。在那些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水像緩慢的溪水似地縱橫四散的地方，孩子們就在这里游戏。木楼梯格格地响个不停，宛如在互相磨擦的老树枝，泥土和苔蘚的潮湿气味一直冲进人的咽喉，凡是手摸得到的地方，都蒙上了一層粘膩。

人的眼光看到几步之外，就給楼梯挡住了，但是在这楼梯背后，你当然感觉得到另外有一个世界。当那些漫长的过道上的房門一开一閉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住在这个“方舟”^①底里的許多人的声音；嬰兒的啼哭，病人和残废人的呻吟哀嘆。許多人就在这里头过了一輩子，从来不受惊扰，也从来不敢走出到日光底下。

在畢勃曼所住的那一边，污水管从墙里戳出来，好像一些山魃木魅在树林里狞笑，张开了嘴巴，还生着灰白的长鬚。这些水管上滋生了許多淡紅色的水蛆，时常成团成塊地跌落在院子里。墙上的隙洞里长着一丛丛垂挂下来的青草。污水順着这些青草不住地淋下来，好像是树林里的湿草丛。

在翠綠而潮湿的陰暗地方，有几只花紋古怪的癩虾蟆，像小水怪似地蹲在各自的洞里，它們身上的毒液閃着亮光。上面，在三楼的樓梯口，挂着安妮的芙蓉鳥，在扭轉脖子，对着头頂上光亮的天空歌唱。

院子里，人来来往往个不停，都是些怕見陽光的，他們不是从“方舟”里出来，便是走进“方舟”。大多数是妇女，衣服穿得很古怪，脸色憔悴而蒼白，表面还有一層黑翳，好似陰暗已經影响了她們的皮膚，萎靡了她們的精神，可是她們的眼睛里却显出一种狂热的光。

① 上帝命挪亚造方舟以避洪水，見“聖經”“創世記”第六章第十四节。作者以“方舟”作为这座穷人大楼的名字，大概比喻其中居民都是义人。

几个矮小的老人，平时总是躺在黑暗的角落里等待寿终的，现在却踱到走廊上来，对着头上光明的天空，耸起鼻子来呼吸了两三次。“这是太阳啊！”他们很高兴地互相告诉。“啊嚏！今年冬天我们可不会很容易就伤风感冒了！”

第二章

楼顶上，从畢勃曼的棚楼里面，走出来一个青年人，站在平台上。他脸上笑迷迷地向着明亮的天空望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顺着危险万状的梯子跑下来，也没有抓一把扶手的绳子。他的腋下挟着一个蓝布包袱。

“瞧那个小丑！对着太阳直笑，好像不怕把眼睛害瞎似的，”妇女们把头伸出窗外来嚷着。“唔，他究竟是乡下人！现在他是去交他的活儿了。谁知道他要在这兒蹲多久，替那个吸血鬼赚面包？瞧着吧，在这兒耽一个时期，他的脸马上就要不见血色了！”她们很关心地望着他的背影说。

在底下院子里玩的孩子們，听到他走下楼梯，便都抬起了头。

“你今天有没有好的皮子给我们，貝萊？”他们一窝蜂的围着他嚷。

他从口袋里掏出几片漆皮和人造鞣皮。

“这是给皇上做新皮鞋剩下来的！”他一边说一边把碎皮分给那伙孩子。于是他们大喜大笑，笑到气都透不过来。

貝萊完全跟从前一样，只是身子更加挺壮，脚步也更有劲道，并且还长出了淡黄的小鬍髭。他那双招风耳朵已经稍稍缩进去一些，仿佛现在用不到那样使劲了。他那双蓝眼睛仍然是非常天真，

看不出是非好歹，虽然它們現在显出了一种神色，好像什么都騙不过他似的。他那一綫“幸运的鬚髮”依然閃着金黃的亮光。

狹窄的街道上永远籠罩着浓密秽浊的空气，似乎从来不換上一些新鮮的。房屋又肮脏又难看，搖搖晃晃，好像随时都可能坍下来。凡有日光照到的窗口，总有些肮脏的被单晒着。一条橫街上停着一輛救护车，妇女和孩子們围在車周围，起劲地等候担架伙把伤病人抬出来。貝萊也跟他們在一起。样样都要有他的分。

他常常故意不挑最近的路走。京城对他來說是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都和自己的家乡不同，每天都会碰到許多新奇异样的事情。貝萊很乐意一切都从头做起，他还有着以前那种什么都想参加，什么都要有分的强烈欲望。

在一条通往运河边的巷子里，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挑衅似地拦住了他的去路。

“媽媽生病了，”她向上指着一段陰暗的楼梯說，“要是你有錢，就跟我来。”

他正想馬上跟了她去，但是忽然發現住在这条街上的那些老妇人都在把鼻子貼着玻璃窗偷看。

“在这里你得自己小心点兒！”他对自己这样說差不多已經是第一百次了。

糟糕的是他很容易把这种警惕忘掉。

他沿着运河走过去。看着那些古老的碼頭，运蔬菜的木船，还有倉庫，高高地开着一排一排的大倉門，装着吱吱咯咯直响的滑車，这一切都使他想起蓬霍尔姆。有时也有載运陶器和鮮魚的船只从他的故乡开来停泊在这里，于是他就可以得到一些故乡的消息。不过他很少写信回去，因为没有什么大成就可以报告，目前他只是勉强过得去，向索尔特借的路費还欠着沒有还呢。

但是好日子快要到来了！貝萊对自己的前途絕不怀疑。京城里地面这样大，一切都無法估計；万不可能的事情似乎都有成为现实的可能。貝萊一定能够做出一番事業来，这也是毫無疑义的事。这里到处都有大堆大堆的金銀財宝，即使穷人也能到手，只要他有胆量去拿。在这里，财运好比一只金烏，只要稍微用些灵巧的手法，就很容易捉到它了，——机会多到像神話一样。貝萊自信总有一天会捉到这只金烏，至于是什么时候和什么方法，这就得怀着信心等待机会了。

在一条通向菜市街的小巷里，他看見一大群人，聚集在一家鉄工厂門口，挤了滿街，正在对那些污黑的鉄工們高声呼叫。这些鉄工們成群地站在厂門口，犹豫不决地互相觀望着。

“这是什么事情？”貝萊問。

“这是因为他們賺的錢不够活命，”一个老人回說。“厂主不肯加工資。所以他們就采用了一种新式的傻办法，据說是从外国学来的，在那边这个办法很有效果。这就是說，他們突然放下工作，光着头走到大街上，吵吵嚷嚷，然后再回进去干活，正像小学生在休息時間一样。他們这样进进出出已經两三回了，現在一半人在街上，一半还在做工，可是厂門已經鎖上了！無聊！这种方法会增加工資才怪呢！絕对不会；我們当年是客客气气地請求，多少总得到一些。要晓得，我們無論如何总是老百姓，我們打哪兒去找飯吃？現在，他們反而損失了整个礼拜的工資啦！”

工人們一筹莫展，只是老站在那里机械地望着办公室的窗口，平时所有的決議都是从这里發出来的。群众中不时起一陣不耐煩的騷动；他們擎起拳头向那窗口示威，还大声呼叫着要求他們的工資。

“他不肯把我們規規矩矩賺来的工資發給我們，这个强橫霸道

的家伙！”他們叫喊着。“好狠心啊！人家家里有老婆兒女等着，外加还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这个害人的家伙，竟要搶人家嘴里的面包！难道厂主真的就不肯回我們一句話，那怕就是打个小小的招呼，也好讓我們回家了，难道真要我們餓着肚子睡覺嗎？”

于是他們發出一陣恶意的低笑，向街心吐涎沫，随后，那些茫然無主的脸又轉向着办公室的窗口。

許多人給他們提供了意見，各式各样的意見，可是他們仍然作不出任何决定来。

“真糟糕，要是沒有一個人能領導我們，怎么办？”他們垂头喪气地說，还是呆呆地望着。

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唯一的办法了。

“选出几个同志来，讓他們去和厂主談判，”有一位站在旁边的先生說。

“說得对！就叫爱立克逊去罢！他懂得拳头的作用！”工人們喊着。那位不相識的人聳聳肩膀便走开了。

于是有一个高大壯健的工人走到了楼梯边。

“你帶得有鉄錘吧，爱立克逊？”有人喊。

爱立克逊在楼梯上回过身来，揮揮他的拳头。

“当心！”他們对着窗口叫喊。“要不然他会害苦我們的！”忽然大家都靜了下来；原来那沉重的大門鎖上了。

貝萊张开嘴听着。他不知道工人們想怎么样，就是他們自己恐怕也不很知道；但是無論如何，这一切总是一个新鮮的玩意兒！这些人并不用乞哀的方法去要求他們应得的权利，而是准备用拳头来爭取；他們也不像家乡的大力士爱立克和一些別的人那样先得喝飽老酒才干这等事情。“京城到底是个京城！”貝萊想着，又私自庆幸自己居然来到了这个地方。

一队警察踏着正步过来了。

“讓开！”他們一边吆喝，一边冲向人堆里，想把他們赶散。但是工人們却不肯散开。

“我們不拿到工資決不走散，”他們說着，反而更逼近大門。“这是我們工作的地方，我們是在要求工資，是的，我們要求工資！”

于是警察开始驅逐看熱鬧的人，每赶一次，人們勉强退后几步，又站住了哈哈大笑。貝萊背上挨了一下，他馬上轉身对那紅臉的警察看了一会兒，便一边嘟囔着一边揉着背脊走开了。

“他打了你嗎？”一个老婆婆說。“哼，这个無賴！他就是住在这兒附近的一个砑布女工的兒子；現在居然拿警棍打起自己人来啦！真是混帐东西！”

“走开！”那警察映着眼命令那老婆婆，还用身子去挤她。

她退进了她的地下室，在里边大声咒罵，罵得涎沫都从她的牙齿落尽的嘴巴里噴濺出来。

“好哇，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給你换过尿布，現在你对我这老輩也行起凶来了！你想用棍子打我嗎？弗萊特立克，你就打吧！你听从老爷們的命令，向我們强橫霸道的，就因为我們穿的衣服不够好！”她气得通身發抖，灰黃的头髮从头巾里松散下来，拖在給皮膚病变黑了的起皺紋的額上。她簡直像一座火山。

那队警察开正步走过克尼泊尔桥，一群野孩子叫囂着，用手指塞在嘴里吹着唢哨跟着他們走。不时有一个警察回过身子来，于是这群孩子便返身奔逃，但是一眨眼又跟上了。警察們暴躁不宁，他們几次三番地握紧拳头，几乎要动手打人。他們竟好像一批犯人，被小孩子押解着上法院去，大人們看了都哈哈大笑。

貝萊沿人行道走去。他正在發戾脾气。他觉得心里有一种強烈的欲望，想涌身高跳起来，一头撞在地上。这是他幼年时候害病

的残留病态，今天又在發作了。他清楚地看見过大力士爱立克向那农庄管家扑过去，一个倒栽葱跌在地上，后来就終身变成了白痴。其次，他面前又涌現了那个大力士，孔武有力的大个子，可是給人家迫害到死；人們都像狗一样地攻击他，可是一嗅到有权有势的人，他們便搖尾献媚了。而他，貝萊自己呢，也曾在市政厅挨过笞刑，后来人們就像指摘大力士一样地指摘着他說，“瞧，他又弄得沒落了，真是个社会的渣滓！”不錯，他也曾懂得过什么是正义，也懂得过正义給他招来了什么祸殃。但是現在他已經掙脫了奴隶身份，而来到一个新世界里，在这里，正人君子对于警察連看都不屑看一眼，讓街头的頑童和老太婆去对付他們。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貝萊很想置身于这个世界；他很想在这里有他的一分。

这是礼拜六的傍晚，倉庫里有好些职工和縫衣女工，都是来交活計的。工长照例要挑剔这些縫好的活兒，在發付工資以前，总要把它們乱扯乱揉，弄得它們不成样子，于是便咒罵工作做得不好，有时还要千方百計地剋扣工資，借口物料給弄坏了。他对妇女特別苛刻，她們只好一声不响地站着，不敢还嘴。有人說他对于不肯順从他的要求的女工，总是故意吹毛求疵，加以留难的。

貝萊站在那兒看着，心里十分憤怒。“要是他敢对我有什么話，我就和他打一架！”他心下想。但是那工长把他交的活兒連望都不望一眼便收了下來——噢，对了，因为是畢勃曼交来的！

但在付錢的时候，从后边房間里走出一个身材坚实的汉子；这就是皇家御鞋匠梅耶尔。他从前从德匡到丹麦来做散工的时候，还是穷得衣不遮身，食不果腹的。他的手艺并不怎么高明，但是他懂得怎样使別人替他工作。他毫不理睬工人們对他必恭必敬的問候，就在貝萊面前站住了，挺出的大肚子頂着柜枱，鼻子里高声地哼着，盯着这年輕人看。

“新来的嗎？”他终于問道。

“这是畢勃曼的助手，”工长微笑着回答。

“唔！畢勃曼，他有办法！你工作，他拿錢去喝老酒，是不是？”
这皇家御鞋匠說罢便哈哈大笑。

貝萊脸紅了。

“一有可能我就想自己干的。”

“好，好，你可以和工长商量商量。但是这里不要加入工会的人，你要記住。我們用不着这些家伙。”

貝萊咬紧了嘴唇，不声不响地把包袱布塞进怀里。以前曾經有人邀他加入工会，他没有同意，但这一禁止却使他感到非加入工会不可了。他很快地走上柯布馬格尔街，經過煤市街，折进豪賽尔街。他知道那掙扎圖存的鞋業工会的会长就住在这条街上。在一个陰暗的地下室里，他找到一个矮小的补鞋匠。这想必就是他所要会見的人了。于是他便走下那儿級台阶去。他想不到一个工会会长竟会住在这样一个寒儉的地方。

靠窗坐着一个两頰凹陷的人，低倒了头正在換一只破鞋底；从那里看得見過路人的脚，就在他的头上行过。房間底里站着一个女人，正在爐子上煮东西；她手上抱着一个小孩，另外有两个較大的孩子躺在地上玩弄鞋楦。房間里又热又悶。

“您好，同志！”貝萊說。“我能不能加入工会做会員？”

那人惊异地抬起了头，他的愁苦的脸上仿佛現出了一下笑容。

“你有这胆量嗎？”他慢慢地問，“加入工会得付出很高的代价呀。請問你是在給誰做工？”

“給梅耶尔，柯布馬格尔街上的。”

“这样說来，他知道你是工会会員，就馬上会歇掉你的。”

“这我都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偏要入会。不能由他来决定

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況且，总有一天我們要和他算清賬的。”

“我也这么想。不过我們人太少了。誰要是一入會，馬上就挨餓，也只好馬上就退出！”

“我們必須想辦法擴大我們的隊伍，”貝萊豪邁地說，“才可以有一天叫他關門大吉。”

會長的衰疲的眼睛里閃現出一股亮光。

“對，他媽的，我們總要叫他關門才好！”他揮着拳頭喊。“他害苦了所有的幫他賺錢的人；害我落到這個地步，淪落在這裡做補鞋匠，真不要臉；他使我們的同行全都弄得非常困苦！哎，這冤仇有多深，同志！”血沖上了他那凹陷的面，臉上登時紅起來，接着便咳嗽了。

“彼得遜！”那女人听了，憂急地扶着他的背脊喊，“彼得遜！”她搖着头直嘆氣，幫他支持過這一陣咳嗽。“只要一談到那個皇家御鞋匠，彼得遜便像見了鬼似的，”她等他喘停了之後說。“他真是不懂得做人。唔——要是人人都像梅耶爾那樣聰明，不管旁人的閑事，那麼總有些人現在會身子堅堅實實地賺大錢了。”

“閉嘴！”彼得遜憤憤地說。“你是個婦道人家，這種事情你不懂的。”

於是那女人便回到爐灶那邊去。

彼得遜填好一張表格，貝萊簽上名字，付了一禮拜的會費。

“現在你得趕快想辦法脫離那個吸血鬼，”彼得遜懇切地說。“一個正派的工人是不應該幫助這種東西的。”

“我是被迫到這樣做的，”貝萊說。“我在鄉下一點也不懂得這些事情。不過現在是要一刀兩斷了。”

“好，同志！我們來握握手，祝你幸運！我們必須繼續努力，說不定會得到勝利的。老實對你說，你使我恢復了勇氣！你去多多

的宣传，多拉些会员，开会别缺席，开会通告会在‘工人报’上登出来的。”

这工会会长使劲地握了握貝萊的手。貝萊踏着輕快的步子向北桥新区走了去；他觉得心里很痛快，兴致勃勃。

这时正是工人们放工回家的时候；他们有的三五成群，有的踽踽独行，但都是低头慢步，在一天的劳苦之后，有点感到疲倦。这里另是一个新的世界，跟“方舟”大不相同。房屋都是新造的，很整齐，横梁直柱，有一致的规格。路上行人們都是一直向前，从每个人的气度上，一眼便看得出他的行业。

这个区是社会主义和新理想滋生繁荣的地方。貝萊在做完工后，常到这兒来走动，見識見識这一类的事情。他并不了解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也还不敢向这里头大胆迈进，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這兒还是个陌生人，但是这里却分明有一种很大的力量在吸引他。

今天他却忘了他是个陌生人，迈开大步，过了桥，走入北桥街。现在他是个工会会员了，他和别人一样了；如果他願意，可以走到任何人跟前，去和他握手。在这些人的脚步中，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好像是軍人在行軍；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在集体意識的支持下，他觉得愈加胆粗气壮了。

他心情非常愉快，仿佛在过生日似的，觉得必須庆祝一下。酒店門开着，工人们三五成群地走进去。但是貝萊可不想坐在那里灌黃湯。只有在潦倒不堪的时候，人們才可以干这种事。

他在一家点心店的櫥窗前面站住，专心地比較着各种不同花色的糕餅。他想进去花二十五欧勒来庆祝这个紀念日。但是他首先該把事情計劃个妥当，免得事后追悔。当然，他必須选择一样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困难就在这里。許多糕餅都是空心的，而他却

打算把这一頓点心当作晚餐呢。

問題真不容易解决，正当貝萊将要克服困难的时候，忽然有人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是莫尔頓站在他背后，滿脸堆着他从前那样和善的微笑，仿佛他們之間从沒有过意見似的。貝萊心里倒觉得很窘，一句話都說不出来。他背弃了他惟一的好朋友，現在可不容易飾辞辯解啊。但是莫尔頓却不要他作任何解释，只是紧紧握着貝萊的手。他那蒼白的脸上高兴得發亮。他仍然有着那一副令人感动的飽經憂患的脸色，使貝萊不得不捐弃前嫌。

“啊，真想不到我們会在这里碰到！”他很天真地笑着說。

莫尔頓就在这点心店的作坊里工作，刚才出去散了一回步，現在回来，打算在开始夜工以前先睡一盹。

“跟我进来，我們至少可以閑聊半点鐘，还得請你吃頓点心。”他还是从前做学徒时代的那个老样子，絲毫沒有改变。

他們一同走进大門，走上后边的那个楼梯。莫尔頓跑进店堂里，取了五塊拿破仑式的奶油冻蛋糕回来。

“你瞧，我还記得你的口味，”他笑着說。

莫尔頓住的小房間是一个屋頂底下的尖形閣樓，两面有窗，从那里看得見鳞次櫛比，一望無际的屋頂，一行一行地展延出去，宛如大花园里的許多花畦。一縷縷青烟正在从無数烟囱里升起，像云雾似的籠罩了全市。南面远远望得見海滨的卡尔伏博德大街，西边屹立着弗勒得力克斯堡山和建筑在山上的皇家堡邸，高聳在烟云之上。另一方面是公有林，再外边，在灰窑厂的烟囱后面，就是海灣了，那里船舶蚁聚，帆檣林立。

“怎么样，这景致不坏吧？”莫尔頓得意洋洋地問。

貝萊还在了望着，从这个窗口轉到另一个窗口，一句話也不回

答。这就是他自己和全国穷乡僻壤的一切贫苦人所一心向往的京城——也就是他们可以从从而摆脱穷困的“乐土”。

他曾在全市各处都走过，观赏它的宫室财富，发现它比自己向来所想像的大得多。这里的一切都是气派宏大，昨天才建筑起来的，到今天便得拆掉，重新建筑更富丽堂皇的。这里花样是这么多，尽有穷人发迹的机会。

可是贝莱对于全城的情况还没有正确的概念，直到现在才看清这个城市的整体。它整个儿展开在他的脚下，有的是宫室，有的是教堂，还有高耸在一大堆一大堆房屋上空的工厂的烟囱。下面街道上淌着一股黑压压的人流，不断地在推陈出新，络绎不绝，好像是从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大海里翻上来的波浪。这些人各有各的目的，从这样高的地方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们的确像蚂蚁一样奔波劳碌，各人都在把他身上担负的一点点东西加到这座来自天涯海角的珍宝所堆成的山上。

“这里大概值得了几百万吧！”贝莱终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自然罗，”莫尔顿站在他旁边说，“这一切都是人的手——劳动人民的手——造起来的。”

贝莱吃了一惊；这是多么古怪的想法。不过这毕竟是事实，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但是现在可落进了别人的手里！”贝莱笑着说。

“正是，他们用狡猾的阴谋从我们手里夺了过去，像诓骗小孩子的东西一样，”莫尔顿闷闷不乐地回说。“但是孩子做的事情在法律上是不生效力的，而穷人们就一向都是孩子。不过，你要知道，现在他们开始在长大起来了，总有一天他们会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的。”

“如果我们自己动手去取回来，准不会有好处，”贝莱深思地

說。

“要是我們團結起來，就不會沒有好處了——我們不是人數很多嗎？”

貝萊很注意地听着。他從沒有想到團結有这么大的力量；他一向認為工人們當然應該組織起來，但這不過是為了使他們的行業得到更好的條件而已。

“你就像你的父親，”他說。“他也常常是往大處着想，要爭取自己的權利。前些時候我還想起過他，很佩服他的決不甘心被人踐踏在腳下的精神，而你在當時卻認為他使你丟臉！”

莫爾頓低下了頭。

“我受不了那些資產階級的侮辱，”他低聲說，“我只看到他搞垮了自己的家庭，使我們蒙羞受辱。當他精神錯亂，發狂暴怒的時候，我覺得他十分可怕；我每逢夢到兒童時代，醒來還常常是滿身冷汗的。可是現在我却以我是‘大力士’的兒子自豪了。我自己力氣不大，但是我也許有一天會做出些事情來，叫人家大吃一驚的。”

的確，他沒有力氣。像他這樣沉靜而文弱，真叫人難以相信他是那位壯碩的石工的兒子。他還沒有把鮑娣在他發育時期斷傷了的元氣恢復過來，破身過早似乎還在影響到他的健康。他還有一種少女似的愛舒服的傾向，他的房間里收拾得整整齐齊，鏡子旁邊的花瓶里甚至还供着鮮花。

“你這些花是從哪里來的？”貝萊問。

“當然是買來的！”

貝萊忍不住笑了。世界上還有哪一個男子漢肯花錢去買花？

但是書籍卻沒有惹他發笑。在書籍和莫爾頓的古怪而隱藏的能力之間，似乎存在着一種神祕的關係。莫爾頓現在已經有了滿滿一架的書了。貝萊取下几本來翻看。

“这是关于什么的？”他怀疑地問。“看来像是些講学問的書。”

“这些都是关于我們的書，关于新时代怎样到来，和我們應該怎样准备迎接它。”

“唔，这是你的方便，”貝萊說，忽然沮喪起来，“你有書本上的知識帮助你。我們就只好耽在老地方，沒有法子进步了。”

莫尔頓連忙轉过身来向着他：

“那是老一套的牢騷話！”他激动地說。“人們都唾弃自己的階層，想轉到另一个階層去。但是，天知道，关键并不在这里！我們正要留在原来的地位——鞋匠，面包师，大家在一起，但是我們要求公平合理的生活条件！我們一千个人中也只有个把人能爬得上去，讓其余的人蹲在老位子上看了眼紅！但是如果不是社会用得到他，要利用他去压迫自己人，你以为他們会容許他爬上去嗎？‘現在你自己可以看到了，一个穷人，只要他肯干，就能够發迹到这样。’这就是他們对你說的甜言蜜語。我們也大可不必埋怨社会；如果不能人人都变成有錢人，該埋怨的是群众自己！我的天！誰叫他們自己不要做有錢人的！因此人們就把你当作羔羊，你也只好乖乖地跟在他們背后咩咩的叫！不行，我們應該团结起来，要求和我們的工作相称的工資，讓我們过舒服的生活。我說一个工人的劳动收入應該和一个医生或律师一样多，也應該受到和他們一样的教育！这是我的主张！”

“我一句話使你大發脾气了，”貝萊平靜地說，“不过你的話和你父亲临死时躺在工棚里所說的那些鑿語恰恰是一样的。他幻想一个普通工人家里也該像老爷們家里一样，牆壁上挂得有画片，还有一架鋼琴。”

“他这样說过嗎？”莫尔頓說，同时抬起了头，仿佛在傾听一个天上来的声音。接着他就沉思着。

貝萊也在低头沉思。难道这又是所謂“新时代”了嗎？这样看来，要人們團結起来真是有道理的，團結得越多越好。

“这些事情我不很懂得，”他終于說，“但是我今天已經加入了工会。在應該做大事情的时候，我可不願意站在旁边看熱鬧。”

莫尔頓微笑着点点头。他已經有点倦意，几乎沒有听见貝萊在說些什么。

“現在我要睡了，到一点鐘才能起来工作。你住在哪兒？我改天来看你。我們居然在这兒碰头，我真是挺高兴的！”

“我住在克利斯汀灣，在‘方舟’里，你大概知道那个地方。”

“真奇怪，你怎么会找到那个地方去。‘方舟’我是很熟悉的，报上常常提到它。住在那里头的人很杂，形形色色都有。”

“这我可一点兒都不知道，”貝萊回答，觉得有点不愉快。“我对那些人倒是有好感的。……很难得，我們会在这兒碰到！多好的机会，唔？我真是个混蛋，一直避开着你！不过那是在我十分潦倒，对一切人怀恨的时候！現在我們之間決不再会有絲毫隔膜了，你放心罢！”

“很好，但是現在請你走罢，”莫尔頓微笑着回答；他已經把衣服脫下了一半。

“我走了，我走了，”貝萊边說边拿起帽子；但还站了一会兒，再看一眼京城气象。“但是你刚才說的話可真好！”他忽然說，“如果我身上有全体穷人所有的一切力量，我就立刻进攻，把这一切东西全部征服！如果把这么一大堆財富拿来分給大家，那时世界上就不会再有穷人了。”

他高高举起双手，仿佛已經拿到了全城似的，哈哈大笑了一陣。他好像渾身都是劲道。莫尔頓躺在床上睡眼惺忪地望着他，一句話也不說。于是貝萊便走了出来。

畢勃曼一直在家等着貝萊，當貝萊終於回來的時候，他惡狠狠地罵道：“混賬東西，你在轉些什么念頭？像个老爺似的在街上逛，叫人家在這裡工作到眼睛都快要爆開！喉嚨干得要命！你要是再這樣的耍無賴，我可要發起脾氣來跟你算賬了！”

他伸出了雙手，裝出很可憐的樣子，可是貝萊不想回他的話，他已經不再把畢勃曼看成是什麼了不起的人了。

“活見鬼！叫我老等在這兒，簡直只好剝下衣服來買酒了，你這位老爺却逍遙得很！”

貝萊正在站着數這禮拜賺得的錢，一瞥眼看着畢勃曼，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原來他兩條精赤的發青的大腿，正在墊膝皮底下瑟瑟地顫抖，和他穿得整整齐齐的上身以及道貌岸然的鬚鬚對照之下，顯得非常滑稽可笑。

“好，你笑罷！”畢勃曼說着，自己也笑了起來。“但是如果你逼得我把褲子賣給那個底下收舊衣裳的老婆子，你還能規規矩矩地走上樓來嗎？還有那些該死的小雜種，他們亂喊着：‘畢勃曼發神經病了！’天曉得，我沒有發神經病，不過不穿褲子罷了，糟就糟在這裡！還有這些該死的沒有遮蓋的樓梯！奧爾遜家那個下女就趕上了機會，我相信她什麼都看見了！你把舊褲子借給我穿穿罷！”

貝萊打開他的綠箱子，把他的工作褲子拿出來。

“最好給你那只菠菜綠的木箱上再加幾道鎖，”畢勃曼氣呼呼地說，“我們住得這樣靠近天，很可能會有賊呢！”

貝萊裝作沒有听懂他的意思，仍然把箱子鎖好，然後抽着他的短煙斗，踱出到陽台上。

蒼蒼茫茫的暮色從海面升起，籠罩在屋頂上。有幾只鴿子在那兒飛翔，翅膀上還照到最後几縷殷紅的斜陽，再看樓下院子底

里，已經是黑暗了，望下去好像一重深紫色的蒙霧。那個上街去奏唱的風琴手已經回家，此刻，正在那兒給舞蹈的孩子們演奏，像每天傍晚一樣。“方舟”里的居民都出來，站在陽台上，遙遙相對地說長道短或爭吵口角。不時有一陣悠揚的樂聲升起，大家便都靜默一下。這是瘋子溫斯列夫，在“方舟”底他那個洞穴里坐着吹笛子。他在吹笛子的时候，經常是躲藏起來，不讓人看見的，好像一只有病的野獸躲在它的窟穴里發抖一樣。美妙的笛聲从他藏身的地方顫巍巍地傳出來，好像有一個人在那里悲歌或哭訴，使“方舟”里那些心緒不寧的人都不禁肅然靜聽。

現在溫斯列夫是在神志清明的时候，人們听他的笛聲覺得比較好過些。但是當他的神經病發作的时候，就仿佛有魔鬼附在他身上，使他吹出那麼一種瘋狂的調子，使听的人感到非常恐怖，那時整座“方舟”里的腐朽的木頭似乎都在膨脹開來，變成一個巨大而可怕的、隱藏着許多妖魔鬼怪的一團漆黑的森林。人們必須力持鎮靜，才可以免于陷入更深的絕望。住在四樓的那個趕喪車的，平時的酒德总是很和善的，這時候却會凶暴地打老婆；住在這些小房間里的人，差不多都在喝酒吵架，作為辟邪退魔的自衛。還有那楊生的哭窮怨命，自盡在陰溝里，這件慘事也要歸咎于溫斯列夫的笛子。但是這件事也沒有人再提起；溫斯列夫還是繼續吹他的笛子，楊生的自殺也像別人一樣，死了就算了。

現在是魔鬼被穿上了鼻環，溫斯列夫的笛聲像和煦的輕風似的打動了人們的心灵，使他們心花怒放。這正是他愉快的时候。貝萊住到這兒來雖然還不久，對於這一切却已經很熟悉，并不被這種事情所惊扰，因为他武装着一身征服者的鎧甲，那是爸爸拉賽在夢想中給他的。

下面第三層樓的陽台上，正在發生着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情。一株天竺葵和一些纏繞在斷梁廢柵上的常春藤，糾結着一直往上爬。橫梁上挂着一盞紅紙燈籠，一道吉利的光輝照亮了周圍的一切。

夏夜仿佛在这一片亂石地里找到了一個安樂窩。楊生太太和她的女兒安妮坐在燈底下做針綫；安妮的臉紅紅地像一朵夜里的玫瑰，她不時抬起頭來望望貝萊，微微一笑，心神不定似地搖搖頭。於是貝萊轉過身子，換一個方向，交叉着的兩隻腳頻頻更換，像一匹戴上眼遮的馬一樣的不寧靜。

就在他背後，鄰居弗蘭遜太太正在她的小廚房里忙着。向陽台的門是開着的，她不住地嘟囔着，一半是對貝萊說，一半是自言自語，她講着她的關節炎，講着她死去的丈夫，講着她的不成器的兒子。這可憐的老婦人，她的確應該發泄發泄怨氣。

“我的天，我從早晨忙到晚，再從晚上忙到早晨，永遠在給費迭南做飯，而他卻懶得回來一趟都不肯。我又不能到處去找他，只好坐在家裡，替他耽心，替他蒸熱伙食。你看，至少這些東西是他愛吃的，他肚子餓了自然會回來的，我總是這樣對自己說。啊，不錯，我們的青春時代很快就要過去了。你為什麼站在那兒像一隻祭神的羔羊似的呆看着？樓下那個姑娘盡在跟你點頭，頸子都快要點斷了！是的，男人都是可笑的傢伙；他們假裝胆小怕事，可是給我們女人招來不幸的又是誰呀？”

“她又不是真要我，”貝萊嘖嘖不休地說，“她不過是玩弄我罷了。”

“正是，正是，年輕姑娘總喜歡玩弄白老鼠，一直到給貓兒來搶了去！你這樣一個又年青，又漂亮的小伙子，垂頭喪氣地站在那兒發愁，也真該自己覺得丟臉了。你只有把她制伏下來，才會有一個好老婆到手！”她說着把胳膊肘在他腰里推了一下。

于是貝萊才拿定主意，沿着扶梯咯吱咯吱的走下三樓，打走廊里踱過去。

“你今天爲什這樣拿架子？”楊生太太說，一邊騰出地方來讓他坐。“你知道你隨時都是受歡迎的。何必這樣裝腔做勢呢？”

“貝萊是近視眼，他看不到我們這邊，”安妮點着頭說。

她望着他微笑，頭向后仰，張着嘴巴，潔白的牙齒在燈光下閃亮着。

“明天天氣會好嗎？”那母親問。

貝萊用一個氣象學家的神氣對那一小片天空望了一望，肯定明天會是晴天。安妮笑道：

“你會預測天氣嗎，貝萊？那麼你腳上一定有雞眼吧？”

“別胡說八道，孩子！”母親說着，假裝要打她。“明天如果天氣好，我們打算到森林裏去玩。你和我們一道去好不好？”

貝萊心里很高興去，但是還有點遲疑不決。

“我們一道去吧，貝萊，”安妮說着，把一隻手攔到他肩上，“這樣你就好做我的伴兒了。你要曉得跟老太太在樹林裏玩，多麼厭氣；可是我要保衛我的自由！”

她說着作了一個反抗的姿勢。

“那末我們就從北門乘公共汽車去；我不愛坐火車。”

“出北門？可是早已沒有北門了，媽媽！三角場上還可以趁得到車子。”

“好，那麼就從三角場去，你這個伶俐鬼！人們把什麼都拆掉了，叫我有什么辦法？我做姑娘的時候，北門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地方。從那里望得見我原來住過的村子，夏天夜里再沒有比城頭上好的地方了。那時你簡直不會覺得冷；儘管衣裳單薄，心懷却是很快活的。”

安妮走进厨房去煮咖啡。門还开着。她一边做事一边哼着歌曲，还不时插嘴講話。随后她用一只裂了縫的托盘端了咖啡来給貝萊。

“今晚你脸色有点特別！”她突然惊异地說，摸摸他的額角，疑問似的看着他。

“今天我加入了工会，”貝萊回說。一件不平常的事情留給他的印象还很鮮明活躍，他覺得似乎人人都應該看得出来。

安妮嘲諷似地笑起来：

“所以你額角上的黑印就是在那里打来的嗎？瞧呀，媽媽，你瞧瞧这个商标！”她把貝萊的头轉过去向着她的母亲。

“啊，流氓！”老妇人笑着說。“她給你的脸上抹了煤烟啦！”她用舌头舐湿了自己的围裙，給他揩抹干净，安妮站在貝萊背后双手捧住他的头，不讓他动。

“算你运气，幸亏貝萊的脾气好，”老妇人一边揩一边說，“不然他准要生气了！”

貝萊只是和顏悅色的微笑。

这时，那赶丧車的出现在走廊上，正待轉上四楼。“晚安！”他走过他們身边时，用他的深沉的低音說，“我还應該說，祝你們胃口好！”他胳膊底下挟着一只大火腿。

“我的天！”楊生太太悄悄地說。“他又带一只火腿回来了；这就是說，他又花完了一礼拜的工資！他們火腿咸肉吃不光，可怜的人，可是难得有面包。”

“方舟”里面的声音已在一个跟一个地寂靜下去。每逢开門，便从长长的过道里传出来的小孩的啼哭声，在放工归来的母亲們奔进屋子抱过孩子来喂奶之后，已在渐渐低弱下去变成抽噎。惟有一个孩子，無論母亲在家不在家，总是哭个不停，因为那母亲的

奶已經干了。

从楼下地下室里，有一陣惺忪的搖籃歌声传上来；这是“領娃娃的格蕾玳”在哄她的洋娃娃睡覺。那些真正的母亲可并不唱歌。

“只有她才能唱，”安妮的母亲說。“真有孩子的母亲們可沒有气力唱了。而她的孩子是不不要吃的。人穷的时候，这就大不相同了。”

“今天她还給她的洋娃娃洗熨衣服呢，她爸爸明天回来，她要使它穿得整整齐齐。她爸爸是个中尉，”安妮說。

“他明天回来嗎？”貝萊天真地問。

安妮哈哈大笑。

“个个礼拜日她都在等他回来，可是她从来还没有看見过他！”

“唔，唔，那有什么好笑的，”老妇人說，“她在幻想里还是很快乐的，况且她有撫恤金，不用在錢上操心。”

第三章

貝萊醒过来，發現安妮站在他床边，擰他的鼻子，还模仿他那副滑稽可笑的怪脸嘴。她是从屋頂下的过道里进来的。“你为什么在这里躺着，”她兴奋地說，“我們在等你呢！”

“我没办法起床，”貝萊带着一副可怜相說。“畢勃曼昨天晚上把我的褲子穿了出去，沒有回来，所以我只好躺下来再睡！”

安妮格格地大笑。

“要是他永远不回来怎么办？你只好像揚恩媽媽一样，永远躺着不起床了！”

貝萊不禁也笑了起来。

“我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去罢，我只好不去了。”

“不，那不行，”安妮坚决地说，“我们只好把野餐篮子拿来，在你的被窝里开餐了，反正你的被子也是和青草一样的颜色。……但是等一等，我有办法了！”

于是她闪出房门一溜烟穿出过道，半小时后，她回来了，把一条柳条纹的裤子抛在他床上。“拿去，大傻瓜！快点穿起来！我跑去找到那个赶丧车的家伙的女儿玛丽，她在她主人家里做工，她便把她主人平时穿的裤子借给我。但是明天早上准得送还她，不能让她主人知道。”

安妮才一走，贝莱立刻穿上裤子。他刚要动身，便听见楼梯板咯吱咯吱的响。原来是毕勃曼上楼来了。每到一个转弯处，他必定一只手拉着绳子，一只手挥扬着表示累乏的样子。女人们在周围走廊上和楼梯口吓得尖声叫喊。他倒觉得有趣。他那滚圆的大头显得高兴得亮光光的。

“别多嘴，孩子！”他一看见贝莱便很和气地对他说，“别开口！”

他站在门洞里打嚏。贝莱一把揪住他的颌口。

“我的礼拜日穿的裤子呢？”他气愤地问。原来这时毕勃曼穿的是他自己的旧裤子，但是贝莱的新裤子又到哪儿去了？

毕勃曼疑惑不解似地望着贝莱，他那昏昏欲睡的神气显出他在努力回想过去的事情。忽然他吹口哨似的尖声说道：

“你说的是你的裤子吗，嗯？你是说裤子吗？你问我你的裤子在哪里吗？那你为什么不马上问我？你的裤子……唔，我把它当掉了！”

“你把我的好裤子当掉了？”贝莱嚷起来，吃惊到不禁放松了揪颌口的手。

“是的，不说假话，是我把它当掉了！你也用不到这样动肝火

呀！你又吃不了我。有話总好商量，千万不要动肝火！”

“你是个贼！”貝萊喊，“你就是个贼啦！”貝萊嚷着。

“輕点，輕点，朋友，不用罵人，我口袋里一个錢也沒拿到。我畢勃曼是个規矩人，你要知道！你看，这是什么？你拿什么来換？”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当票，显出一副受了重大侮辱的神色遞給貝萊看。

貝萊气呼呼地扯了一批領头；他已經气得要發昏了，但是这有什么用处？他看見安妮和她的母亲已經走出門来。安妮戴着一頂闊緞帶的黃草帽，打扮得非常动人。她母亲手上挽着装食物的籃子。她小心地鎖上門，把鑰匙藏在門口的小地毯下面。于是她們出去了。

和这个混賬的畢勃曼是無理可講的。他狡猾地微笑着，在貝萊身边打轉，好奇地看着他的臉，但是尽力保持着貝萊碰他不到的距离。

“你生气了嗎，唔？”他同情地問，仿佛在和小孩子說話似的。“气很了嗎？但是你要两条褲子干什么，朋友？真的，你为什么要两条褲子？”他的声音很有些詫异和譴責的意味。

貝萊从床底下取出一双旧的女童短靴，走出他的閣樓。他縮着身子从低斜的屋頂和房間后壁之間走过去，碰到橫梁就赶紧低头，走到中間那条长长的过道——房間就在它的两边，他立刻就听到一片嘈杂的声音。所有的房門都敞开着，这条过道成了公共的起居室。咒罵声，談話声，还有孩子的啼哭声，乱哄哄的把人家的耳朵都要震聋，簡直好像在一个蜜蜂窝里。

“这地方太吵鬧了，”貝萊想，“我明天要搬走了。”

这是他早就想到了的，現在才决計結束和畢勃曼的同居生活了。

在一个开着的房門口，站着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正在擦皮鞋；她束着一条亚麻布围裙，长得拖过脚踝骨，因此她时时踩着围裙的边緣。房間里有两个男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二岁，两手插在衣袋里，正在屋子里来来往往的踱步。他們穿着干淨的衬衫，看上去好像两个年輕的家长。这就是搭救貝萊的那个小人家。

“你的靴子修好了，瑪丽，”貝萊說。“我没有办法把它修得更好些。”

她高兴地把靴子接过去，仔細察看鞋底。貝萊是用旧皮修补的，可是他用蜡把鞋面擦得精光雪亮。“整得多美丽呀，”她說着便以感激的眼光望着他。

两个男孩子走过来和貝萊握手。“要多少錢？”年紀大的那一个問，还神气活現地将手去摸着口袋。

“慢慢再算罢，彼得，我今天忙着呢，”貝萊笑着說。“到新年里再算罢。”

“今天我也要和他们两兄弟出去玩玩！”瑪丽說，脸上高兴得發出光彩。“你是要和安妮跟她的母亲一起到森林里去，我們全都知道。你去罢！”她带走带跳地送貝萊走到楼梯口，站住在那里，微笑着看他下楼。她今天真像一个小孩子，平时那副精明世故的老妇人样子完全不見了。

“你可以走大楼梯下去！”她对他喊。

从擱楼上有一道小楼梯通到大楼梯，这大楼梯是装置在屋子内部，专供临街的那一部分住戶使用的。这是“方舟”里的贵族区，这里住着的是年老的海員，退休的水夫长，和一些有經常收入的人。租用地下室做生意的煤店老板，废鉄店老板和那个买卖旧衣服的老太婆，也都住在这兒。

这些寓所都有两个房間，沒有厨房和穿堂，可是在每一个楼梯

口，靠門边的角落里，每家都有一个洗碗槽，上面有一个木盖子。把盖子盖上，这个洗碗槽就可以很方便地当凳子坐。

貝萊赶上他的游伴的时候，她們已經走到克尼泊尔桥了。

“你怎么耽擱了好久，”安妮挽着他的胳膊說。“那‘小人家’生活过得怎样？瑪丽对她的靴子大概很高兴吧？这可怜的姑娘已經有两个礼拜天不出門了，因为她沒有鞋子穿！”

“其实她只要来找我，”貝萊說，“我很欠他們些情分呢！”

“你別以为她肯这样做！这‘小人家’是很要面子的！还是我硬把她的鞋子拿出来的。”

“可怜的小家伙！”楊生太太說，“看他們彼此相依为命，真叫人感动，他們真能够苦干！但是你为什么挽着貝萊的手呢，安妮？你这是什么意思？”

“挽着手一定要有意思嗎，媽媽？貝萊今天是我的男伴，他得保护我啊！”

“保护你防避誰？恐怕是防避你自己吧？这可不容易！”

“防避大伙兒强盜，他們会在树林里打劫我，把我綁走，你得花一笔大錢去贖呢。”

“我的天，我倒情願花錢把你送掉呢，要是我有錢的話！但是你瞧，天色多么青蓝。这太陽，照在人背脊上，多舒服。它叫你一直暖到心窝里呢。”

他們从三角場坐上公共汽車，沿着海滨开过去。車上挤滿了快活的乘客，有几个滿头大汗的人正在互相嘲諷，引得人們笑个不停。車后塵土飞揚，像烏云似的升得比沿路高架上的黑色水箱更高。海峡里的船舶都张着帆，但是并不开动，一切都在欢度安息日。

动物园里非常清凉。山毛櫸树的叶子还是很幼嫩光滑，这些百年乔木身上好像披上了鮮艳的节日盛装。“嗨，这树林美丽得

很！”貝萊喊道，“好像一个古老的巨人娶了一个年輕妻子！”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进一个真正的山毛櫸树林，他觉得仿佛在一座教堂里。

游客很多，在这美好的天气里，哥本哈根全城的人都出来了。人们在日光下陶醉着，信步走去。他们在叶丛下叫喊和歌唱，单为了发泄发泄兴致。有些人在林子里自乐其乐，摇摇巨大的树枝，发声怪叫，也只为了听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还有些人，戴着白帽子，在一堆小树丛旁边齐声唱歌。这时草坪上还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在捉迷藏，或者像小猫一样在草里打滚。

楊生太太很有自信地走在前边，她对这地方是很熟悉，所以在前带路。貝萊和安妮一声不响地并排走着。安妮的神情好像很古怪，很疏淡。当貝萊挽了她的手想走上一个斜坡的时候，她起初似乎全不觉得。她的手纤柔而且粘腻。她仿佛在梦游似的只管向前走，全身都毫無生气。

“她又在梦想了，”貝萊说，很不快意地放掉了她的手。她的手就疲軟地挂了下去。

老妇人回过头来，眼光閃閃地看着他们。

“这林子许多年来沒有这样美丽的了，”她说，“自从我做小姑娘的时候起，从来沒有这样美丽过。”

他们走上“隱士居”，从那里穿过一块草坪，又进入森林，走到开设在管林人的小屋里的茶室，他们就在那里喝咖啡，吃自己带来的点心。然后又往前走。楊生太太一年难得到林子里来游一回，所以要想玩个暢快，無論两个年輕人怎样反对，总不能說服她。这里充滿了她的少女时代的回忆，她想重溫一下旧梦。

随便說什么都沒有用处。如果他们懶得跟在她后面走，他们尽可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是他们仍然耐住疲勞，孝順地跟着她走。

他們真是太傻了！

在通往拉華德去的小路上，游人比較少得多。“這裡倒還是那樣僻靜，像我年輕時候一樣！”老婦人說。“這裡真有味道，樹葉長得這樣濃密，真是愛人們談心的好地方。現在我要在這裡坐一會，脫下靴子來松散松散，我的腳有點痛了。你們管自己去玩一會兒等我罷。”

但是這兩個年輕人互相看了一眼，便在她身旁坐了下來。楊生太太已經脫掉了她的靴子，把腳踏在青草上取涼，一邊說道：

“今天很熱，石頭都是滾燙的，不過你們倆倒好像不覺得熱！你們為什麼這樣呆看着？大家在草地裡親個嘴罷，沒有關係，看了也叫人快活！”

貝萊老是不動，但安妮卻膝行到他身邊，不慌不忙地摟着他的頭，吻了他一下。於是溫柔地對他瞅着，好像一個女孩子看她的洋娃娃似的。她的帽子已經滑下到腦後，她的白皙的前額上和嘴唇上冒出品瑩的汗珠。此後，她便快樂地一笑，突然把他推開了。

貝萊和老婦人采了些野花和山毛櫸的嫩葉，坐在那兒整理。安妮仰臥在草地上，眼望着天空。

“別再那樣呆望了，”她的母親說，“這對你沒有好處。”

“我在玩‘幸福’啊，我好久沒有玩這個了，”安妮說，“可是在我們‘方舟’裡看得見更多的東西，這裡太亮了。”

“不錯，孩子，那裡看得見更多的東西——一條臭水溝和兩個小便池。那樣的黑暗，還說是幸福。不，人應該有足夠的錢，可以在整個夏天的每個禮拜日到郊外來玩玩，在空曠地方長大的人，便不容易一輩子給關在骯髒的四壁中間了。現在我想我們該再往前走了。我們已經浪費了許多時間。”

“哦，我躺在這裡多麼舒服！”安妮懶洋洋地說。“貝萊，請你把

我的围巾垫在我头底下！”

从他们背后的树上飞起了一只大鸟。“瞧，这鸟多大！”贝莱用手指着喊。那鸟张着两只大翅膀慢慢地飞下来，不时扇动几下，使空气变成一股劲风，随后又低飞下来，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天啊，这大概是一只老鹤！”杨生太太说，赶忙伸手去拾起她的靴子。“我不要再耽在这儿了，谁知道这畜生会跟你开什么玩笑。”她立刻系上鞋带。贝莱不禁笑到眼泪都淌出来。

“这只是一只鹤，贝莱，你说是不是？”安妮抬起头来说。“多蠢的鸟，老是飞得那样急，又老是对我们这样紧瞧着，倒像是个近视眼，要是我变了它，我一定闭攏眼一直飞上天空。然后再抢飞下来，不管飞到什么地方，总可以碰到些东西。”

“那是一定的，你准会跌在海里淹死，”她母亲说。“安妮老是想碰上什么东西，因此她手里已经有的东西就抓不牢了。”

“不，那是因为我手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呀！”安妮伸开两只空手笑着说。“你能抓得牢没有到手的東西嗎，貝萊？”

四点钟左右，他们去到许莱斯威格纪念碑，那里有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开会。贝莱从来没有参加过宣传演讲的大会，他对这种新思想的了解全是从人家谈话中听来的。这些思想只是和他自己的感想有所共鸣，但是他还没有体验过任何真正使他振奋的事情，只听到一种嘈杂而单调的闐响，像他在儿童时代听到木屐的声音一样。

“唔，看上去京城里所有的党员都到齐了！”杨生太太带点轻蔑似地说。“你在这里可以看得见哥本哈根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他们的人数其实并不多，虽然他们说整个社会都是属于他们的。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所宣传的那么顺利。”

贝莱皱着眉头，没说一句话。关于这件事情他自己知道得太

少，不能跟別人辯駁。

那一群人使他大为向往。这是好几千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在这里集合，他觉得非常明白，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也是和他們一道的，”他很得意地再三再四对自己說。他觉得有需要这样說，同时还回想一下过去。啊，如果那皇家御鞋匠不說那些話，刺激他立刻去加入工会，那么他現在仍然是置身局外，像个异教徒一样。昨天的入会在他來說等于受了洗礼。在和这些人結合之后，他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完全不是和別人在一起时的感觉。当几千个声音一齐歌唱——歌唱新时代就要到来的时候，他通身打了一个寒噤。他觉得好像打开了一道心門，一种紧紧地閉鎖在他心里的东西見到了光明。

講台上有一个棕色头髮的人，正在激昂慷慨地高声演說。群众紧紧地挤在他面前，张开了嘴，屏住呼吸，人人都抬头看着他。有的还被他感动得模仿他的动作。每逢他在台上說完一段特别精警的話之后，群众中便起了一阵表示贊成的喃喃声。可是并没有人大叫大喊。

他談到匱乏和貧困，談到走向所希望的目的地的艰苦道路，正像从前以色列人满怀信心地駕着聖經上的方舟駛过曠野一样，穷人們也怀着他們的希望經過了許多苦难的岁月。如果一个队伍被打垮了，馬上就有另外一个队伍举旗而起，終于到了天亮。現在他們已經到福地的进口，他們手上都有証件，証明他們是这块土地的合法的主人！

貝萊承認这一切都是事实。如果說貝萊也有过什么經驗的話，那就是上帝的选民在曠野里的辛苦的流浪。这是一个最大的貧困的象征。这些話在他听起来象是早已很熟悉了的。但是那人的議論的博大精深却使貝萊深受感动，那人的演說不是在啓發他

的理智，而是好像刺入他的肌膚，與他身體內部已經在騷動着的東西相會合。他聲音中傳達出來的憤怒也感動了貝萊；他的話打中了人們的舊創傷，它們就像一個毒瘤似的破開了，使聽的人松一口氣，感到安慰。貝萊在田里做工和看牛的時候，他就聽到過這種响亮的聲音；當時他也覺得需要大聲疾呼一下，用他的聲音來壓服群眾。不錯，應該要能夠說這樣的話，一會兒雷霆萬鈞，一會兒溫和平靜，像古代的先知一樣！

這個密集的人群，有着同一的思想和感情，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力量。貝萊已經不再是一個孤單的，連謀生都有困難的可憐的鞋匠了。他站在这里和這個巨大的整體聯成一片，他覺得這群眾的力量也在他身上脹大起來——好比一個小指頭也分受到全身的力氣。從這個強大的團體中產生出一種本能的必勝的信心，在鼓勵貝萊勇往直前，去向世界挑戰。他的肌肉緊張起來，周身洋溢着無比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只想大踏步向前邁進，征服一切。他頭腦里轉的只是一種無限的、不可戰勝的力量！

貝萊以前曾經屢次幻想到自己迷失在雲霧里，但最後總是安然回來，腳踏實地。這一次他又回到了地上，長長地透了一口氣，仿佛卸下了一付沉重的担子。安妮的胳膊攔在他的手上，他輕輕地捏了一把。但是她並不注意他；她也在出神。他看着她那美麗的頰子，又俯身向前去看她的臉。寬大的黃草帽使她臉上照着一派金光。她那緊張而沉滯的容儀，一直向前凝視着的眼色，都顯示出她的心灵在激動不安。

“把她也抓住了，”貝萊心里很高興地想，“她也着迷了。”

他覺得他們倆，一個男的和一個妻子，都有着共同的興趣，這真是很了不起的。

正在這時候，他偶然向安妮注目的方向望了一望，登時覺得心

上一陣劇痛。远远地在草坪上，有一个人独自站着，不和群众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而俊美的男子，很像青年时代的岩石农庄庄主。日光在他褐色的皮膚和細軟鬍鬚上閃動。他回過臉來對他們看看，好像有一股大海似的吸引力。

安妮吃了一驚，仿佛从沉睡中醒過來，發現在貝萊身旁，才安了心。

“他是个海員！”她用一種很奇怪，很遙遠的聲音說，雖然貝萊並沒有問她。

“真奇怪，她怎么会認識他。”貝萊氣惱地想，把挽着她的手縮了回來。

但是安妮立刻就把手拉了回去，按在她的柔軟的胸膛上，仿佛想給他一種保證似的。

她偎倚在貝萊的胳膊上，兩隻眼睛盯着講台，兩隻手抖索不定地忙着弄她的頭髮。

“你老是这样的不安靜，孩子，”早已坐在他們腳邊的母親說，“讓我在你的膝蓋上靠一會罷；剛才我坐得怪舒服的。”

“好，媽媽，”安妮說着把姿勢調整到適當的位置。她的聲音很激動。

“貝萊，”她突然輕輕地說，“如果他走過來，我決不理他。不理他。”

“那麼，你是認識他的？”

“不認識，不過有時候男人會過來和你說話的。如果這樣，你就對他說，我是你的，好不好？”

貝萊本想不答應她，但是看見她在渾身抖索。“她發熱了，”他同情地想。

在“方舟”里，人們很容易得發熱病，這是從陰溝和腐臭的空氣

里来的。

过了一会他又想：“也许她是在对我撒谎？女人真是狡猾。”

但是由于高傲，他不想质问她，心里只想又住那个不相识的人的喉咙，问个明白。

这时群众在高声欢呼，连空气都为之震荡。贝莱也跟他们一起欢呼。欢呼完毕之后，那个不相识的人已经不见了。

他们往赶集的市场一路走去。老妇人仍然走在前头。安妮一边走一边哼着曲子。她不时好像有所询问似地望贝莱一眼，接着便又继续边走边哼。

“在我倒没有什么关系，”贝莱闷闷不乐地说，“不过你对我撒谎也是不对的。”

“我，我撒谎？啊呀，贝莱！”她惊讶地望着贝莱。

“是的，你是在撒谎！你和那个人一定有关系。”

安妮放声大笑，一个爽朗而天真的笑，但是一下子就停住了。

“不，贝莱，你想想看，我怎么会和他有关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甚至从来没有和男人亲过嘴——有过的就是你，但是你是我的哥哥啊。”

“我并不高兴做你的哥哥，一点也不，你要知道！”

“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吗？如果有的话，那我真是对不起你。”她拉住他的手。

“我要你做我的妻子！”贝莱冲动地说。

安妮笑了一声，讽刺似地说道：“你听见了，妈妈？贝莱要我做他的妻子呢！”

“晓得，晓得，我看见的，听到的，比你想得到的多呢，”杨生太太爽快地说。

安妮对他们二人望了一望，便严肃起来。“你是很好的，贝

菜，”她温和地說，“但是你不能帶外国的东西來給我。你的情形我都知道。我做夢也從來沒有夢見過你。你到底有沒有這幸福呢？”

“我很快就會讓你看出我有這個幸福，”貝萊昂起頭說，“不過你得等一些時候。”

“天呀，她又在那嘍嘍什麼幸福不幸福了，”母親回過頭來說。“你何必拿這種廢話來掃我們的興。人家正在高興的時候啊。”

安妮笑着對貝萊說：“媽媽以為我腦筋有點不清楚，因為我小時候給爸爸在頭上敲過一頓。”

“是的，從那時起她就有這些怪想頭了。她什麼也不做，就會胡思亂想，想她這些理想和希望。她會整天坐在窗子旁邊呆望着，她會把她這種胡思亂想哄得樓下那些孩子比她更加瘋瘋癲癲。也不管我丈夫死後家裡這樣窮，她老是纏着我把什麼事情都丟下不做，陪着她和她的洋娃娃在房間裡打轉，唱‘三位伯爵’的歌。哎，貝萊，你要知道，我為了她血都哭出來過呢。”

安妮只管往前走，笑着她母親的責罵，嘴裡還哼着曲子——正是“三位伯爵”的調兒。

“喏，你自己也聽見她在唱了，”老婦人用胳膊肘把貝萊推了一下說。“真是一點也不害臊，叫人簡直拿她沒有辦法！”

市集上亂哄哄的，人聲嘈雜，人人都在盡情戲耍，三五成群地來來往往，狂吹小孩玩的喇叭和汽球，像惡作劇的野獸一樣，隨時都有人湊近你的耳朵邊來揷喇叭，使你吓一跳，或者忽然會有一個小流氓在你的衣裳后背粘上一些東西。

安妮很胆小，她走在貝萊和她的母親中間，站都不肯站定。

“不，我們離開這個地方罷，隨便到哪兒去都好，”她窘笑着說。

貝萊要請她們喝咖啡，於是他們繼續往前走，尋到一個有空座的棚子。哈羅！原來那拉手風琴賣唱的鄰居跨在轉輪木馬上，恰

恰轉過他面前，在向他表示點頭招呼。他把手放在嘴邊，做成一個揚聲筒似的，使他的聲音高過一切喧鬧。“媽媽和奧爾遜家的人一起跟在你們後面來了，”他大聲叫喊。

“我根本聽不見他在說些什麼，”楊生太太說。她今天不願意碰到“方舟”里的人。

喝過咖啡，他們又去逛貨攤，看看熙來攘往的人，也很有趣。安妮算了一個命，花掉二十五個歐勒，算命的說她將有意外的姻緣，有人從海外帶了許多錢來向她求婚。她聽得非常得意。

“我算的比他還要准得多，”楊生太太說。

“不，媽媽，你除了預言倒霉事情之外，從來沒有什麼好話，”安妮笑着回答。

楊生太太碰見一個熟識的賣汽球的女人。她在她身邊坐下來。“你們上那邊去跳一會舞罷，讓我在這裡歇歇腳，”她說。

於是這一對年輕人去舞棚里雜在看客裡面站着。他們不時也花五個歐勒去跳一次舞。每逢有人來邀安妮跳舞，她總是搖頭謝絕。除了貝萊以外，她不願意和任何人跳舞。

被拒絕的人站在幾步以外，把帽子推在腦後，喃喃地說她的壞話。貝萊不得不責備她幾句。

“你得罪他們了，”他說，“也許他們有點醉，會吵架的。”

“為什麼一定要我和不認識的人跳舞？”安妮回說。“我只要和你跳！”她的眼色有些嗔惱，但在她這凜然不可犯的神情中，卻含有一種媚態。貝萊毫不反對做她唯一的舞伴，如果有必要，他甚至还願意為了她而和別人打架呢。

他們將要走開的時候，他發現那個不相識的人站在舞棚的後面。他催促安妮快走，但是她卻出神似地望着那些跳舞的人，絲毫沒有覺察。那人正在向他們走過來，貝萊相信安妮還沒有看見他。

忽然她警覺了，緊緊挽住貝萊的手。“我們走罷？”她趕緊說，牽了貝萊就走。

那不認識的人在出口處追上了他們，他向安妮打個躬。她並不抬頭看他，但是她的左手却動了一動，仿佛想擱上他的肩膀。

“我的愛人不想再跳舞了，她很累了，對不起。”貝萊說過，便挽着她走了出去。

“幸而終於走開了。”在回向她母親身邊的時候，安妮感到放心似地說。“那些跳舞的都不是有趣的人。”

貝萊感到有些詫異；這樣說來，她確是沒有看見那個人，而僅僅以為他是那些邀她跳舞的人們中間的一個！她怎么能看見他，這固然是無從設想的，但另一方面，她對周圍的事物似乎有一種獨特的感覺，好像她閉了眼睛也能看東西似的。大家都知道，女人能用眼角眉梢來看東西！還有，她的手又為什麼動一動呢？貝萊不知道該怎樣去理解。“反正都一樣，”他想，“總之我可不再讓她牽着鼻子走了！”

他挽着她們母女兩人的膀子，沿着樹蔭走到公共汽車站。老婦人興致很高；安妮不聲不響地走着，讓他們談話。但是她忽然要求貝萊靜一會。他詫異地望着她。

“我耳朵里聽到一個美妙的聲音，”她說，“但是你們一說話，這聲音就停住了。”

“荒唐！這是你自己的血液在作怪，”母親說，“月亮圓起來了。”

在回家的車上，貝萊默不做聲。他不時把安妮的手緊握一下。安妮的手，暖和而微帶潮潤，擱在車座上始終給他握着。

但是老婦人的豪興還沒有消失。城市的燈火和幽暗沉靜的海灣在她疲倦的心里激發起往事的追懷，於是她便以微微顫抖的聲

音唱起歌来：

夜展开了翅膀，
天上缀满星星，
晚钟叮当地响起，
飞鸟归林，人家关门。
谁要是高兴出去，
有的是船在等候，
在美丽而平静的海湾里
作一次逍遥的夜游。

但是从三角场回家的一段路，她走得很吃力，简直跟不上他们了。

“谢谢你陪我们玩了一天，”她走进院子的时候对贝莱说。“明天我又得缝洗旧军裤了。但是今天玩得总算很开心。”她嘴里嘟囔着，疲乏地走上楼梯。安妮躊躇地停住脚步。

“你刚才为什么说‘我的爱人’？”她突然问，“我根本不是你的爱人啊。”

“是你自己要我这样说的！”贝莱回答，他本想再多说几句。

“是吗？唔，不错！”安妮说着便急忙奔上楼梯。

到很高的地方，她回头对他喊道：

“晚安！”

第四章

贝莱和那“小人家”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当他来到京城三天，被人把他的钱都骗光了，站在街头毫无办法的时候，是那三个孤儿

首先对他伸出援助之手。

他是雄心勃勃地来到北京的。他躺在大舱的木板上，在许多牲畜中间，一夜没有睡着。他始终很兴奋，躺在那里给他自己和他的二十五个克郎订出远大的规划。天刚破晓，他已经站在甲板上，向前面眺望，在弥漫的雾气里，涌现出这个大都市的高楼大厦和工厂烟囱。飘浮在城市上空的一片蒸汽，给初升的阳光照映成淡红色，使人感到这景致非常美丽而幸福。炮台和兵器库之间那一段又长又宏壮的航道，给他很深的印象。船靠岸前，码头上挤满的那些人，车伕和搬运伕的乱叫乱喊，足够使他头昏眼花，但是他早就拿定了主意，决不讓任何东西惊扰他；不然的话，要想不陷在这一团混乱里就很不容易了。

但是幸运早已给他安排好了一切。码头上的人群中站着一个人身軀壮大，神气和善的汉子，他像老朋友似的望着貝萊；他并不像别人一般的大呼小叫，只是輕言細語地說声“你好，老乡！”于是說他可以給貝萊安排膳宿，每天一共只要两克郎。在这喧囂紛乱中間遇到一个同乡人，真是一件快事，貝萊便深信不疑地接受了他的照料。他显得十分殷勤，甚至不讓貝萊自己扛他的綠箱子。“我馬上会給你送来的，”那人說，而且对每一句問話总是很高兴地回說：“我会給你安排好的，一切都交給我好了。”

三天过后，他开始給貝萊一篇細賬，一共是二十五克郎整。奇怪得很，恰好是貝萊口袋里的全部财产。貝萊不甘心付这笔賬，但是公寓的掌柜艾勒比到街上去叫来一个警察，于是貝萊只好照付。

他带着他的綠箱子站在大街上，不知道該怎样办才好。正在非常为难，非常絕望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吹着口哨跑到他跟前来，問他要不要帮忙。“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可以帮你搬箱子，不过

你得給我二十五个欧勒，外加十个欧勒的小車錢。但是如果我帮你抬一边，那末十个欧勒也就行了。”他儼然像兜攬生意似的看着貝萊說。看他的年紀，最多也不过十岁。

“我自己也不知道要上什么地方去，”貝萊說着几乎要哭出来。“人家把我赶出在大街上，我不知道到哪兒去才好。我在这城里一个人也不認識，我的錢又給人家騙光了。”

那小孩把头往后一摔，好像額角上撞上了什么东西似的。“哦，原来你上了当了！老哥，你落了一个騙子的圈套了。既然这样，你最好跟我一塊兒回去罢——你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如果你不嫌弃睡在地板上。”

“如果你把我帶到你家里去，你的爸爸媽媽会怎么說？”

“我沒有爸爸媽媽，我的姐姐瑪丽和我的哥哥彼得是不会說什么的。跟我来罢，說不定你可以在畢勃曼老爹那里找到工作。你是打哪兒来的？”

“蓬霍尔姆。”

“我們也是！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們还是小孩子呢。跟我走罢，老乡！”那小孩高兴地笑着，提起了箱子一边的把手。

尽管又是一个同乡人要想騙他，可是貝萊仍然跟了那小孩去。他的天性里从来沒有怀疑过人。

他就这样地在一个小孩子的保护下，住进了“方舟”。那姊姊和哥哥对小卡尔的举动很为贊成，这三个孤兒平素都是靦腆地不大和人接近的，跟貝萊却很快便亲热起来。因为是在街上找到他的，所以他們把他看作一个年长的同道，一个需要他們保护的外乡人。他們帶他去觀光这个大城市，他們又帮助他在畢勃曼那里找到工作。

郊游后的第二天，貝萊便搬到屋頂下的一間空着的擱樓里，就在那“小人家”的邻近。

瑪麗幫着他搬家，並布置整理；貝萊和畢勃曼分了手，這種被剝削和被欺侮的關係從此一刀兩斷，他心裡感到很愉快。現在他可以直接和老板們打交道，並和其他同志們平等往來了。在種種關係上，過去那一段時期真是一個丟臉的時期，但是他對畢勃曼並不懷恨；他在這幾個月里從畢勃曼學得的东西，比他在鄉下當學徒的整個期間所學到的還多呢。

他從舊貨店裡買了一些必要的工具，又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買了一張作台和一張床。作為一個開端，他從御鞋匠那裡領到一些做童鞋的材料，讓他在空閒的時候做。他的主要生活來源却是從菜市街上的別克老師傅那裡得到的。

別克是一個老派的人；他的顧客多半是住在克利斯汀灣的那些守夜人，引水員和老海員。他雖然是生長在哥本哈根，可是他的神情卻像個鄉下鞋匠。他穿著一雙女兒做給他的帆布拖鞋，一早就在家門口吸長烟管。他對手藝抱著舊式的看法，他很滿意貝萊能夠精打細算，節省皮料，也不怕縫補一雙舊的油皮鞋。別克不肯把工作發出去做，貝萊也願意到他們的作場里去工作。但是他不願意照舊式辦法在老板家裡膳宿。

這一番改變從第一天起便有了好處。貝萊非常熱心地工作著，開始儲蓄一點錢，預備歸還索爾特的借款。他現在盼望着將來有那么一天，他可以將爸爸拉賽接到這兒來。

每天早晨，當閣樓上那些睡意惺忪的人急急忙忙地打那很長的過道里走去，要趕在六點三刻工廠放汽笛之前去上工的時候，貝萊已經坐在他的房間裡敲着他的錘子了。如果別克那裡有工作在等著他去做，大約七點鐘他便上作場去。此外他也從“方舟”里的居民那裡接受一些活兒。

貝萊現對於生產情況已經有了經驗，這種經驗好比一粒有發

穿力的种子，落到那里就在那里抽芽生长，开花结果，总有很好的收成。他摆脱了一个剥削者，已经使情况有了好转，只要把另外一个剥削者也去掉，那么，全部收入便都是他的了。

这种想法好像是一个幻想，但是貝萊并不想爬到天上重又跌回地上。他已经有了实践的經驗，现在他想知道的是他到底能爬到多高。他一边在做工作，一边在思想上从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詳細加以研究。

要畢勃曼做一个中間人固然是多余的；誰都可以不靠他的帮助而領到工作，何必要拿酒去灌他那貪得無厭的饞嘴呢。但是貝萊所做的鞋子，为什么一定要从御鞋匠手里轉过，才能卖给顧客。讓那御鞋匠高車駟馬，过豪华的生活，这难道就更合理些嗎？貝萊难道不能直接和顧客建立关系，像抛开畢勃曼一样地把梅耶尔也抛开嗎？当然能够的！据说这个御鞋匠一年要交三万克郎收入的所得税。“这笔錢应该由我們这些給他做工的人平均分派的呀，”貝萊一边釘着鞋釘一边想。“这样，爸爸拉賽就不用再困守在家乡过苦日子了。”

这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一笔实在算得出来的賬，显然是和他素来所相信的命运毫無关系。这个信念一直隱藏在他心里，在任何事情上支持他，使他感到理直气壮，虽然它并没有給他以任何有效的帮助。一种从几世紀以来的貧困中滋长出来的本能使他記得穷人应该坚忍。这种信念是历代前辈相传下来的思想遺產，不管世道如何变化，他应该忠誠地保持着它。像他以前的千千万万穷人一样，随时准备和不可知的敌人斗争，直到他死，就把这信念遺传给他的后一代。貝萊也承袭到这种信念，但是如果他也不能使这种信念成为现实，那么这信念还将活生生地传给后人的。总之，这一个幸福的梦并不是专給某一个人的成功的諾言，而是一个总

的諾言，它从几世紀的苦難中产生出来，像一种永恒的召喚似的在感动每一个人。

貝萊心里深深地怀着这种無尽的苦悶，好像是一种無限的忍耐。在他周围的世界里，他观察到天資常常是很有作用的，但忍耐又更为有用。他已經习惯于縱然失去了成功的机会，可是决不失去希望。在漫长的生活的道路上，希望常常發出动人的音調，正如：“黄金鋪路的大街的城市”，“乐园”，或是“救主的光荣重回地上”等等^①。貝萊曾将信将疑地听过这些調子；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希望的声音从来没有唱出过和飲食，衣服，房屋，农場有关的歌曲，所以叫他怎样去找出路呢？他只好坐着默想，怎样才能迅速而容易地把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分到一分；他自己都想不到为什么有这样急迫的需要。

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群众的意識覺悟了。他們不再逆来順受，盲目地俯仰随人，而是左右彷徨，不知走哪一条路才好。到了时候，奇迹也不会灵驗了。因为有一种恶势力压住他們的大希望，使它無法实现；所以他們必須自己动手把幸福送出世来！

一向迫使他們安于貧苦的那种頑固的宿命論思想也动搖了；群众不願意再在愚蠢的忍耐中被压制了。那些一辈子按照習慣，早晨上班，晚上回家的人，現在都停下来提出离奇的問題；他們这种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甚至头脑最簡單的人，对于一切事情的成規定制也大胆怀疑起来了。現有的制度并不是本該如此的，这里头就有一个叫人痛苦的貧困的原因。現在，第一步已經走动了，人們都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們手痒痒地想摧毀阻碍他們的東西，但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們却不知道。

^① 这些都是聖經上关于永久幸福的名詞。

这好比起了一阵旋風，把一切界限都冲破了，一切都陷入混乱。一些从来不为人所知的力量起来了，使最穩健的人都为之迟疑，为之动摇。以前为了一片面包而像猫狗一样匍匐听命的人，现在也有了坚强的意志，宁可被打倒在地上而不肯低头从順了。有些明哲保身的人，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一辈子，现在也不再安于现状，一言不合，便立刻就走。在艰苦劳动中养成的耐性已經从脑子里被赶出去了，向来安安静静地肩負着一切重担的人，这时也变得和怀孕女人一样地易怒，乖张，不大好說話。他們的心好像是被一种無形的力量逼迫着，努力想打开一个坚厚的硬壳，讓里边的新东西出来。你可以从他們的惶惑的眼光，从他們的像患高热病似的向空处猛揮一拳的傻气的姿态里，看出他們的苦悶的冲动。

这种使群众疯狂起来的騷动，声势吓人。群众仿佛在靜候着一句从黑暗中發出来的話。他們很快地从心里抛掉旧習慣和旧傳說，以迎接新的。人們到处都在不断地談論新的东西，并且在盲目地找寻新的出路；毫不奇怪，时候已經到了，他們的梦想快成为現实了。他們准备有一番作为，但是并不知道應該干些什么事；他們自己形成一个个小集团，进行些無計劃，無效果的罢工。又有些人組織辯論会，热烈地爭論新的理想，事实上誰都是毫無所知的。在青年人中間特别是如此。他們里面有許多和貝萊一样，是到城市里来寻找幸福的，这些人都充滿了非常不安的情緒。希望迫切到如痴如狂的程度。

貝萊来到京城里的时候，正遇上这样的情势。这是一种混乱状态，沒有一个明确的計劃可以使他們达到目的。群众不再互相帮助，而形成一种涣散局面，人人都在惶惑地东奔西走，寻找能使他們团结起来的東西。在上層社里会，人們只覺得工人情况的不安定，人們埋怨工人們这种毫無理由的扰攘不宁，影响了他們的收

入，又使他們無法抵禦外來的競爭。少數有思想的人看出人民很容易聽話，因而出現了一批新的說教者，想引導群眾從一些新的道路去歸依上帝。貝萊有時也隨波逐流，讓人家把他帶到這種場合去，但是他決不被俘虜，這不過是重彈舊調罷了，變不出什麼花樣來的。現在已經沒有人要聽怎樣可以上天堂的話了——這些新的先知旋起旋滅，他們的消失和他們的出現一樣的快。

但是在這一切混亂中間，有一個堅強的細胞，一個團體，它在一年一年地發展着，不顧一切地忍受着上下夾攻的譏笑和迫害。到現在它已經有了幾千個會員。那些人決不為驚濤駭浪所沖散，堅信他們是有前途的。現在風似乎給他們扯起滿篷，他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圖向迫切的要求者提出答案，創造一個地上的天堂和可以獲得的幸福。

貝萊在許萊斯威格紀念碑旁邊的集會上接受了這個新的學說，立即興奮而努力地投入這一運動。他出席各種會議和討論會，盡力吸收這個學說的要義；因為他的實事求是的天性需要一些具體的東西供他去思考。他的心靈深處在進行着一種隱秘的工作，像一片冰下面的川流一樣；有時這川流也會流露到外面來，使他吃驚。但是他還沒有能力把他的思想歸納成一個完整的概念；當他聽到人們在抱怨當前的動亂情況，說它危害到國家的福利，他却看不出這兩件事究竟有什麼關係。

“這真是豈有此理，他們毫無理由就要丟掉工作。”麵包廠的車伕辭工的那一天，貝萊對莫爾頓說，“例如你們廠里的車伕，他可沒有什麼委屈呀。”

“也許他的兩腿窩里突然有了病痛，因為他的祖宗受過騎木馬的刑罰——你要知道他是鄉下來的啊。”莫爾頓莊重地說。

貝萊瞟了他一眼。他不喜歡莫爾頓這種模稜兩可的說話方

式，使他感到不舒服。

“你說話能不能明白些？”他問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懂嗎？這是有理由的。理由還多着呢。可是他們也用不到找一個過去的理由！你難道想像不出那些長時期以來受着踏轉盤刑的工人，他們一直以為是別人在叫他們轉動，可是現在忽然發現了原來是他自己在踏動轉盤。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現在，窮人已經不單是踏踏轉盤，掙一口飯吃，以免餓死的奴隸了，他們已經在慢慢地覺悟起來，他有的是更高的地位。你懂嗎？現在的轉盤已在改變方向了，而且是工人自己推動的。不過，顯然，你也許還不懂得這些，”他看到貝萊的將信將疑的神氣，就加上一句說。

“不！我不會講大道理，”貝萊微笑着回答。“你也不是個先知，能預言這種大事情。不過我很看得清楚，如果你要鼓動人鬧事，必須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理由，否則就搞不起來。那種木馬的說法是不夠的。”

“那就要看有多少人投入這個運動，”莫爾頓回答說，“如果人人都願意參加，就不需要什么理由了。”

貝萊一邊工作，一邊更深入地思索着這些事情。但是這並不是一般性的思索，在他的思想領域中，這些都是世世代代累積而成的有關生死問題的事情。他要以實際的行動來做這件事情，因而他又想到他自己的偉大的經驗。

沒有畢勃曼也干得了的；這是貝萊已經親自證明了的！為什麼他不能連那個御鞋匠也擺脫掉，想起來實在毫無理由。從畫樣到裁樣，一切工作全都是職工干的。他實在純粹是一個剝削者，他騎在大家的頭上，榨取他們的利潤。但是，莫爾頓對工人的夸大的看法，說一切都是工人做成的，這一點倒是千真萬確！貝萊對於這個結論不免還有點懷疑，但是仔細一想，覺得無論如何，在他的本

行里确是如此。所以，争回自己的正当权利总不算错罢——不过，怎样去争取呢？

他的健康的常識要求着一种能够把梅耶尔和其他剝削者取而代之的东西。如果每个职工都像一个小店东似的，为私人利益而苟且求生，那是沒有好处的。他在故乡小城市里已經看得够明白的；这都是沒有出息的。

于是他开始自己拟訂一个生产合作的計劃。团結一些同業的手艺人，每人把自己的小本錢都拿出来，共同租一个地方。工作将按照各人的专长来分配，并推举出一个人来管理一切業務。这样一来，問題就解决了。每人都可得到他自己的劳动的全部利益。

他把这个計劃通盘考虑过之后，就去見莫尔頓。

“早就有人行过了，”莫尔頓說，还抽出一本書来。“不过成績并不太好。你这个主意是哪兒来的？”

“我自己想出来的，”貝萊自滿地回答。

莫尔頓有点兒不信；他打开書給貝萊看，他的理想全都写在書里——几乎一个字都不差——作为社会發展的一种方式。这是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書。但是貝萊并不因此灰心失意！他想出的計劃居然和別人早已想出的計劃不謀而合，而且还是学者們的，他反而以此自豪！他开始对自己的理想有了信心，热烈地去参加演講会和大会。他知道自己有的是精力和勇气。但是他要提高自己的能力，使自己能够为那些在这运动中起带头作用、給人們指示道路的人服务。

他向来觉得幸福好像是一个神仙故事似的隱隱地在他眼前晃着，好像有一个东西会忽然飞扑到一个人身上来，把他抬举到很高的地位，而讓那些赶他不上的人不胜艳羨地望着他——这个家伙真有他的！但是現在他看到了一些新的道路，这是給所有的穷人

带来幸福的道路，正如大力士在临死时所幻想的一样。貝萊不很知道这一切幸福到底从何而来，但是他知道这正是他应当去努力發現的事情。

这一切使他心里經常不断地紧张着。他素来不習慣作独立的思考，直到目前为止，他一向是墨守着历代相传下来的那些成規旧例的觀念——对这些觀念，他往往觉得想不通。他屢次想把它們拋在一边，可总是摆脱不掉。

当他感到厭倦的时候，安妮对他又恢复了影响，于是他便在晚上去找她。他明知道这是沒有好处的。他想像不出和安妮将来会有什么前途；因为她在他生活中的存在，只是目前一时的事。不过她的特殊性格对他有一种支配的力量——如此而已。他曾屢次自己立誓，决不再受安妮的愚弄，但是他仍然常常去找她。他必須想办法征服她，然后接受一切的后果。

有一天，工作完后，他又上她家里去了。过道里沒有人，因此他就一直走近小厨房里。

“是你嗎，貝萊？”从房間里传出了安妮的声音。“請进来罢！”

她分明是刚洗过澡，这时正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裙和小衫坐在那里梳她的美丽的头髮。她很有点像个公主，这样用心打扮自己，并且也很懂得該怎样打扮。她面前的窗台上放着一面鏡子，从这个在后排的小房間里，你可以在屋頂和肮脏的牆壁中間，看得見監獄的栈桥和桥下的河流。再望远一些，在海港那边，只見天色是一片青灰的，而且給船的桅杆画成許多条紋。

貝萊在火爐旁边的一张圓凳上坐下，胳膊支在膝盖上，眼望着地板。他觉得心情非常不宁，“要是她的媽媽快些回来就好了，”他想。“我想我还是走出去装作寻找她的样子罢。”但是他依然坐着不动。靠牆放着一张大床，床上鋪着紅花的床单，对面牆边放着一

张桌子，椅子都推在桌子底下。“最好她别挑拨得我太凶，”他想，“要不然我也许会把她搂抱过来，那她就是引火烧身了！”

“为什么你不和我说话啊，贝莱？”安妮问。

他抬起头来望着她镜子里的面影。她把髮辮梢衔在嘴里，好像小猫衔着它自己的尾巴。

“叫我说些什么好呢？”贝莱憂郁地回答。

“你在生我的气，这是不公道的。真的这是不公道的！我害怕过穷日子，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哦，贫穷的确使我害怕！我生下来就一直过着穷日子，你也是个穷人，贝莱，和我一样的穷！我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那么你要怎么样才好呢？”贝莱说。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没有关系，总该有些我不知道的事。一个穷人是什么都熟悉的，衣服上的一针一线都记得很清楚，甚至还能看它们穿到破烂。如果你是一个海员就好了，贝莱！”

“怎么，你又碰到过他了嗎？”贝莱问。

安妮笑着摇摇头。“没有。但是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嗎？我在想，我会碰上些美好的事情的。你看那边停着一条大帆船，我从这儿窗口望得见。那船上尽是一些好得不得了的东西，贝莱！”

“你發痴了，”贝莱譏笑似的说。“那是一只三桅船，正要开到煤栈碼頭去靠岸。它是从英国载了煤来的。”

“就算是吧！”安妮冷冷地说。“我可不在乎。我的心里老是好像在唱着：‘那里有一条大船，它从外国给我载了东西来。’难道你连这一点快乐都舍不得给我嗎？”

这时她的母亲进来了，模仿着她的口吻嘲笑她。

“不错，那里有一条大船，给我载了东西来——那里有一条大船，给我载了东西来！天呀你还没有听够你这种胡说八道嗎？你

从小就坐在这兒，想出这些故事来，等着那条船！我們簡直听膩了。你讓貝萊坐在这里，看你这个差不多精赤的身子，你还有一点廉耻沒有？”

“貝萊是个好人，媽——况且他是我的哥哥。他不会想到……”

“不会想到？不，他会想到的！他会想，她的胸膛多么白嫩！他心里会很难过，因为他沒有权利把头靠在这上面。我在年輕的时候，也很会勾引人的。快走开！”

安妮臉紅起来，一直紅到頸頂和胸膛。她披上一条毛巾，赶紧跑到厨房里去。

母亲看着她的背形。

“她的皮膚白得像一个公主。人家看了，会沒有人疑心她是个野种嗎？她父亲就看她不順眼。‘你一定是出卖了我，跟一个老爷們私通了。’他常常这样說，‘我們穷人是养不出这等細貨来的。’‘楊生啊，皇天在上，’我說，‘这孩子的生身父亲确是你，不是別人。’于是他把我揍一頓——他不信我的話。他一看見这孩子便生气，他恨我們，因为她生得太美了。所以她的头脑有点古怪，这是沒有什么奇怪的。你要知道，我为了她不知流过多少血泪啊，貝萊。但是，随她去走她自己的路罢，貝萊。为了她的利益，我本心是希望你娶她做老婆的，但是对你沒有好处，你讓她作弄你也不会有好結果。即使你把她弄到手，情形只会更糟。一个脾气古怪的女人再也做不成好人家来。”

貝萊理智地贊同她的意見；如果他再讓自己被她玩弄下去，他就会把美好的青春浪費在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里。現在真該赶紧一刀两断了。

安妮走了回来，容光煥發地、令人神魂顛倒地望着他。

“你肯陪我出去散一回步嗎，貝萊？”她問他。

“可以，”貝萊快活地回答，把他的一切理智的決心全拋在腦後了。

第五章

貝萊和他的小鄰居常常比賽誰先起身。如果瑪麗先起來，去叫醒貝萊，她的臉上便顯出得意洋洋的光輝。有時他故意在床上多躺一會，讓她獲得這一種快樂，當她敲板壁的時候，他用還未睡醒的聲音回答她。但是由於年齡的關係，有時她醒得遲些；在這種時候，貝萊總儘可能輕手輕腳地走動，到五點半才去敲她的板壁。可是，這個小姑娘便會因為自己起遲了而整個上午悶悶不樂。

她的兩個弟弟吃過早餐就要趕六點鐘去上工。大的名叫彼得，在一家鉛皮工廠里工作，卡爾則主要是賣報，還帶做各種臨時工；這些工作都是他自己去奔走尋找的，從他整個小身子上，你就看得出他老是在等待機會。他全身表現出一種碌碌風塵，不遑寧處的神情，仿佛他永遠在想办法似的。

每天早晨這個時候，四周圍人聲喧雜，非常活躍，從院子里和隧洞似的甬道里，響着川流不息的脚步聲，“方舟”的幾百個居民都是倦眼惺忪，頭髮蓬亂地走出來，臉色和眼光都顯得還沒有睡足。他們咂響着舌頭，仿佛想辨別一下白天和夜晚滋味的不同，同時還边走边打着很響的呵欠。在貝萊所住的那個長過道里，男男女女的工廠工人，賣報女人，都半裸着身子擁擠在盥洗盆邊；他們總是來遲了一步，嘴里咒罵着，站在那裡等候自己的輪次。因為只有過道的兩頭各有一個盥洗盆，人人都得在這個時候用水打濕眼睛來赶走睡意。所有的房門都开着，夜的气息瀰漫着整個過道。

遇到貝萊在家工作的日子，小瑪麗的兴致特別高。她時時用她那略帶童音的小嗓子哼着歌曲，不時跑進貝萊房裡來幫他做點瑣事。這種時候她總喜歡站在他背後，默默無言地看他工作，她的呼吸聲，像一種輕微的哨子。她那發育不足的身上，顯出一種飽經世故的神情，使貝萊聯想到莫爾頓的不幸的妹妹喀倫；宛如小樹上所結的果子，青硬而不成熟。可是瑪麗的天性向來樂觀，所以童年的勞動還沒有使她感到辛酸，不過她的外表受到些影響罷了。相反的她甚至還有一種不形於詞色的快樂，仿佛她的生活已經大大勝過了她的所盼望的。也許這是因為她能夠看到自己辛苦的童年勞動的收穫——沒有人能夠把它吹散掉。

她是一個很能干的小主婦，她的兩個弟弟都敬重她，把賺得來的錢全部都誠實地帶回家來，由她安排每天的家用，還把剩下的錢留起來，儲藏在一隻放在衣櫃里的小盒子里，以便累積起來繳付房租。她還給小兄弟倆一點零錢，讓他們自己去找娛樂。“他們總得自己用一點的，”她對貝萊說，“男人家不能不有點錢帶在身上。這是他們應得的。他們从不花一文錢去喝酒；逢到禮拜六他們總是帶了領得的工錢一直回到家裡來。……不過現在我得去做我的事了；真可怕，時間就好像打我的手指縫里漏了去似的。”

她說話的神氣活像一個結了婚的婦人，貝萊心裡不禁要笑她。

過一會兒，她又來了，這回是請貝萊嘗一點東西，或者是帶了她的縫補活兒來，坐在一張椅子角上。但她始終是坐立不定的，一會兒怕鍋里的湯會沸出來，一會兒怕出什麼別的岔子。在這種時候，他們總講一些正經的事情。瑪麗不喜歡說無聊的閑話；要談的正經事多的是：艱難的時勢，瑪麗的雙親，還有她和貝萊在很久以前曾會過一次面的那件不可思議的事實；雖然她已經記不起那次會面的情形，可是這件事卻給了她說不盡講不完的談論資料。

但是貝萊却記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告訴過她，在蓬霍爾姆的時候，有一天他到港口去，領了葺屋匠霍爾姆老爹去看輪船，講到霍爾姆一聽見輪船上蒸汽起重機放汽便駭得逃走，她听了总不免要哈哈大笑。以後又怎樣呢？那時輪船正要裝載一批家具，有旧床，桌子和其種種種什物。

“那些東西都是我們的呀！”瑪麗拍着手叫起來。“那時我家還有些東西。爸爸因為跌傷倒床不起之後，我們才把它們送進了當舖。”於是她的眼光又接觸到貝萊的眼光，表示還要他再講下去。

在這些家具堆里站着一個男人，他手里拿着一面精緻的旧玻璃鏡。霍爾姆老爹認識他，跟他談了一陣子。

“他是在哭，是不是？”瑪麗激動地問。“父親真是不幸，因為我們的境況太壞了。”

接着便由她自己來談那個開設在東海岸懸崖間的旅館，夏天來避暑的那些漂亮客人。他家經營那個旅館有三年之久，接着又得由貝萊來說出她父親被人騙了的錢數。她很得意于她家曾經有過那麼多的錢。一萬克郎！

來到京城里之後，她父親找到一個在石匠手下做小工的工作，但是有一天踏在一塊沒有釘牢的橫梁上，栽倒下來。他躺在床上病了幾個月，所有的家具什物都進了當舖；後來他死了，他們才搬進“方舟”來住。她的母親出外幫人家洗衣服，但是終於發了神經病。她受不了勞苦的日子，於是放下家務不管，向各種宗教組織去尋求安慰。最後神經錯亂，有一天竟失蹤了。人們相信她是投河自盡的。“但是我們的日子現在好過些了，”小瑪麗總是這樣下結論，“現在我們沒有什麼憂慮了。”

“但是你得做這許多工作，不覺得累嗎？”貝萊驚奇地問。

她會吃驚地向他望望。“我怎麼會累呢？並沒有多到一個人

照应不过来的事，只要安排得好。孩子们从来不使我感到为难；我做的一切事情他们都满意。”

这三个孤儿就这样挣扎着过日子。他们对于他们的小家庭很觉得骄傲。境况不好的时候，他们就挺身挨饿，共同商量办法，从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他们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怕警察知道他们的情况，把他们送进学校；这样一来，他们势必东分西散，受慈善救济会的教养。他们很害羞，所以总是自己人在一伙，不和别人往来。“方舟”里人人都喜欢他们，替他们保守秘密。“方舟”里居民的家庭生活差不多全都是朝不保夕的，经常总有一二家发生事故。在这样吵嚷纷争的窝里，有这样三个孩子和气安祥地生活着，倒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人们以他们的小家庭为模范，把它看作圣地似的保护着。

他们和贝莱是无保留地亲热的。他们从街上把他带回来，他们的确把他看作一个拾来的弃儿，应该归他们保护。玛丽给两兄弟喝过早咖啡之后，也送点来给贝莱——而且不许他推辞。早晨，当她打扫室内的时候，她也会带了拖把和水桶到贝莱房间里来。她那少年老成，富有智慧的脸色显得细心周到，乐于帮助别人。她并不征求同意，有什么需要做的，动手就做。要是贝莱上别克的店里去，晚上回家时总发现他的房间又干净又整齐。

当他在家工作的日子，早晨她会带两份咖啡来和他一道喝。他不敢请她走，因为她会生气，弄得一整天都不快乐；所以他只好跑下楼去买些白面包来作回敬。玛丽总要找借口把她的一份留下给她的两个弟弟；一人独自享受，对她不是真正的快乐。

贝莱觉得他的情况是在发展，也感到自己青春的活力。他永远是很高兴的，甚至安妮也不能在他的生活上投上阴影。在他和她的关系中，有一种美妙的非现实性，不会在他的心里留下永久的

創傷。

但是每当有什么事情使他灰心失意的时候，他在这个老練的小女孩面前就感到慚愧。他覺得有責任以振奋的心情去鼓舞她的憂患的生活。他嘻笑地和她聊天，逗她玩，引她笑，企圖消除她那不自然的严肃态度。于是她会發出安祥的，慈母般的微笑，正如父母对那些想給他們排遣煩惱的愛兒似的。接着便主动要求幫他做些工作。

“我来給你洗洗上衣，补补衬衫好嗎？”她会問他。她总是把她的感激表現在工作上。

“不，謝謝你，瑪麗，这些事情安妮和她的母亲会料理的。”

“公主可干不来这种活！我做起来比她好多了。”

“公主？”貝萊抬起頭來問道：“人們这样称呼她嗎？”

“只有我們孩子才这样說，可是我們并不怀惡意。她和我們一塊兒玩的时候，我們总愛玩有公主的游戏，她总扮演公主。你知道怎样玩法嗎？到末了总有一个人来把她帶走——一个大人物。从小就有人說过她将来会嫁一个好丈夫。”

“胡說八道！”貝萊粗声大气地說。

“不过这可不是說假話呀！下雨天我們常坐在走廊上的放垃圾箱的角落里，她自己就常这样對我們說。这是千真万确的！再說你难道不覺得她美丽嗎？她的确像个公主，是这样一种气派！”瑪麗說着，伸开双手做了一个姿勢。“她也很会打扮。她常常穿了长衣服跑到院子里来找我們，她母亲站在樓上罵她，她也不理睬，然后她坐在铁欄上，当作宝座似的，她好像是一个女王，我們是她的宮女。她常常給我們梳辮子，还配上彩色絲帶，我回到家里，我媽媽总要把它們全扯下来，讓頭髮又乱成一蓬。她說这样装扮是对上帝犯罪的。到媽媽失踪后，我就沒有時間再下樓去鬧这玩意兒

啦。”

“可怜的小姑娘！”貝萊一边說一边撫弄着她的头髮。

“为什么你这样說？”瑪丽吃惊地望着他說。

貝萊得到她的絕對信任，把一些不讓她弟弟們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他。她开始注意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髮也光光地梳向脑后。逢到他們俩都有事进市区去的时候，瑪丽感到高兴非凡。她穿上最好的衣服，和他并排在街上走，滿脸堆着笑容。

“人們会以为我們是一对爱人了——那也沒有关系。讓他們去說罢！”有一回她这样說。

貝萊听了哈哈大笑。虽然她已經十三岁，她的身材却和九岁的孩子差不多。她的体格簡直發育得很不够。

她常常入不敷出。她虽然很少談起，或者竟絕口不談，但是脸上終不免会現出些惶恐不安。于是貝萊会乐观地拿穷人快要过好日子的話来安慰她。要把这些話說得讓孩子能听得懂，这可要他很費一番心机，因为这种思想，对他自己來說，也还是一种新的思想。但是这几个孩子并不因为他的詞不达意而有所疑惑；因为他們比貝萊更容易相信新时代。

第六章

在这一段时期里，貝萊有了显著的变化。在他的一生中，他看过的貧困和不幸也够多的了，而这个京城，在他看来簡直就是一个戰場，一队一队的人在这戰場上冲上去，都遭到了慘敗。他的周围尽是陣亡的战士，这个城市就是在他們身上建立起来的，好比建立在公墓上一样。人如果要想往前走，就得硬着心腸。在他們身

上踏过，当前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人人都闭了眼睛——像羔羊看到同伴被屠宰的时候一样——等着自己的轮次。除此以外，别無他法。

但是现在他觉醒了，而且深感苦痛。每逢看到别人遭受不幸，他的心便像刀割一般，毅然挺身去和这种非常悲惨的厄运作坚决的斗争。过道对面，新近搬来一家房客，是一个工厂女工和她的一个孩子。每天早晨她锁上门去上工，天黑才回来。贝莱回家的时候，常常听见房间里哭声。有一天，他在家里工作，他一边做自己的工作，一边竭力镇静他的混乱思想；但是他耳朵里老是听到一个奇怪的，苦楚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哭诉。也许这是贫穷的哀歌吧，它一直在空气中振荡着。

小玛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他。

“哦，贝莱，那边还在哭呢！”她说，好像很害怕地把双手按在她那瘦弱的凹陷的胸口。“自从她们搬到这儿来，他整天都在哭。真是可怕！”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贝莱说着便抛下手里的锤子。

房门锁着。他们从钥匙孔里望进去，但是什么也看不见。房间里的孩子的嘎哑的哭声，停了一下他在听着他们，但是马上又哭起来，声音低沉而单调，好像准备永远哭下去似的。贝莱和玛丽面面相觑，这情形简直教人受不了。

“这一排房间的钥匙都是通用的，”玛丽说。

贝莱一跳就跳到自己房里，把他的钥匙拿了来，门就打开了。一个四岁的孩子靠房门坐着；他抬头对他们呆望，手里捧着一只很脏的洋铁家伙。他的身子是缚在火爐上的；身旁的一张旧木凳上，放着一只洋铁盆，盛着几片啃过一半的面包干。这孩子穿着一身肮脏的破衣服，教人看了实觉可怜。他坐在自己屙出的粪上，手上

和哭肿了的脸上也都抹得一塌糊涂。他向他们伸出手来，似乎要求他们救助的样子。贝莱见了这个景象，忍不住流下泪来，想把这孩子抱起来。

“不，让我来收拾罢！”玛丽也同样吃惊，她喊道，“你会弄脏的！”

“那怎么办呢？”贝莱窘急地说，一边用颤抖着的手给孩子解开扎缚住的带子。

他们把孩子略略地洗滌干净，给他吃了点东西，然后把他放在那长长的过道里。这孩子起先还在门柱边如痴如呆地站了好一会，后来才明白他并没有被绑缚着，便开始跑来跑去。他手里始终拿着那个旧的茶滤子，抖索索地紧握着不放，玛丽给他洗这茶滤子的时候，不得不连他的手也一齐浸在水里。这孩子不时站在贝莱的房门口，向里边张张望望。贝莱向他点点头。于是他又像个小傻子似的奔跑着了。但是忽然他跑进房里来，把那茶滤子放在贝莱膝上，对他望着。

“给我吗？”贝莱问。“瞧，玛丽，他把他唯一的東西给我啦！”

“哎，可怜的小家伙！”玛丽感动地说，“他想表示他的感激！”

傍晚，那工厂女工怒冲冲地跑进来，责问他们不该擅自开她的房门。贝莱对他自己也很惊奇，因为他居然能够平心静气地回答她，而不以恶言相报。他深知她是因为自惭家道贫穷，不想让人看见，所以他只说：“这样对孩子太忍心了。你是很爱他的啊！”

于是她哭了。“我不得不把他绑起来，不然的话，他会爬过窗台，跑到街上去的——以前有过一回了。我又没有衣服可以让他进托儿所。”

“那么你就把房门开在过道里。我们，我和玛丽，会照顾他的。”

从此以后，那孩子便在过道里逍遥自在地来回蹦跳。瑪丽照顧他，像个母亲一样。貝萊买了几件旧衣服来，瑪丽給他改成配身的新衣。他穿上之后神气很好，变成一个快快活活的小家伙了。以前独个兒的时候他連話都不会說，現在很快就学会了。

这件事情使貝萊起了一种新的感想。穷困他是早已知道的，但是現在他才看到了与穷困有关的大不公平的事情。他靜靜地坐在房里，会忽然憤怒得握紧拳头。人們在一息尚存的时候，就总有一些必須昼夜不停地加以憎恨的事情——莫尔頓的見解一点也不錯。那孩子的父亲是个大老板，那姑娘不敢向法院控訴他，要他拿出撫育費，因为怕丢掉飯碗。这么一个社会，似乎攻它不破，推它不倒。情形無論怎样沒有希望，貝萊还觉得必須向它进攻。他一个人的力量固然渺小，但是如果大家齐心合力起来干，也許能收到一些效果。

晚間他和莫尔頓一起去参加集会，会上热烈地討論一些当前的問題。出席的多半是和貝萊一样的青年人。他們集会的地点是北桥区的一个小咖啡店。为了急于要看到成績，貝萊很活动地搞他的本業組織。他的热情鼓舞了那个意气消沉的工会会长，他們共同开了一份全体會員的名单，作为进一步鼓动的基础。他們在报上發出通告，召集同志們来开会，但是大家态度消極，不来出席。因此就必須采取更有效的办法，由貝萊挨戶登門去鼓动宣传。这一来馬上收到了效果，人們当了面就很难推托了，尽管大老板們加以压迫，工会會員仍然大有增加。

莫尔頓开始尊重貝萊了，想劝他讀些关于工人运动的書籍，但是貝萊却無暇及此。他和彼得与卡尔两兄弟——他們都是很热心的——合伙訂了一份“工人报”，这就够他看的了。

“我知道的穷苦情况，比他們报道的还要多呢，”他說。

他心头的怒火并不缺少燃料。他曾参加了穷人的行列，从乡村进入城市，从城市再进入京城，到了这里，虽然巴望繼續往前走，可是再也走不过去了，人們死在这里，好像死在荒凉的海边一样。“方舟”里許多居民的遭遇天天摆在他的眼前，仿佛成了一分公有的资产；在这里，誰都不必有所隱瞞；在这里，一个人的貧困就是另一个人的悲哀。在这时期，貝萊的性情起了巨大的轉变；他不再随随便便地看待生活。他笑的时候少了，無論什么小事情，他也显然很热心严肃地去做，严肃得可能有些可笑。他的一举一動都显出一种和他的地位和貧穷很不相称的自尊心。

有一天晚上，他从別克的作坊里做完工回来，听見孩子們在楼下院子里唱着安妮所編的歌曲。他在那隧洞似的过道口站住了。安妮站在一圈孩子的中央，孩子們环繞着她边舞边唱：

我走上高山，
低头看着谷底，
我看见有船在海上开来，
一只大海船，
载来了三位伯爵。

安妮半閉着眼，脸上現出一副呆板的笑容。她随着孩子們的歌声旋轉着，柔和地跟他們一起唱：

其中最年輕的一个，
站在船上指揮……

她突然看見了貝萊，便从圈子里走出来，跟他走上楼梯，也不管孩子們感到失望，在楼下叫她。

“你今晚上到我家来嗎？”她問他。“我們好久不看見你啦。”

“我沒有時間。有一个約会，”貝萊简单地回答。

“但是你务必来一趟！我恳求你，貝萊。”

她眼睛紅紅地，祈求似地看着他。貝萊接觸到她的眼光的時候，不覺心里怦怦地跳起來。

“你有什么事要找我？”他粗暴地問。

安妮站在那裡，遲疑不決地凝望着。

“你得幫助我，貝萊，”她用毫無音調的聲音說，眼睛也不向他望。

“昨天我遇到……昨天傍晚，我打工厂里出來的時候……他就站在这兒樓下……他知道了我住的地方。我走過對街，裝作沒有看見他；但是他跟上來，要我今天晚上到新市場去！”

“你怎樣回答他？”貝萊快快不樂地回說。

“我什麼也沒有說，只是拚命跑！”

“你就是為這件事要我幫助嗎？”貝萊冷冷地說，“如果你不要他，你避開他就是了。”

她渾身打了一個寒噤。“但是如果他上這裡來找我怎麼辦？……你又是這樣的……你知道，除了你和母親以外，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在我的心上！”她激動地說。

“好罷，好罷，我上你家裡去就是了，”貝萊愉快地回答。

他匆匆換了衣服，去找安妮。老婦人看見他來，也很高興。安妮非常嬌痴，老是逗他玩笑，很快他就放下了他的嚴肅態度，甘心受她的戲弄，做了愛情的俘虜。他們坐在陽台的綠樹蔭下。安妮的臉色紅紅地，真可和蔓生的天竺葵花比艷；她老是蕩動着她的腳，不時用鞋尖去碰貝萊的腿。她很有些精神興奮，不時地打聽時間。她母親進廚房去煮咖啡的當兒，她拉過貝萊的手，微笑地撫弄着。

“你和我一塊兒去，”她說，“我要看看他究竟是不是那麼愚蠢，相信我真會去的。我們可以躲在一个角落里，看他的情形。”

貝萊并不答話。

“媽媽，”楊生太太端了咖啡进来的时候，安妮說，“我要去买些做背心的料子，貝萊陪我去。”

这个托詞是很容易看穿的，但是老妇人却不动声色。她分明看出安妮今天晚上对貝萊很为亲暱；好像有什么事使她感到兴奋，只要貝萊願意的话，他现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駕馭她了。如果这两个年輕人想有进一步的关系，她也絕不反对，說不定他們会是一双两好的。

“你應該围上围巾，”她对安妮說，“晚上恐怕天气要变凉啊。”

安妮走得很快，貝萊几乎跟不上她。

“如果他看不到我，他那种失望的样子，看起来一定是很可笑的。”她笑着說。貝萊也笑了。她躲在市政厅的一个大柱子背后，向廣場上窺望。由于奔得太急，她显得气急呼呼的。

時間慢慢地过去，还不見那个不相識的人出現，安妮的一团兴致完全消失了。她一言不發，脸上現出沮丧失望的神气。

“压根兒沒有人来，”她忽然說，还笑了一笑。“我不过編出这一套謊話，試試你会怎么說。”

“那末我們走罢！”貝萊靜靜地回答，于是挽了她的手。

当他們走下台阶的时候，安妮忽而一惊，她的手疲軟地从他的手中脫了出来。那陌生人很快地迎着她走过来。他泰然自若地伸手給安妮，仿佛他們已經是老朋友似的。他对貝萊連望都不望一眼。

“你肯跟我上哪里去走走嗎，譬如說去听听音乐？”他問安妮，仍然握住了她的手。安妮迟疑不决地望着貝萊。

貝萊一时很想扑向那人，把他打倒在地上，但是随即看到安妮脸上有一种希望摔掉他的表情。“我好像在妨碍人家了，”他想，

“其实和我有什么相干呢？”他連忙轉過身子，向一條橫街走了去。

貝萊踱到煤氣廠的碼頭上，垂頭喪氣地站在那邊，望着港里的船隻和浮着一層油皮的海水，心里沉思。他并難過，只是覺得這件事情真夠愚蠢，一只莫名其妙的怪手，居然能把他費尽心思還得不到的鳥兒，輕易地捉了去。堤岸下面海水沖激着，發出一種使人昏昏欲睡的聲音，水面上浮着碎木片和各式各樣的垃圾，這一切都很像他的故鄉，煤棧碼頭旁邊停泊着一只三桅大船。這時工作時間已經過了，水手們正在甲板下面喧笑作樂，或者站在甲板上用一只水桶潑水沐浴。

有一個壯健的青年海員，穿了藍襯衫，系着一方白領巾，從艙里走出來，像出于習慣似的望了一望系船索，打了一個呵欠，然後走到岸上。他的帽子歪在腦後，嘴里咬着一只新的陶土烟斗。他走路時，屁股左右擺動，臉上顯出一種不懷好意的表情。他走近貝萊的時候，故意把身子晃了幾晃，然後撞在他的身上。

“哦，對不起，”他笑着說，還用手碰了一碰帽子，“先生，你這樣一動也不動地站着，我還以為是一根柱子呢；我希望沒有碰纏你的衣裳。”

他開始在貝萊身邊繞着走，彎着腰，仿佛在他身上尋找什麼似的，最後他笨拙地抓抓耳朵，好像一只表示友好的熊，隨即就哈哈大笑。看他的樣子，似乎很自得其樂。貝萊心里本來余怒未息；他不知道對這件事應該冒火呢還是付之一笑。他小心提防地轉過身子，面對着那海員，生怕被他扳腿。他懂得這一套手段，也知道該怎樣去對付，他握緊拳頭準備着。但是，他忽然發現和這個彎着腰的人好像是認識的。再一看，原來是鄉村學校里的同學，彼爾·柯福特，那個動輒驚吓得哭出來的小哭鬼彼得！不錯，正是他！

“晚安，彼爾！”貝萊愉快地喊了一聲，隨手在他背上捶了一拳。

那水手惊异地站起身。“真想不到！晚安！我居然会在这里碰到你；真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可笑事！你原谅我的胡闹吧！”

他非常高兴地紧紧和貝萊握了手。他們俩在碼頭上散步，談談往事。他們学生时代的事情，值得回忆的太多了；弗里斯老师和他的鞭子，海边上的游戏，談不胜談，彼尔·柯福特談到这些往事，仿佛自己样样都参加过的；他对于别人在他周围叫囂戏弄，他只是拉住一样东西，站在旁边号哭的情形，仿佛已經忘記得一干二淨了。

“还有倪念，我最近曾在紐奧萊昂会到过他。他在一条美国大輪船上当二副，賺的錢可不少。他做人很精明。但是多么厉害——經常帶着手槍。他不得不这样做——船員都是黑人。他会給他們剖肚子的！……哦，那边在鬧些什么？”

附近几堆木材后面，有人在打架。叫喊声就是从那边传来的。貝萊想轉身走开，但是彼尔·柯福特拉住他的胳膊，拖着他走过去。有三个卸煤工人正在毆打一个同伙。那被打的并不喊叫，只是每挨着一拳便哼一声。他的脸上流滿了血。

“来啊！”彼尔·柯福特一边卷起褲脚一边喊。接着便大吼一声，冲进那伙人中間，向左右揮拳猛击，好像在一次大爆炸之后，接着便是乱石紛飞。爱哭的彼得已經学会了一套只有海員才有的打架本事。你簡直無法看出他的拳头从哪里落下去，但是被打着的人却着实够受。貝萊在旁边站了一会，气得张着嘴，瞪着眼，随后也加入毆打，那三个碼頭工人很快便被打得逃跑了。

“你去管这閑事干什么？”毆斗结束后，貝萊一边整理領带一边說。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爱哭的彼得說，“不过，有时候松松筋骨也沒有害处！”

在剧烈的斗争之后，他们两人都把先前挨打的那人忘了；他昏昏沉沉地横躺在木堆脚下，一点声息都没有。他们拖他站起来，可是要继续扶着他才站得稳。他的手萎靡无力地挂在两边，眼睛茫然地望着，呼吸声很响亮，每透一口气，鼻孔里便吹出两个血泡。他不时咬他的牙齿，两眼向上翻起，眼白在这煤黑子的脸上显出古怪的亮光。彼尔·柯福特把他痛骂了一顿，这才帮助他站得稳了。他们从他的鼓起着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给他擦去脸上的血汗。

“你这个脓包，一拳也挨不起！”彼尔·柯福特说。

“我没有叫救命啊，”那人声音含糊地说，因为他的嘴唇肿得像猪嘴鼻一样了。

“可是你并没回手！你那样子倒好像很有点力气的。一个人要不是能够自卫，那就要能够叫喊，好让别人来救你。你说对不对，伙计！”

“我不想找警察来多麻烦，我宁可给同伴打一頓。不过他们打得我太狠了，我已经倒在地上，他们还用木鞋来踢我。”

这个煤栈工人住在萨克苏路，两个朋友一边一个搀扶着他走。“但愿我不要闹出病来，”他不时呻吟着。“我肚子痛哪。”他们不得不停下来让他呕吐一阵。

原来有一家公司减低了工资，这个搬煤夫和他的同伴们决意不给公司干活。到后来，只有他们四个人坚持不肯复工，但是这有什么用处，马上有别人来补上了他们的位子。所以他们四人就只好散伙，另找别的门路了。他既经有言在先，当然不好反悔。但是其余三人都已经在别处找到了工作，他没办法只好回去找旧东家认错。家里没有饭吃，他怎么能闲着没事呢？他对于这些新花样简直莫名其妙。反正这总是出卖了同伴，因为他有言在先，可是

他們把他打得未免太凶了，而且还用木鞋踢他的肚子。

他們扶着他走，他一路喃喃地这样說，仿佛在說臨終的囈語。在薩克苏路上，他們給警察喝住了盤問，但是彼尔·柯福特臨機应变，馬上回答說這工人在卸貨的時候給起重機打傷了，才算蒙混過去。他住在棚樓里。他們開門進去，一個躺在鉄床上的產婦撐起身來，吃驚地向他們看着。她身子消瘦，臉上全無血色。她看到了她丈夫的情況，便放聲痛哭起來。

“他神智還是清醒的，”貝萊安慰她說，“不過受了點輕傷。”

他們扶了那工人走進廚房，在沖洗盆里用冷水給他洗淨頭臉。但是彼尔·柯福特對這件事很不在行。每聽到那女人的哭聲，他便驚惶失措地停住手回頭去張望門口；忽然他拋下貝萊，低倒了頭打后樓梯踉蹌地奔下去了。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貝萊下樓之後，氣惱地問；彼尔·柯福特這時正站在門口等候他。

“難道你是個呆子，沒聽見她在唱聖詩嗎？但是你總看見她坐在床上，像個蜡人一樣吧？這簡直是卑鄙，我跟你說，簡直是無恥，他真不該累她哭得那個樣子。我也真想再揍他一頓，儘管他已經傷了。這混賬東西，誰叫他不守自己的諾言的！”

“因為他們沒有飯吃啊。你懂得嗎，彼尔？”貝萊嚴肅地回駁他。“在這個該死的城市里，這是常有的事。”

柯福特瞪眼望着他，嘴里噓了一聲，說道：

“真要命！老婆，孩子，全家都沒有飯吃！女的又是個產婦。你看得出，他們是才結婚不久的！唉，真要命，好一個蜜月！唉，多慘啊！”

他把手伸到褲袋底里，掏出一大把亂七八糟的東西：有嚼烟，有布屑，有烟絲，還有折斷的火柴梗子；在這些零碎東西當中，發現

了一张揉得很皱的十克郎鈔票。

“唉，好侥幸！”他喊了一声，把那张鈔票揀出来。“我以为昨天晚上那婊子把我都搜刮光了！貝萊，你上樓去随便編个什么謊把这个送給他們。我可不能去了。我知道那婆娘会再哭上一天一夜不肯歇的。这是我留下的最后一点工資了，但是沒有关系，明天我們又得出海了。”

“我把錢交給她，她就不哭了，”貝萊下樓來說。

“这就很好！我們做水手的都是些老粗，不过我們仍然……老实对你說，我原想不管这件事，今晚上要把这些錢去快乐一夜的……”他忽然靜默了，細細地嚼着烟叶，仿佛心里在繼續思考他的艰深的哲理。“那算得了什么！明天我們又要出海了！”他突然又說了一句。

他們来到亞兰堡，在公园里坐下来。貝萊要了一些啤酒。

“会見好朋友，我可以多請些啤酒，”他說。“平时我是不乱花錢的。我得把我的老爹接到这里来；他在家乡几乎是靠救济过活。”

“原来你父亲还活着嗎？我想起他就好像亲眼看見他一样——有一个时候他和奥尔逊太太鬧过恋爱，但是想不到奥尔逊突然回家了；他們原以为他早已死在海上了。”

貝萊哈哈地笑了。从那时以来，早已事过境迁，現在他不再为爸爸拉賽的愚蠢行为感到慚愧了。

公园中許多棚子里灯火輝煌。成双作对的青年男女往来踽踽，有的在占卦算命，有的在轉幸福輪盘，有的在請剪影美术家給他們剪影。在轉輪上，喧声与乐声混杂，裙裾翻飞，真是五彩繽紛。不时有非常古怪的叫声从許多喧鬧声中突起，从音乐台上，还听得見過时的“明星”在拉破喉嚨唱歌。有几个小流氓冲开人堆，摆出熟

人的神气向坐在卖票窗口的人点头招呼一下，便跑进场子里去了。

“这里实在快活，”彼尔·柯福特搔搔头皮，很悦服似的说，“你们在陆上的人多么开心！”

在宽阔的林荫路上，有兵士，学徒，工人，偶然还有学生，往来闲逛，斜着眼观望，看那些卖弄风情的姑娘，她们都站在路的两旁，或是两个一伙，手携着手，或是三五成群。

他们先用眉目传情，然后才停下来去开口搭话。那姑娘也许转身走开，事情便推了，这青年人便得从头另行物色。也许她会跟了他去棚子里喝杯咖啡，或是去坐转轮车。这些年轻人里面有不少是贝莱的同乡人；贝莱一听到蓬霍尔姆姑娘的乡音，他的心便怦怦地跳，像要飞走的小鸟一样。忽然他感到烦闷起来。

“我今晚倒真想开心一下，”他说。“你瞧这两个，彼尔！”

离他们坐处不远，有两个姑娘手携手站在一棵树下。她们的身子摇摇摆摆，眼睛不时向他们溜着。

“这不配我的胃口，这是你们岸上人的好货，”彼尔·柯福特说。“她们都像是些羔羊，要你去揣摩耳朵的。你在夜里感到孤独的时候，你的念头就会转到她们身上。你对她们得说些甜甜蜜蜜的谎话，或在她陪你睡觉的时候，你还答应她下回再来！也许她现在已经在哭了，因为肚子里有了孩子。这可不行。我们当水手的宁可找烂婊子。”

“可是结过婚的女人有时也会耍手段的？”贝莱说。

“真的吗？不过我可不想和天真烂漫的姑娘们发生关系。也许你会糟蹋不懂世故的小姑娘吧？她们容易相信你的甜言蜜语，以后便遭殃了。你还记得爱哭的彼得吗？”

“你既然提起了，我当然记得。”

“好，他父亲也是个水手，他干的也正是这么一回事。而她呢，

也是这么一个姑娘，不会拒絕別人的要求，人家無論說什么她都信以为真。他答应她当然还要来的。‘你听到擱楼上暗門格格地响的时候，那就是我来了！’他說。但是暗門响了好几回，他却沒有出現。于是她便拿一根繩子在暗門上吊死了。爱哭的彼得便給送到教区里撫养，你知道当时人家是怎样欺侮他的，連卖淫的姑娘們都以为她們有权利向他吐一口涎沫。他除了哭以外就沒有別的办法。你知道，他母亲肚子里有他的时候，实在哭得太多了。唔，后来他也上吊，試过两次呢。这是他遗传来的。以后他的日子愈加难过；人人可以虐待他，問他頸子上为什么有一条紅印。人人都以为这是正当的事。但是只有你沒有这样做，只有你是同情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时常想到你。‘他現在一定很得意了。’我常常这样說，‘只是不知道他抛錨在什么地方’。”

他用極有好感的眼色望着貝萊。

“不，那全是爸爸拉賽，”貝萊天真地說。“他时常叫我好好看待你，因为你是受上帝保育的。”

“受上帝保育，他这样說过嗎？”彼尔·柯福特沉思地說。“这种說法很奇怪。我从来沒有这样的感觉。在那时候，世界上沒有一样东西能够鼓得起我的勇气。我几乎不相信我今天怎么还会坐在这兒和你談話——我的意思是說，人們竟沒有把我虐待到送命。”

“不錯，你改变得很多了。你究竟怎么会变得这样英勇？”

“唔，我現在的样子，这就是我的本性。我想，它不过是刚刚显出来罢了。但是我不明白，当时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很知道，如果我想打你，我是可以把你打倒的。但是由于胆子小，我不敢动手。我看見過許多你們看不到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想来我母亲的苦痛还深藏在我的骨子里。我往往会無緣無故地感

到恐怖，我只好放声大哭，于是那些乡下佬便来把我打一頓。我每次想上吊来結束一切，可是他們打得我更凶。教区的理事会还作了决定，要責罰我。因此我只好說：‘再見罢，謝謝你們！’貝萊，一个做水手的人如果要搞女人，而又不想結婚，就應該找一个花錢买得到的。这就是我的意見。”

“你从前的生活确是太苦了，”貝萊說着，拉拉他的手。“但是你現在已經大大的改变了！”

“改变？当然是改变了！从前是爱哭的彼得，现在是船上最强的人——全部历史都在这里了！开头的时候，在海上也是和在地上一样的。那怕一个船上的練習生，如果你身旁走过，也要在你腿上踢一脚。任何人如果吃了別人的亏，都要拿我来出气。后来，我在一条美国的三桅船上干活。船上有一个黑人，大家都欺負他，他在白种人面前低声下气，但是你可以相信，从他的白眼神里看得出他是恨透了白种人。但是我，一个待他很人道的人，他却对我耍許多花招，好像我不是一个白种人似的。可是我連他也不敢碰一下，我处处都表现出是个脓包。但是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也許我怕事的心已經完了。我只用一只手推了他一下，他便栽了个筋斗。事情真有些可笑。好像一个神仙故事似的，一只癞蛤蟆忽然变成了一个大人。我当时就把他打得个半死不活。既然做开了头，似乎最好干到底，所以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全船水手打得个落花流水。說老实话，这次我大显身手，我心里悶着的怒火全都發泄出来了。”

貝萊听了，不觉哈哈大笑，說道：“幸而我早就認識你，不然的話，你已經把我打成肉醬啦！”

“啊，不会的，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一个人又回到了岸上，心情总是挺高兴的。可是在美国，那就不同了。他們的規矩

是：要是你不打人家，就得讓人家打你。唔，一点不錯，不过一个人对女人总應該和和气气的。我对我們船上那个老家伙也这样說过。他人倒很果敢。但是在对待女人上，却是一只猪彘。沒有一个海口沒有他的姘妇，無論是在南洋或美洲海岸，人們对他都很憤慨，所以我不得不跟着他，防他給人家暗刺一刀。‘彼尔，’他說，‘我們今晚去乐一乐罢。’‘好的，船长，’我說。‘但是你这样玩女人是不行的。’‘閉嘴，彼尔，’他說，‘这些都是嫁过人的女人，沒关系。’况且他和我們是同乡，他家住在荒地上一个小村子里。”

“他叫什么名字？”貝萊很感兴趣地問。

“亚尔伯特·喀尔生。”

“啊，原来他就是卡萊叔叔的大兒子，說起来他还算得是我的堂兄呢——因为卡萊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卡萊的妻子在沒有嫁过来以前早就养了这个兒子，他的父亲是岩石农庄的庄主。”

“这样說来，他是一个姓康思脫魯的！”彼尔·柯尔福說，跟着就哈哈大笑。“这就沒有什么奇怪了。”

貝萊付过賬，他們站起身要走了。那两个姑娘还站在树底下。彼尔·柯福特向其中的一个走去。仿佛她是一只要飞逃的小鳥似的，他突然把她拦腰抱住；她慢慢地掙扎脫身，同时对着他那俊秀的脸兒嘻嘻地笑。他接着再抱住她，这回她动也不动，只是把头别过一边。他对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放开她，和貝萊一同走了。

“这有什么意思，貝萊，我已經听到她的絕望的抱怨了，但是我又何必去可怜她，我自己也可怜得很呢。可是人家，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同情心吧？你看見沒有，她的眼色多么温柔？要是我有錢的話，我馬上就和她結婚了！”

“也許她不要你呢，”貝萊回答說，“这里的姑娘都是不容易了解的。”

路上有几个人走来走去的，嘴里在叫喊着；他們是在寻找从他們手里溜掉的姑娘。有一个戴着学生制帽的走到彼尔和貝萊身边。“你两位先生看見我們的姑娘嗎？”他問。“我們整晚和她們在一起玩兒，后来她們說要到一個地方去，便溜走了。”

他們一路走下港口去。“你跟我上船，去和那个老家伙見見面罷，”彼尔·柯福特說。“不过他現在大概还在岸上。我們碰見的時候，我看見他穿得整整齐齐，上岸去找姑娘了。”

“我可不認識他啊，”貝萊說，“他去航海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呢，况且我要回去睡了。明兒一清早就要工作呢。”

他們站在碼頭上互相道別。彼尔·柯福特答应下次到埠時再去探望貝萊。當他們正在談話的時候，后艙門响了，彼尔扯了貝萊一下，把他帶到一個煤堆后面。一個壯健而多鬚的漢子手牽着一個年輕的姑娘从艙里走出來。她走得很慢，好像極不願意的樣子。他簡直可以說是把她硬抱到岸上，然后回進艙去，關上了艙門。那個年輕女人站住了一會兒，口里咕嚕着，祈求似地向着船艙伸出兩手。接着便像酒醉了似的，歪歪斜斜地沿着岸邊走去。

“這就是那个老家伙，”彼尔·柯福特輕輕地說。“他就是用這種手段對待女人，可是她們對他還是戀戀不舍的。”

貝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站在那裡瑟瑟地發抖，好像被一種可怕的負擔壓在他身上。突然他打起精神，和他的朋友握了握手，便从煤堆中間很快地走開去。

過了一會，他轉了個彎遠遠地跟在那個姑娘後面。她像一個夢游者似的，搖搖晃晃地沿碼頭走過去，后来又走過長橋。她的行動這樣古怪，他生怕她會投河自盡。她在橋上停了步，還呆呆地向那條船看了一眼。貝萊一動也不動地站着，惟恐給她看見，身上涼了半截。他覺得他這時沒有勇氣和她交談，尤其不敢看她的眼睛。

但是她繼續往前走了。她的步子是有氣無力的，從背後望去，她使人聯想到“方舟”里那些年華老大，歷盡人間苦難的婦女，她們穿了男人的破靴子，沿牆腳拖拖曳曳地走路，還經常夸耀着她們過去的那些不平凡的經歷。

“天呀，”貝萊想，“難道她的好夢已經醒了嗎，天呀！”

他又跟她走了一小段路，直到他確信她已經回到了她的家裏，他才走進那黑洞洞的過道。

第七章

在貝萊的心靈深處，藏着一種極有自信的感覺，那就是他注定會做出一番事業來。這是他的關於幸福的舊夢，他將不因為能幫助大家取得較好的生活而心滿意足。他的命運，在他看來，已經不再是只有靠奇蹟才免得了的那種沉重的、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貧困命運了；現在他是掌握自己前途的主人，而且他已經在努力不息地建設這個前途了。

但是另外還有一樣東西，只屬於他自己和他的生活，世界上沒有別人能取而代之。這東西到底是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明白；總之，這是一種在秘密地把他捧在眾人之上的東西，所以只有他自己意識得到。這是始終推動他前進的要做領袖的模糊意識；當它形成了一個具體的問題時，他就像兒童時代那樣有信心地點點頭說：唔，總有辦法。仿佛將要降臨到他身上的任務是那麼重大，那麼了不起，使他不可能用言詞來表達，甚至連想一想都不可能。

貝萊看到在他面前的是一條寬坦的大道，他便滿懷信心地勇往直前。他的敵人是每一個頭腦明白的人都看得出來的那些東

西，那些在他兒童時代威脅地籠罩在他頭頂上的引人為惡的潛力，這就是窮困的陰影。此外就沒有什麼別的邪惡。不過這已經足夠可怕的了。現在他知道這些影子是很長的，莫爾頓的話一點也不錯。貝萊自己雖然從小都在光明中生活，但是他的心也為全世界各地的死于貧困或正在和貧困鬥爭的窮人而感到悲哀。正是在這一事實的基礎上，他深感有團結之必要。世界上根本無所謂神迹，用自己的體力來作武器以參加鬥爭的人，都是幸福的。也沒有什麼冥冥之中的神祇，坐在天上安排一些人的命運或破壞另一些人的命運。人要怎麼樣，就可以做到怎麼樣，只要他有足夠的力量去完成。一切都依靠力量，也只有力量是可以依靠的。天下力量多的是，但是許多人的力量必須團結起來，成為一股總的戰鬥力量。

人們常常覺得奇怪，像貝萊這樣一個勤奮而小康的人，為什麼要住在“方舟”里，而不搬到運動中心的北橋區去和他的同志們住在一起。他想到這件事，自己也覺得奇怪。他舍不得離開“方舟”。在這裡，生活的底層，有他在患難中找到的朋友。他秉性忠誠，現在生活雖然好過了，可是還不忍背棄那些使他快樂過的朋友。他知道如果他搬走了，他們會感到他是忘恩負義的。“方舟”里的居民對那三個孤兒的敬愛，也連帶地用在他身上。他是一個拾來的棄兒，是這分小人家的第四個成員。現在他們也為他而感到驕傲了。

“方舟”里的居民不習慣於長遠打算，一切只顧今天，明天的事留到明天去操心。對於他們，“將來”干脆是不存在的。他們好似一群無掛無慮的鳥兒，遭過一次風險，轉眼便又忘了。其中大多數人都是隨遇而安，儘管他們的境遇多麼淒慘，只要有一縷陽光照到，他們便會噦噦喳喳地怡然自得，把一切苦難都丟在腦後。關於工人運動和新思想的事情，他們雖然也喜歡議論紛紛，實際卻一點都不懂。

但是貝萊來后，勇敢地把大眾的事情作為自己的事情，幫助大家有了覺悟。他毫無畏懼，敢于正視生活，牢牢地掌握住別人所不敢想像的“將來”。因此人們提到他的名字的時候有一種特別的聲調。貝萊簡直是一位王子；可惜的是，他似乎還不願意娶那個公主呢！他身材高大，體格堅實，在人們眼里，他顯得更為高大壯健。他們都來找他訴說苦痛，把這些重擔卸在他那年輕有力的肩膀上。他全都勇敢地承擔下來！因而他的逗留在這裡——最靠近社會底層的地方，並不是毫無意義的。

現在，我們先要講到寡婦弗蘭遜和她的兒子費迭南。要知道，即使不幸的事情，也總有個安排的地方。費迭南是一個十八歲的壯健的青年，生着一個巨大的頭顱，彷彿是天生來給他裝入人生一切智慧似的。但是他現在只用來跟人打架，像牛一樣，此外還沒有找到別的用途。

可是他絕非蠢笨：甚至還可以說他是一個有天才的人。但他的天才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並且逐漸發展到愈加特殊起來。從做小孩子時候，他就不得不和他的酗酒貪杯的父親鬥爭，以保衛他的母親，因為，除他以外，她再沒有別的保护人了。無論力量如何不敵，這種鬥爭是非鬥不可的，這當然使得他麻木了疼痛的感覺，尤其是失去了危險的意識。他明知道將有怎樣的遭遇，但是每當他母親挨打的時候，他便不加思索地挺身上前——像一只去攻擊猛獸的獵犬一樣，他攀住這個大漢的拳頭，怎麼也不肯放手。他恨透了他的父親，決心要等長大起來當一名警察。以他的慧直和不屈不撓的勇氣，干這一行倒是十分適宜的，可是事實上他却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他漸漸長大起來，鬥爭便不再是強弱不均的了。他父親開始

害怕他，想报复他了。有一回費迭南把他痛毆了一頓之后，他就去报告警察局，结果是費迭南受到一頓笞刑。他認為这是極不公平的事情；一則因为笞刑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二則因为这事情的結果，將使他母亲愈加不得安宁。

从那次以后，他就痛恨警察，一有机会，就要發泄他的仇恨心。他的心上就只有他母亲一个人。他父亲死后，他才好像見到太陽，但是已經太迟，他的性格糾正不过来了。費迭南好久以来便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絕不尊重社会秩序——来贍养他的母亲。

費迭南是在街头长大的，从兒童时期起，他就是一個受到秘密監視的小流氓。警察深知道他的底細，只等有机会便把他抓去送进牢監。費迭南从警察的眼光中清楚地看得出——他們算定了他总有一天会大駕光臨的，而且他們早已在新市場的“旅館”里給他安排好了鋪位。

但是費迭南却不肯輕易落网。如果他沾到一点嫌疑，他总有办法把自己洗刷干净。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好动的青年，任何工作都不怕干；有时他打临时工，做的也很好。但是一到人家給他一个有前途的職業，一种需要學習，需要有恒心的固定工作，他就做不长久。

“你劝劝他罢，貝萊！”他的母亲說。“你很聪明能干，他是尊敬你的！”貝萊确也和他談过話，帮助他找到适当的工作，費迭南也未尝不抱了决心去干，但是干了一个时期，他就干不下去了。

他母亲从来不缺乏日常的开销，虽然有时他总在最后的一刻张罗来給她。平时他常在街头閑蕩，或則双手插在褲袋里，站在市場附近的里巷門口，或者斜靠在墙上。他經常穿着破鞋子，戴着無指手套；不时向行人道上吐一口涎沫，他那海蓝色的眼睛常常显着莫测高深的表情盯着过路人看。值崗的警察寻衅地走来走去，每

次經過他身边的時候，总要偷偷地瞟他一眼，彷彿在說：“不知什麼時候才找得到這個無賴的岔子？為什麼他還沒有把柄落在我們手里？”

有一天果然出了岔子，不過這是自然發生的，並非費迭南犯了什麼差錯——“方舟”里的人特別強調這一點。這件事完全是由於他心腸太好的原故。如果費迭南心腸壞，就絕不會有這件事了，因為他是一個很機敏的青年。

他正在街角上的一家雜貨店里買幾個歐勒的嚼煙。一個“方舟”里的八歲的小孩正站在櫃台邊要求給點面粉給他的母親。店老板為此大嘆其苦經：“掛賬？說得好容易！難道我在这街角上開店，就是專為了养活這一帶的窮人；唔？明天就送錢來？真奇怪，這地方的窮人總說明天就會有錢。可是這個‘明天’一輩子也不會到來！”

“彼得遜先生，您放心好了，”那孩子低聲說。

店老板繼續一面嘮叨，一面開始秤面粉。秤前面放着一堆掃帚和別的東西，但是費迭南看得見店老板的手指按着秤杆。“因為是賣給窮人的，他就使假秤了。”費迭南對自己說，登時就覺得一陣頭痛，因為這思想正是在腦袋里形成的。

那孩子手里捏着一些東西在玩弄。突然有一枚硬幣跌落在地板上，滾到他們腳邊。店老板閃電似的瞥了錢櫃一眼，馬上跳出櫃台，一把揪住孩子的後領。“好好，你這小賊！”他怒沖沖地喊起來。

“我沒有偷你的東西！”那孩子嚷着，拚命想掙脫身子，去檢回那個克郎。“這是我媽的錢！”

“放了這孩子罷！”費迭南威脅地說，“他並沒有做什麼壞事。”

店老板和孩子扭做一團，孩子還在極力掙脫，要去檢回他的錢。

“他沒有做坏事？”他气呼呼地咆哮着說，“那么为什么沒有人說他偷，他就先說沒有偷呢？他这錢是打哪兒来的？他要賒賬买东西，当然是沒有錢啊！不，对不起，我可不上这当了！”

“这錢是我媽的！”那孩子尖声地叫嚷，一面拚命掙扎。“我媽有病，这錢要拿去买藥的，”他說着便大哭起来。

“他的母亲的确在害病，”費迭南气愤地大声說，“藥房里向来不肯挂賬。你还是把他放开罢，彼得逊。”他向前走了一步。

“你倒会出主意！”店老板冷笑着开了店門。“喂，警察，請过来！”正在街角站崗的警察立刻跑过来。“这小鬼耍花样搞別人的錢，”店老板激动地說，“劳駕管束管束他罢，伊佛逊！”

那孩子拚命乱踢，警察为了免得被踢，不得不离开一点，去抓他。这是一个衣衫襤褸，面有飢色的小孩。警察一眼就看出这是个該打交道的对象，便动手去拖他走，不用多說廢話。

費迭南跟上去，把手搭在警察的肩膀上說道：“警察先生，这孩子真是沒有做犯法的事。我亲眼看見的，他什么都沒有做。他的母亲我也認識。”

警察站住了，恐吓似地对費迭南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会兒。然后又拖了那孩子向前走。孩子还是在掙扎想脫身，哭喊着：“我媽有病，她在等我买藥回去啊！”費迭南踩着他的破帆布鞋，一路跟着他們走。

“如果你定要带他上市政厅去，我便一起去，給他作証人，”他又說：“这孩子实在沒有做犯法的事。他母亲病在家里，等着他买藥回去呢。”

那警察恼了火，回轉身來說：“好一个証人！一只烏鴉不啄另一只烏鴉的眼睛！你少管閑事，給我走开！”

費迭南站着一动也不动。“你知道你在跟誰說話，你这个拉

班！^①”他嗷嗷地說，憤怒地打量着那警察。忽然他跑過去一拳打在他的后背，把他打得仆倒在地上，鋼盔遠遠地滾在街上。費迭南和那孩子拔腳飛跑，各走一個方向，一會兒都逃得無影無蹤。

現在他們搜捕費迭南已經有三個星期了。他一直不敢回家。他們不分晝夜地守在“方舟”周圍，希望能捕捉他——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很孝順母親的。在這涼秋苦雨的季节，他躲在哪里存身，只有天知道了。弗兰逊太太孤苦伶仃地住在閣樓上，真是非常凄慘的生活。每天早晨，他來請貝萊在“工人報”上看看費迭南有沒有被捕。貝萊和弗兰逊太太都知道他准在城里。警察也知道，并且还認定有几起黑夜盜竊的案子是他做的。他可能是躲在郊區別墅的下房或狗舍里。

“方舟”里的居民都很關心費迭南的命运。他是在他們眼前長大的。他在那里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坏事；他尊重“方舟”和住在這里面的人，至少可以說這是他的好處，并且他又很孝敬他的母親。此外，他援救那孩子，也完全是正義的事。那孩子為人很好，他的母親實在有病；她住在長過道的末一家，那孩子是她唯一的依靠。不過他居然打起警察來，這可未免胆大妄為；這是世界上最重大的罪行。說到刑罰，甚至會比殺死自己的親生父母還要重些，他們一捉到他，便要把他關進牢監，因為那警察的俊美的臉在石板上跌壞了，據報紙上說幸亏是警察，換了別人，一定會跌得腦漿迸裂的。

弗兰逊老太太最喜歡到貝萊屋裡來，談談關於她的兒子的事情。“我們要謹慎小心，”她說。有時候她會閉緊嘴唇，心緒不寧地輕輕地來回踱着；於是貝萊就明白了一定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要我告訴您一個消息嗎？”她遲疑地望着貝萊說。

① “拉班”即無賴，詳見本書第一卷第270頁注。

“不，最好別告訴我，”貝萊回答。“少知道一件事情，少做一個見証。”

“你最好還是讓我說出來罷，貝萊，不然的話，我會到處亂跑，去說給別人聽。我是一個話匣子，悶得慌，又沒有人可以說說知心話。甚至對自己都不敢說！因為畢勃曼就只隔着一層薄板壁，會給他听了去。我生怕我這個多話的癩嘴會給我兒子闖禍，我簡直受不了。”

“好，那麼你就講罷，”貝萊笑了笑說，“可是不要說得太响。”

“他又回來過啦！”她笑瞇瞇地輕聲說。“今天早晨我起來，廚房里放着給我的錢。你猜他放在什麼地方？原來是放在洗濯盆里！這孩子多麼聰明！他一定是翻屋頂下來的，要不我就猜不透了，因為門口有人把守着。你說他是不是個好孩子！”

“可是你千萬不可聲張！”貝萊擔心地說。這老婆子分明為她的兒子太得意了。

“唔！”她用手指敲着她的癩嘴唇說。“不用說得，你知道我用什麼辦法叫那些獵狗不懷疑我靠什麼過活嗎？我在縫帆布鞋啊。”

這時小瑪麗帶着水桶和拖帶來了，於是老太婆就蹣跚地走開去。

別克的作場里現在正是淡季，所以貝萊在家里工作的时候居多。現在他可以隨意安排自己的時間，利用白天，趁人們在家的時候，去探訪同業，吸收他們加入工會。這件事常常要費他許多唇舌，但是每次發展到一個人簽名加入，他就很為得意。他很快就懂得了應該怎樣把各種人物加以分類，在進行工作時因人而施，見什麼人講什麼話；對胆小狐疑的人要動以利害，對另外一種人要用甘言誘致，或者帶玩帶笑地給他們講講新的理論。這是一種很好的實踐，他由此習慣了靈敏的思想方法，隨手就可以發揮議論。他愈

来愈感觉到自己能很好地掌握这一套办法，这种感觉因而也保证了他的成功。

因忙于会务而荒废了的工作，他必须弥补完成，所以近来他加倍忙碌，早晨清早就起身，晚上要工作到深夜。

他和三楼的邻居避不见面；但是，每当听到安妮轻盈的脚步经过阳台的时候，他总得偷眼向那面望望。她出去上工或放工回家，都像一个修女似的，眼望着地面，直去直来。她从不张望贝莱的窗口，也不望别处。仿佛她的性情已经过了轻狂的阶段，在开始正常发展了。

贝莱自己也感到惊奇，他现在对安妮竟会这样淡漠，仿佛她从来没有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他好奇地自己再三反省，并不觉得起了什么变化。胃口很好，心脏跳动正常，并無毛病。这样说来，过去种种，不过是一个美妙的幻影，和旅行家常遇到的海市蜃楼一样。安妮诚然是美丽的，不过他在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神妙之处。过去他居然会这样的一往情深，这只有天知道了。他到底没有落在她的情网里，这是他的运气——和安妮畢竟是没有前途的。

楊生太太对贝莱却和以前一样的亲热，时常过来和他聊一会儿天；她忘不了他们往时相处的快乐日子。她老是怪安妮变了性情脾气，她觉得女儿已经抛弃她了。

“你懂得她是怎么一回事吗，贝莱？她的一举一动都好像是昏昏沉沉的，無論我和她說什么，她老是回答：‘是的，媽媽，是的，媽媽！’那样的空空洞洞，好像从坟墓里發出来的声音，我真要哭了。现在她再也不提起幸福了，也不再收拾打扮来迎接幸福了！如果她能回复她的傻气，重新盼望那个不相識的汉子，那才是我女儿的本来面目。但是现在她整天一声不响，不痴不呆的，好像沒有睡醒。从前那些高兴活泼，完全沒有了，老是不知想些什么，像一个

活殭尸。你知道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故？”

“不，我不知道，”貝萊回答。

“你的口气很古怪，好像有些知道的，只是不肯說破。唉，我这可怜的老太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位和善的老太太說着就掉眼泪了。“为什么你不到我們家里去了？”

“哦，我也不知道。我手上工作忙，楊生太太！”貝萊支吾地回答。

“但願她不要中了邪气！我对她說的話她毫不在意；你能不能来看望我們一次，或者会使她精神振作起来。你可別對我們存着报复心理。她是爱你的，不过有她自己的方式，我也把你当作兒子看待。你今晚能来嗎？”

“我实在沒有時間。改天一定来，”他低声說。

于是她憂郁地去了。她五十岁的年紀已經显出了老态。貝萊心里很可怜她，但是下不了决心上她家去。

“你这个人真可恶！”瑪丽憤憤地踩着地板說。“你簡直不受抬举！”

貝萊皺了皺眉头：“你不懂得这件事情，瑪丽。”

“哼，你以为我不明白嗎？你可知道那些女人背后怎样議論你？她們說你不像个男子汉，不然的話，你早已把安妮弄到手了！”

貝萊呆呆地望着瑪丽，一句話不說；只是望着她搖頭。

“你为什么这样瞪着眼望我？”她說着便气恼地走近他面前。“你也許以为我不敢說我要說的話嗎？別用这副臉嘴對我看，要不然我就給你一个耳光！”她这时羞得面紅耳赤。“你再这样做臉嘴，要我再說些更坏的話嗎？別以为我会害臊，不敢說！”

她的声音冷酷而又粗哑，她实在气極了。貝萊深知道这是羞耻心使她如此，必須讓她尽情發泄一下。他默不作声，但是并不移

开他的含有譴責意味的凝視。忽然她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便狞笑着跑回自己房里去了。

她在那里乱碰乱扔的做了一会兒家务，才漸漸安靜下来。在靜寂中，貝萊听見她在嚶嚶啜泣。他并不到她房里去。这样的吵鬧以前也曾有过，他知道她会整天感到羞愧，不再見他的面。他不想去刺激她这种感情。

他换上衣服出外去了。

第八章

在这个季节里，“方舟”显得像一大块灰蒙蒙的东西，整天烏沉沉的，秋天的陽光照不进去。屋子里整天都像是黑夜，住在里面的人不得不像鼯鼠一样摸索着走路。在夏季陽光朗照中听不到的那些声音，在此刻的黑暗里却听得格外清楚。这是住在这屋子里的許多摸索而行的人們的种种声音。等到大家都睡靜之后，夜的靜寂又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臭虫在旧的糊壁花紙下面窸窣窸窣地走劲；老鼠和白螞蚁也紛紛出来，比賽誰啃得凶。黑暗的空气里充滿了嗜蛀下来的木屑气味。这幢腐朽的方形建筑物，在成千累万小蚁虫的协助之下，正在进行着总崩潰的过程。有时一段蛀坏了的木头掉下来，落到一个新的位置，貝萊給这种巨大的断裂声鬧醒了，于是他翻一个身，又繼續入睡。

晚上他出去散步的时候，总喜欢走过喜气洋洋、人头拥挤的鬧市，享受一些光輝灿烂。商店里富丽奢华的陈設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一区和他自己所住的一区真是一种天渊之别的对比。当他从灯光輝煌的市区轉进他所居住的地区的时候，那些熟識的小巷子就

像几条烏黑的陰沟，“方舟”神秘地聳起在夜空中，像一座大山。从黑暗的地下室門里进去，一直通到这座大山的肚子里，那里有些面目猥瑣的人掌着油烟弥漫的灯在走来走去。他們都是靠“方舟”的貧困过活的：买卖旧鉄器的小販，做旧衣服生意的商人，还有要实物抵押的放高利貸者。他們在一堆堆破旧东西中間細心地翻檢着。黑暗籠罩了他們；使貝萊时常联想到兒童时代听过的神仙故事里面的“地下妖怪”。

他小时候看見过山崖忽然裂开，他战栗地望見里面的侏儒在埋藏他們的財宝。在这里，这些人来来往往，活像許多貪婪的妖怪，正在“方舟”里那些得过且过的居民脚底下摧毀他們的基礎，直到有一天这些居民会跌进地下室里来，給他們連皮带骨地吃光。总而言之，神仙故事中的可怕的一面絕對不是假的。

有一天，黄昏时候，貝萊放下工作出去办工会的事情。几天以前，畢勃曼喝得烂醉地从楼梯上摔下来。在楼梯底下，差不多全区的孩子都圍繞在他跌死的地方。在火柴的亮光中，他們可以清楚看到地上有一个像人形似的黑影。这使他們看得非常起劲。

貝萊走出門，站在那个做旧衣服生意的老太婆的窗口。畢勃曼老爹的工具已經陈列在她的櫥窗里了。原来她的魔爪也伸到这些东西上面了。她嘴里咀嚼着一塊吃不飽的黄油面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搜搜这样，翻翻那样，形容猥瑣，令人看了生出厭惡之心。她一听到头頂上有什么声音，便瞿然吃惊，为她那些造孽錢担心。貝萊需要一塊新的研光鉄，就走进去把畢勃曼的那一塊买下来，可是不得不和她爭論一番价錢。

“你对我的提議考虑过沒有？”在交易做成后，她問他。

“什么提議？”貝萊完全莫名其妙。

“那就是放弃你的鞋匠工作，来帮我做生意。”

原来是这件事！不，貝萊还没有考虑透。

“我以为没有多考虑的必要。我出的工钱比你干别的工作收入多，并且也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过是给我接送东西。主要是为了我要一个男帮手。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我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

原来她有几千克郎，藏在这地下室的各个角落里，需要一个人来保护。貝萊很懂得她的意思，她已经不止一次地给他谈过这件事了。

“我可不能做这种人——靠穷人过活，”貝萊微笑着说。“万一我打破你的头，把你攒的钱拿去散给穷人怎么办？”

那老妇人吃惊地呆望了他一会。

“呸，怎么说出这种怪话来！”她抖索着说。“开这样的玩笑，是没有良心的。你走后我不敢再在这地下室里住下去了！你怎么好拿性命关系的事情来开玩笑？你看我日日夜夜的在这里辛辛苦苦，也就是求一分衣食，可是我一点积蓄也没有，我可以对上帝发誓，什么也没有！人家说我有钱，完全是造谣！人人望着我都好像在说：‘我想杀死你，把你的钱弄到手！’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雇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帮忙。我明明没有钱，别人硬说我有，这就害苦了我。这里有的是坏人，随时会来害人的。”

“你既然什么都没有，那就可以放心了，”貝萊用戏谑的口气说。“空肚子不怕做恶梦！”

“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当然总有一些东西的！你可晓得，貝萊，”她说便显出一副谄媚的神情很信任地挨近他，“曼丽快要回来了，最迟不会过这个夏天。她在外国赚了許多钱，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况且她还是很年轻的。你看怎样？她最近的一封信里，还叫我给她找一个丈夫。只要人生得漂亮就行了，因为她的钱

尽够两个人过活。她想在贵族区租一所大房子，有一辆自备马车，和她的漂亮丈夫过快活日子。你的意见怎么样，貝萊？”

“好，这当然是值得考虑的事！”貝萊精神抖擞地回答。

“考虑？这还需要考虑吗？多少穷贵族都会马上吻我的手，答应下来呢。”

“可是我不是一个贵族，况且现在我得出去了。”

“你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那老妇人动手去翻一只抽屉。

“不。”貝萊只想脱身。这些沾着地下室的霉气味，又染着老太婆的脏手印的照片，他看过不止一次了。出现在这些照片上的曼丽，有时在聖彼得堡的什要剧场里演唱，细瘦的身材，穿了条子的衣服，像一只有斑纹的野猫，有时赤裸着身体，只披一件白色毛皮斗篷，混在一群俄国军官中间——那老太婆说这些都是王爷。还有一张在水中拍的，她在一只大玻璃池里的奇花异草间游泳，身上不穿衣服，只披了一身金色的鳞片，还戴着些钻石首饰。她的身体很健美——这是他无可否认的；但是她只要脱光身子，便能使许多豪阔的王爷头脑发昏，甘心拿出成千累万的钱来给她，这却不是貝萊所能理解的了。而他现在居然可以娶她来做妻子，还可以得到她积攒起来的那些钱，岂不更是滑稽可笑！

貝萊快乐地走到了闹市。天在下着蒙蒙雨；从街灯和橱窗照下来的光反映在路面上，街道显得异常光亮。他走着走着，觉得自己所想的已不是日常的生活了。那个专靠“方舟”里的穷人为生的肮脏老太婆，居然有一个像血吸虫那样剥削富人的美丽女儿，还有他自己，生着“幸运鬃髮”的小貝萊，也居然成为故事里的那个鬃髮的学徒，变成了幸福的王子。这岂不是盼望已久的神仙故事，终于实现了吗！

他想到这些，便仰天大笑。一向总是很痛苦地感到深受侮辱

的貝萊，現在居然發現了人生的諷刺。

那天晚上他要訪問的是拉巴貝區。貝萊早就开好了一张名单，按着这名单分区訪問，免得走不必要的冤枉路。他首先去找住在史密斯街上的一个給人打帮工的补鞋匠；他是梅耶尔手下的一个常雇工人，貝萊准备要进行一場艰苦的斗争。那人却不在家。

“但是你可以給他簽上名，”他的妻子說。“我們最近还談起过这事，我們也認為这样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女人使貝萊很滿意。別的女人听了貝萊來訪問的目的，便会推說丈夫不在家，并且会立刻把門关上；她們很討厭他來打擾。

他走遍園丁街，炮台街，挪威街上的几家人家，从后院进去，摸上黑暗而狹窄的樓梯，走上閣樓，或是走下到地下室。到处都是一样的貧窮；所有的鞋匠，毫無例外地，都住在最坏的小窝里。这个圈子兜下来毫無結果；有的已經搬走了，有的已經不在京城里了。有的說是要再考虑考虑，有的干脆回絕了他。对于犹豫不决的那些人，貝萊打算下次再去，他相信可以說服他們的；其余的他暂时丢开，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去找他們談——他們迟早总会参加的！遭到失敗并不使他灰心，即使只征求到一个會員，他也感到高兴。这是一种需要有耐心的工作，而耐心正是貝萊具备得最多的东西。

他轉进猎戶街，在一座营房式屋子里一直走到頂樓，敲一扇房門。開門的是一个长着稀疏的鬍鬚的瘦长男子；这人就是彼得，貝萊在蓬霍尔姆时代的师兄。他們很高兴地談起他們的学徒时代，故乡的作場和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对于师傅叶貝是沒有好話的，可是談到那位少师傅他們心上却还觉得温暖。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到他，”彼得說，“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短命！”

彼得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他的住所给人以孤苦伶仃的印象。他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个满街乱跑的淘气孩子；但是在他的那双似开似闭的眼睛里，却闪亮着一种敌意和倔强。貝萊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使他改变成这个样子。他脸色苍白而呆板，很像那些“换过一张新皮膚”的人，可是从他的談話里，却又分明看得出他并不是一个“聖徒”。

“你听我說，彼得，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不是我們一起的人？”

彼得脸上現出一副苦笑。“我們一起的人？这話好像在問：你認識了耶穌沒有？难道你成了个傳教士嗎？”

“你也可以这样說，”貝萊坦率地回答，“只要你肯加入我們的組織，我們少不了你。”

“不見得吧。只要你自己肯干，我不相信会少不了什么人。我样样都試过了：教會也好，宗派也好，对任何人都沒有用处。他們只要多一个听众，名单上多一个人罢了。天下烏鴉一般黑！”他眼望着空中陷入了沉思。忽然他把手一揮，仿佛赶走什么东西似的。“我什么也不信了，貝萊！天下沒有一件事情值得相信的。”

“那么，穷人的命运能改得好，这件事情你信不信？你不想参加这个运动嗎？”

“我有什么参加的必要？他們不过想多賺些吃的；我所需要的一点点口粮，我自己很容易就能賺到。只要他們能把我当个人看待，而不把我看作仅仅是一架需要抹一点潤滑油的机器，至于說，做一条瘦狗或是肥狗，在我是無所謂的。”

“他們不久就会这样做了！”貝萊保証似地回答。“只要我們團結起来，他們也就会尊重我們个人，还答应我們个人的要求。你要知道，穷人是有力量的！”

彼得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动作。

“要我去揍别人一顿，叫他看得起我，这有什么意思？我真不想干！但是如果他们能自觉地看得起我，并且自觉地说：‘瞧，这个人也是由上帝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他的思想和感觉完全和我一样！’我要的是这样的看得起。”

“我实在听不懂你所谓‘人’是指的什么，”贝莱烦恼地说。“当我们有许多合理的事情该做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去碰壁？我们要组织起来，看我们是不是能脱离奴隶的生活。以后便人人都可以称心如意了。”

“好罢，好罢，既然那么容易脱离奴隶生活，为什么不干呢？把我的名字写上好了！”彼得说，语气里微微带着一点讽刺。

“谢谢你，同志！”贝莱快乐地和彼得握握手说。“还希望你为运动做点事！”

彼得悵悵地望望周围。“你在这样坏的天气里出来奔走，”他说着给贝莱照亮了路，送他出门。

贝莱沿着教堂街，往北走向北桥区。他想去找莫尔顿。风把公墓围墙里树上的枯叶都吹落下来，细雨一阵一阵地打在他的脸上。他紧挨着公墓墙脚走，以避风雨，低了头向前奔。他的心情很畅快：又发展了两个新会员！情况慢慢地好起来了。但是彼得怎么会变得这样古怪！“人”这个字在贝莱耳朵里听起来，简直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不管怎样，他已经把他吸收进来了。

突然他听见背后有脚步轻轻地跑上来。一个人影出现在他身旁，把一个小包塞在他胳膊里，也不稍稍站住一下。这人往前跑不多远，便不见了；贝莱觉得他好像爬进公墓围墙里面去了。

他在一盏路灯下面立定，惊奇地察看那个小包。这个包用带子扎得紧紧的，上面写着“交给母亲”，笔迹很为粗劣。贝莱不用多

想，看到“母亲”二字似乎立刻就清晰地听到費迭南的嗶嗶的声音。

“現在弗兰逊太太可以高兴了，”他一边这样想一边把小包放进了衣袋。最近一礼拜来她沒有得到过費迭南的任何消息。他当然不敢再到克利斯丁灣里来。貝萊不明白費迭南怎么会找上他的。也許他就是躲藏在拉巴貝区里吧？

莫尔頓正在一本厚厚的抄本上写着东西，貝萊进去的时候，他連忙把它合起来。

“这是什么？”貝萊問，想翻开来看看。“你还在写習字帖嗎？”

莫尔頓窘急地把手按住抄本。“不是。……唔，告訴你也沒有关系，”他說，“我写了一首詩，不过你不許說出去。”

“念給我听听，”貝萊請求他。

“可以；但是你得先答应我，不对別人去講，不然的話，人家会以为我發疯了。”

莫尔頓感到很窘，念起来有点結結巴巴。这是一首描写穷人的詩，穷人使尽气力把整个世界托在他們的伸起的手上，忍受似地望着上面那些正在尽情享乐的老爷們。这首詩的标题是：“讓他們死罢！”每一节末了都有这样一句叠句。現在莫尔頓的兴致提起来了，他又給貝萊念了一篇很有趣味的关于穷人为面包而斗争的小說。

“好得很！”貝萊兴奋地喊。“簡直好得要命，莫尔頓！我可不懂你怎么会写得出来，特别是这首詩。你真是一个詩人。我常常想到，你有一种特别的本领。你对一切事情都有你自己的看法，不肯随便改变你的主张。但是你为什么不写些伟大而感动人的值得一讀的东西呢？写我們穷人的事情是沒有什么趣味的！”

“可是我却觉得很有趣味！”

“不，我不明白。我們穷人能有什么有趣味的故事？”

“那末你不相信我們的偉大的將來嗎？”

貝萊當然是相信的。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會一下子變成英雄啊！”

“你想讀的是公侯勳爵的故事！”莫爾頓說。“你們全都是這樣的人！你們把自己看成一個下流的賤民。不錯，正是這樣！不過你們自己沒有覺得罷了！這就是你們的奴隸性；社會的上層階級把你們看做奴隸，你們自己也就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看做奴隸。儘管你板着臉不肯承認，這到底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你不要聽關於你自己這等人的故事，因為你心裡不相信他們會有什麼出息。不，你要聽的是上流人，是有錢人的事！你們寧願唾棄自己的過去，唾棄親生的父母，只想爬上去自己也做老爺；因為達不到這個目的，便想在書本里去找。”莫爾頓愈來愈激動地說。

“够了，够了，”貝萊安慰他說，“也不見得壞到這個地步吧。”

“是的，已經壞到這個地步了！”莫爾頓憤激地說。“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因為你還不明白人是神聖的，也不明白人和人是絕對平等的。”

“人是神聖的嗎？”貝萊笑着問。“但是我並不神聖，而且我覺得你也並不神聖！”

“為你設想，我希望你是神聖的。”莫爾頓誠懇地說，“否則你就簡直是一匹馬或一架機器，會做工罷了。”

于是他住口不說了，好像這個問題已經談明白了似的。莫爾頓這種欲言不言的態度使貝萊嚴肅起來。他本來還想和莫爾頓辯論下去，但是莫爾頓是一個看事情很深刻的人，也許这里面確有他自己還不了解的地方。

“我知道，和你比較起來，我不過是一個鄉巴佬，”他和我氣地說，“但是你不必為這件事情動氣。我且問你，你還記得彼得嗎？他和

你的弟弟揚斯和我一起在叶貝手下做学徒的。他也在这里，我刚才会见他。他也和你一样，看事情很深刻，可是他摸不到底，这一点跟你不同。他对整个世界都不相信，对一切都没有兴趣。要是能和你谈谈，对他倒是有好处的。”

“我可不是先知——还是你像一些，”莫尔頓譏諷似的說。

“也許你能給他說些話鼓勵鼓勵他。我只是一个搞工会的人，在这方面很不够的。”

在他回家的途中，貝萊仔細想着莫尔頓的話，但是他不得不承認他实在不很懂得。不，他并不需要在自己头上罩上什么神光聖暈；他只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心只想有所活动而已。

第九章

貝萊从別克師傅的作場里赶回家来，脫下外衣和背心，馬上把头浸在一桶水里。他一边揩拭头面，一边跑到那“小人家”去。

“你們要跟我出去嗎？我有几张晚会票子，要去就得快些。”

姐弟三个正在围着桌子玩紙牌。爐火發着畢畢剝剝的爆裂声，还聞到一陣咖啡的香气。他們做完一天的工作已經覺得很累，不想再穿起衣裳出門。你看得出他們在家里感到多么舒服。

“你还是把票子去送給安妮和她的媽媽，”瑪麗說，“她們从来沒机会出去。”

貝萊一边穿衣服一边盘算。唔，这有什么不好呢？过去的事情老記在心上也太蠢了！

安妮不願意跟他出去，她像一位正在梳妆的太太似的低头坐着，連望也不望他一眼。但是楊生太太馬上接受了邀請，很快地換

上她最好的衣服。

“我們好久沒有一塊兒出去了，貝萊，”一起走到街上的時候，她高興地說。“你近來很忙，聽說常出去開會。一個年輕人總有這些事情的。你得了些什麼好處？”

“當然會有些好處，只要你肯出力！”

“那麼，得到些什麼呢？是不是和我年輕時候一樣，又要吃掉德國人了？還是另有別的事情？”

“我們只想把生活改變得稍為幸福一些，”貝萊靜靜地回答。

“哦，你們就只是為了要幸福嗎？那一定會得到的！”楊生太太大笑着說。“在我年輕的時候，人們也都是到京城里來找幸福的。我到这里來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時我才十六歲。年輕的姑娘不到这里來找好處，還該到哪兒去找呢？交朋友很容易的——这里有的是願意和穿破舊鞋子的年輕姑娘一起玩的人，他們還送給她們各種好東西，每天都給她們帶來新的快樂。但是有一天我遇到了一個人，他對我非常好，他自己也有信心。他說，如果我們兩個在一起准能夠創造永久的幸福。那時他像我一樣，是一個兩手空空的窮光蛋，但是他肯苦幹。他是個工作能力很強的工人，他認為我們倆只要肯努力，一定能夠建立起安逸而幸福的生活，有很多的收入，還有一個舒適的家庭。幸福，你瞧罷，很容易！……他一心只想做一個老板，老是當職工能有什麼出息呢？我們不只一次地攢起了一點積蓄，以為從此可以過好日子了，誰知屢次遭到不幸，把我們所有的弄得精光。災難永遠像一隻凶鳥似地盤旋在窮人的屋頂上，你要想趕走它，就得有一根長棍子！我們才得稍稍抬頭起來，總是又有災難來了。他生了整個冬天的病，我們只好靠典當過日子，把東西一樣樣地送光。到了沒有東西可當的時候，再把當票去押借。”說到這里，這位老太太不得不停下來換換氣。

“我們跑得这样快？”她气喘吁吁地說，“好像世界都从我們身边飞去了！”

“唔，什么都不剩了！”她开始又往前走，接着說。“从此他沒有勇气重整旗鼓了，因此我們便搬到‘方舟’里来住。他賺到几个錢，就去找他自己的安慰，但是，你知道我那时身上怀着安妮，他的安慰就是我的苦痛。她的出世，就像我們苦难中得了一件礼物；但是他却不喜歡她，因为我們的繁华梦遺传在她身上了。她繼承了我們这种梦想——这个可怜的孩子——想从破布和污泥里兴家。你沒看見她呢，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便把垃圾箱里拾来的破烂东西做出堂皇富丽的排場。‘这是什么？’有一次楊生問她，这时他比平时醉得稍好一些。‘这是鋪地毯的講究房間，火爐旁边那一間是你的，爸爸。但是你不可以随地吐痰，因为我們是有錢人。’”

楊生太太說着哭起来了。

“于是他在她头上打了一下。‘閉嘴！’他不但咆哮，并且还吓唬孩子。‘我不要听你这些鬼話！’他到最后几年就变成这样的人。我不怕說，他在陰沟里淹死之后，我們的生活倒反而过得輕松了。可是，我可以寻欢作乐的青春，早已牺牲在他那些痴心梦想里了。現在我只好給人家翻制旧軍褲，弄得滿屋子灰塵，一天翻一条，賺一个馬克。安妮还是半痴不呆的。說什么幸福，談也別談起！‘方舟’里的人誰不是开头坚信有美好的前途？誰也不是自願住到这个大杂院里来的，可是誰都不得不住进来。这里的人，誰能保得住他每天的面包。不錯，奥尔逊家道还过得去，可是她們是靠女兒出乖露丑換得来的。”

“所以越加應該努力工作啊，”貝萊說。

“不錯，說說是容易的。但是和不可克服的事情去斗争，誰都会很快就把气力使尽。不，还是听其自然，趁年輕的时候快乐快乐

罢。你不要见怪我这个老太婆跟你一路發牢騷吧。好了，現在我們去快乐快乐罢！”

于是她又显得很高兴了。

“你挽着我走罢，就像一对爱人那样，”貝萊打趣地說。

老婆婆挽了貝萊的胳膊，腰脚輕快地走得很年輕的样子。

“唔，要是我还年輕的話，我准会叫你放弃了你这种傻花样，”她笑着說，“我会拖你去跳舞的。”

“可是你沒有讓楊生放弃啊，”貝萊反駁她。

“是沒有，因为那时我太輕信他了。但是現在我決不再讓人家夺去我的青春了！”

晚会是在北桥区一条横街上的一个大会堂里举行的。这是一个宣传性的娱乐晚会，对象主要是青年人，但是也有許多姑娘和她們的母親一道来。有一个节目是詩朗誦，这首詩叙說一个正直的铁匠在一次罢工中牺牲了生命。

“这当然是很好，也很感动人，”楊生太太輕声地說，还激动地把手帕擦着鼻子，“不过我却喜欢有点引人發笑的节目。貧穷苦恼的故事，我們天天看見的也够了。”

随后是一个手艺人的歌咏小組上去唱了几个歌。后来是一个老年的工人領袖上台去报告了工人运动的初期情况。他报告完后，就問有沒有人願意帮助他來作补充講話。显然，这个晚会的节目准备得不够充分。

會場上全無热烈生动的气象。妇女們感到沉悶無聊；男人坐在那兒等候有人上去發表激烈的演說，他們中間大多数都是貝萊在討論会上見过的。甚至那些青年人都板着脸，一望而知是一种不出声的質問。这些平淡無奇的节目压不熄他們心头的火，因为他們的心里充滿了期待好时代到来的热望。

貝萊对于这个晚会的毫無生气感到痛苦；他热血沸腾地滿怀着要行动起来的情緒。这是一个鼓吹团结的大好机会，如果輕輕放过了，沒有利用，該多可惜！妇女們正需要一点鼓励，不論是工厂女工，或是拖住丈夫后腿的家庭妇女。而台上却只是唱唱歌，念念無聊的詩，把時間糟蹋掉！于是他一跳就跳到台上。

“你們这些好听的詩歌固然很好，”貝萊憤激地說，“但是对于沒法生活的人可毫無用处。教士和狗都靠一张嘴巴过活，但是我們如果想得到点什么，就只有靠这一对拳头。我們为什么听来听去，老是这些空話和說教？难道我們还不知道我們要的是什么嗎？人們說我們已經做了一千年的奴隶，那么我們早已有了足够的時間可以想想了。为什么我們大家都在等候着，准备着，可是到了今天还做不出任何事情来？难道竟沒有一个有勇气的人来領導我們嗎？”

这段講話引起了热烈的鼓掌，特别是青年們最起劲，他們都跳躍欢呼。貝萊下到台来，滿头大汗。

那位老年領袖再度登台，向参加节目的同志們道謝。他又带着笑容向貝萊致謝。看到青年人心里还有热情在發揚，他表示欣慰，虽然他以为用在这个会上不很恰当。老年人領導这个运动渡过了艰难的时期，但是他們决不反对青年人来显显身手。

貝萊想站起来答复几句，但是楊生太太紧紧地扯住他的袖口。“算了罢，貝萊，”她担心地輕声說，“別做得太过火！”她不放手，貝萊只好坐下来，以免惹人注目。他两脸發烧，气喘吁吁地，仿佛刚跑上了一个山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上講台，完全是憤激驅使他上去的。

群众开始站起来走动。“完場了嗎？”楊生太太問；貝萊看得出她感到失望。

“不，不，我們還要去吃点東西，”他說着，把她帶到后廳的一張桌子上。“我該要些什麼？”

“我喝咖啡。你應該來一杯啤酒，看你這樣熱！”

貝萊也要了咖啡。

“你這個人真是可笑！”楊生太太笑着說，“先是在一大堆不認識的人中間起哄，隨後又來和我這樣的老太婆坐着喝咖啡！這裡有這麼多的人，差不多像個節日了！”她的眼光亮亮的，臉孔紅紅的，坐在那兒左顧右盼，像一個參加跳舞會的少女。

“多放點奶油，貝萊，你放得太少了——這倒是真貨。”

那個上台報告的領袖走過來要和貝萊認識認識。“我從你們工會會長那兒聽到過你，”他說着伸手給貝萊。“我很高興能和你認識，你的工作做得很好！”

“哦，這算得什麼，”貝萊紅着臉說，“不過，如果我們認真的干，是會有很好的成績的。”

“我很知道你是個急性子，”那老人含笑回答，“青年人全都是這樣的。但是，一個想認真做一點工作的人，必須能夠懂得適可而止。”

他拍拍貝萊的肩膀便走開了。

貝萊覺得周圍的人都在談論他。“我上台去莫不是做了他們的笑柄吧？”他暗自想。他旁邊站着兩個青年人，一直在斜眼望他。忽然他們向他走過來了。

“請恕我們冒昧，來和你握手！”其中的一個說。“我名叫奧多·斯多爾倍，這是我的弟弟，弗雷得力克。你剛才的發言很對，我們要謝謝你！”

於是他們站在那裡和貝萊交談了一會。

“我們的老人家也一定高興和你會會面，”奧多·斯多爾倍說。

“你肯上我家去談談嗎？”

“今天晚上不方便，我有人在一起，”貝萊回答。

“你尽管去，你尽管和他們一起去！”楊生太太說。“那兒有幾個从克利斯丁灣來的人，我可以跟他們一路回家。”

“既然我們一起出來了，總得陪你玩個暢快。”貝萊笑着說。

“真是罪過！我玩得夠了，已經有點昏頭昏腦了。你管自己去罷；這是我三十年沒有說過的話。謝謝你，陪我出來玩！”

她真誠地笑着。

斯多爾倍家住在榆樹街上的一所新建工人宿舍的二層樓上。樓梯很寬大，房門上釘着一塊搪瓷的姓名牌。一位衣服整潔的老太太來給他們開門。

“這位是我們的同志，媽，”奧多說。

“歡迎得很，”她說，握着貝萊的手，看了他一会儿。

建築工人斯多爾倍正坐在餐室里看“工人報”。他只穿着襯衫，把粗壯的手臂擱在桌上。他喃喃地念着，沒有注意到屋里來了客人。

“爸爸，這里有一位你高興見見面的客人，”奧多說着，把手放在老人的肩膀上。

斯多爾倍抬起頭來望望貝萊。“你是想加入工會吧？”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支着桌子，費力地站立起來。他身子高大，頭髮略帶灰白，臉上沾着石灰水的斑點。

“你老是想着你的工會，”斯多爾倍太太說，“你大概以為工會里就只有你一個人，是不是？”

“不錯，媽媽，入會的人是越來越多了，但是我總是頭一個。”

“我已經加入工會了，”貝萊說，“不過不是你們這一行。我是個鞋匠。”

“鞋匠，在工人中間，這是一門苦行業，但是究竟還可以成為一個老板，可是我們建築工人，現在却做不到。因此，這里頭就大有分別，一個人如果不得不一輩子做工人，他就越加有熱心去改良自己的地位。你懂得嗎？這就是為什麼鞋匠業工會發展不起來。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各人在自己家里工作，很難取得團結。但是他們當中現在新來了一個人，似乎有能力改變這種情況了。”

“對啦，這個人就是他啊，爸爸，”奧多笑着說。

“該死，我真是個糊塗蟲！讓我再和你握握手罷。祝你的計劃成功，青年同志！”

他就緊握着貝萊的手。

“我想我們該來一點啤酒了吧，媽媽？”

斯多爾倍和貝萊馬上就談得很投機。貝萊真是得其所哉。直到現在他才找到了工人運動的核心。他問了許許多多問題，那老人便不厭其詳地給他暢談工人組織一年一年發展的情況，從丹麥只有一個工會會員——就是他自己——的時候談起，一直到現在。他對於各個工會的人數，以及每一個工會的發展情況，都有很詳細很正確的了解。兩個兒子也坐着靜聽。他們如果要說什麼話，總等到老人家對他們點頭表示他的話已說完了才開口。小兒子弗雷得力克是一個建築業的學徒，他稱呼他的父親決不說“您”，老是用第三人稱，他的接二連三的“爸爸說，爸爸以為，”貝萊聽了感到非常奇特。

他們正在談論的時候，斯多爾倍太太推開了一扇通到另外一個更齊整的房間里去的房門，請他們進去喝咖啡。餐室里的整套充柚木大餐桌椅和柔軟的馬鬃沙發，已經給了貝萊極好的印象。可是這一間里更有一套大紅絲絨椅子，一張胡桃木的八角形桌子，鑲嵌着黑邊，彎曲的仿古式桌腳，一個架子上陳設着許多零星瓷

器，多數是精緻的小擺設。牆上挂着幾張工會開會的照片，還有幾張工場的照片，有一幅是正在施工的大建築，腳手架上滿是砌磚工人，身邊放着石灰桶，他們手里不是拿着工具，便是啤酒罐子。沙發上邊的牆上挂着一大幅半身人像，這人穿着西班牙式的短褂，黑黑的臉兒，顯得很英俊。他有點像充滿了遐想的探險家，又有點像軍人。

“這就是我們的大師，”斯多爾倍站在貝萊身旁，莊嚴地解釋道，“工人運動的基礎完全是他一手建設起來的！”

他望着画像沉思了一刻，默不作聲。然後嘆息了一聲，搖搖頭退了回來。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老人突然說，“他身邊時常有許多美麗的女人。但是當他發表演說的時候，她們都站得遠遠的，因為在這種時候，他心里的火燒起來了，那時他就喊出‘前進呀，大家！’那怕最懶惰的人也會給他鼓動起來。”

“那麼他已經故世了嗎？”貝萊很感興趣地問。

斯多爾倍沒有回答。“唔，”他只是說，“我們來喝咖啡罷。”

奧多向貝萊映映眼，分明表示叫他別再問下去。

斯多爾倍坐着凝視他的咖啡杯子，後來忽然抬起頭來。“有些事情是不容易了解的，”他很莊重地說，“不過這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要是沒有這位大師，我和其他許多的人，今天都不可能在幸福的家庭里做父親。在我們青年同志中間，向來有不少能干的人，但是，越是能干，照例越容易潦倒。因為一個人如果沒有辦法使出他的才干，他自然會牢騷失意，終於有一天，他會喝起酒來，借酒澆愁了。我從前豈不也是這樣嗎，總覺得好像缺少什麼似的，於是我也喝起酒來了。但是那時候，我發現了工人運動，我敢說，當時還沒有這種運動呢。它還沒有成熟，可是人們覺得它正在到來了。

我們就像狗似的嗅着，想發現它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人說……‘在這裡了！’另一個人說：‘在那邊了！’但是等到你跑過去一看，只看見幾個餓漢，在自伙里你爭我奪。爭奪些什麼，鬼也不知道。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大師來啦，他就像閃電一樣給我們照亮了路。因為他能夠很正確很詳細地指出我們的毛病，雖然他不是我們這個階級的人。從那時起，我們便不用另外去尋找好人了——在我們自己的運動里也找得出好人來的！人數雖然不會多，可總是有的。”

“但是現在它可以一帆風順了。”貝萊說。

“不錯，現在是到處都在哄動了。但是這靠了什麼人？還不是靠了我們這些老兵，還有他，掛在牆上的那位！”

後來，斯多爾倍便談一些旁的事情，但是話題自然而然地又回到工人運動上。這一對夫婦簡直是以工人運動為他們的生命似的。他們都是勇敢而誠實的人，他們把人類簡簡單單地分為兩類：一類是贊成這運動的，一類是反對的。貝萊在這屋子裡，覺得呼吸特別輕快舒暢，因為這裡的空氣也好像充滿了社會主義的氧氣。

貝萊注意到靠牆放着一只大箱子，有四只彎屈的箱腳支着。箱上密密地釘着鐵釘，看上去像一只文件箱。

“那是放旗幟的，”斯多爾倍太太說。但是她立刻就惶恐地不說下去了，因為看見老头兒皺起了眉頭。

“唔，還好，你是一個好人，”他說。“在你面前不必隱瞞！”

他從寫字台的一個秘密抽屜里取出一個鑰匙來。

“現在危險不怎麼大了，不過仍然要小心謹慎。這是我們担風險的時期保存下來的東西，那時候警察到處搜抄我們的旗幟。有一天晚上，大師親自把這面旗幟卷在他大衣里面到我家來，他對我說，‘這面旗交給你保衛罷，斯多爾倍，你是我們中間最可靠的人。’”

于是他在他的太太的帮助之下把那面大旗展开。“你瞧，这就是‘国际旗’。样子有点残破了，因为它经过许多灾难。在共产党员大会上，当军队用枪弹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它飘扬在演讲台上，号召我们团结。当它在我们头上飘展的时候，我们仿佛在向它宣誓。警察懂得这道理，所以千方百计想夺取它。有一次大会正开得热火朝天，警察又来抢旗了——但是到底没有抢到手！以后警察便进行严密的搜查，这面旗便不得不辗转地藏起来，藏在我家里已经不止一次了。”

“是的，有一回我们正在吃晚饭，警察冲进来把爸爸抓了去。他们满屋子的翻箱倒箧，还把爸爸拖去坐牢，也不说明理由。那时孩子们都还小，你可以想像得出我是多么苦恼。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放他出来。”

“不错，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把旗子拿到手，”斯多尔倍说着便哈哈大笑。“我早已把它转给别人了，在那些日子里，它是决不在一个地方放长久的。现在它比较太平了，妈妈和我们大家的生活也一样。”

两兄弟不声不响地站着望这面历尽风波的大旗，仿佛就是工人们鲜红的热血。在贝莱眼前，一个新的世界展开了。这时他才觉得，一向燃烧着他的心灵的热火，似乎并不算得狂妄；原来当他还在家乡做野孩子，玩幼稚的游戏或牧牛的时候，已经有勇敢的人在从事工作，给工人运动打定了基础。他觉得周身火热，血液涌到头顶。要是他，贝莱，有一天能够在压迫者面前挥动这面光荣的旗帜就好了！

“可是现在，它放在箱子里，给人忘了！”他沮丧地说。

“它只是在休息，”斯多尔倍说。“忘了，说得也不错，警察想不到它还存在。但是如果你如果把它挂在旗杆上，你就会看见有许多同

志立刻拥到它周围来，老的少的都有！这块布上是有火的——真正的火，永远扑灭不了的火！”

他們小心翼翼地吧旗子折好，放回箱子里。“就是現在，也还不能在外边講到这旗帜！你懂得嗎？”斯多尔倍說。

外面有人在敲門。趁弗雷得力克去开門的当兒，斯多尔倍連忙鎖上箱子，把鑰匙藏起。大家提心吊胆地面面相覷，站着靜听。

“是爱倫，”弗雷得力克說着回进房間里来，背后跟着一个高个子，黑头髮的姑娘。她的姿态很端庄，脸上蒙着一幅面紗，在嘴唇边的紗上，她呼出来的气凝結成一片珠网。

“啊，原来是你！”斯多尔倍笑着說。“多傻气，我們怎么会这样紧张，还跟从前一样呢。在这深更半夜里你怎么还在街上，天气又这样坏！”他关心地望着他的女兒，显然看得出她是他的掌上明珠。从外表看，他們却并不相像。

她向貝萊只是略一点头，但是却注意地望了他一眼。她那一种沉靜端庄的气度，立刻就使貝萊感到傾慕。她穿着一身毫無裝飾的深色衣服，但是衣料却是很好的。

“你要不要換換衣服？”母亲一边給她解大衣扣子一边問。“你身上全湿了，孩子。”

“不，我馬上还要走的，”爱倫回答。“我只是回来望望你們。”

“可是現在已經很晚了，”斯多尔倍啾啾地說，难道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嗎？”

“是的，今天不是輪到我休息。”

“唔，今天又不是？唉，好一个标致的奴隶，要做到夜里十一点鐘！”

“沒有办法啊，爸爸，你罵我也沒有用，”爱倫和顏悅色地說。

“不，你不用出去工作了。要我們的孩子到老板家里去当差，

太沒有意思了。你說我這話對不對？”他轉向貝萊說。

愛倫格格地笑起來。“不是大家都一樣嗎，爸爸不也是給老板工作嗎？”

“話是不錯，不過這完全是兩回事。我們有規定的時間，從幾點做到幾點，做完就沒事了。你這種家庭工作就不同了；你得一家家的去干各式各樣的骯髒活兒。”

“可是爸爸沒有力量養我在家里啊。”

“這我知道，不過我還是不高興。況且你很可以另外找些別的工作。”

“對的，但是我不願意！我要有我自己安排的權利！”她果決地回說。

其餘的人都默默地坐着，神情不寧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斯多爾倍額上青筋怒張，臉色發紫，顯然很有點生氣。但是愛倫卻對他微笑着。隨後他就站起來喃喃自語地走到隔壁房去了。

老太太對愛倫搖著頭。她臉色都蒼白了，悄聲說：“唉，當心些，孩子？”

過了一會，斯多爾倍捧了一疊舊報紙進來，給貝萊看。愛倫站在他的椅子背後，低下頭來和他們一起看；她把胳膊擱在他的肩膀上，隨隨便便地撫弄著他的頭髮。母親扯著她的裙子。

這些都是1871—72年間的附有圖片的報紙。

時鐘在打半點；已經是十一點半了。貝萊急忙站起來，他竟完全忘記了時間。

“帶這個姑娘一道走罷，”斯多爾倍說，“你們是同路。是不是，愛倫？這樣你可以有個人作伴了。你和她一路走是沒有危險的，她是一個女聖人！”他的口氣似乎在对女兒賠不是。“有空請再來，我們隨時都歡迎你。”

他們在路上沒有多談話。貝萊覺得很窘，好像她老是在看他，打量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鼓起勇氣和她說句什麼話的時候，她的回答總是很簡單，而且還考察似地看着他。但是他仍然覺得這是一次有意思的散步，很願意多走一些時候。

“謝謝你的陪伴，”到了她要去的那家人家門口，她便停下來，貝萊說。“我很希望能再和你見面。”

“只要有機會碰到，當然可以，”她淡淡地說，但是她讓貝萊握了她的手。

“有機會！一定有機會！”貝萊快活地說。“但是你忘了道謝我送你的情啦！”

他向她微微地鞠了一躬。

愛倫驚訝地對他望了一眼，這一眼却使他呆住了。然後她慢慢地轉身走進屋裡去了。

第十章

有一天，放工以後，貝萊帶了剛做完的活兒到皇家御鞋匠那兒去交納。工頭收了貨，付清工資，便去分派工作給別人，讓貝萊站在那兒等。貝萊耐心地等候着，只是不時咳嗽一兩聲。這是他們的老規矩，你既然要工作，就得有耐性。

“你好像把我忘了，”他終於說，有點不耐煩了。

“你走罷，”工頭回答，“這裡沒有你的分了。”

“這是什麼意思？”貝萊吃驚地問。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你的事情完蛋了，難道你還不明白嗎？”

貝萊是很明白的，但是他要他們當眾說明辭退他的理由。

“我的工作有什么不好？”他問道。

“你太愛管閑事了，朋友！因此你不能好好地做你分內的工作。”

“我倒很想知道我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好，”貝萊倔強地說。

“混賬！我已經對你說過了！”那工頭咆哮着。

這時御鞋匠從後間的門口出來，看見了貝萊，就向他走來。

“你給我滾出去，馬上滾出去！”他怒氣沖沖地喊。“你以為我們會給搗我們蛋的家伙飯吃嗎？給我滾出去，你這個工會朋友！”

貝萊站着一動也不動，眼睛盯着他的老板，他只想一拳打在他的臉上，不甘心乖乖地被哄出去。“冷靜些，現在該冷靜些！”他對自己說。他臉上微笑着，但是他的嘴唇却在哆嗦，那御鞋匠和他保持着一段距離不斷喊着：

“滾滾，喂，工頭，快去找個警察來！”

“同志們，現在你們看罷，他把我們當成了什麼，”貝萊轉身背向着梅耶爾說。“在他眼里，我們是狗，就是這樣！”

許多人站在那兒，裝聾作啞地望着櫃台，不敢偏袒哪一邊。於是貝萊便揚長而去。

他望北橋區走去。一肚子的怒氣，不時發泄出一兩聲咒罵來。梅耶爾那邊的工作，對他本來是無足輕重的，因為工資很低，他只能拿來作為一點貼補。但是想到他們憑這一點微薄的待遇，就想來買服他，真可氣憤！而那些工人們站在那裡一個也不敢有所表示，好像他們把自己的精力技能供養這個家伙還不夠似的。梅耶爾就像一堵高牆那樣站在那兒，挡住一切真正的進步。但是他可別以為他能打擊得了貝萊，因為如果他真的動手，他准會挨到一拳回敬的。

貝萊立刻去找斯多爾倍商量這件事；這位年高的工會會員是

有丰富的經驗的。

“他本來是一個公然販賣奴隸的傢伙！”斯多爾倍說。“我們和這班人也打過交道的！‘我們跟你沒關係了，朋友，這兒沒有你的事了，我們不要用搗亂分子！’只要你稍稍挺撞他一下，他們就說，‘滾開，這裡用不着你！’我自己就曾經被他們像狗一樣驅逐過，媽媽老在家庭裏哭。我知道她心裡很痛苦，但是當我和她談起這件事的時候，她却說，‘堅持下去，斯多爾倍，你不要屈服！’‘可是你忘了麵包啦，媽媽，’我說。‘哦，我們的麵包嗎？我可以出去給人家洗衣服！’不過這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他們唱的調子已經完全不同了。現在老板見了我這個老斯多爾倍也得客客氣氣地脫帽了！……對付這個梅耶爾，我們該給他點顏色看看；我們要給他來一個抵制運動！”

貝萊並不反對。“要是辦得到就好了，”他說，“不過我們的組織似乎力量還不夠！”

“無論如何總可以試一試，要他吃點虧。為了破壞你的良心，他就打擊你的麵包，那麼你就對准他的荷包還手，因為這就是他的良心！即使沒有別的好處，至少也讓他曉得曉得你不是個奴才。”

貝萊還和斯多爾倍坐着多談一會。他心下很想會到愛倫，但是不敢問今天是不是她回家的日子。斯多爾倍太太留他吃晚飯，只等他的兒子們回來就要開飯了。但是貝萊沒有時間，他要去想辦法來進行抵制運動。

“那末，禮拜日請過來罷，”斯多爾倍太太說，“這個禮拜日是愛倫的生日。”

他踏着大步去找工會會長，禮拜日的邀請把他心上最後一點怒氣都驅散了。和梅耶爾鬥爭的展望又對他起了鼓舞作用。對於會長彼得遜，他相信是能爭取到他的支持的，只要他能起床的話。他自己從前也曾給那御鞋匠工作過，把他恨得如同瘋神一樣。據

說彼得遜發明了一種精巧的小東西——女鞋上用的改良鞋扣，但是他不知道該怎樣利用他的發明，他便去和梅耶爾商量。梅耶爾就把這東西據為己有，因為發明人是他手下的工人。他請得了專利執照，東西雖然小，却賺了許多錢。到彼得遜去要求他分一些利潤的時候，他就歇了彼得遜的生意。彼得遜自己從沒有和人談起過這件事情，只是坐在他的地下室里為這件不平事而氣憤，沒有辦法去算這筆賬。現在他把他的時間幾乎全部用來搞工會，想通過工會來復仇雪恨，但是工會始終沒有多大發展。他雖然盡有熱情，但是毅力不夠，外加他又患着肺病。

貝萊去向他提出他的計劃的時候，他激動得發抖。“仁慈的上帝，要是我們能搞垮他就好了！”他嘎啞地說，同時握緊他那雙已經給死神打上暗印的枯瘦的拳頭。“我很願意送掉我這條老命來看這個壞蛋垮台！你瞧這個！”

他嘴里喃喃地彎身下去，拿出一把磨得很鋒利的，裝着一個重木柄的鋸子給貝萊看：

“要不是我有孩子，我早已把它砍進他的肋骨里去了！”

他那雙灰色的，惶惑不寧的眼睛，閃出了森冷的亮光，使貝萊想起了發瘋的鐘表匠安克爾。

“唔，我懂得，”貝萊一邊說一邊按着彼得遜的手，表示安慰他。“但是犯不着做傻氣的事情，只要我們團結起來，我們自然會達到我們的目的。”

“你要組織鬥爭？”彼得遜說。“這個我現在已經不行了——我沒有氣力。但是你可以把我算做一個發信號的人，這樣我可以叫大家奮發起來。你呢，你就管維持大家的勁道。”

這一天沒有虛過；第二天晚上召開了一個會員大會。彼得遜首先發言，以一篇激烈的演說做了開始。他在不久以前吐過血，所

以脸色着白得和死人一样，眼珠在凹陷的眼眶里像火一样燃烧着。他站在台上，好像一个殉道者似的，坚称非斗争不可。全场便一致通过了抵制的决议。

此后便是貝萊起来发言，谈了组织战斗的一些问题。会里没有经费，所以每一个会员必须捐点钱出来接济失业的人；每一个会员都必须竭尽所能来阻止梅耶尔雇到新的工人。进行抵制不可有盲目躁急的步骤，不然的话日后会要懊悔的。最主要的是：人人都必须作思想准备，事先就意料到将要有种种困难，必须认清自己的责任。最后大家一齐欢呼三声，预祝胜利！

干这件事需要到处奔走，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像貝萊这样一个老是坐着工作的人，在外边多跑几趟也决不会叫苦。白天少做了的工作，他就在夜里补足；在梅耶尔那里失掉的活儿，就从克利斯丁灣本区的小店家老板那里领来弥补，因为快到圣诞节了，他们的生意正有忙不过来的趋势。

貝萊被辞退后的第二天，“工人报”的“劳工消息”栏上刊出了抵制的通告。“严格禁止应雇！”这好像就是貝萊亲口发出来的命令。他把这段通告从报上剪下来，在工作的时候，不时拿出来看看。这是貝萊干的——虽然没有说出来——貝萊和京城里最大的老板斗起来了。现在就要看看到底谁强！

现在貝萊常常到斯多尔倍家去。巧极了，他去的日子总是碰到爱伦休假的时候。于是他就陪伴她一路回工作的人家，一边走一边谈些正经事情。他们彼此都没有一点感情冲动，态度之间，都仿佛来日方长似的。貝萊把他的热情完全放在反对梅耶尔的斗争上。他对爱伦是很有把握的，尽管她看上去好像不容易接近。他心里好像有个声音在告诉他，她应该是这样一种人，而且将永远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的性格，就是所谓很难剥壳见肉的。但是他

覺得已經有些東西幫助他在她的心里成熟起來，所以他儘可不用着急。

有一天晚上，他像平常一樣送她到門口，他們站在那裡互道晚安。愛倫還是那麼矜持地伸手給他，簡直好像是很勉強的，握過手她就想走上台階。

“難道我們一輩子就這樣下去嗎？”貝萊說，緊握着她的手指不放。“你到底愛不愛我？”

她呆呆地站了一會，於是才湊過嘴唇來吻了貝萊一下——嘴唇緊閉着，像小孩子那樣機械地接吻。她已經走開了，突然又回來，摟緊了貝萊，熱烈而放肆地吻起來。她的態度這樣地狂放，使貝萊倒反覺得莫名其妙。原來他對她的認識還不夠。到他清醒過來的時候，她已經奔上後門樓梯了。他呆立在那兒，好像剛碰到一陣大火，只聽見她那好像被人追趕着的腳步聲。

從那天以後，她就完全變了樣。她的愛情好像在一夜之間到來的春天。她不能有一天不看見貝萊；出來买东西的時候就跑到“方舟”里來耽一回。以前那種矜持拘謹的態度沒有了；她的一舉一動都越來越熱情，像是從心里爆發出來的；和貝萊相會的時候，她不多說話，總是緊緊地偎着他，仿佛借以鎮壓一些痛苦，把兩手遮着臉。要是貝萊勉強她抬起頭來，她就繼續把眼睛緊閉着。然後才深深地換一口氣，微笑地坐在一旁，眼望着貝萊，低聲哼着曲子聽他說話。

她好像能一直觀察到他的內心底里；貝萊本來需要了解 and 認識他自己，有她在一起，就更有了自信。平時無論遇到什麼事情，他總是求助於他自己，靜聽從內心里發出來的聲音，可是還不免常常有些懷疑不決。但是現在，愛倫却肯定了他內心的一些思想觀念，正如她靜靜地偎依在他身上一樣的肯定。她的默然凝視像一

种自傲的呼声似的在他心里震动着，使他感到自己無比的富有。当她那样沉思地望着他的时候，她是在思想上和他的心灵相呼应。但是他并不知道她說些什么，也不知道她得到的是怎样的回答，当他問她一些問題，把她从这种仿佛入了魔的凝視中叫醒过来的时候，她才像从睡梦中惊醒似的透一口气，并和他接个吻。

爱倫的为人，非常忠誠老实，公正無私，很受她的东家們的器重。她没有什么別的企圖，她一心只想成为他的人——如此而已。但是在她那样如痴似梦的凝視之下，貝萊却自动地談到将来的計劃，仿佛是她鼓舞着他說出来的。她似笑非笑地听他講，好像在听一个神仙故事；但是她自己，似乎就完全没有想到将来。她似乎有一种隱秘的舍己为人的精神，使貝萊感到滿心温暖，抬头向着光明的路上走去。由于她这种舍己为人的热心，所以她家里都开玩笑地叫她“女聖人。”

对于自己能够参加到她家庭里去，貝萊觉得这是一种幸福。这一个家庭，在哥本哈根人的粗豪的性情底下，隐藏着一种家长制度的生活習慣。一切事情都以依照規矩和孝敬父母为原則，特别是父亲，他对任何事情都有决定性的發言权，他在家庭里的地位是任何人都不能僭越的。他放工回家，两个兒子爭着給他拿拖鞋来換，他妻子特別为他留下了好点心。小兒子弗雷得力克刚滿师，他想到有这么一天，可以成为一个正式工人，可以和老父亲像同伙一般地喝酒，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他們住的是一座寬敞的新建公寓，有三个房間，外加一个下房；对于見慣了同業們只住一个房間带一个廚房的貝萊說，这是了不起的。两个兒子都在家里膳宿，睡在下房里。家庭开支是共同負擔的；虽然全家都無条件地听从父亲支配，这并不是奴隶式的服从，只是照一般人家的規矩做而已。斯多尔倍在同業中是老前輩，

是有声望的工人，又是工人运动的元老，所以他說的話是沒有人反对的。

独有爱倫不尊重他的权威地位，敢于反对他，往往不是为了別的理由，就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她是独生女兒，又最得宠爱，所以能够这样做。有时候似乎斯多尔倍忍無可忍，要責罰她了，但是归根結底总还是他讓步的。

他对貝萊非常滿意，私下愈加佩服女兒有眼力。“你瞧，媽媽，我們这姑娘真不錯！她能够給自己挑一个好丈夫！”他会兴奋地說。

“是啊；我对他也毫不反对，”斯多尔倍太太說，“虽然他还有点多气，不过慢慢地会改掉的。”

“多气？不，你錯了，他有他的目的，她到底找到了主子了。”斯多尔倍得意洋洋地說。

那两弟兄也成为貝萊的忠实同志，他們都很尊敬他。

第十一章

抵制进行得不算好。梅耶尔的应付方法是召集企業主来开会，想組織一个同業公会，一致拒絕雇用工会會員。这样一来，工会便可以立刻被打垮了。但是事情并没有鬧到这个地步。許多小企業者固然害怕工人会自己成立作場来和他們竞争，可是他們本能地害怕大企業者更甚于害怕工人，所以不敢跟大企業者联合組織公会。在工業發展运动中有着一种趋势，就是把所有的企業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摧毁小企業者。此外，小企業者还和梅耶尔有宿怨，因为他牺牲他們的利益来扩张他的事業。

通过别克师傅，貝萊获得了業主方面行动的情报。梅耶尔曾

要求別克开除貝萊，但是別克不肯向他低头。

“我对你沒有意見，”他說。“不过你們的工会运动我是不喜欢的，你頂好放手莫干。但是你的工作很好，我感到滿意。我一向主张对各方面都要公平。如果你們能把梅耶尔打倒，我們小企業者是要感謝你們工会的。因为他害我們做不成生意。”

打倒梅耶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恰恰相反，他还在誘惑意志薄弱的會員脱离工会，并且他經常雇得到足够的工人——有一部分是瑞典人，他和他們訂了合同，答应他們較高的工資。把工作領到家里去做的办法使你沒有可能扼杀他。貝萊和工会会长輪流着在交貨的时候到倉庫附近去做糾察，偵查有哪些人在給他做工。他們从他那里拉走一些工人，使他們明白道理，另外一些便在“工人报”上公布他們的姓名。但是后来工人們都派他們的老婆或兒女去交貨——这样就叫你毫無办法了。为了維持他的營業，梅耶尔花了許多錢，但是工会所付的代价却更大。它還沒有足够的威信，而且大企業者都站在梅耶尔一边，抵制一天不解决，他們便一天不雇用工会會員。这么一来抵制运动終于只好停止了。

这是打了一場敗仗，但是無論如何貝萊也得到了一些經驗教訓。胜利是屬于强者的，而他們的組織还不够强大。他們必須多討論，多宣传，多开会！对于新事物的願望已經促使工人們努力求得團結，但是他們对于劳工神聖的觀念還沒有發展起来。小小的挫折便使他們潰散了。

貝萊并不灰心，不过这么一来，他几乎得从头做起了。失敗成为事实后的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准备加倍努力干的决心，可以說是在他睡梦中就来了。这个决心遍布于他的身上，从他打錘子的劲道上表現出来。

他一边吹口哨一边飞快地做着工作。窗子敞开着，讓渾浊的

夜气散發掉，屋頂上結了霜，星星在峭寒的天空閃爍着。但是貝萊并不覺得冷！他剛把那“小人家”吵醒，听得見他們在房里走動。人們開始走出過道來，臉上還有睡意。貝萊在哼着一支進行曲。昨天晚上他才把最後一部分債款匯給索爾特，同時還寫信給爸爸拉賽堅決要他到京城里來。這時天正在開亮！

瑪麗送咖啡來給貝萊。

“早安！”她隔着半開的門，愉快地喊。“你看，今天天氣很好，貝萊！”

她還沒有穿齊衣服，所以不讓他看到身子。兩兄弟在走過的時候向貝萊點頭招呼。卡爾腋下夾着外衣和背心，這兩件衣服他向來總是在下樓的時候邊走邊穿的。

太陽出來後，瑪麗進貝萊房里來給他收拾，一邊擦着地板一邊和他談話。

“喂，瑪麗！”貝萊突然喊道，“愛倫昨天到這里來，托你等我回來時告訴我她說她來過了。你怎么忘了？”

瑪麗變了臉色，一句話也不回答。

“碰巧我遇到了她，不然的話我們就錯過了。”

“想必是我忘了，”瑪麗不愉快地說。

“怎么，分明是你忘了。不過這個禮拜已經是第二次了。你好像是在鬧戀愛的樣子，思想不集中了，”貝萊微笑着說。

瑪麗背轉身子。

“我和她毫無關係，我也不欠她什麼！”她突然暴怒地喊起來。“我再也不來給你收拾房間了，讓她來給你做吧！”

她撈起水桶和拖把跑回自己房里去了。過了一會，貝萊聽見她房里傳來她的聲音，起初他以為她在哼曲子，後來才聽出她是在哭。

他奔到她房里；她躺在床上咬着枕头嗚咽。她把她那双龟裂的手推开貝萊。她那瘦小的身子像發燒一样的熱。

“你生病了，亲爱的瑪丽，”貝萊按着她的額角惶急地說。“你应该去睡，吃点东西好好發一身汗。我来給你煮。”

她真的病了；她的眼睛又干又紅，两手却是又湿又冷。她什么話也不要听。

“走开！”她憤憤地說，“干你自己的事去吧！別来管我！”

她轉过身，背着貝萊，还憤憤地把肩膀閃开他。

“你还是去和你的爱倫亲近亲近吧！”她突然尖刻地笑着嚷。

“你为什么說出这种話来，瑪丽？”貝萊苦痛地說。“你真是太刻薄了！”

她把头埋在被褥里，既不望貝萊，也不回答他的話。于是貝萊便回去做他的工作。过了一会，瑪丽又进来不声不响地收拾房間了。她砸砸摔摔的，把許多东西弄得东倒西翻，还把貝萊放在爐边烘干的活也扯了下来，斜着眼睛望望他。接着又倒翻了一个浆糊碗，連碗也給打破了。“她这是故意取鬧，”他苦悶地想，一面把浆糊捞起来放在一只空盒子里。瑪丽站在旁边恨恨地望着他。他重又若無其事地做他的工作。突然他觉得她那瘦小的胳膊摸上了他的頸項。

“請原諒我！”她哭着說，把脸伏在他肩膀上。

“好了好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只破碗罢了！”他安撫似的撫摩着她的头說。“况且，这又不是你故意的！”

于是她便索性嚎啕大哭起来，仿佛要哭断肝腸似的。“不，我是故意的！”她哭着說。“我把靴子撕下来也是故意的，昨天我不給你帶話也是故意的。我还想害得你更凶些，我是个坏人，坏人，坏人！为什么沒有人来狠狠地揍我一頓？我只盼望你發我一頓脾气

子那样的輕微，却又像老人那样的沉着。到脚步声听不見之后，他便走进她的房間，打开衣櫥的第三格抽斗，瑪丽一向把她的錢匣子用一塊布包着放在那里的。貝萊把身上所有的两个克郎放了进去。

他常用这个方法付錢給她。她在数錢的时候，發現錢多出来了，总以为是上帝所賜，便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訴貝萊。这孩子盲目地相信命运，把这多出来的錢看成是上帝选中她的征象；因此，她把這些錢另眼看待，認為这是与她自己儲蓄的錢不同的。

中午时分，她把貝萊請到她房里去。“我給你煎了些鯊魚，貝萊，你可別推辞，”她說話里有一种不容你反对的声調，“因为誰要是个蓬霍尔姆人，他就不應該拒絕吃鯊魚。况且你也不必去向小販买来吃，白花二三十个欧勒。”原来瑪丽买了十条魚，留下五条等两兄弟回来吃。“另外还有咖啡，”她說；她把餐桌布置得齐齐整整，在桌子的一头还鋪上干净的枱布。

那个工厂女工的兒子小保祿闖进来，也吃到一份。然后他又跑出到过道里去蹦蹦跳跳，因为这小家伙自从早晨他母亲把他放出来以后，一刻都不肯安靜；在长时期被禁閉之后，他要玩个暢快，以弥补以前的損失。从前他是一个小白痴，因为他沒脑子，要翻窗口跳出去，她母亲只好把他綁在火爐旁边，現在他已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小淘气了。他不时会探进头来望望貝萊，有时候竟走进房里来，把手放在貝萊的膝上对他說：“你系我的爸爸！”說过又跑出去了。他的一切大小便事情，都是瑪丽帮着料理的。他無論什么事都去找她。

洗完碗盥，她带了縫补的活兒到貝萊房里来；一面坐着干活一面閑話家常。“我就得給他們添上衣了——他們这个年紀，长得真快！我天天到旧衣鋪里去看看。你也需要一件上衣，你这件也快

破了，沒得洗換的。只要你去買料子來，我來給你縫！我會縫的。我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安妮給我幫忙。說起來，你為什麼不上安妮家去了？”

“啊，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安妮變得真古怪。現在她不像從前那樣到院子裏去和我們一起跳舞了。以前我常在窗口望她，看見她來便往樓下跑——跟她一起玩多開心。我們總是圍着她打轉唱歌：‘我們來向安妮鞠躬，我們大家來向安妮屈膝行禮，我們來在她面前轉圈子！’於是我們鞠躬，屈膝，然後突然团团打轉。有趣得很，的確！你應該挑選安妮結婚啊！”

“我挑了愛倫你不高興……唔，為什麼你倒贊成我挑上安妮呢？”

“哦，不知道……安妮……”瑪麗停住嘴，側耳傾听着，忽然推開了窗子。

“方舟”的樓下，有一道門砰的一响，於是從下面傳來一陣喃喃之聲，像是瘋子溫斯列夫的哀怨的笛聲，又像是長過道裏呼呼的風聲。這聲音宛如一段可笑的樂曲，沿着樓梯飄上來，飄過走廊，然後飄出去，到光亮的天空中，怪沙啞的，但是像一種慨嘆之聲。

“安妮有娃娃了！公主要生小孩了！”

瑪麗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樓去。那些不大不小的姑娘在院子裏奔着叫着，站在陽台上的婦女們都在向上面或下面的鄰居喃喃私語。這件事本身倒不算新奇，不過所牽涉的却是安妮，清清白白的，誰也不敢侮辱一句的安妮。甚至到現在他們還不敢公開地談論，因為這消息來得實在太突兀了。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們大家都把她的夢想作為他們的理想，盼望着將來有一天神話會在她身上成為事實；她從小就被認為是能孕育幸福的，而現在却只孕育了一

个孩子！事情的發生是这样出人意外，以致大家最初竟觉得好像是一个奇迹。

瑪丽孱弱地走回来，脸上現出惊惶恐惧的神色。院子里一群拖鼻涕的小孩正在手牵手地环着陰沟格子轉繞——这里是跳圓圈舞的好地方。

轉呀，轉呀，轉个圈兒呀，

安妮快要养个小娃娃！

他們还不会清楚地說話呢。在那个游戏歌里，本来是說格勒特要有孩子了。那疯妇人把她那地下室的窗子推开，手里捧着洋娃娃，仰面探出头来，向院子里喊叫着，因此声音很响亮：“神仙公主有孩子了，貝萊就是它的父亲！”

貝萊不声不响地低头做他的工作，幸而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化妆的王子，但是他并不和那些女人爭辯。安妮的母亲跑出到走廊里。

“这是謠言！”她喊道，“随便說什么人都可以，总不能牵涉到貝萊身上！”

那个开丧車的在她上層的走廊上出現了。“啊，一个公主也完了，”他以他那种高兴的低音嚷着。“可惜我不是个收生婆，我干的是另外一条路上的事。”

“滾进你的狗洞里，閉攏你的臭嘴，你这个搶劫死人的！”楊生太太噴着滿口唾沫大罵着，“什么事都要你这个精鼻子来管！”

他这时已經喝得半醉，站在陽台上，斜靠着栏杆，繼續說他的戏謔話，对楊生太太的咒罵絕不回嘴。但是小瑪丽打开了一扇窗子来帮她了，对面楼上，費迭南的母亲也走出到她的陽台上：

“你上个月买了多少火腿？把你那些熊腿拿出来讓我們看看！他每葬一个死人便杀一只熊，这酒鬼！”她們从四面八方一齐向他

攻击，他没有办法应付她们，只是扮鬼脸，喊着“呸，呸！”随后他那红头发的老婆出来将他一把拖了进去。

貝萊始終低着头工作，一面偷偷地听着。在平时，“方舟”里如果起哄，只要他一出去便可以立刻平静下来，但是今天，他却不願意牽涉到这件事情里去。他想不到安妮的母亲会变成这样强硬！她像一个泼妇似的对付各方面来的侮辱，听到一句就回骂一句，快得像閃电一样。啊！她这是在保卫她的女儿，虽然已經太迟了！她那神气活像一个發威的雌猫。

“三个伯爵里头最年轻的一个……”孩子们在下面院子里唱着。这是安妮所編的歌曲。楊生太太簡直像要扑到他們头上去的样子。但是，她忽然把围裙蒙了脸，嗚咽着回到房里去了。

第十二章

从黎明的时候开始，“方舟”里便响起粗哑而紧张的声音，使人把一切憂愁丢在一边。长过道上有人在打扫和洗刷地板，走廊上和老旧的楼梯上也淌满了水，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不时听到“当心，泼水了！”大家就得赶快走开。整个早晨，都有水从陽台上一層層的流下来，好像磨房里的水車輪一样。現在，这“方舟”显得异常清潔，恐怕这个老窩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这边，那边，时常可以發現一幅窗幔或别的家具不見了——它們都为了庆祝聖誕节而进了当鋪。虽然少了东西，人們却換上了快乐的神色，准备过节。

在本区的商店門口，都有陈列着小聖誕树，在市集上，沿着教養院的围墙，那就多得像个树林了。商店櫥窗里都挂着聖心，花紙

卷和彩色蜡烛，街角上杂货铺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个圣诞老人，是用红灰两色毛织物做成，用整张猫皮做鬍鬚的。

在“方舟”的楼梯下，一群孩子正在用細砂擦亮刀叉，梯級上撒滿了黃沙。

“啊！”他們嗅到有煎煮食物的香味飄散到院子里來，便拍着肚子喊一聲。每隔幾分鐘他們中間總有人被差出去買幾個歐勒東西——準備過聖誕節的東西是買不盡辦不齊的。“我們有真正的紅蘿卜！”一個小女孩在一個角落里唱，“我們有真正的紅蘿卜，呀，呀，呀！”她一邊擦餐具一邊搖擺着身子。

“弗勒得烈！”過道里有一個尖聲在喊，“去買二十根木柴和十歐勒的白麵包！但是要當心，別讓他們少數了柴，也別偷啃麵包皮！”

奧爾遜太太在屋裡煎豬肉，弄得屋裡很熱。她只恨沒有辦法把爐灶搬到陽台上來！她讓肉煎炙下去，以致院子里佈滿了青煙。

“奧爾遜太太，你的豬肉要焦了！”一二十個女人的聲音一齊喊。

“這是因為鍋子太小！”奧爾遜太太把她那紅頭顱伸出欄杆外來說，“鍋子小了叫你有什麼辦法？”可是奧爾遜太太的鍋子在整個“方舟”里算是最大的！

黃昏前不多時，貝萊從作場里回來。他看街景和人物都是精神奕奕的，這是由於他心裡有過節的喜悅。但是有什麼可喜悅的呢？他不禁自問，因為他並不在期待什麼特別可喜的事。今天他工作的時間反而比平時還要長些，也不可能和愛倫歡度聖誕夜，因為她得在廚房裡忙一陣，給別人安排聖誕晚餐。那麼他怎麼會有這種心情呢？這絕不是從回憶中得來的。在他的回憶中，他從來沒有參加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只能听听關於聖誕節的故事來過

癡。他所遇到的一切穷人，今天也和他的心情一样，脸上沒有了愁容，走在路上都是笑逐颜开的。平时那种压在穷人身上的像有大祸临头似的沮丧憂郁，今天全不見了。要是他們的一切希望都实现了，恐怕他們也未必会这样高兴！有一个女人挟着一条鴨絨被从貝萊身边經過，走进了当鋪；她的神色也是非常高兴的。人們为了今天的一頓盛筵，情願以后好几天少吃，他們因此而快乐嗎？不是，人們之所以要狂欢一下，是因为有着节日的心情，無論怎样花費，聖誕节总是非过不可！

不錯，基督是在这天夜里降生的——是不是因此人們才有慈心，就有快乐呢？

貝萊小时讀过的聖書还大部都記得。这些經文一直藏在他心的角落里，不成为負担，也不占地位，不时有一章一句回到他脑子里来，帮助他去了解人。但是关于基督本人，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讀到基督对富人的告誡，便有了他自己的印象。基督說：可去变卖你們所有的，分給穷人。^①可是他們却自衛得好好的，他們把这位伟大的穷人的朋友抓起来，釘上了十字架！他所得到的就只是：使他自己成为穷人的一个希望。現在过了两千年，人們还在隆重举行紀念，也許就是为了这个希望吧？

穷人已經沉默了好久，像聖書的童女們^②一样等候着，現在时机終於到来了！現在他們終於在开始喊出穷人的福音，这就是他們之所以这样高兴的理由。但是，在这个基督誕生的夜里，为什么不把人們集合起来，向他們宣布福音呢？这样他們就会馬上明白工人运动的使命，就会紛紛加入了！这是貝萊脑筋里轉到的一

① 原句見“新約”“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及“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

② “新約”“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节：“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个新思想。他以前从没有意识到他所参加的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事情；现在他觉得他是在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服务！

貝萊在市集上停留了一会，不声不响地观赏那些聖誕树，它們使他回想到故乡，回忆到他放过牛的牧场，以及那些小樅树林。他想給那几个小兄弟姐妹买一株聖誕树，使他們得到一場意外惊喜。前几天他們已經在把花紙剪出种种聖誕树的裝飾品，卡尔还把四个樅树枝，扎成一株聖誕树。

他在什貨店里买了些糖果和几支聖誕树上点的蜡烛。店老板在聖誕节日走路便很斯文了，对肮脏的孩子也鞠躬送出店門。他还允許“挂在眼上”，甚至还忘了說照例的那句話：“別忘了，你还欠我两包茶叶和四两咖啡的錢呢！”不过他仍然和往常一样的使假秤。

瑪丽正在翻起袖口工作，很为忙碌。但是她看見了聖誕树便抛下工作跑出来。

“这里放不下，貝萊，”她喊道，“得把它砍短些。就是照現在的样子也还得再短些。哦，多么好看！不，放在那一头，那一头！我們在家乡的时候也有聖誕树的，爸爸亲自到山上去砍来的；我們孩子都跟了他去。不过这一株好看多了！”

于是她跑到走廊里，想报告这个消息，但是她突然想起兄弟俩还没有回来，便又跑进貝萊屋里。

貝萊坐下来做他的工作。不时抬起头来望外面。那个刚搬进畢勃曼旧窝的縫衣女工正在对面用尽全力踏着縫衣机，一边远远地望着貝萊。她显然是一个光身人，也許她沒有地方可以去消遣这个聖誕夜。弗兰逊老太太拖着她那破鞋子走出来，下了楼梯，顫抖的手扶着代替栏杆的繩索。她胳膊上挽着一只籃子，手里拿着錢袋。她也似乎很孤独，这个可怜的老婆婆，她已經三个月沒有看

見她的兒子了。奧爾遜太太喊了她一聲，邀她去一道過節，但是這位老婆子搖搖頭。她買了東西回來，便到貝萊屋里來。

“他今天晚上要回來的，”她高興地輕聲說。“我給他買了酒和牛排，因為他今天晚上要回來。”

“唔，你別失望，弗蘭遜太太，”貝萊說，“他不敢再到這里來了。你最好到這兒來和我們一道過節吧。”

她滿有把握地點點頭。

“他會來的。自從他會爬的時候起，每年聖誕夜里他總是在媽媽的床上睡的。他不會不來的，我很明白費迭南的性情！”

她已經用凳子給自己搭了一個床鋪，可見她已堅信到這樣一個程度。

警察當然也同她一樣想法，所以人們已聽到院子里有穿皮靴的腳步聲。這時天色快要黑了，正是人們進進出出最不被注意的時候。那腳步聲引出一個女人在欄杆上伸出頭來尖叫了一聲，登時所有的陽台上都站滿了婦女和小孩。她們都靠在欄杆上亂哄哄地叫嚷，使那狹小而深沉的天井里充滿了喧嘩，仿佛有一陣龍卷風掃過，瓦片都像冰雹似的飛下來。那警察驚得目瞪口呆，躲進到門廊底下，直到定了定神，才退出去。樓上，在走廊里，還靠在欄杆上的人們漸漸平靜下來。像一群剛趕走了老鷹的小鳥似的七嘴八舌聒噪着。

“聖誕恭喜！”人們開始在陽台上互相祝福。

“謝謝謝謝，彼此彼此！”

孩子們也互相叫喊：

“聖誕到來，大家快樂！”

“聖誕幸福，吃酒吃肉！”

聖誕夜到來了。男人們踏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工廠女工却是

帶走帶奔的。从长过道里东一处西一处地传出微弱的嬰兒啼声。小孩們川流不息地跑出跑进，去买最后一些做菜的配料。在大門口他們碰到两个冷得瑟瑟發抖的流浪汉。他們是形迹可疑的人。

“門口有两个叫化子，但是不像真是討飯的，”卡尔回到家里說。“他們看上去好像是从杂耍場里来的。”

“赶快去告訴弗兰逊太太，”貝萊說。

但是这位老婆婆只回答說：“謝天謝地，这样說来，他們还没有抓到他呢！”

对面奥尔逊家里，他們的女兒爱尔維拉已經回来了。窗帘沒有遮上，她头上戴着一頂有許多花的大帽子，站在窗子旁边讓人家欣赏。瑪丽气急地跑进来。

“你看見她多美嗎，貝萊？”她不胜心醉地說。“这些东西都是爷們白送給她的，就因为他們覺得她美。到了晚上，她就得塗脂抹粉了。”

孩子們在过道里跑来跑去，等貝萊做完他的工作，他們过节是少不得他的。不过現在他的工作結束了，他把东西收拾好，穿上一件外衣，便走出去了。

他在樓梯口站了一会。看見城市里輝煌的灯火在繁星点点的天空下閃爍着。夜色多么美丽，多么庄严靜穆。下面，已經沒有人上下的樓梯，在冷風中咯咯作响。所有的房門全都关着，不讓冷气进去，也不讓快乐出来。“在碧綠的树頂上……”有人在什么地方唱着。灯光从窗縫里射出来，在陽台和樓梯上照成一个个方塊。突然樓梯上有了响动——原来是那个赶喪車的双手各挟着一只火腿上楼来了。随后便靜下来，靜到从来所未有的程度，因为“方舟”里素来是日日夜夜都听得見有人在哭泣和嘆息的。一个孩子走出来，抬眼看看天空，想寻找伯利恒星^①，弗兰逊太太房里也有灯光。

她今天在窗子上遮了一幅白被单，糊得很严密，灯放在窗口，人在房里走动就没有影子照在窗上。

“这可怜的老婆婆，”贝莱走过的时候想，“她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他交出工作之后，便赶往霍尔倍街，向爱伦贺节。

及至回到家中，晚餐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好在他房里，有猪排，牛乳米粥和圣诞啤酒。玛丽对自己的烹调手艺洋洋得意，坐在席上殷勤劝餐，但是自己几乎什么都没吃。

“你应该天天做这样的好菜啊，姐姐！”卡尔一边大吃一边说，“的确，御厨师也不会做得比你更好了！”

“这样的好菜，你为什么不吃些？”贝莱问。

“不，我吃不下，”她回答说，手摸着脸，眼睛亮光光地望着他。

他们一边碰杯喝酒，一边有说有笑。卡尔讲一些最新的笑话，唱最近流行的歌曲。这都是他在城里踉跄的时候学得来的。彼得坐在那儿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他绝不笑一声，只不时冷冷的说一句笑话，证明他是在自得其乐。他们不时望望弗兰逊太太的窗子——可惜她不来和他们一起过节。此刻她那边点着五支蜡烛，显然是在一株插在花盆里的小圣诞树上，烛光从白窗帘里照出来，像遥远的星星似地闪烁着，人们还听得见弗兰逊太太的破喉咙在细声地说：“快乐的圣诞节，美好的圣诞节！”贝莱推开窗子静听，他很诧异这位老婆婆竟会这样开心。

忽然楼下有人在报警似的喊：“弗兰逊太太，有人来啦！”

阳台上所有的门窗立刻全都打开了，有些人手里还拿着一块面包或者一个饼，奔出来靠在栏杆上。“谁敢来打扰我们过节？”有

① 耶稣在伯利恒诞生时，天上有明星照耀，东方博士看见了星，特地到伯利恒来拜他。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二节。

人严厉地说。

“法律的执行人！”黑暗里有人回答。“大家不许乱动，尊重法律！”

两个黑影，连爬带走地，悄悄地上楼来，向弗兰逊太太的房间走去。楼上毫无声息，显然是大家都吓昏了。

“费迭南，费迭南！”一个姑娘的尖声慌张地喊，“他们来了，当心！”

这时候，房门开了，费迭南跳出在楼梯口。他向追逐他的人扔下一张椅子，又拚命摇动扶手的绳索，想把他们摔下楼去。然后他攀住屋檐，翻身跳上了屋顶。

“再会，妈，”他在屋上喊，人们听得到他在黑暗里的脚步声。“再会，妈，祝你圣诞快乐！”

他这声音，正像受伤的野兽在半夜里嗥叫一样，接着便听见警察在屋上追去的声音。此后便一切都静了下来。

警察空着双手回来。

“唔，你们没有抓到他吗？”奥尔逊靠在窗子上得意地问。

“你以为我们肯为了他跌断头颈骨吗？”警察一边说一边爬下来。“有谁肯请我们喝杯圣诞啤酒？”

没有人接口，他们便走了。弗兰逊太太回进房里，锁上门；她又疲倦，又耽忧，想要睡觉了。但是过不了多久，她悉悉率率地沿着长过道来找贝莱。

“贝莱，”她悄悄地说，“他现在睡在我房里！他们爬在屋顶上的时候，他又轻轻地翻过搁楼，躺在我床上了。老天爷，他有四个月没有睡在床上！他已经打鼾啦！”

说完她又溜了出去。

这真是一件扫兴的事！除了卡尔，谁也不想再吃了。不过瑞

丽不把卡尔算在内，因为他永远是吃不饱的。她就收拾碗碟，一边说话一边来来去去的忙着；她说她不爱看贝莱这种正经严肃的样子。

“秘密呢？”她突然吃惊地喊。

两弟兄马上跟她一起跑回去找。随即推推挤挤地回来了，玛丽跟在他们背后，围裙底下藏着样什么东西。弟兄俩扑到贝莱身上，蒙住他的眼睛，玛丽便把一样东西塞进他的嘴里。

“猜猜看！”她喊道，“你猜猜看是什么？”

原来是一只白瓷烟斗，拖着一络绿丝线子，烟斗上绘着一幅十克郎的钞票。这是爱伦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孩子们还给他添上一包板烟。

“现在你可以好好地抽烟了。”玛丽说着把烟斗嘴凑近她自己的嘴边。“你已经样样都精明了。”

孩子们已经邀请了许多人来欣赏圣诞树：缝衣女工，看院子的守夜老人，那个工厂女工和她的小孩，总之，全是单独过圣诞节的光身人。他们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人！安妮和她的母亲也在被邀之列，但是她们老早就睡了——她们无意于应酬交际。人们一个个地挤进房来，脸上都是笑盈盈的。玛丽吹熄了灯，点上圣诞树上的蜡烛。

客人静静地等着。火炉里窜起来的火焰在屋子里东照西闪，一会儿照亮了这个人的闭着的眼睛，一会儿又照亮了另一人的紧张的脸。随即轻轻地爆响一声，消熄下去了。只有那工厂女工的小孩的说话声在打破沉寂；他靠在贝莱的膝上，感到很安心。在黑暗中他的童音显得异常响亮。

“保禄，你乖些，别多嘴！”他的母亲告诫他。

“保禄不可以说话吗？”孩子摸索着贝莱的脸问。

“今天晚上想說什么尽管說好了，”貝萊回答。

于是小孩繼續說他的，两只脚在黑暗里动个不停。

“現在你們可以进来了！”瑪丽一边喊一边打开通到过道里的門。房間里已經收拾乾淨，家具都移在角落里，聖誕樹放在正中地板上，閃耀着明亮的火光。啊！多么高，多么好看！現在可以看个仔細了！烛光反映在各人的眼睛里，玻璃窗上，紅木框鏡子上，以及挂画片的鏡架上。登时好像有千万顆星星在照耀着，使他們忘記了一切苦难，一直走进了光明的境界！忽然响起了一种清越而略有抖索的歌声：

歌頌天上聖嬰，
今宵下降凡塵！
衣衫光明璀璨，
墮入人世愁城！
不畏霜雪严寒，
賜我五谷丰登。

这声音听去好像天上传来的喜訊，大家閉着眼，手牵手地環繞着聖誕樹打轉。忽然那縫衣女工紅着脸說：“你們怎么不一起唱呀？”

“我們來唱大家都会的聖誕頌罷。”貝萊說。

“在碧綠的樹頂上！”卡尔带头唱起来。

于是大家一齐唱。这首歌非常应时，甚至連彼得的名字也有在里边！歌里提到礼物的时候，就分送礼物，每人都有一份，人人皆大欢喜！甚至最后提到錢袋的几句也是千真万确的！关于这首歌，大家本来还有许多話要說，但是男孩子們突然站起来跳舞了，他們先是像兵士一样踏步，随后加快步子，疯狂地团团打轉，竟像真正的女巫舞了！

哎呀呀，哎呀呀，
我丈夫摔了一大跤，
这是在聖誕夜里！
我拿了一根棍子，
帮着把他救起，
这是在聖誕夜里！

烛光熊熊，使人热得头痛，他們不得不把通向过道的門打开。

过道里站满了住在棚楼上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在听。

“請进来，”孩子們喊道，“我們跳个双圈，就尽有地方了！”

說了他們又繞着聖誕樹跳舞，同时唱着聖誕頌歌。一首唱完，稍停一停，就有人唱起一首新的，于是本来已經忘記了的人也和着唱。过道对面的房門也开着，那个拾荒的老头兒，坐在他的桌子边自哼自唱。他面前放着一个黑面包和一盆黄油，唱完一首聖詩他就吃一口。另外一扇門口坐着三个运煤工人，正在打紙牌賭酒吃。他們也望着聖誕樹，一边唱一边打牌，有时唱了半句就停下来，喊一声“出王牌！”但是他們終于也丢下牌走进这边房里来。

“我們不要坐在旁边光看熱鬧，”他們說着也加入舞圈。

最后他們唱歌和跳舞的兴致尽了，便从别的房間里搬些椅子凳子来，他們坐得紧紧的，有些人坐在屋頂的斜椽底下，有些人索性坐在窗檻上；为了讓聖誕樹的周围多些空地。大家坐着聊天，身子蜷縮成各种各样的怪姿勢，仿佛这是使他們舒服的唯一办法；各人的手都放在两膝中間。但是他們脸上还是很高兴。从蜡烛上散發出来的烟和聖誕樹的枝叶把他們籠罩在一重青藍的霧气里，使他們的臉朦朧不清。燃燒着的松脂使这烟霧里有一种神奇而迷人的香味，他們那些神采奕奕的臉，看上去好像許多虛無縹緲的灵

魂，脫離了他們疲勞的身體，隱現在雲端歌唱一樣。

貝萊坐在那里觀察他們，不覺起了滿懷的憐憫心。啊這些歷盡風波的可憐人！對於他們的貧困，他們所要求的補償是多麼微薄。只要一点点光明就夠了！他們好像就肯把性命都交給你！貝萊對他們每一個人的命運，了解得比他們自己更清楚。他們好像夜里的燈蛾一樣，只要能靠近火光，總不惜燒死自己。可見他們在黑暗里耽得多苦啊！

“不過，想出這個東西來，倒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一個碼頭工人對聖誕樹點點頭說。“好看倒是好看！不過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年頭要轉向光明了，”守夜人說。

“不，它表示牧羊人的快樂，為了耶穌誕生，”那個拾荒的老頭兒走到房門口來說。“牧羊人也是窮人，和我們一樣，生活在黑暗里。他們為他的誕生覺得快樂，是因為他給他們帶來了光明！”

“哼，光明！我可沒有得到過什麼光明！當然，這聖誕樹好得很，我們應該謝謝孩子們。但是不可能天天都有聖誕樹來給我們照亮，至於太陽呢，它都給有錢人占去了！”

“你說的對，雅各，”貝萊一邊說一邊從聖誕樹上摘下聖心和糖果交給兩兄弟去分派。“你們三位講的都不錯。正是這樣，聖誕樹是使我們紀念基督的降生，也表示一個年頭又要轉向太陽，這是同一件事情。可是它還使我們記得，世界上的事情我們也有一份；基督的降生，為的就是提醒窮人記得他們的權利。的確是這樣！因為上帝並不瑣瑣碎碎地指示我們應該怎樣做怎樣行；他使太陽每天環繞着地球轉，我們人人都應自己打算，怎樣能多照到一些陽光。正像我們家鄉一位小酒店的老板娘，她常常對客人說：‘你要吃些什麼？雞、鴨、魚、肉都可以。總而言之，你帶什麼來就有什麼

呢！”

她完全失去了理智，簡直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你聽我說，你應該理智一點！”他鄭重地說，“要知道這種事情不是好玩的。我本來很高興，今天可以在家工作，和你在一起，誰知你却像一個養嬌了的太太，發起脾氣來了！”

她費了很大的勁才止住了哭，輕輕地抽噎着回到她的房裏去。但是她很快又回轉來，帶了一只破碗來盛漿糊，還有一只白鐵匣子。匣子上邊有一道隙縫，這是她的儲蓄箱。

“給你！”她說着把匣子放在他的膝頭上。“現在你可以買一副鞋楦，不用東奔西走向那些小老板討活兒做了。‘方舟’里的活兒也足夠你做的了。”

“但是，瑪麗，這是你的房租啊！”貝萊吃驚地喊。

“那有什麼關係？到一號我又很容易積得起來的！”

哼，她能很容易積得起來的！貝萊忍不住大笑。看她那麼隨隨便便地揮霍她這些錢，這是她每個月三十天里煞費苦心才積蓄起來的啊！

“你這樣要鬧，你想想看，彼得和卡爾對你會怎麼說？快把你這錢匣子去藏好罷！”

“唔，你收下吧！”她堅持着說，又把匣子塞給他。“一定要你收下——不然的話，我就把它扔到窗外去！”她果然立刻就打開一扇窗子。貝萊站了起來。

“啊，不錯，我還欠你一次洗衣費呢，”他說着要把一個克郎塞進她的錢匣里。“虧得你提醒我。”

瑪麗驚呆地瞪眼望着他，隨後便奔了回去。她在房裏來回走動，用她那沙啞的嗓子唱着歌。過了一會，她披上灰色圍巾，手里挽了菜籃，上街买东西去了。貝萊聽她的自成一格的腳步聲，像孩

吃！”

“这話說得真妙！”在座的人笑着說，“这可很容易啦，你可以請人家吃各式各样的好东西，反正要他自己带来。喂，你够得上做牧师啦，老哥！”

“他做魔鬼的律师更合适，”那拾荒者說，“因为他的話里沒有多少基督教的道理！”

“但是你自己說过，基督是給穷人带光明来的，”貝萊說，“基督自己也說得很明白，他要使瞎子复明，死人复活，被人看不起的重新受人敬重。还有，他要人們有信心！”

“目盲者能視，足跛者能行，耳聾者能听，痲疯者潔淨，死者复生，道要传給穷苦的人，”拾荒者糾正了貝萊的話。“你念錯經文啦，貝萊。”

“但是我不相信他的意思只是指个别的残废人——不，他指我們全体受苦的人，他所說的一切残疾，就是我們身上的毛病。传道师索尔特就是这样講的，他是一个虔誠正直的人。他相信千福年一定会降給穷人，他相信基督已經在世界上給它作准备了。”

妇女們张开了嘴，听得很有滋味；她們連气都不敢透。保祿已經睡熟在他母亲膝上了。

“你相信他老早已經想到我們这些穷汉了嗎？”男子們彼此望着說，“那么我們为什么不能老早就比現在的情况好些？”

“是啊，这个，我也不明白，”貝萊躊躇着說，“也許我們还应该向正确的路上去努力——这是要費時間的。”

“对，但是——只要他肯把过得去的生活給我們就好了。如果还要我們自己去爭取，那我們就用不着什么基督了！”

这个問題也是貝萊对自己都無法解說的，虽然他心里覺得这是坚决可信的事。一个人必須自己去爭取他所应得的——这是非

常明白的事，他不了解这些人怎么会不懂得；但是为什么有这种必要，这是他無論怎样絞尽脑汁也沒有办法給別人解釋的。

“我来講一个故事給你們听听，”他說。

“可是要講一个好听的！”卡尔說，他已經有点厭倦了。“哦，要是溫斯列夫在这兒就好了——他肚子里故事多呢！”

“少說話，孩子！”瑪丽生气地說，“貝萊在大会上演說都行呢，”她低着头严肃地对大家看了一轉。“你的故事叫什么題目？”

“爱哭的彼得。”

“好，如果有一个彼得在里头——那一定是个神仙故事了！是講什么的？”

“你听了就知道啦，孩子，”那守夜的老头說。

“不錯，但是这样的话，在沒有講到要紧关头的时候，就沒有什么兴趣了。是不是講一个孩子到远地方去冒险的故事？”

“我的故事講的是——”貝萊想了一想，“关于基督誕生的故事，”他冲口而出地回答，对于自己的冒失，不觉臉紅起来。

其余的人都感到失望，低下头看看地板，好像他們都在教堂里。

于是貝萊开始講爱哭的彼得的故事：他生长在穷苦憂患中，后来长得高大壮健。起初人人都欺負他。說也可怜，这样一个英俊的青年，連一个姑娘碰他一下，他也会吓得嚎啕大哭，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吊。后来，人家把他送在貧民教养院里，讓他有一口飯吃！这还好像是人家給他的恩典呢，其实，憑他的能力，他到处都可以找到工作，养活他自己。你們想这是多么丢脸的事。他长大以后，还被人們看得比狗都不如，使他忍無可忍。后来，忽然有一天，他居然冲破魔障，發一个狠，打败了所有折磨他的人，一变而为最勇敢的汉子！

他講完后，大家都深深地透了一口气。瑪麗鼓掌說道：“這是一個真正的神仙故事！”

卡尔跳起来扑到彼得身上，拚命把拳头打他，虽然这个一向严肃的少年一点也不像个行凶的人。

大家紛紛議論。人人对爱哭的彼得都有点意見。“这件事做得好，”男人們說，“他把全船的水手个个都打敗了，真有一手！实在了不起！但是他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为什么一向要忍受呢？”

“是的，这是我們很不容易了解的——我們自以为有种种权利的人，很不容易了解！”貝萊笑着說。

“唔，你真聪明，講得很好！”永远很高兴的雅谷喊道。“你什么时候需要用到拳头的話，来找我好了！”他使劲地和貝萊握手。

蜡烛早已点完了，但是誰也沒有注意。他們的眼睛盯着貝萊，仿佛在寻找什么似的，眼光里都有一种古怪的表情，显然是有疑問的样子。突然他們紛紛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他們要知道許多事情。既然貝萊說，整个錦綉乾坤都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現在就急于要占有它。甚至那个拾荒的老头兒也听得一心向往；这个思想太迷人了，那怕明天仍然是个平常的苦日子，此刻也都想暂时陶醉一下。

貝萊站在众人中間，带着有信心的微笑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坚信一切都将归他們所有，即使不可能立刻都得到。这是一件需要耐心和毅力的事，他們現在还不能理解。只有等到他們把一切財富都得到之后，他們才能懂得怎样以战斗去保衛它們。他一点也不怀疑。他站在他們中間，就像是这許多人的坚定的信心的集合体。

第十三章

从“方舟”的底層传来一个很特别的声音：这是一个穿着笨重的鞋子踏在石板上的乡下人的摇摇晃晃的脚步声。貝萊全身的血都涌上心头，他立刻抛下工作，跳到陽台上，心里还以为这只是一个白日梦罢了……但是爸爸拉賽却实实在在地站在樓下院子里，望着这高高的楼梯發呆，仿佛不相信他那双老眼似的。他背上抗着一个装满了东西的袋子。

“喂！”貝萊喊了一声，两步并作一步地奔下樓来。“喂，爸爸！”

“你好，孩子！”拉賽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以他那双沒有睫毛的眼睛盯着他兒子。“不錯，你的爸爸来了，要是你欢迎他的話。但是你打哪兒出来的？我觉得你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

貝萊帮他父亲拿了袋子。

“跟我上樓去罢，”他說。“这樓梯你可以放心，样子虽然不好，倒还结实。”

“那么，它也和我拉賽一样，”老人家說着紧跟在兒子后面爬上樓梯，他那短靴上的攀带还是突出在两边，他还是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每上一層樓，总要停一会儿，發表一些他对周围景物的意見。貝萊只好示意，讓他別开口。

“这里不作兴高声談論，人家很容易会說你是在批評他們，”他說。

“真的嗎？唉，真是学到老，学不了。……你看他們在那边洗衣服！这么个小院子怎么够晒衣服！……唔，好，我不多說話了。我早就知道这兒的人是一个个地住在別人头頂上的，但是想不到

地方这样小，院子就挂在厨房门口，一个个的叠起着，倒像鸟儿在同一个树枝上造巢。天知道，要是有一天全部垮了下来怎么办！哦，这就是你的住处吗？”他张望着那间斜屋顶的房间有点失望地说。“我常常在想，不知道你住的是怎样一个地方。几天前我在家乡碰到一个人，他说你的名气大了，但是从你这住处看来，可叫人不会有这样想法。不过，无论如何，这里离开天也不远了。”

貝萊一句话不说。他对于他这小房间和他的整个生活已经很满意了，但是爸爸拉赛却指望他发达得还要高，这使他感到很难堪。

“难道你以为我住的是皇宫吗？”他说，不免有点难过。

拉赛慈祥地望着他，把两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长得这么高，又这么强壮，我的孩子，”他惊喜地说。“现在我来了，但是我不叫你受累的。家乡自从杜依的事情发生以后，我耽不下去了，所以我只好离开那边，没有先通知你。再加我是搭不花钱的便船来的。”

“杜依出了什么事？”貝萊问，“我希望他没有什么坏消息吧？”

“你不知道吗？他杀死了他的老婆，因为他发觉了他老婆和法官私通。这件事他一向不知道，总相信他老婆是个规矩人。直到发现了她的罪过，他便把她杀死，还杀死了他们亲生的儿女，然后到官厅里去自首。但是对最小的孩子，人人都看得出是她和法官生的，他却没有碰他。啊，这是多可怕的祸事！在他去向官厅自首之前，他来找我；也许是他想和一个可以谈谈真心话的人作最后一次谈话。‘我把亚娜勒死了，’他一坐下来便说，‘这是命里注定了的，我并不懊悔。对于我自己的孩子，我也已经好好地给他们结账了。’是的，他已经把这些可怜的小家伙结果了！‘我到这里来单是为了和你告别，拉赛。我这条命已经完了。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

人，本来可以很快乐的。但是亚娜总想往上爬，因此我就连丢了脸都自己不知道。我向来只要一个穷人的起码幸福——有一个好老婆和几个儿女——这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我得去坐牢，亚娜不用活着看见这件事，这倒要感谢上帝。她就是要享受的心比我们强，她欺騙我就是为要达到她的目的。’他就这样坐在那里，談着死了的亚娜，可是一点也没有感情似的。我也不敢让他看出他使我心上多么难过。让他心安理得罢，对于他，这是最好的办法。‘你在淌眼水啊，拉赛，’他平静地说，‘应该洗一洗眼睛，听说用尿洗很有效。’天呀，不错，我是在流泪啦！后来，他站起身。‘你，拉赛，你也活不到多久了，’他说着给我拉拉手。‘你一天比一天老了。但是你千万替我问候问候貝萊；他是谁会得意的！’”

貝萊悲戚地听着这凄惨的故事，但是听到最后一句话，不觉打了一个寒噤。他常常听到人家对于他的幸福的预言，好像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他自己听了也很高兴，其实这只是他的自信心的一种反应而已。但是现在，他觉得这些话压在他身上，成为一种责任了。相信他会有幸福的，都是些没落的人。他们的地位没落得愈低，他们对他的希望也就愈高。这种预祝幸福的方法，使人感到很悲惨。一个死囚，在临上绞架之前，给他的前途祝福，这是多么的沉痛的事！貝萊默默地坐着，呆望着地板，脸上现出郁郁不乐的神情；想到要肩负起一种非寻常人所能胜任的重担，他的心都颤栗起来了。忽然他眼前一亮：无论如何这决不是一个关于他个人幸福的问题。神仙故事早已死了！他是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他必须和他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受到苦难的人给他祝福，就是为此。

在他的心里，他把杜依的痛苦遭遇，当作是他自己的，还有美丽的亚娜，为了要想爬高，便把家里的人都践踏在脚下！他再也

不能摆脱这些回忆，和从前一样的快乐了。他已经饱经忧患，对忧患的起因也深感仇恨。但是对于这件事，他觉得光是仇恨还不够，因为这是苦难的本身！

“唉，”拉赛嘆口气說，“幸亏我弟弟卡莱死了，看不见这件事情。他一輩子为孩子们辛苦，现在总算安安逸逸地睡在义冢地里了。只有那个走江湖变戏法的兒子，亚尔皮努斯，还想得到他；但是他的錢到得太迟了，虽然是电匯来的。你听见过这样一套戏法嗎，在电綫上把錢从英国匯到蓬霍尔姆来？真是了个了不起的魔术师！卡莱也会变好几套戏法，不过他不是从外国学来的。一直到出殯的时候，他們始終沒有听到亚尔弗莱的消息。他现在已经成了大人老爷，和穷亲眷早断絕了关系。他在工部局里做事，这是一个剝削穷人的狗腿子。人总是对自己人反而很坏的。但是，据说那些老爷們倒很满意他。”

貝萊听着老头兒的話，好像是一串混乱而单調的声音。杜依，杜依，他認識的人中間最善良，脾气最好的人，他保护亚娜的私生女兒，不讓她被母亲虐待，他爱得她像亲生女兒一样，因为她無依無靠，需要他的爱护——可是现在杜依要上絞台了！他希望有两匹馬，做一个独立經營的馭夫，这个願望的实现，花的代价可真不小！他的馬和車都是賒来的，由他自己分期付款，外加利息——那法官不过做个保人罢了。为了这一点点成就，他现在竟走上了耻辱的道路！他的脚步声老在貝萊心里响着。他不知道該怎样承受杜依的不幸才好。他非常怀念着过去那种無憂無慮的心境。

拉赛繼續东拉西扯地談論。在他看来，这是注定了的苦命，沒有办法改变的。他們父子重逢使他引起了許許多多回忆，很为兴奋。他对見到的一切都覺得怪有趣味。这里的人怎么一想会一層層地叠起来住，仿佛装在罐头里的沙丁魚似的？在家乡蓬霍尔姆，

有的是大塊空地，根本沒有人住。他不敢走近窗口去，只在房間中央站着看外邊的景物。這裏的房屋造得多奇怪，數田裏的麥穗也不會比數這些屋子更難些。

貝萊把瑪麗請過來，她一直靦腆地坐在自己房裏。

“這是我的干媽，”貝萊把兩手抱着她的肩膀說。“這就是爸爸拉賽，你常常說你喜歡他的。現在你能不能給我們弄點早餐？”他說着拿錢出來給她。

“她是一位好姑娘，”拉賽一邊伸手進他的袋子里去摸索，一邊說。“應該送她一樣禮物。”到她回來的時候，他對她說，“送你一個大紅蘋果。你吃罷，吃了就是我的小愛人了。”

瑪麗莊重地微笑着，看着貝萊。他們向那賣舊衣的老太婆借了一輛手推車，到船上去搬拉賽的行李。他已經把大部分家具什物都賣掉了，免得路上累贅，但是還留下一張床和被鋪，還有些零星器物。

“索爾特和瑪麗·聶爾森還托我帶口信問候你啦！”他說。

貝萊臉紅了起來。“我應該寫封信給她的，可是完全忘了！我還答應過寄張照片給她，現在我該了却這個心願了。”

“不錯，應該的，”拉賽說。“我不知你和她親密到怎麼樣，不過她是個好女人。留在後邊的人，如果被人遺忘了，是很傷心的，你要記得。”

到下午，拉賽已經穿得整齊，正在把帽子刷乾淨。

“怎麼樣？”貝萊問，“你想自個兒出去嗎？”

“我想去走走，”拉賽回答，口氣之間仿佛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想去找點工作做，說不定還可以看到皇上！你只要告訴我該望哪個方向走就行了。”

“最好還是等我有空陪你去，你會迷路的。”

“是嗎？”拉賽受了委屈似的回答。“可是我似乎還記得，我到這兒也是自己找路來的。”

“我來陪老人家去罷，”瑪麗說。

“好，你和我去最好，這樣就不會有人說我的青春已經過去了，”拉賽一邊打趣地說，一邊挽了她的手。“我想我們倆一定會成為好朋友。”

天快黑的時候他們才回來。

“這裡的人倒真多，”拉賽氣喘吁吁地說，“但是工作好像很少。我問過一家又一家，誰都不要用人。我想總不至於沒有辦法！我可以在我的柺棍上加個釘子，像別的老人一樣去拾廢紙。我想至少我可以做這件事。”

“但是我不准你去，”貝萊憤憤地說，“我不能讓我的父親去做拾荒的！”

“唔，我總得有個事情做做，不然我就只好回老家去。我可不能又著手閒坐著看你辛苦。”

“你當然可以休息休息了，況且你年紀又這麼大，也應該享點清福了。工作的事情慢慢再說罷。”

“要我休息！你莫不是要我躺在牀上，像吃奶的嬰孩一樣等人來喂我！只怕我的背脊受不了！”

他們把拉賽的牀安頓在斜屋頂的下面，地位恰正合式。當晚睡覺的時候，貝萊有一種重新做孩子的感覺；他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和爸爸拉賽同睡在一個房裡了。但是貝萊一夜沒有睡好，杜依的可怕遭遇縈迴在他腦子裡，使他做了許多噩夢；他那強壯而善良的身影在一片無盡的灰色中走動，低著頭，背綁著手，頸項上還系著粗重的鐵鏈，他的眼睛盯著地面，彷彿在尋找無底的深淵。貝萊醒來的時候，爸爸拉賽正站在他牀頭，像他小時候那樣撫著他的臉。

“怎么啦，孩子？”老人憂慮地問，“你沒有生病吧？”

第十四章

拉賽不肯閑着不做事，在城里到处找工作。和貝萊談話的時候，他还是做出勇气十足，大有希望的样子，但是事实上这个城市已經使他感到失望了。他簡直不能了解这个紛紜扰攘的地方。他自覺太老了，沒有精力去深入了解，但是，也許根本沒有一個人摸得清楚！这里好像人人都在忙忙碌碌地走自己的路，一点也不关心別人。人們在路上相遇，也都不打个招呼——这一切都是拉賽所不能理解的。“我早該留在老家的，”他常常这样想。

至于貝萊呢？他也忙着他自己的事。一个人总該这样。他到处奔走，开会啦，宣传啦，事情真多，思想經常放在这些事情上，再也沒有時間像从前那样和他談談閑話。况且他已經訂了婚，工会活动剩下的一點時間，又得花在未婚妻身上。这孩子如今长成了，改变了，無論体格和其他一切，全部大大的改变了！拉賽覺得他現在站在兒子面前，只有兒子半个身子高。貝萊变得非常严肃，真是一表人才。看样子，他好像已經是个干大事業的人，一点也看不出他只是个当雇工的鞋匠。这孩子的气派好像負着重大的責任似的，虽然似乎稍微过火了些。

瑪丽随时願意給老头兒作伴。他們已經成了好朋友，談話的資料多得很。她帶他到“貝林斯时报”^①社門口，那里通告牌上貼着招聘广告，失業工人挤滿在門廊里，一直拥挤到外边街上。

“我們怕再也挤不进去，”拉賽垂头喪气地說。

^① “貝林斯时报”是丹麦保守党的机关报之一。

但是小瑪麗把胳膊肘擠出一條路來，帶他上前；有人罵她的時候，她就回罵。拉賽雖然很吃驚於這個小女孩所用的惡聲惡語，但是這對他們却大有幫助。

瑪麗把一個個通告念給拉賽聽，他便大聲地對每一種工作表示了他的意見。

“搞農莊嗎！唉，我已經搞過一個了，可是沒有成功！這不是一種讓人家看得起的工作，要不然，我敢說，這倒是我一輩子夢想著的活兒。這本來是上帝交給人們的最好的工作。”

周圍的人都大笑起來，拉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們，隨後，他也搖頭晃腦地笑起來。無論什么事情他都要參加一份的。

“你念的是什麼？給老爺當車夫嗎！行，駕一部雙馬車我是拿手，不過恐怕我不夠體面，我要擤鼻涕的！”

他像一個受人注意的小孩那樣，自命不凡地向周圍看着。

“但是，當跑差的，這倒不壞。讓我們記下來。給人家跑腿不用什麼大本領。門房嗎？好，這事情只要坐在樓下，裝出一付凶相打窗子裏看出來就是。我們去試試看。”

他們把那些地址牢記在心裡，然後從人叢中擠出來。

“這老傢伙多滑稽！”人們一邊目送着他一邊笑着說。

拉賽精神抖擻地一家一家登門去問，但是沒有一家要用他。人們見了這個形容猥瑣，穿着一雙大鞋子的老头兒，只是付之一笑。

“他們在笑我，”拉賽沮喪地說，“也許因為我有点鄉氣吧。但是這是馬上就改得掉的！”

“我相信是因為你这么大的年紀還要找工作，”瑪麗說。

“你以為是這個原故嗎？可是我才七十歲，我爹娘兩家的上輩都活到差不多九十歲。你真以為是這個原故嗎？要是他們肯讓我試一試，就看得出我拉賽還是有老勁的！恐怕許多青年人看了都

要吓倒呢。那一伙人站在那兒做什么，都把手插在褲袋里很發愁的样子？”

“那些都是失業的人！現在是淡季，沒有工作，據說再下去還要更差呢。”

“挤在通告牌前面的那些人，也都是失業的嗎？”

瑪麗肯定地点点头。

“这样說来，那是比我們家乡还不如了；在我們家乡，要是真沒有別的事情可做，至少可以敲敲石子。我还以为这兒已經到了好时代啦！”

“貝萊說快要到来了，”瑪麗用安慰的口气說。

“不錯，他可以这样說。他年輕力壯，前途还远大呢。”

拉賽心情很坏，样样都不称他的心。为了要使他快活，瑪麗便帶他去看站崗的守衛換班，这事稍稍提起了他的兴致。

“这批小伙子倒不坏，”他說，“你看他們站得多挺！服装也好。他們自己也覺得挺神气的。唔，我从来沒有当上軍人。我年輕的时候也去投过軍的；那时候我又年輕又有力气，但是他們不要我；他們說我的体格不够，說我从小就做坏了身子。他們有他們的一套想法，認為一个人應該这样，應該那样，我以为这显然是为了討娘兒們欢喜。不然的話，我也早就像別人一样地去保衛祖国了。”

在交易所附近，人們挖开了路面；一群小工正在掘开路基，安装水管。拉賽很兴奋，連忙跑过去。

“这倒是我可以干的事情，”他說。于是他站上前去，有所希望似地看他們工作；工人們每抛起一鏟土，他的头便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們的动作轉动。他一步步地站过去。

“喂，”他对一个正在休息片刻的工人說，“这兒要添人嗎？”

那人看了他好一会。

“想在这兒找工做？”他终于好像对着他的伙伴而不是对着拉赛說。“你也想嗎？你們这些从佛宁和米特尔發来的外路人，想到这兒来搶我們本地人的飯碗。滾开些，你这茹特兰混蛋！”

他笑着把他的鏟子高高地举过头頂。拉赛便慢慢地走开。

“他簡直疯了！”他悶悶不乐地对瑪丽說。

每天晚上，貝萊得上各处去开会。他有許多事情得做，但是尽管他这样使劲地干，情况并没有好轉。要消灭貧穷本来不是很容易的事。

“你去干你的事，”拉赛說。“我在家里和孩子們聊聊天，就睡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我这身子越来越想和床亲近了，虽然从来沒有人說我是个懶骨头。大概是坟墓在向我招手了吧。但是我可閑不下去——沒有事做我要生病的。”

拉赛向来很少談到坟墓；但是現在他似乎有点失去了生命的信心。

“京城是这么大，这么乱，”他对孩子們說，“你攢起来的一点点錢很快就会从手指縫里漏光。”

他觉得对孩子們訴苦比較容易些。貝萊已是个大人，态度很庄重的，只有令人肃然起敬。所以他不想拿無聊瑣事去麻煩他。但是他和那几个小孩却很談得来。他們也和他一样，有些小困难小挫折要对付，所以能理解他的苦恼。他們給他提供一些有用的好意見，他也把一些老年人的聪明智慧啓导他們。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道理，”有一天，他說，“这个大城市使我头脑里糊塗起来了。別的且不說，这里沒有一个人認得我，我走在路上，誰也不看我一眼。这使我腿上一點沒有力气了。在家乡，总有人回头来看看我，还自言自語地說，‘瞧，拉赛老爹走过了，他到港灣里去敲石子了；真奇怪，他怎么还有这么股劲！’許多人还对我

点头，我几乎人人都認得。在这兒，大家都是急急忙忙的，好像發了瘋一样！我真弄不懂，你怎么找得到工作的，卡尔？”

“哦，容易得很，”卡尔回說。“早晨六点鐘，我就上小菜場，那里总有些雇不起人的小販子需要送貨。菜市过后，我就給花兒匠送鮮花。这是一种很不稳定的事，因为我只能得点小費。此外，我想到哪里有事可做就往哪里跑。上东桥头，或者出城去到弗勒得力克斯堡。我也还有几个固定的地方，下午去送一点鐘的貨。只要腿勤，总能找到事情做的。”

“这能保证你天天有工作嗎？”拉賽惊异地說。“我看这办法似乎很靠不住。早晨你不知道晚上有没有收入。”

“唔，他才精明呢，”瑪丽夸贊地說。“情况好的时候，他可以賺到一克郎一天。”

这算得是固定的职业嗎？不，拉賽弄不明白。

“經常有些日子，到天晚了才賺到一些錢，那就得快手快脚了；只要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有办法，总不会空手回家的。”

“如果我跟你去，你以为怎么样？”拉賽深思地說。

“这种活兒你干不来，我是經常在跑的。你还是把一只手藏起来倒好些。”

“把一只手藏起来？”拉賽大惑不解地問。

“是呀——把一只手縮在衣服里面，去求人家布施。这事你做起来并不困难，你本来就像个残废人。”

“唔，我像个残废人嗎？”拉賽眨着眼睛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但是我即使真正是个残废人，我也不願意去沿門討飯。我想誰也沒有办法叫我拉賽老爹甘心去做这种事情。”

“那么可以去石灰厂，这两天那边在招敲石子的工人，”这个沒有一处地方不走到的青年說。

“你說什么！”拉賽喊起來，“原來這裡也有石子？唔，我把我的敲石子傢伙也帶來了，如果說世界上還有什麼我很想做的事，那就是敲石子了！”

第十五章

貝萊現在已是一個大人了，他不但能照顧他自己的生計，還能觀察這一件事情和那一件事情的關係。他已經把杜依的慘史丟開在一邊，重又看到前途的光明。但是這件悲慘的事情仍然隱藏在他心裡，腐蝕着他的心情，使一切都染上了憂郁的色彩。他不禁雙眉深鎖。愛倫看到了，便用她的溫柔的手給他撫平，想使它消失掉。這深鎖着的雙眉和他那紅潤的臉成為一個明顯的對比，仿佛晴朗的春天里出現了暴風雨的威脅。

他又開始感到人們對他的信心，這好像是一股鼓舞他的力量。不僅是“方舟”里的人把他當作偶像來崇拜；他的同志們也都尊敬他；他們發生了無論什么事情，總要來找到他。雖然他以前魯莽地對付梅耶爾，幾乎影響到工會的存在，但現在工會已經恢復元氣了；甚至已經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強大了，這全得歸功於他的努力。所以他現在可以伸伸懶腰，照顧一下自己的事情。

他和愛倫急於想成婚，過他們的小家庭生活。對於這件事，反對的意見很多，貝萊並不是不知道。他是個有能力的工人，但是憑他的收入還不夠成立家庭；大家都知道，即使一個做工的好手也養活不了妻兒子女。結了婚自然是要生男育女的，並且還該考慮到拉賽不能賺錢來養活他自己的日子。不過距離那個日子到底還遠呢，況且和愛人同居比起過獨身生活來也花費不了多少——如果

这个爱人是一个会做人家的好妻子的話。一个人如果想享受一点人生乐趣，那么他就得閉上眼睛，跳过一切艰难险阻，再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意外的机会上。

“情况不久就会好轉的，”建筑工人斯多尔倍說。“現在大多数的行業都有困难，但是你自己也看得出来，一切都快要發生大变动了。只要我們从后面推一把，使它發展得快些，我們自会得到好处的。一个人應該趁年輕时候結婚；老是这样拖延着有什么意思呢？”

斯多尔倍太太像平常一样，同意他的主张。

“我們在年輕时候就結了婚，享了結婚生活的乐趣。因此，我們現在才能有抵抗坏日子的力量，”她誠懇地望着貝萊說。

于是就决定在春天举行婚礼。三月里，小兒子要滿师了，所以婚宴可以和滿师酒合并举行。

在監獄对岸的运河边上，有一所两間屋的住宅空着，他們就把这屋子租下了。斯多尔倍希望这一对小夫妻住到北桥区去，“在正正經經的人中間”，但是貝萊已經在这个地段住慣了。再則他在这里有一批老主顧，可以帮他站得住脚，而且这里还有运河。对貝萊來說，运河是开向世界的窗戶，它使他感到自由；在北桥区的石牆堆中，他始終有一种受压迫的感觉。爱倫沒有意見，由他选择，反正她随便住到哪里都沒有关系。她是准备跟他到天涯海角去的。

爱倫給人家做佣工儲蓄了一些錢，貝萊也积攢了一点；他加倍工作，竭力減縮一切必要的开支。在爱倫空閑的时候，他們一塊兒去置办家具什物。有許多东西他們都买旧貨，为了价錢便宜，只有臥室里用的是例外，那里是要嶄新雪亮的。

这些日子真是輝煌美好，每一点鐘都有丰富的意义；絕沒有时间去憂愁顧慮。爱倫常常跑来要貝萊放下工作跟她出去；某处有

便宜貨，可以買下來，快點，免得給別人先買去！在她休假的日子，他們就去把屋子布置起来，此后，他們便手挽手地走过市区，去望两位老的。

貝萊一向专心于別人的事，很少为自己打算，現在能够休息一下，料理自己的事，感到趣味無窮。外界的事情被拋得远远的了。在他忙着建設他的小窩的時候，他對這一切都只是隨便看上一眼。他并不比春天的烏雀更多关心到社会問題。

有一天，貝萊把他的东西都搬进新房子，在“方舟”里过最后的一夜。在这里任何人都沒有前途，只有落難的人才打算在這几堵墻壁中間作久居之計。貝萊現在正是該搬走的時候了。但是，在這許多困苦襁褓中間，却有一种任何地方都听不到的声音；正像不幸的烏雀，在稍稍有一点陽光照到的時候，便展开翎毛無憂無慮地啾啾起来。他很感伤地回想着在这里住过的那一段時間。

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他翻来复去地竟不能安眠。好像有样什么东西在睡梦中跟着他。最后他醒来了，觉得有一种抑制住的嗚咽声，隔一会又来一陣，仿佛整个“方舟”都在做噩夢似的。他馬上起身下床，点亮了灯，动手擦他那双还塞着鞋楦以保持美丽形式的結婚皮鞋。拉賽还没有醒，外面那条长过道也还是靜悄悄地在沉睡中。

那声音又响起来，更响亮，延續得也更长了，这使他回想起岩石农庄，因而喚起了小时候經歷过的那种恐怖。他正在擦皮鞋擦出滿身大汗。忽然听见門外有脚步声，有人在过道里摸索着走过来，到他的房門口。他跳起来去开门，紧张得周身都打顫了。門外站着安妮的母亲，在清晨的寒气中抖索着。

“貝萊，”她焦急地輕声說，“快到時候了——你能不能去菜市街跑一趟，把布倫太太找来？我不能离开安妮。还有，我要代她恭

喜你新婚幸福。”

对于这趟差使貝萊并不乐意，但是他仍然答应她，去跑了一趟。回来后他重又坐下来听着，一面靜靜地做他的事，生怕把拉賽吵醒。到孩子們該起身的时候，他便最后一次地敲敲板壁，听见瑪丽睡意朦朧的应声。一会儿，夜的靜寂被打破了；房間里的人都赤着脚匆匆出来，去上毛廁，房門砰砰地碰响着。

“这是公主在叫喊啊！”大家都在說。“她的叫喊，是因为她失去了永远不能恢复的东西。”接着呻吟声变成一声尖叫，此后便突然靜了下来。可怜的安妮！現在她有一个嘴巴得喂养了——那父亲呢？她今后的日子够苦的呢！

虽然婚礼要到下午才举行，可是拉賽这天不出去工作。他今天神气很严肃，从一清早就告誡貝萊，事事要討吉利，不要碰上晦气。貝萊听了只是微微一笑。

“唔，你別笑，”拉賽說，“这是一个要紧的日子——也許是你一辈子最要紧的日子。你必須小心，別讓一点点不称心的事坏了一切。”

他从样样事物上都看出朕兆。他对今天的太陽很滿意——它从云堆里出来，越往上升越更明朗。如果太陽一出来就很亮，那是絕對不吉利的。

瑪丽以一种抑制着悲伤的神情看着貝萊，貝萊心想，她好像一个送兒子出門去的母亲那样强作欢容。的确，对他來說，她在許多方面都像一个母亲，虽然她还只是一个孩子；她把他像一只孤苦的小鳥似地收容进她的窝里，惊异地眼看他长大起来。他曾尽他的能力暗中帮助她，但是比起这三个孤兒的乐天安命，赤手成家的精神所給与他的鼓励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現在还有誰在他們困难的时候来帮助他們而不讓他們知道呢？貝萊心下决定今后还要

繼續照顧他們。

當貝萊握着瑪麗的粗糙的手，感謝她一向對他的情誼的時候，她臉上通紅，眼里閃出着亮光。她的窄小的胸脯在掀動，顯出一種隱藏着的美。惟有貝萊能使她的血液流上她的蒼白的臉；每當他引人入勝地給她談到將來的時候，瑪麗的雙頰便泛出了紅色，每次都留下一些，不即消失。仿佛她的血液的上升和他的蓬勃的生氣有關。現在，她似乎要剝去她的外表，披肝瀝膽地和他相見，但是又無法做到。她突然撲到他懷里。

“貝萊，貝萊，”她伏在他懷里連連地喊。

隨後她便跑回自己房裡去了。

拉賽和貝萊把最後一些東西搬進新居，布置停當，然後穿上他們最好的衣服，一齊出發上斯多爾倍家去。貝萊戴了一頂大禮帽，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戴這種帽子，看上去神氣十足。

“你真像個闊人啦，”拉賽說，他簡直像對他兒子看不厭似的。“但是，你說他們會對我這老头兒怎麼說法？他們差不多都是老爺身份了，我不知道行什麼禮節才好。我想我還是回去吧？”

“別說出這種話來，爸爸！”貝萊說。

拉賽對於參加婚宴是十二分高興的，但是同時又有種種顧慮。近幾年來他變得怕見生人，愛躲在一個角落里。況且他的節日的服裝已經破舊，打了補綻；他的禮服是租來的，配上貝萊的硬領。他穿了這身衣服覺得很不慣，拘束得像一個等待領堅信禮的小學生。

斯多爾倍家裡非常忙碌。要上禮拜堂去的客人都已經到齊了；他們在餐廳裡走來走去，吹吹口哨，望望街景，閑得無聊。斯多爾倍的寫字台變成了菜檯，兩兄弟正在一瓶瓶地開啤酒敬客，勸他們：“請吃點三明治——這樣站得太長久了，又不說話，要口渴的。”

斯多尔倍正在客厅里来回地踱方步，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他身上光穿了衬衫，在等着进卧室去，因为卧室给爱伦和她母亲占用了，并且还把手门锁上了。房门不时地开一条缝，爱伦的袒露的雪白手臂伸出来给她父亲递出一件衣服。于是贝莱的心开始怦怦地跳了。

窗台上放着斯多尔倍太太的番石榴，花已经为了做花冠被摘光了。

斯多尔倍终于进卧室去换了衣服，他出来的时候，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只要贝莱帮他扣上硬领的钮扣。他挽了拉赛的手去找出了“工人报”。“你来听听报上对你的儿子怎么说，”他说着就念下去：“我党青年同志贝莱今天和我党资格最老，最受人尊敬的党员建筑工人斯多尔倍的女儿举行婚礼。贝莱同志为党宣劳，功绩卓著，昨日已由他所隶属的工会一致公推为会长。我们谨在此向这一对新夫妇祝贺前途幸福。”

“不坏吧？”斯多尔倍把报纸递给客人。

“好得很，”他们说着，互相传观报纸。

拉赛的嘴蠕动着，仿佛也在读报。

“的确不坏，他们真想得到，”他高兴地说。

“但是彼得逊怎样了，他要辞职吗？”斯多尔倍问。

“他有病，”贝莱回答。“昨天晚上我不在场，我一点也不知道。”

斯多尔倍诧异地望着他。

斯多尔倍太太走来把贝莱拉进卧室去，爱伦全身穿着雪白的礼服，兜着很长的披纱，头上戴着番石榴的花冠。

“按理说你们俩现在不该见面，不过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她说着用慈爱的眼光望着他们，把他们推进了彼此的怀抱。

弗雷得力克，他一直在窗口候着車子，这时过来乱敲着房門。

“馬車来了，孩子們！”他不必要地高声叫喊，“馬車来了！”

于是他們一起乘車出發，虽然聖汉斯教堂相隔只有几步路。此后，貝萊几乎不知道發生了些什么事情，一直到發現自己重又坐在馬車里，每一件事情都要別人在旁边提示他。他什么人也沒看見，眼睛里就只有个爱倫。她是他的太陽；其余的全不在他的心上。在聖壇前，他挽了她的手，在婚礼的整个过程中始終沒有放掉。

弗雷得力克留在家里接收礼物和招待賀客。他們行过婚礼回家的时候，他探身窗外，把小炮竹扔到馬車前，向新夫妇致敬。客人們都和新夫妇干一杯酒以表祝賀，大家还參觀了亲友們送的礼物。斯多尔倍看看鐘点，時間还早。

“你們出去散步一回罢，”斯多尔倍太太說，“开餐还要两点鐘呢。”

于是男人都到房特戈啤酒園去玩一会滾球戏，女的留在家里准备筵席。

貝萊本想留在家里陪爱倫，但是說不过去；因此他和拉賽同走。拉賽还没有正正經經地向貝萊祝賀过；他要等到只有他們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开口。

“孩子，祝你幸福快乐，”他握着貝萊的手很感动地說。“現在你也已經是个有家口有負担的人了。你莫忘了妇人和小孩兒一样，遇到正經的事情，不能和她們多商量，要斬釘截鉄地对她講明白：这件事情該怎么做！这是对她們有好处的。要是和她去左商量，右討論，她們便給你乱出主意了。除此以外，她們都是好的，容易对付的——只要你待她們好。我这样做从来沒有碰到过麻煩，因为她們是欢喜有一只强硬的手管住她們的。你找到这两位岳父母，應該是可以驕傲的，他們都是好人，虽然对于他們的职业似乎太驕傲

了些。爱倫会成为你的好老婆，如果我对女人的認識不錯的話。她能养活她自己，也能做人家。还有，她身子胖大，这也很好，你不会沒有孩子。”

啤酒园里在喝瑞典混合酒。拉賽兴致勃勃，也加入玩滾球，这是他从来没有玩过的。他并且还学着說些俏皮話。

“你得賠石子啦，爸爸，”到計数的时候貝萊說；原来老人家玩輸了。

“賠石子！多的是，”拉賽笑逐顏开地說，“我年輕时候敲下的石子不少呢！”^①

旁人都听了大笑，拉賽也精神抖擞，全不像从前怕見人的模样了。

“这些京里人真了不起，”他和貝萊咬耳朵說，“人也豪爽，說話也有趣。”

不知不觉地天色已晚，到了該回去的时候。家里席已摆好，别的客人也都已到齐；斯多尔倍太太已經等得心焦了。

“我們大家都装酒醉，”斯多尔倍在进門时輕輕地說，“讓老太婆發我們的脾气！……媽媽，有什么热湯热菜給我們准备啦？”他一边踏进房間一边問。

“別装傻了，难道我还不懂得嗎？”斯多尔倍太太笑着說，“不，我的老伴不是酒店里找出来的家伙！”

貝萊一直走进厨房去把爱倫拉出来。他們手挽手地到各房間巡視一周，看看最后收到的礼物。有一盞柏灯，一套鍍銀的茶具，和几件搪瓷的厨房用具。还有人送了一个裹着襪襪的瓷娃娃，但是忘了标上送礼者的名字。

爱倫拉了貝萊到門廊下，想和他拥抱，但是碰上莫尔頓正在那

^① 此处是双关的笑謔，賠石子就是賠付博負。可能是以石子計数的。

里脫衣帽。于是他們便逃进厨房，但又給临时雇来的厨司占了去；最后他們到臥室里才找到無人打扰的角落。爱倫勾住貝萊的頸子，默默地望着他，完全陶醉在幸福中了。貝萊紧紧摟着她那柔軟可爱的少女的身体，仔細对她看着。她的眼睛吸收了貝萊的眼光，發出一种深暗的亮光，好像絲絨一样。貝萊滿心感到說不出的幸福——世界上任何人都及不上他富有，因为他怀抱着無价之宝。他默默地对自己立誓，要保护她，珍爱她，要全心全意地使她快乐。

隔壁房里正在性急地蹬脚。“新郎新娘呢！新郎新娘呢！”他們在喊。貝萊和爱倫連忙分別各走一道門出来。人們都已經在席边各人的位子上站着，专等貝萊和爱倫就座。

“唔，要知道她刚才在干什么，这一点不难，”斯多尔倍开玩笑地說。“只要看这位姑娘的眼珠——好像两个烧紅了的煤球！”

鋪瓦工人奥多·斯多尔倍，首先举杯，以敬酒来开始宴会。

“請喝一杯，”他对每一个人說，“我們得先通通喉嚨，要不然东西就吃不下去。”

“諸位亲友，請呀，別客气，”斯多尔倍坐在长餐桌一端的主位上，一边切着烧猪一边說。“墙脚要砌得坚实啊！”

他讓新夫妇坐在他的右首，新滿师的弗雷得力克坐在他的左首。他面前放着一只新的尿盆，盖上一个白木盖子；客人們都望着这东西發笑。

“你們在呆看什么？”他庄重地問，“有什么話，就請說罢！”

“是这个湯盆！”他那做木匠的兄弟正經地說。“我的太太說她想借来用一用！”

他的妻子吃惊地站起来，在他背上擂了一拳。

“畜生，”她有点窘促似的笑着說，“男人家总喜欢拿別人来开玩笑！”

于是大家动手吃起来，嘴里忙着吃，暂时就停住了谈话。偶尔有人说出一句开玩笑的话。

“有的空了，有的却还在忙碌，”奥多的俏皮的同事“耍把戏的”说。意思是表示他的一份猪肉已经吃完了。

“给他添些肉，妈妈！”斯多尔倍说。

饥饿镇压了之后，大家便谈笑风生了。莫尔顿送的礼物是一只大蛋糕，层层叠叠，像一座金字塔，真是一件艺术作品。塔顶上是一对糖做的青年男女，互相拥抱着，他们背后是一幅画，画着一个初升的太阳。塔的每一层台阶上还有其他种种色色人物，都伸手向着塔顶，作攀爬上帝的样子。到分蛋糕的时候，又敬了一巡酒。莫尔顿作了简短的致词，庆贺贝莱选择到忠实的伴侣。他的话表面上显然是讲的爱伦，但是贝莱明白这些话含义很广，每句都有双关的意义。

“谢谢你，莫尔顿，”他感动地说，还和他碰了杯。

接着是斯多尔倍致词，他给了新夫妇一番勉励。他的话也都是金玉良言，博得大家鼓掌称赞。

“瞧你爸爸多么会讲话，”斯多尔倍太太说。“轮到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就能说得头头是道！”

“你这是什么话，妈妈？”斯多尔倍吃惊地喊。他是不习惯吃太太的批评的。“你们听听，太太拆起自己丈夫的墙脚来了！”

“不错，我是这样说的！”她大胆地望着他反驳道；她有点酒意，脸上通红。“做事情有誰比得上爸爸？他样样都带头，也最最热心，他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做的多。要不是为了他有那倒霉的噎膈病，他今天很可以做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人了。他很能干，同志们都敬重他，但是说话打噎，还成得了什么事呢？他一站上演说台，就打起噎来了。”

“是不是因为喝了酒吧？”那个绰号叫做“耍把戏的”身材坚实的小伙子亚尔倍特·奥尔逊說。

“啊不，爸爸是从来不接受酒瓶的宣传的，”斯多尔倍太太回答。

“唔，媽媽对我的議論很对，”斯多尔倍笑着說，“而且她說起話来毫不打噎。奇怪的是有些人竟做不到。……現在要輪到你了，弗雷得力克。現在你已經是正規工人，如果工作做得不合規格，就要由你自己負責了。我們已經一同在脚手架上工作过，彼此都知道各人的情况。有时候你是个小丑，有时候你是个蠢人，你也挨过我老头兒不少耳光。不过那都是在你學習的时候。只要你肯用心干，是找不到你的岔子的。我要給你說句公道話，你已經学会了你的本領，并不比別人差。显出你的本領来，孩子！从此好好地干你的工作，不要叫你的伙伴牵着你走。輪到你干的事也別推卸責任！”

“也別讓喝酒的人沒有酒喝，”亚尔倍特·奥尔逊插了一句嘴。奥多在他的腰間推了一下。

“这也是的，”斯多尔倍笑着說。“不过还有两件事要交代你，”他又庄重地接着說下去，“工作時間別讓姑娘們到脚手架下面来走动，这是很不好的；还有一定要支持自己的同志；再沒有比‘破坏罢工分子’这个名称更丢脸的了。”

“好！”席上的人都应声說，“这話真不錯！”

弗雷得力克坐着靜听，唇边显出一絲拘束的微笑。

他穿着一身新做的建筑工人的白色工作服。他那圓圓胖胖的下巴上长着几根黑黑的鬍子，不时去摸一下。他兴奋地等候老头兒把話說完，好以同人的資格和他照杯喝酒。

“現在，孩子，”斯多尔倍說着便揭起那“尿盆”的盖子，“現在你是我們的新會員了，欢迎你！祝你健康！”

他稍稍眯着眼睛，把那个盆凑到嘴边去喝了一口。

“祝你健康，爸爸，”当他的父亲把酒盆递给他时，弗雷得力克眼睛亮亮地说。他喝过后才向全席一个个地传过去。女客们未喝之前都尖声叫喊；原来盆里盛的是巴伐利亚啤酒，在这琥珀色的酒里面还浮着巴伐利亚腊肠。酒盆在传饮的时候，斯多尔倍唱起了建筑工人歌，全席的人也都在和他唱叠句：

白衣白帽的人站在高空，
谁都知道他是个建筑工人！
把石灰和砖瓦交给他，
他就能平地造起高楼大厦！
人们成群地在路上抬头看，
哎呀！哎呀！
脚手架摇摇晃晃，
可是他一点不怕！

他走在路上倒有点摇摆，
他撞进每一家小酒店。
这是因为他耽惯了，
五层楼上的高空。
哎呀！哎呀！
脚手架摇摇晃晃，
你可要当心啊！
鸟儿都飞在他头上：

建筑工人不懂得头晕眼花，
是他的事情，他决不罢手，

石头一塊落一塊，也許要高到天上，
只有法律才能對他說：住手罷！
你不是傻子，這上邊住着上帝！
哎呀！哎呀！
這雖然是一種奴性，
可惜沒有辦法！

如果你告訴他：一個禮拜滿了，
他就給自己算一筆賬。
一禮拜的工資放在口袋里，
他謹慎小心地下來回家，
現在他有錢啦！
哎呀！哎呀！
腳手架在風里搖晃，
且不去管它！

那個身材堅實的鋪瓦工人把兩條胳膊擱在桌子上，眼睛迷迷胡胡地看着前面。歌聲完後，他略略抬起頭來，臉紅紅地說道：

“這個歌倒不壞，對有關的人來說，講得一點也不錯。不過鋪瓦的工人比別人爬得還要高些。”

“同志，別計較這個了，”斯多爾倍坦率地說，“今天晚上的問題不在乎誰爬得最高，今天我們要的是快樂。”

“不錯，也許是這樣，”亞爾倍特·奧爾遜說，他又把頭低了下去。“但是爬得最高的總是鋪瓦的。”說了這句話之後，他便坐在那裏喃喃地自言自語。

“別和他多說了，”奧多輕輕地說。“要不然他會發瘋病的。別囉嗦了，老哥，”他說着把手按着奧爾遜的肩膀。“無論如何總沒有

人及得上你的下跳的本領啊！”

奧爾遜之所以被人家綽號叫做“耍把戲的”，是因為他有一個習慣：好好地屋頂上工作，他會忽然滾落到下面街道上。他曾從屋頂上跌下過好幾次，一次都沒有受傷；只是有一次跌斷了兩條腿，以致現在走起路來看得出兩腿有點彎曲。奧多和他是同事，為要討他歡喜，便講述他上一次從屋頂上跌下的經過。

“我跟他一起伏在屋頂上工作，天氣冷得要命。他當然是解掉了腰上的保險帶，我們正在舒舒服服地一邊工作一邊聊天，忽然一回头他不見了。‘活見鬼！’我對其他的人喊道，‘耍把戲的又溜下去了！’我們連忙打梯子上跑下去。你知道，我們多么耽心。但是我們在人行道上找不到亞爾倍特·奧爾遜。‘該死，這個耍把戲的又到哪兒去了。’我們說，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後來我偶然向對街啤酒店前看了一眼，却看見他坐在酒店的窗子旁邊，用大拇指點着鼻子，還眨眨眼招呼我們去和他一塊喝杯啤酒。‘我口渴得很，’他只說：‘等不及從梯子上下來了！’”

大家的鬨笑提起了“耍把戲的”的興致。“再給我喝杯啤酒吧？”他說着很困難地站起來。

他喝過啤酒，便去坐在一個角落里。斯多爾倍坐在席上玩他的金絲雀，它也要到席上來分享一份。這小鳥原先停在他的通紅的耳朵上，爪子抓住了他的頭髮，然後跳上他的胳膊，再沿着胳膊跳到餐桌上。斯多爾倍不停地問它：

“你要抽什麼煙，漢西？”

“比普！”金絲雀每一次都回答。於是大家都笑起來。“漢西要抽比普呢！”^①

“它多聰明，會這樣回答！”女太太們說。

^① “比普”是鳥鳴聲，但“烟斗”亦與此字同音。

“聪明？唔，他还会放刁哩！有一回我們給它买来一个小媳妇，因为媽媽說它沒有爱人多么可怜。他們成了亲，小媳妇生了两个蛋。牠到媳妇要解糞的时候，汉西便大不高兴；它不断地叫媳妇出去和它在一起。媳妇不肯。有一天，媳妇出来找东西吃的时候，它就过去把蛋抛出到籠子外面！它吃醋啦——这小光棍！不错，动物都是很聪明的，真是聪明不过，亏它想得出来！现在，你们看它！”

汉西已经跳到餐桌上，去啄食剩下的蛋糕屑。它蹲在盆子边，一边啄着一边快乐地摇尾巴。忽然有一点东西落在拾布上。

“嘿，豈有此理！”斯多尔倍發怒地喊，“要是换了别个，你就会給媽媽收拾一頓了！”

拉賽老爹几乎把肚子都笑破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快乐的場面。“好像同时碰到了十来个卡莱兄弟一流的人，”他偷偷地对貝萊說。貝萊只是心不在焉地微笑。爱倫在握着他的手搁在她膝上，摩弄着他的手指。

貝萊的工会送来了一通賀电，这才使話头回到比較正經的問題上。莫尔頓和斯多尔倍进行了有关工运的爭論；莫尔頓認為他們对个人关心得不够，而过份重視了在选举中占多数。他以为革命必須从每个人心里發生出来。

“不，”斯多尔倍說，“这是没有什么結果的。如果我們有許多同志被选进国会，占到多数，那时我們就可以按照我們的計劃建設一个新国家，这是一个十足合法的辦法。”

“話是說得对，不过这是一个每天的吃飯問題，”莫尔頓坚持地說。“肚子餓的人不能坐着等做多数；要等青草长出来才喂牛，牛早已餓死了！他們必須自己想办法，如果不这样，他們是不会有很好自觉心的；他們必須先覺悟到自己的人的价值。如果公布一条法律禁止穷人呼吸空气，你以为他們会乖乖地停止呼吸嗎？絕

对不会。眼看别人有得吃而自己沒有，在他是很苦痛的。他在生活能力上有些不够，社会就利用了他这些弱点来剝削他。法律对穷人有什么好处？他完全被排斥在社会外面。一个人不应该餓死他的馬或狗，但是这个禁止餓死狗馬的社会，却讓自己的工人餓死。我相信，如果我們再要繼續劝穷人服从和守法，将来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样下去，我們在将来建設新社会的时候將發現我們是一些很坏的建筑材料。”

“不錯，不过我們的服从法律并不是为了尊重資本家的社会，”斯多尔倍有点迟疑地說，“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願上帝帮助那些能自助的穷人！”

“可是，創伤仍然还医不好！那些默默無言地挨餓的人又怎么样呢？能够自己有办法的人到底很少，所以这些人只有坐牢了！但是如果所有的飢餓的人一齐动手去敲破櫥窗各取所需，那末生活問題倒很快就解决了。他們总不能把全国的人都送进牢監！現在，飢餓是一种社会美德，它把穷人哄騙到死，为了讓剝削他的人發財。他們拍拍这个可怜的老好人的肩膀，夸奖他能奉公守法，除此以外他还能得到些什么呢？”

“不錯，真該死，这个世界簡直是顛倒的，”斯多尔倍回說。“但是，正因为这样——哦，不，你別想說服我，老弟！我覺得你似乎太赤化了一些。我不贊成！我从运动开始的头一天就参加了，沒有人能說我斯多尔倍貪生怕死；但是这种办法我不贊成。我們始終堅持原来的路綫，我們得到的一切成就，都是靠着它。”

“是的，这是真的。”斯多尔倍太太插嘴說。“我回想早先的日子，拿現在来比一比，我几乎自己都不相信呢。那时候，我們甚至在自己人中間都不得安身；他們处处和我們为难，他們仇恨爸爸，因为他不像他們那样做馴服的綿羊，偏要去管他們的事情。我每

次打开厨房門，总有些肮脏破布挂在門把手上，还塗上些更坏的东西！这是誰干的？我从来不对爸爸說，要不他会鬧到天翻地复，要找出搗蛋的人。我不能讓他知道，使他煩心的事已經够多的了。現在呢：‘斯多尔倍来了，烏啦！斯多尔倍万岁！’人人都尊敬斯多尔倍，因为他是个老战士！”

“这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亚尔倍特·奥尔逊喃喃地說，“但是無論如何，爬得最高的畢竟还是鋪瓦的工人。”他低着头坐在那里，眼光里显着气憤。

“的确是他爬得最高，”女太太們說，“有誰說过不是呢？”

“別理睬他，”奥多說，“他喝多了！”

“那么他可以出去透透空气，不要坐在这里叫人家不愉快，”斯多尔倍太太很有点生气似的說。

“要把戏的”勉强撑着站起来。

“你說出去透透空气，是不是，斯多尔倍太太？好，要是有人經得起風，那就只有我亚尔倍特·奥尔逊了。那些只会吹牛的泥水匠，他們干得了什么？”他弯倒了头站在那兒叭叭地說。“好，那末我們就出去透透空气。我不要和你們在一起鬼混。”

于是他搖搖晃晃地走向厨房里去。

“他去那里干什么？”斯多尔倍太太吃惊地問。

“啊，他不过到院子里去呕吐一下，”奥多說。“他工作是第一手，不过酒量太浅。”

貝萊还坐在席上，当別人在談論的时候，他用鉛笔在一张紙片上画圖。爱倫伏在他肩膀上看。他觉着她的热气呼在他的耳朵上，一边运笔一边快乐地微笑着。他画成后爱倫拿来遞給对面席上的人。画的是一个大胖子，滿身大汗地用他的大肚子推着一輛小手車。下面写着：“資本主义——当我们拒絕再給他服务的时

候！”这画使大家都非常欣赏。

“你真有一手！”斯多尔倍喊道。“我要把它交给我们的漫画杂志，我认识他们的编辑。”

“是呀，贝莱，”拉赛夸耀地说，“没有他做不来的事情；天知道他是打哪儿学来的，决不是他爸爸教他的。”

这话引得大家都笑了。木匠斯多尔倍的妻子惊异地端详这幅画，她望望贝莱的手指，又望望画圈。

“我知道有些人能说出很滑稽的话来，”她说，“可是他却能用手指头，这我可想不到！这可怜的家伙，你看他这大肚子推得多苦！比我肚子里有维克多的时候还苦呢。”

“堂弟维克多，是她的小儿子，生得怪聪明的，”奥多解释着说，同时向贝莱眨眨眼。

“是的，他确是很聪明的，虽然他还不过半岁。前几天我把他放下来买牛奶，从此以后他便不肯吃左边的奶了。原来这小家伙看见那送牛奶的把脱脂的奶倒在左边桶里，全脂的都倒在右边。又有一回……”

“唔，妈妈，够了够了！”木匠斯多尔倍说，“你不看见人家在笑你吗？况且时候不早，该回家了。”他好像有点生气。

“怎么，你们打算走了吗？”斯多尔倍问。“啊，我的天！的确很晚了。我们再唱一个歌来做结束罢。”

“弟兄们，天快亮了……”斯多尔倍太太唱开了头。她已经疲倦得头头昏昏了。

唱完了社会民主党进行曲，客人便纷纷散去。拉赛口袋里装满了糖果，带回去给那三个孤儿。

“要把戏的呢？”奥多突然说。

“也许他醉倒在院子里了，”斯多尔倍说。“出去看看，弗雷得

力克。”

大家都忘了还有这个人。弗雷得力克回来說亚尔倍特·奥尔逊不在院子里——可是大門却还是上了鎖的。

“他总不会爬上屋頂走吧？”有人說。

于是他們从后楼梯奔上楼，攔楼門开着，一扇天窗也开着。奥多脫去外衣，从天窗口翻上屋頂，發現亚尔倍特·奥尔逊坐在屋檐边上打鼾。

他斜靠在山墙的边沿上，山墙比屋頂高出大約十七八吋，他背后就是临空的了。

“別叫他，”斯多尔倍輕輕地說，“先把他拉住，再叫他。”

但是奥多一直向他的伙伴走过去。“喂，伙計！时候不早啦！”他喊道。

“好！”要把戏的說着便站了起来。他站在那兒晃了几晃，然后才跟在奥多后面爬过屋頂，从天窗口翻进屋里。

“活見鬼，你在那兒干什么？”斯多尔倍笑着問。“你是不是在工作？”

“不是，我不过上那兒去吸点新鮮空气。你們有啤酒沒有？这是怎么回事？都散了嗎？”

“散了，你坐在那兒数了两个鐘头星星了，”奥多回答。

这时客人都已經走光。拉賽和新夫妇俩还站着等告辞。斯多尔倍太太眼睛里噙着一包眼泪，抱住了爱倫。

“夜深了，当心受凉，”她哽咽着說，噙着泪水的老眼模糊地望着他們点头。

“嗨，有什么該哭的！”老建筑工人斯多尔倍一边陪着她回进屋里，一边說。“你先睡吧，我还得把要把戏的哄睡觉呢！今天辛苦你了，媽媽！”

第十六章

貝萊把他做鞋的工作凳安置在起居室的兩扇窗子之間，靠近牆壁。在工作凳和放在房間中央的圓桌之間，只有一個剛擠得過身子的空隙。門旁靠牆放着假柚木的碗櫥，這是愛倫最得意的家具。對面牆邊，正對着碗櫥，是愛倫做閨女時代用過的五斗櫥，櫥上挂着一面鏡子，櫥面鋪了一塊白色的抽絲白布，布上放着一件小漆器，是一隻針綫盒子，還有幾張照片，和一些小擺設；配上那塊白台布，看去好像一張小供桌。

貝萊隔一天才到別克師傅作場里去一趟；其餘的時間都在家里干自己的工作。他在附近這一带有許多熟識的人，都是真正的窮人，他們的鞋子要穿到露出襪來才肯修理；可是仍然足夠他賺進一天的生活費。他也從愛倫家里人與他們的熟人那里攬到工作。這些是另一種人；即使是景況不好的時候，他們還始終保持着外表整齊，甚至還要裝出些豪闊。他們是把困難掩飾起來的。

他本來盡有機會當伙計，但是他寧願這樣安排，可以使他多少有點獨立的基础，前途比較有希望。再說，在自己家里工作，也有它的好處；當他工作了一陣子，抬起頭來，看看周圍的一切，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溫暖：樣樣東西都是那麼親切，那麼叫人感到舒適，仿佛它們永遠是這樣的一個和諧的集體。當早晨的陽光照進來的時候，一切都顯出了笑容，愛倫哼着曲子忙忙碌碌地在這一切東西中間來來去去。她覺得有一種永遠接近他的欲望，他在家的日子，她每天都過得很快樂。在這樣的日子里，她儘可能迅速地把廚下的工作做完，然後坐下來陪伴他。他得教她怎樣打補釘，怎樣上鞋

底，她也幫着他做些工作。

“現在你是老板，我是伙計！”她高興地說。

她也給他拉來些主顧；她的企圖是要使他經常耽在家里。

“我要盡我的能力幫助你。將來有那么一天，你的工作多得必須收個徒弟——往后再得雇一個伙計。”

他就把她攬在懷里。接着他們便一邊比賽工作，一邊唱歌。這生活使貝萊感到萬分幸福，把一切憂愁顧慮都丟開了。這是他的安樂窩，每一根木棒，每一塊石子，都比世界上其他一切東西更可寶貴。他們的工作收入足夠維持他們的生活，而且還能讓他們吃得好些；貝萊快樂地完成他的工作，仿佛他剛找到他的真正的職業。

群眾運動的巨浪不時向他滾過來，使他心里為之震動，那時他就會發出非常激烈的言論。或者是，當他從自己的幸福上看出光明的遠景，他就把這些遠景講給愛倫聽，因為從此得到好處的還是愛倫。她得意地聽着他講，有她那樣情真愛摯地望着他，他講得更加有聲有色，發揮出他固有的口才。到最後，他靜默下來，她那雙黑眼睛還是繼續盯着他，似乎在貝萊身上看出了某種連他自己都沒有發現到的東西。

“現在你在想些什麼？”貝萊問，他巴望把胸中所有的一切都向她和盤托出。對於他，世界上除了愛倫以外再沒有別人了。他想和她談談他的新思想。他想在這方面也享受到伉儷同心的幸福。

“我在想，當你說話的時候，你的嘴唇多麼紅啊。好像它們在等親吻呢！”她說着便攬住了他的項頸。

在他們的小天地以外發生的事情，愛倫絲毫不感興趣；她只能談他們的愛情，和關於她自己的事。但是她的熱情的眼光卻成為他們的生活基礎。它對他起着一種神祕的作用，好像使他發現了

自己身上的一些未知的力量。

“她眼中的貝萊想必和我所認識的不同！”他怡然自得地想。想必他有某种长处使得她和他这样的难分难舍，那怕只离开一时半刻，她都会感到难过。当她看了他一会儿之后，她就会显得神魂颠倒，偎倚在他的怀里。

她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自己的工作。当她坐在他对面，一边帮他工作一边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做起工作来一个人抵得上两个。

貝萊觉得他們的窝已經是很够舒服的了，但是爱倫心里还充满了种种改进的计划。在她的理想中，她希冀的是一个陈設富丽的家庭，要有皮沙發和其他許多精美的家具。現在这个小家庭，在貝萊看来，是可亲可爱，再也設想不出更好的了，可是爱倫却只看作是暫时的，它得逐渐換上更精致更美好的东西。在她的关于家常瑣事的谈话背后，常常透露出她这种要求很高的野心奢望。如果要使她的希望成为事实，貝萊就非拚命工作不可！

爱倫絕沒有忽略了她的家务，她决不讓時間閑着过去。貝萊在作場里工作的日子，她便把整个家都徹底收拾，打扫的打扫，洗刷的洗刷，还做些好吃的东西等他。傍晚时候她去作場門口接他。然后他們沿着运河散一回步，走过兒童們玩耍的青草芊芊的古城墙。爱倫把整个身子都靠在貝萊胳膊上。

“啊，貝萊，你不知道我今天多么想念你啊！”她說。“現在見到你了，但是我的乳房还在痛呢，它們还不知道我已經和你在一起啦。”

“我們今天晚上要不要工作一会——做一刻鐘吧？”晚飯后她會說，“这样你可以早一点做老板，生活过得更舒服些。”貝萊本来也許想和她去逛逛街，或者去看看夕陽晚景，但是她那双黑溜溜的

眼睛却盯着他望。

在恋爱中，她周身有着充沛的精力，这些精力全都用在他身上。她的天性里，不可能有自私的成分。对于她自己的事情，她是全不在心上的；她只想和他在一起，为他而生活。她从前好像是一片肥沃丰饶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貝萊使她的爱情萌动起来，于是这爱情便以永远不断地施舍的姿态出现了。他觉得她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他作了赠礼，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对她的情意的报答。

他辞去了工会领导的职务。他和爱倫的共同生活以及維持这个新成立的家庭，使他沒有多余的时间去从事社会活动。爱倫并不干涉他的这些事情；但是每当他晚上开会回来，看得出她曾哭过。因此他就只好耽在家里陪她；这是他的弱点，但是他沒有别的办法。况且在他并沒有有什么損失，爱倫給他的补偿是綽綽有余的。她知道怎样用她的爱来纏住他，怎样把他們的家庭变成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再沒有比两口子商量着要买一样东西更快乐的了；例如，买一只可以放在窗台上的瓷花盆，盆里可以栽上百荷花之类。这就意味着要节约一个星期。买来了之后，他們又会手挽手地繞到河对岸去，从那边眺望自家的窗口，看看点綴出来的效果。以后便商量着要买別的东西；一架鑽孔器；一塊釘在門上的戶名銅牌；每星期六总有些新的东西买进来。

“工人报”丢着沒有看。如果貝萊把工作放下几分鐘来溜覽一下，爱倫便过来咬他的耳朵了；他的空闲时间都是屬於她所有的，像一对小狗似地互相逗着玩，是工作中間最好的消遣，比給工人群众服务有兴趣得多了！因此便把訂的报纸退掉，每星期省下的錢由爱倫拿去儲蓄起来。她已經在菜市街选中了一个地方，想在那里开一所鋪子，有一个雇用三四个助手的作場——她的儲蓄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貝萊不能不佩服她的头脑，因为这的确是一个營業

鼎盛的地方。

他們結婚后，去探望愛倫雙親的次數並不多。斯多爾倍發現貝萊的熱心減退了，有時揶揄他幾句，想使他的火燃燒起來；但是這可惹惱了愛倫，父女間發生了爭吵——她不能容忍對貝萊有所批評。只有在貝萊提議之後她才肯去探望雙親；她自己似乎不大想和她的家人見面，寧願耽在家里。她娘家的人來敲門的時候，他們往往裝作不在家，以便夫婦倆可以出去逛動物園或作郊游。

他們也不常看見拉賽。愛倫總共只請他來吃過一頓晚飯。他工畢回來，已經很疲倦，懶得更換衣服，洗臉澡身，把自己收拾得整齊齊，而愛倫的小家庭里却是斤斤計較到這些的。他雖然很看重她，但是在她的客廳里，他總覺得不自在。

他住了貝萊原來住的房間，在三個孤兒家里搭伙食。他們很敬愛他，他們對貝萊的一切關懷現在都移轉到老头兒身上了。他們的照料有了顯著的效果，拉賽已經返老還童，需要人們像哄小孩子一樣哄他。他總是很關心地聽瑪麗訴苦，聽小兄弟倆講他們的所見所聞。他也給他們講些自己少年時代的故事，或是在采石場上的經歷，這些事情他多少加以渲染，講得聲色俱全，不致比不上他們。貝萊來請他父親的時候，他們四個人總是坐着做孩子玩的遊戲。他們也時常爭論怎樣玩法，因為拉賽總要先說說明白。他對貝萊說：

“你別生氣，說我不惦記你們，我到晚上實在很累了，要早點睡覺。”

“那麼禮拜日請過來吧，我們一道吃早飯；飯後一道出去玩。”

“不，禮拜日我有事情——有約會，你明白嗎？”拉賽油腔滑調地回答，免得兒子多問。“你們去享受青春快樂罷；這不是永遠留得住的。”

他絕不要人幫助。“我能自己賺我的衣食；況且我的需要不大，我現在已經很滿意了。你自己該操心的事多着呢，”他總是這樣回答。

拉賽說起話來常常是和顏悅色的，看上去好像心滿意足，但是他眼里常有一種奇怪的神情，仿佛有什麼失意事在嚙着他的心。貝萊心里很明白這是為了什麼。拉賽應該在貝萊的火爐邊養老，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在貝萊的一切對於將來的孩子氣的理想中，無論是什麼樣的夢，爸爸拉賽總在他身邊享福養老，作為他辛苦培植兒子所得的報酬。這是理所應該的；在家乡，每一家窮苦人家都有一個頭髮灰白的老人坐在爐邊烤火，孩子們是窮苦老人的惟一的安撫。但是，在目前這可辦不到；他們的兩個小房間里擠不下了。愛倫絕不是沒有心肝；她常常為老人家的生活想長想短，但是她的熱愛不容許第三者插足進來。她從來沒有想到過這種事情；貝萊也覺得如果他勸愛倫把爸爸拉賽請到家里來，那麼他們美好的同居生活便要遭到破壞了。他們珍重他們的每一小時，這是一種神聖的幸福，萬萬不能犧牲，因而不得不犧牲掉其他的一切。他們的關係不是人們冷靜的、出於理智的愛，而是愛的本身——這種愛情，在窮人的生活中向來很少，只在不幸的情侶的悲慘而美麗的歌曲中才聽得到。但是他們居然有了這種愛情，這真是一件奇事！

現在愛倫快要生孩子了。她的身體變得更加豐滿，更加柔和了。對於別人，她是冷冰冰的，不近人情；只有對於貝萊她才有說有笑。一向隱伏在她的心里，仿佛他還無法戰勝的那一種矜持態度，現在完全消失了。她盯着他看的那種目光已經不是懷疑查問，而是表示著一片誠信。她現在顯得很溫和沉靜，仿佛她已一切都稱心如意，因此便一天一天地更加美麗起來。

看到她在他的撫愛之下姿容艷發起來，貝萊覺得滿懷驕傲。在

他幼小的时候，他觉得肥沃的土地给予他的慷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在他有了恰恰相同的感受，于是他心中感到了无限的温柔。爱伦现在已不能操作了，但这种疲乏无力是有丰饶的后果的，所以它对贝莱有一种魅惑力。他预备牺牲世界上的一切来侍候她和她那奇妙地怀在肚子里的东西。

早上他头一个起身，先收拾房间，煮好咖啡，然后才做工作。回到家中，如果看见爱伦曾做过清洁工作，他便感到难过。为了使她省力，他一个人兼做两个人的事，减少睡眠的时间，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他的脸上凝住了一种幸福的表情，因此显得好像有些呆蠢。他的思想绝不逾越他们的家庭范围；爱伦的身子完全掩蔽了他的整个世界。

新家具的购置停止了；改为买尿布和襁褓。爱伦和她的母亲老是在说些很神秘的话，不让贝莱去听；他陪同爱伦归到她父母家去的时候，斯多尔倍太太总是在翻检衣柜，把一个个小包交给爱伦带回家。

时间过得太快了。像他们那样一概不管外事，先做自己的事情，还仿佛永远做不完似的。有一天，贝莱觉得他们周围的天地要垮了。爱伦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狂喊怪叫，好像有魔鬼附在她身上一般。贝莱站在床边，手足无措地弯身看着她。布伦太太坐在床脚边编织绒线，或者看看报纸，泰然若无其事的样子。

“尽管叫喊，少奶奶，”爱伦住声的时候，她不时说，“是应该叫喊的！”

爱伦恨恨地望着她，固执地紧闭着嘴，但过了一霎时，她又张口大喊了。床脚绑着一根绳子，她喊叫的时候便抓住它。终于，她声嘶力竭地垮下来了。

“小鬼，你这个小恶鬼！”她微笑着轻轻地说。

貝萊快樂地俯下身子來望她，但是她突然把他推開。她那美麗的身子又蜷縮起來，可怕的掙扎又開始了。但是，在她的叫聲停止之後，忽然一個細小的聲音使屋子裡充滿了新的音調。

“多了一個人口啦，”布倫太太倒提著嬰兒的一條腿說。

是一個男孩。

貝萊臉紅紅地在房間裡走動，神情恍惚，彷彿碰到了任何人都沒有經歷過的事情。他頭一次把別克師傅的工作帶回家裡來做，夜里由他來照料小孩。他不時拋下工作走到產婦和孩子跟前。

“你真了不起，生出一個孩子來給我親吻，”他紅光滿面地說，“而且還是個男孩子！他將來會長成一個男子漢大丈夫！”

“居然是個男的！”她家裡的人說，“你沒有弄錯嗎！”

“怎麼會？”貝萊莊重地回答說。

女眷們都笑他給孩子當保姆。“好一個男子漢——也許他還想當產婦呢！”她們取笑他說。

“我相信他會的，”斯多爾倍喃喃地說。“但是更糟的是他快要變成白痴了！我說這句話很難過，可是全是我們姑娘不好。可是她一輩子只想聽到愛情好話。女人都像貓一樣，她們是沒有記性的。”

貝萊對這些嘲諷只是置之一笑。他感到無比的快樂。現在拉賽終於有機會上兒子的門了。他一得到添孫兒的消息，連衣服也沒換，馬上便來了。他是多麼興奮：走到房門口，便把帽子扔在地上，一直衝進臥房，彷彿有人在後面拉住他不放似的。

“啊，小寶寶！誰看見過這樣的小天使嗎？”他叫嚷著說，又連連稱贊孩子，洋溢著做祖父的快樂，使愛倫臉紅起來，感到做母親的驕傲。“到底有了，到底有了！”他不住地說。“我一向擔心等不到抱孫子就要進墳墓！……啊，這小家伙很胖！不錯，他先天不壞！他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大人物，貝萊！你瞧，他生得又胖又圓！也許會

成个大商人，大厂主，或者这一类的人！你会看见他有财有势的，爸爸拉赛可享不到这种福气了。”他叹了口气，“哦，哦，他已经会看人了！说不定这小家伙在想：站在这里弯着腰看我的这个穿着一身旧衣服的鸡皮疙瘩的老头儿是个什么人啊？哎，这是爷爷拉赛，你认认清楚！你们看——他是规规矩矩地享到福的人。”

于是拉赛走去跟贝莱握手。“我从来不敢有这种希望——哦，他生得多好啊，我的孩子！你打算给他取个什么名字？”他无论说完什么话，老是带上这个问题，并且一边问一边焦急地望着贝莱。现在，每当激动的时候，他的头便有点摇晃了。

“我们给他取名叫拉赛·弗雷得力克，用来纪念祖父和外祖父。”有一天贝莱说。

这使老人大为高兴，马上去喝一顿酒以为庆贺。

现在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来一趟。礼拜日早晨，他收拾得干干净净，擦亮皮鞋，刷净衣服，使他自己显得像样些。平日工毕回家，总要顺便来望望，问一声小拉赛是不是睡得好。他恭维爱伦能养出这么一个好孩子。为了他欢喜孩子，爱伦对老人也亲密和善起来了。

她甚至肯让老人家照管孩子了，当她有事外出，来请他去的时候，他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了。

小拉赛一出世，就能把一切误会都消释掉，所以贝莱很感激他。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家伙，有一天居然使拉赛和爱伦拥抱了！贝莱留心地看着这小生命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他注意着什么时候孩子的眼光会注意东西了，什么时候孩子会伸手去抓东西了。

“嗨，瞧他！他也已经要有他的一分了！”贝莱高兴地喊。

孩子要贝莱的小鬍子，哦，来了，他居然一把抓住了。他的小手揪得很紧，几乎没有办法扳开他的手指；手指胖得起着一个个的

小肉窝，手腕上有很深的折皱。爱伦的奶水真有力！

他们现在和莫尔顿几乎完全不见面。他起先还来访问过他们，后来便绝迹不来了。那时他们彼此都勉强敷衍着，爱伦的冷淡态度把他吓跑了。他不知道她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贝莱老是不出空闲去看他，但是心里常常感到抱歉。

“你可知道他为什么不来？”他怀疑不解地问爱伦。“我跟他有许多共同之处。我好不好停下工作去望望他？”

爱伦不回答他问的话，只是抱住他亲吻。她想把贝莱看成是她所独有的，用她的爱情把他包围起来；她呼出的热气使他感到快乐，同时也使他变得懦弱无力。她的意志像坚墙厚壁一样围困着他；他也隐约地意识到这一事实，但是他并不想设法奋发自励。他觉得这样也自有乐趣。

有了孩子便增加了开支。爱伦的事情够忙的了，没有时间来帮他工作。贝莱急于要找适当的工作，使冬天淡季到来的时候可以温暖而安逸地过日子。他忙得没有一点沉思的时间。这是一个被生活所决定的事实，穷人只能忙着照顾他们每天的衣食，没有时间去顾到精神上的事。

贝莱不再关心外面的事情。当他在作场里吃早饭的时候，由于老习惯，他有时也偶尔看一眼包食物的旧报纸——一张旧的“工人报”。或者有时他觉得有一种与他无分的事情，于是他便抬起头来，好像在听的样子。但是爱伦很懂得他这种茫然若失的眼光的意义，便用她的爱娇来把它争取回来。

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莫尔顿。贝莱很高兴，但是莫尔顿的眼里有一种怀疑的神色。

“你为什么不到我那兒去了？”贝莱问。“我常常在盼望你，但是我离不开家。”

“我有了爱人，簡直沒有空了。”

“是嗎？”貝萊兴奋地說，“是誰呀？講給我听听。”

“唉，沒有什麼可講的，”莫尔頓苦笑着說，“她是个孤苦可怜的人，沒有人要她，所以我才挑中了她。”

“这真是你的作風，”貝萊笑着說。“但是，講正經話，这个姑娘是誰？她住在哪里？”

“她住在哪里？”莫尔頓好像不了解似地对貝萊看了一会兒。“不錯，你的話很有道理。你知道了她住在什么地方，其余的一切也就明白了。警察也常常这样問的。”

貝萊不知道莫尔頓究竟是在开玩笑还是說正經話，今天他竟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的蒼白的脸上有一种苦痛的神情。眼睛里也显出一种离奇的亮光。“在这样冷的冬天，一个人总有个地方住啊。”

“唔，你說得对！她住在公有林里，这是說当警察不把她赶走的时候。警察是穷人的房东，你可知道？不久前举行了一次戶口調查——哦，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命令規定，在指定的一个夜晚，人人都必須声明住在哪里。但是戶口調查表是不是也發給無家可归的人呢？不，所有住在厂棚，空地，还没有落成的房屋，以及粪坑附近的人，他們都沒有固定住所，因此就不計算在戶口內。你要明白，这个办法很方便：干脆沒有这些人的存在！否則戶口册上会出现一个很不愉快的現象：無家的人占了一个可怕的数字。全城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数字：一个在街上传道的教士。我曾經在夜里跟他出去过好几回；我們看到的景象是多么可怕！無論什么地方，只要有一点空隙，他們就躲进去，作为栖身之地。他們甚至睡在铁楼梯下面，就此冻死。我們就發現过这么一个死人，是个老头兒，我們去报告了警察。警察把他的紅鼻子凑近死尸嘴边嗅了

一下，說道：‘醉死的！’就照这样記錄下來，其實是應該寫‘餓死的！’你要明白，在我們的國家里，不可以說有人凍死餓死。在這裡，願意工作的人決不會凍死的，也決不會有人挨餓，除非是他自己活該。在一個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里，這樣做是有必要的；人們有了高度的文化，不允許饑寒凍餓自由地出現在街頭，這種景象妨礙了人們的娛樂，也擾亂了人們的睡眠。因此就必須把他們打發得遠遠的。要消滅他們是很麻煩的，但是警察有訓練，能夠把他們趕進偏僻的角落里去。你不妨到水閘口去看看，跟你住的地方很近——看看在這個季節里一天要撈起多少。失足墮水，當然羅！碼頭上很滑，人們又走在碼頭边上。不久前，有一個婦人在北橋區的一個大門口生孩子——在零下十度的氣候下。聚攏來的人就生氣了：拖着達月的身子怎麼可以出門，她應該就在家里啊！他們都沒有想到她連個家都沒有。好吧，既然這樣，她就該去投警察局，他們是有責任收留她的。但是當我們放她上車的時候，她吓得大嚷大叫：‘我不要去產婦收容所，我不要去產婦收容所！’原來她早先已進去過一次了。她當然有寧可在人家門口分娩的理由，正如有些人寧可投河而不肯進教養所一樣。”

莫爾頓不管貝萊愛聽不愛聽，管自己說下去，仿佛他非把悶在胸中的苦楚傾訴出來不可。貝萊驚訝地聽他爆發出這一番淒慘的話，深深地為自己的漠不關心而感到慚愧。聽了莫爾頓這一番話，窮困又在他眼前涌現了生動而可怕的形象。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事情，好像我是一個資產階級似的？”貝萊說。“關於這一切事情我和你一樣知道得很清楚。”

“再說，又不是碰到了荒年，”莫爾頓接着說，“這是每年冬天經常的現象。昨天有一個窮人在我們店里偷了一個面包，他拿了就跑；現在他一輩子是個賊了。‘我的天，為了這麼一點兒也值得犯

偷窃罪嗎！’老板娘說，‘只是一个值三十五欧勒的面包！真叫人不
懂，为了一个面包就甘心一輩子坏了名譽！’”

“这是他肚子餓啊，”貝萊愚蠢地說。

“肚子餓？当然，他是肚子餓了！但是，我却認為是發瘋。我不
了解；可是別人都以為很容易了解。你問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
事情？你說你自己也知道的。不，你還是沒有真正知道，不然的
話，你就会動腦筋去想為什麼面包和犯罪這兩個名詞會聯結在一
起了。你說這不是發瘋嗎？這兩個東西會聯結起來，困了人的一
輩子？一個人居然要偷面包，你懂嗎？不偷別的，光偷面包！有
面包吃的人還會偷面包嗎？每天早晨，六點鐘不到，許多窮人便擠
在我們店門口，排隊等買半價的隔宿面包。警察要他們排隊，如同
在戲院門口排隊買票一樣。有些人四點鐘就來了，在冷風里站上
兩小時，以便排在最前頭。但是在購買的人以外，經常還有一大群
更窮的人，他們沒有錢買，只是站在旁邊看別人買便宜面包，仿佛
很有興趣。他們站在那里等候一個奇蹟，盼望有零碎面包片落到
手里。你可以從他們用眼睛盯着每一個行動的情形中看得出來，
正如你看見一群狗圍着屠夫的車子，妄想有一片肉丟下來的這種
神情一樣。他們不明白，命運是不會憐憫他們的。我不願意說人
類——要是我們給他們一點什麼的時候，你看得出他們多么詫
異——他們認為這簡直是碰巧，是意外。天呀！面包是最便宜的
東西，在世界上的一切必需品之中最便宜的，可是他們竟從來沒有
一天够吃的！今天早晨我把一個面包塞在一個老婦人的手里——
她抱了它親吻，歡喜到流眼淚！你覺得受得了嗎？”他定眼看着貝
萊，神情好像迷迷胡胡的。

“你如果以為我沒有和你一樣的感覺，那是錯看我了，”貝萊沉
靜地說。“但是要消除這種情況，哪里會有簡便的辦法？我們必須

要有耐心，組織起來，遲早總有希望。要像別處地方的人那樣爭取權利，我們現在還沒有能力。”

“正是這樣！他們知道我們沒有能力，所以他們才待我們不公平。惟有讓那些官僚們知道：人民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會得自己起來爭取應得的權利；這樣，他們才會把應得的權利給我們。”

“我不相信革命會有什麼好處，”貝萊肯定地說。他覺得又恢復了舊有的戰鬥精神。

“你如果自己沒有體會，你當然是不會了解的，”莫爾頓憤然地回答。“革命就是裁判是非的上帝的聲音，不容辯論的。如果窮人們起來，自己採取行動爭取他們的權利，那就是上帝的判決，你無法去改變它。在這種重大問題上，時代落後了，它應該急起直追，來作補救。但是，這不是慢慢地走所能做到的了，應該向前跳一跳才行。但是窮人是不会挺身而起的，他們好像受了潮的火藥；你當然到過“方舟”底下那個做舊貨生意的商人的屋子裡，看見過他那些破布和廢銅爛鐵吧？這些都是拾荒來的，是人家用過之後丟掉的東西。他去收集攆來賣給窮人。他也收買兵士們的面包，他們要去喝酒的時候，就把面包丟給他的垃圾堆；他說這是賣給人家做馬料的，其實是窮人買去做口糧。垃圾堆是窮人的菜欄——這是說，讓豬先揀了配胃口的東西之後。阿瑪格的農民就靠垃圾堆來喂豬，衛生當局說是要加以禁止；可是沒有人可憐可憐哥本哈根的窮人。”

貝萊打了一個寒噤。莫爾頓的見識真是了不起——他對於“方舟”竟比貝萊了解的更多。

“你也到那收破爛東西的屋子裡去過嗎？”他問，“要不然你怎麼會知道呢？”

“不，我沒有去過，但是我知道——這就是我的惹人憎恨的地

方！你自己想一想穷人是不是打垃圾堆里拣肉骨头来做汤的。连垃圾堆的毒素都不能刺激他们起来反抗；他们喝了还想再要呢。如果再不发生变动，我可忍不下去了！现在你已经跳出了这个泥坑，凡是有一点成就的人，一个跟一个地，或是由于心满意足，或是由于忙着管自己的好处——都是这样的。总之，有一点能力的都超升了，只有最苦的人还压在底下。”

“我从来没有变过心，”贝莱激动地说，“你应该知道这是真话。”

“有人感到厌倦，这也并不奇怪，”莫尔顿继续说。“对于甘心被践踏的人，上帝也有时候要失去耐心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也是一个没饭吃的人。我走在街上，正在耽忧，恰巧碰见了上帝。他穿着哥萨克军人的制服，颈子底下挂着一条鞭子。‘救救我呵，天父！’我跪在他面前祈求。‘我的兄弟们不肯帮助我。’——‘你要什么？’他问道，‘你是谁？’——‘我是你的选民，一个穷人，’我回答说，‘我没饭吃！’——‘你没饭吃？倒向我来埋怨这些给你预备了许多食物的兄弟？’他指着那些富丽堂皇的铺子愤愤地说。‘你不是我的选民，滚开！’他骂我，还用鞭子抽我的背脊。”

莫尔顿低下头，哑口无言。他好像什么都不见不闻，精神颓丧了。忽然他转身就走，也不说一声再见。

贝莱一路走回家，对莫尔顿的粗暴无礼，觉得很气愤。他以为这是对他本人的攻击。他自己知道他并非不忠不信；谁也没有权利妒忌他成家立业的幸福。他气得很，这是好久以来的第一次。他为工人运动做的工作比许多人更多，可是他们反而责难他，仅仅因为他暂时忙于自己的私事。他心里忽然起了一股冲劲，觉得应该摆脱家庭的安逸，好好地投入战斗。

人们在运河上敲冰，让河流畅通。在已经是春泛的时候，冰块

都在流向大海，但是慢得叫人难以相信。“無論如何，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他轉身走开的时候，对自己說。他知道他心底里有怎样一种思潮，但是他不讓它流露出来。

他一跨进門，馬上便变得心平气和。爱倫坐在火爐边和小拉賽逗着玩，他躺在她的膝上乱蹬着两条小腿。

“你瞧他多白多胖，簡直是个小肉球兒！”爱倫說。

第十七章

貝萊坐在他的靠近窗口的鞋凳上，看得見运河和監獄的桥，有一队犯人伏在浮动碼頭上洗羊毛。他認得出費迭南的高大壯健的身子，他是过聖誕节后不多几天在他躲藏的坟場地窖里被捕的，留在雪上的脚印泄露了他的踪迹。現在他坐在那兒，离开“方舟”和他的母亲那么近！他不时抬起他那剃光了的头来向这边望一眼。

桥那边，离市場不远，停泊着陶器商人的平底木船；他把他的茹特兰陶器陈列在岸上，克利斯汀灣里的妇人都来和他做交易。在这一切的后面，像一座大山似的屹立着的就是“方舟”。

这座房屋虽然高大，看上去却不像一座工人宿舍，而是像一个光怪陆离的村庄——仿佛由几百間茅屋七拼八湊地合成的屋堆。当初原是一座有人字形屋頂的二層木屋，后来它成为一个核心，奇形怪状地向四面發展，也向上增高，添出許多小小的陽台，尖突的屋頂，深曲的角落，和从山形牆伸出来的窗子，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直到后来，中央变成为一座六層大樓。屋頂上經常瀰漫着一圈淡藍的蒸汽，說明下面有一个天井，就是“方舟”里許多人的通風口。弗兰逊太太所住的閣樓是很容易認出来的，因为有一个烟囱

帽子。再过去一些，在一个把屋堆分成两段的深凹里，他还辨别得出安妮的窗口。其余的那些小窗口，他就認不出是誰家的了，它們好像失明的人似的瞪着你。甚至那个煤店老板——他是“方舟”的經租賬房——也記不清这里的許多窄弄曲巷。

貝萊也看得見“方舟”里的人来来往往地过桥，这些毫無計慮的，只顧眼前的人。他們老是到最后一刻才忽然想起缺少了什么东西，急急忙忙的跑去买。他們的健忘是貧困所造成的，这是使人怜悯的。在“方舟”里，人們要等到坐上餐桌，發現沒有东西吃，才开始就愛吃飯問題。

这些“方舟”的居民中，有些工人三五成群地走过桥来，他們那种北桥区工人所特有的有节律的脚步声已經走到这兒了，这声音仿佛是在找他出去。

群众現在已經不再是乱糟糟的烏合之众了，一个坚强的意志正在形成。正确明白的路綫代替了模糊混乱；共同一致的認識澄清了，以后活动的方向有了保証。工人們組織和因結得非常好，正在謹慎地稳步前进。听党迟钝的人或許会觉得沒有發生什么特別的情况——以为他們仍然是听天由命；可是貝萊深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他自己也曾做过一点推动的工作，他覺得自己还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

他快乐地享受着爱倫的日益增长的爱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和孩子。

但是工人的脚步声又在他的脑子里响起来了，再也不能使它宁静下来，这声音越来越深地刺进他的心坎——仿佛突然撤去了一块隔音板，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总是听到路上行人的每一个脚步声。

困苦艰难的环境使他們不能够大张旗鼓地推进运动，但是工

作仍然在秘密地进行着。新思想成了起碼的常識，報紙把它們灌輸給工人的家庭，也有人在講壇上对人民大众宣講，或是在工厂和作場里的休息時間展开討論。这些新思想具有傳染性，从一層樓传到另一層樓，从一家传给另一家。好些工人团体，以前好几次組織成了又潰散的，現在又重新組織起来了——这次却是能持久的了。老板还要打击他們，可是打他們不倒了；因为組織在群众中宛如一条心照不宣的法律，使他們在这个机构之下保衛自己。

他們自行征收会費，省吃儉用地挤出錢来增加他們的工会基金，坚信久后总能得到奇迹似的好处。穷人以飢餓、眼泪、和吃苦来爭取权力地位，由于工会有錢，也就感到是自己有錢，因而得到安慰。許多人团结起来，他們就尝到了財富的滋味，怀着感激的心情，他們認為这已經算是一种成就了。这一种富裕之感使他們自己覺得胜过沒有組織的工人，覺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比他們高些。加入工会做会員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这就把許多人吸收进工会来了。另外一些人則由于家里人的坚决建議而投入了运动。新思想逐漸深入到工人聚居的大樓，不願加入工会的非搬走不可。这样的人被看作是社会的敗类，只好搬到某些地区去住。

現在是只要有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带头干，要想巩固組織，給工人做点事情，似乎不再是不可能的了。許多在自己家里做工作的工人也躲不住了，这运动渗透到各个角落。貝萊發現自己坐在工作凳上，心里却在給工人运动拟起發展計劃来，自己也覺得惊奇。但是他隨即又抛开了这些思想，把心思完全集中在爱倫和孩子身上。既然这两个人需要他使出全副精力才能免于飢餓，他还有什么办法顧到別人的貧困呢？他在貧困的压迫下掙扎得已經够苦的了，結果是一無所得。現在，他在一种幸福的家庭生活中得到了解放，这种生活，只要他不虛度時間，是会完全屬於他的。那么內心

里發出来的这个似乎在責备他背叛了他的职责的声音，究竟是憑着什么理由呢？

貝萊企圖以愛老婆和兒子的快樂來淹滅這個良心的譴責，但是這內心的聲音還不斷地震着他的耳鼓，攪亂他的心靈。有時候，他正在安安靜靜地工作，好像聽見有人在叫他：“貝萊，貝萊！”有時在半夜里也會聽到。這時他就在床上坐起來傾聽。愛倫和孩子都睡得很甜。他聽出小拉賽的呼吸似乎有微弱的噓嘯聲。他便走去把門打開，還搖搖頭。這顯然是警告他的朕兆，一個他心愛的人，要有危險了。

在這時期內，他把滿腔熱情全放在他和愛倫和兒子的共同生活上；仿佛預料到就要分別，所以他和他們朝夕相親，一刻不離。

他們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買了一輛小孩車，每逢禮拜日，他們在車里帶上些食物，推車到郊外公有林里去散步，或者到一個花園飯店，要一杯咖啡，吃自己帶來的點心。他們也常常走海邊的那條路，一直走到樹林里。拉賽·弗雷得力克——愛倫這樣喊他——穿了最漂亮的衣服，坐在他的車子里，看上去好像一個洋娃娃。貝萊要和愛倫替換着推車子，愛倫不贊成。“推小孩車不是男子漢干的事情，”她說。“不見有別的男人這樣做；他們都讓他們的婆婆來推。”

“別人和我有什麼相干？”貝萊答說，“我可不願意叫我的老婆當牛馬。”

愛倫感激地瞟了他一眼，不過她仍然是不贊成。

他們在郊外過得非常愉快。他們讓小拉賽稱心盡意地爬着玩。他走起路來跌跌碰碰，活像一只淘氣的小熊。

“我覺得他似乎聞到泥土味了，”貝萊想起了他幼年時代的樂趣，“可惜他住在這種兵營式的屋子里。”

愛倫茫然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他們長時間地停留在一個地方，很高興地躺在草地上欣賞孩子的一舉一動。小拉賽突然坐起來，驚奇地望着他的父母，仿佛剛才發現了他們似的。

“現在他在思想了，”貝萊哈哈笑着說，“我相信他一定是肚子餓了。”

果然小拉賽連爬帶走地奔到他母親身邊，用小拳頭捶着她的胸膛喊“媽媽，媽媽！”母親給孩子喂奶的時候，貝萊和車子都得給她做一下屏風。

他們回到家里，天已經晚了。如果放在門前的擦鞋毡移動了位置，就說明他們不在家的時候曾有人來過。根據擦鞋毡位置移動的情形，愛倫猜得出來者是誰。有一回，擦鞋毡給豎起來靠在牆上了。

“你的做木匠的舅舅來過了，”貝萊輕聲說，小拉賽抱在手上睡着了，頭偎在貝萊肩膀上。

“不，是安娜表姐和她的一家人，”愛倫一邊開門一邊說。“虧得我們不在家，不然的話，我們就得請他們吃晚飯。他們禮拜日從來不在家里吃東西，喝一口咖啡便出去吃親戚的了。”

第十八章

貝萊常常關心着“方舟”里的三個孤兒。他們沒有學到一點在將來有用處的東西，只是盡力解決當前的生活問題。時勢的困難也在打擊着他們，特別使小卡爾受到影響，因為人們現在不肯給小費了。在這些日子裡，他們從沒有多於一天的糧食，只要遇到極小

的不幸事情，他們就有斷炊餓肚子的危險。但是他們絕不讓人看出来，不过比平时稍微沉默些，态度更加严肃。貝萊多方設法幫助他們，但是任何办法都非得把他們拆散不可。凡是有能力幫助他們的人，都認為必須使他們的家庭散伙，不过要他們分散，实在是他們最大的不幸。

他去看他們的時候，瑪麗老是有許多事情告訴他，有許多問題請教他；他仍然是她唯一可以說心腹話的人，不得不听她談家常，給她出主意。她現在人長高了，身子也比以前健康得多了；貝萊一到，她眼睛里就充滿了快樂，臉上也泛出了紅光。她滿心感情地夸贊爸爸拉賽，仿佛當他是一個還不會料理自己的小孩子，但是當她問起愛倫的時候，她眼光里就顯出了一些憎恨。

有一天早晨，貝萊坐在家裡做活，愛倫帶着孩子出去了，外面有人敲門。他去把門打開，看見小信箱里放着一份“工人報”，還附着一張請長期訂閱的紙條。他回到座位上打開報紙來看，照老習慣先翻看新聞欄。

他從工作凳上驚跳起來，頭一條新聞就說有一個在鐵皮廠做工的十四歲的少年給機器截斷了右手指。他預感到准是那個“小人家”遭了不幸，慌忙穿上一件外衣奔到“方舟”。

瑪麗愁眉不展地接待他。“你知道彼得是不是出了事？昨天晚上沒有回家！”她憂急地說。“許多年輕人整夜在外面游蕩，可是彼得從來沒有過。我把他的晚飯燉在鍋里一直到半夜。我想也許他交上壞朋友了。”

貝萊拿出報紙給她看。過一會工夫，住在“方舟”里的人就會看到這消息；趕來通知她了，所以他以為應該讓她先有個思想準備。

“不過這不一定靠得住，”貝萊安慰她說，“也許不是他。”

瑪麗放聲大哭。

“啊，一定是他！他告訴过我，那些尖刀老是在手指縫中划来划去的，我时常替他担心。他們是沒法好好地当心自己的，因為他們得快脚快手地工作，不然就会丢掉飯碗。啊，彼得，可怜的彼得！”

她癱倒在椅子上，用圍裙擦着眼泪，捶胸頓足地痛哭，像一个伤心的母亲似的。

“别孩子气了，”貝萊拍着她的肩膀說。“也許情况并不那么严重，报纸总是有些夸大的。我現在就去打听他的消息。”

“那么你就先到厂里去，”瑪丽跳起来說，“那边最容易打听。但是千万不要說出我們的住处，听见嗎？你应该記得，我們沒有进过学校，也沒有在牧师那里領过坚信礼。如果給發現了，我們會受惩罚的。”

“别怕别怕，我会小心的，”貝萊說过便匆匆走了。

在工厂里，他打听到彼得已經进了医院。他又跑往医院，恰好正是探望病人的時間。彼得坐在床上，手上綁着綑带，显然是一副残废者的样子。痛苦已經在他脸上留下了成为残废工人特征的磨灭不去的痕迹。在他那还带着孩子气的眼光里，看得出他已感觉到残废的結果将成为多么可怕的負担。

他見了貝萊很高兴，不由自主地动了动右手，接着就省悟过来，伸出了左手。

“現在我得學習用左手了，”他强作笑容說，“会有点弄不慣。但望我能够用它来工作，要不然……”他的头动了一动，做个憤恨的姿势。“我不想一辈子累了瑪丽和卡尔。你說我还能再工作嗎？”

“我們总能給你想个办法。”貝萊說，“世界上好人还是有的。說不定有人能够幫助你去进学校。”

貝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这一層；因为他从来沒有看到过这样的事。也許这是由于書上講的穷苦兒童的故事，培养了他

兒童时代的美梦，再由这些美梦中产生了他这些思想观念。他觉得自己从前也碰到过困难的事，可是现在岂不是很容易地过了难关了吗？不过，彼得，他肚子里却没有这些书本上的故事。

“好人！”他鄙夷不屑地喊道，“他们自己就是一无所有，何况我连字都不识，怎么能上学呢？卡尔倒识得几个字，他给人家跑差的时候从街上的招牌上学会的，他也能写写。安妮也教过玛丽一点。只有我一向在厂里做工。”他深思地望着前面。他的脸色已经很憔悴，两颊凹陷下去，看了着实叫人难受。

“你别伤心，”贝莱有把握地说，“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不过千万别去找救济院，也不要为我去求情，”彼得愤愤地说。“啊，贝莱，”他轻轻地說，不讓同房間的人听见，“这里很不好。昨天夜里我旁边床上的一个老头儿死了。他是害癌症死的，他们连屏風都不隔一块。他躺在那儿老是望着我。……不过再几天我就可以出院了。那时候得付一点钱，不然的话，就得算在救济院账上，从此他们就要来管我了。我已经对他们编了一套谎话。你能不能来接我出院呢？你去把玛丽预备的房租拿来付账罢。”

贝莱答应了他，便赶回家去做他的工作。爱伦已经回来了。她好像很诧异似的，他便把一切事情告诉了她。

“他真是个好孩子，”他说，差一点要哭了。“工作太认真，现在成个残废了。年纪轻轻的，还是个孩子呢，可是已经是个残废工人，想起来也真惨！”

爱伦走到他身旁，把头贴在他肩膀上；安慰似地抚弄着他的头髮。

“我们总得帮助他一下，爱伦，”他闷闷不乐地说。

“你的心肠真好，贝莱。你对人人都肯帮助。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啊？我们的一点点小积蓄已经在我做产妇的时候用光啦。”

“那我們只好变卖或者当掉一些东西。”

她惊駭得呆望着他。

“貝萊，我們的家具嗎！我們所有的东西都是少不得的，你对这一点点东西又是很喜爱的。不过你要怎么办，就随你的便罢！要知道你为他奔走，牺牲了不少時間，已經是帮助他了。”

貝萊默不作声。爱倫又把这个问题提起了好几次，要他仔細考虑，但是他不回答她。她的話伤了他的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拿行动来对付，那就只好一声不响。

下午，他借口城里有事，到工厂里去了。他問到办公室，居然看到厂主本人。厂主对于这件意外事故也表示很难过，但是極力辯白說完全是由于彼得自己疏忽大意所致。他劝貝萊發动在厂里募捐，他首先認捐了二十克郎。他又說彼得为人很可靠，等他伤愈后可以在厂里当一个收發員。

彼得的同事們都对他有好感，給他募集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捐款。貝萊付清了医院費用，剩下的还够彼得回家休养，維持到受伤的手痊愈，去工厂就收發員的职位。这个年輕的残废者知道今后的生活有了着落，心情很愉快，他天天在城里有音乐的地方踴躍，学唱新的歌曲。

“自从进工厂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休假呢，”他对貝萊說。

彼得沒有当成收發員，这位置讓別人捷足先得了。但是厂里允許他回去做原来的工作。他可以用残废的右手在車床上按住鉄皮，而用左手在尖刀底下推动。只要花一些時間，特別加以小心，就干得了的。

这场不幸的意外激發了貝萊的心灵，喚醒了他沉睡中的憤怒。出于偶然的机緣，使这三个孤兒和他有了兄弟姊妹的关系，他深深感到，彼得的命运也就是他自己的命运。为了不願仰求慈善会的

救济，以致未成年的幼童不得不去从事冒生命危险的工作，这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这是一种什么社会制度？貝萊憤憤地感到非把它打倒不可。

杜依的命运已經使他很为烦恼，加上現在这件新的不幸，愈加使他的烦恼現于形色，甚至爱倫的温存的手也無法緩和得了。

“別这样滿面怒火的，孩子要給你吓坏了，”爱倫一边說一边把小拉賽遞給他去抱。

貝萊虽然强作笑容，但是表現出来的只是一个苦笑。他覺得沒有必要讓爱倫窺察到他的憤恨，所以只和她談些不相干的事情。其余的时间他总是注視着周围，等候最后的信号。現在他又感觉到他是注定了要担負起某种重大的使命，他深信这使命很快就要到来了。

过后不久，工会会长彼得遜死了。人們又推选貝萊担任工会的領導。

“你說怎么样？”他問爱倫，虽然他已經打定主意。

“这是要你自己决定的，”爱倫支吾地說，“如果你觉得这事情有兴趣，那就，当然……”

“我干这件事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貝萊憂郁地說，“我可不是一个女人！”

他立刻懊悔这話說得太重了，便走到爱倫身边去吻了她一下。她含着一泡眼泪吃惊地望着他。

第十九章

要做的事情很多。对于脫离工会的人必須使他們——無論用

說服或強迫的辦法——回到組織里來。他先從最容易說服的人着手，人數多了，自然也能影響到另外一些人。對於固執地不肯加入組織的那些人，他暫時任憑他們去走他們自己的路；他們既被孤立起來，在眾目昭彰之下，就干不出不利于工人運動的壞事了。他覺得很有把握，按步就班地做去。他覺得自己的能力一定能貫徹到底，這種感覺使他有了沉着應付的勇氣，從而也就有了信心。他並不持之過急，而是把一切事情都從根本做起，穩扎穩打。他把大問題暫時擱起，留待有條件的時候再去解決。他從以往的經驗知道，如果沒有一個堅強團結的集體，什麼事都做不成的。

夏季里余下的這些日子就這樣過完了。現在，組織工作已經完成，似乎可以經得起打一仗了。第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工資標準。這個標準早已陳舊得很，各方面都落后於時代；他的本業也是工資低微，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和物價的上漲，以致工人都在叫苦連天。貝萊用他的經驗來做他的工作指導。目前要求增加工資還不適當。因為組織還沒有力量給以充分的支持；他們暫時只好滿足於迫使老板們遵守現有的工資標準；因為許多廠方連現有的都不肯遵守，雖然標準是他們自己制訂的。皇家御鞋匠梅耶爾特別可惡，哪怕是規定得最明確的工資表，他也要利用種種可能的借口來加以改變。

天天有人來申訴，因此，有一天，貝萊便去找他，討論討論這個情況，希望達成一個協議。他只準備爭取到使規定的工資標準受到嚴格的遵守，否則梅耶爾當時雖會滿盤答應，事後必然食言而肥。他原以為梅耶爾會把他攆出大門，誰知他並不來這一手，居然客客氣氣地和他對陣。貝萊對他的老敵人的仇恨心又復活起來，只好竭力抑制，耐住性子。

“如果在一禮拜之內你不和你的工人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他們

就要对你实行抵制了，”他威胁地说。

梅耶尔轻蔑地放声大笑。

“真的吗？你们的抵制手段，我们也懂得一点！要是果真这么干，我们同业公会就宣布全业关厂，你以为怎样？旧帽子是卖不起好价格的！”

貝萊一声不响地走了；这是他保持冷静态度的惟一办法。要说的话已经说尽了，他不是外交家，能够面露笑容而眼藏杀机。

梅耶尔假作殷勤地送他到门口。

“别的方面有什么我可以给你效劳的吗——譬如说，你要找工作吗？我们现在倒用得着做童鞋的工人。”

貝萊走到街上，透了一口大气。哎，这苦楚真是够受的。对这个蛮不讲理的家伙，骂他一頓，或者打他几个耳光，本来是很自然的答复。可是对于他的烈性子，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他总算还受得起。他只要忍得住口，他总是能控制任何形势的。

“如果我们现在对梅耶尔实行抵制，会怎么样？”他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想。“他会用宣布关厂的手段来反攻。我们能支持长久吗？不长久。但是老板们也支持不长久的，这会使他们的营业完蛋。不过那时他们会到外国去招工人，或者这也不成的话，他们会大批输入成品，还会输入机器，他们已经开始小规模地在这样做了。”

貝萊在半路上停住脚。他妈的，这可干不得！他必须小心，别把事情搞糟了。万一从外国招来了工人或是输入了机器，马上就会有大批的人无法生活。但是他仍然要和梅耶尔见个高低；总得想个办法给这吸血鬼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受到些金钱上的损失。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到别克师傅那兒去领工作。别克从他的眼镜上边望着他。“我没有工作给你做了，貝萊，”他低声说。

“什么？”貝萊吃惊地喊道。“我们手头的工作不是很忙吗，师

傳！”

“不錯，但是我不能再雇用你了。這不是我的本心；我對你一向是有好感的，不過環境逼得我沒有辦法！有些事情不能不考慮；做鞋匠的沒有皮張就干不下去，如果皮革商人不答應賒賬，也就沒辦法了。”

他不願再多說別的話。但是貝萊已經完全明白了。他是鞋業工會的主席；這是梅耶爾用停止供給原料的威脅，強迫別克辭退貝萊的。因為貝萊是工會領袖，所以他們要對付他，雖然工會已經被承認為合法的組織。不過對於這一件事却提不出反對的理由，因為這是侵害到集會結社的權利的。可是人人有權利歇掉他所雇用的工人，如果不再需要的話。梅耶爾真是一個陰險的傢伙！

貝萊垂頭喪氣地在街上走。他不想把這個叫人發愁的消息帶回家去見愛倫；因此他就去拜訪幾個作場老板，問問有沒有工作。但是他們一聽到他的名字，便回答說暫時沒有。他明白他已經上了黑名單了。

現在他只好在家里工作，並且在有交情的熟人中間去兜攬生意。他還得隨時準備做日夜工，因為萬一有單干的小作場突然接到大批定貨，忙不過來，那時發給他幫做的工作就一下子很多了。

愛倫對於這種遭遇倒是逆來順受，處之泰然，並不怨天尤人。但是，對於使他們陷於困難的原因，她是默默地頗有敵意的。貝萊的鬥爭得不到她的幫助，無論什么事情，他不得不單槍匹馬地上陣。但這一切都改變不了他的計劃，反而使他養成了堅忍不拔的意志。這是貝萊天性中的一個特點，不是愛倫所能了解的。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愛倫畢竟是一個女人，你只好寬容她一些！他對她是溫存體貼的，但是在思想上却把她和小拉賽同樣看待。因此，在重要問題上，他便不再考慮她的意見，從而更自覺自己是一個男子

汉。

靠着工会主席这一份小数的薪金，全家才不致挨饿。他本来不愿意支薪，很想不要这一二百个克郎。他的脉管里没有一点一滴官僚的血液，想不通给大家办事为什么要报酬。但是，目前这笔款子来得正凑手；他有别的事情要操心，不能放下大事去忙小事。他已经放弃了进行抵抗的念头，但是还不停地在动脑筋想对付梅耶尔的办法。这件事占了他白天和晚上的时间。

有一天，他想到梅耶尔自己所用的策略。他既然无缘无故地被歇掉生意，如果他采用同样的手段，不声不响地把梅耶尔的工人弄走，怎么样？梅耶尔是鞋业中的魔王，势力广大，傲然一霸，压迫得全体工人陷入困境。把他的名字打上黑印，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一次贝莱为了要达到目的，也将不择手段了。

他拿这个问题去和他的岳父商量，因为他对贝莱又已恢复了信心。斯多尔倍是一个老练的策略家，他劝贝莱不要为这件事召开大会，而与每一个人进行个别谈话，使工会不致遭到非难。

“你有的是时间，”他说。“先去找靠得住的同志们，使他们明白卡尔·梅耶尔是怎样一种人物。首先应该把他的好手弄走，找蹩脚的工人不起什么作用。你要煽动工人，你是懂得该怎样去煽动他们的！方法要用得巧妙，使任何人都不敢去顶退出的人的缺。必须使人们知道他的恶名——但是只能向每一个人个别进行。”

贝莱毫不惜力；他一个个地去找他的同志，又诚恳又热情地劝说他们。三年前不可能的事，现在却做得到了。梅耶尔的不公道所引起的愤恨，已经深入人心了。

梅耶尔常常故意让来领工作的人白跑一趟；说是工作还没有准备好，下回再来拿罢！及至有了工作交给他们，就要他们赶紧做起来；他这种办法是故意的，为了要使工人们低首下气，百依百顺。

但是現在情形倒过来了。工人們不上門去領工作了；对于急要的工作，也不依照約定的時間交貨。梅耶尔不得不打發人去取，他們就把梅耶尔自己的話来回敬他；工作还没有做好呢，但是他們可以尽力赶一赶。为了不得罪他那些有錢的主顧，他現在只好親自上門去找他的工人了。起先他还是照例地以結賬开除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工人。但是竟無补于事；这些头脑簡單的工人已經变得狂妄自大了！仿佛老板和伙計的思想換了位置！現在他覺得應該放弃高压手段，而用好言好語去哄騙他們了！他的顧客都是些时髦人物，必須有出色的好手給他工作。但是，一切甜言蜜語都不起作用。梅耶尔才雇到一个能手，他很快就离开了，如果問他为什么要走，回答总是那么一句半真半假的：不高兴工作。梅耶尔出了高额的工資，花許多錢从別处去招了好手来；但是貝萊一得到消息馬上就把他們挖走了。新工人受到貝萊的影响后，过不了几天，便辞工回老家去，或是另投别的老板——他們在梅耶尔的业务衰落的时候，生意倒兴隆起来了。去交貨的人都說梅耶尔像發了瘋似地在大發脾气，無緣無故地乱罵人，乱赶人。

梅耶尔覺得背后有人在搗鬼，他要求同業公会宣布关厂来对付。但是别的老板們看穿了他的居心不善。他自己營業不振，巴望别的同業也陷于停頓。他們对于当前的情势并不反对；無論如何，他們認為沒有休業的理由。

因此梅耶尔被迫得只好讓步，写信給貝萊請他去談判，为了使影响鞋業的騷乱得以平息下来。貝萊还没有和人家进行談判的經驗，写了一封回信，信上的話都是很粗率的。但是，在發出之前，他拿去給他的岳父看。

“要不得，完全要不得！”斯多尔倍說。“你要注意，我的孩子，如果你要搞劳工政治，一切全靠着你说話的口气。这些大人先生

很注意外表形式。我年輕的時候也跟你一樣，開門見山，說直爽話，可是到底行不通；他們會大發脾氣，拒絕和你交談了。扯個小謊要好得多！的確，你得學做一個外交家，捉狐狸就得用捉狐狸的辦法。你照我的話寫，我來給你起個稿。來罷——”

斯多爾倍一邊在房間里踱來踱去，一邊思索；他趿着拖鞋，沒有穿外衣，兩隻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

“準備好了嗎，孩子？那末我們就開頭：

鞋業同業公會主席，皇家御鞋師梅耶爾先生閣下：

接奉昨日大函，敬悉一是。就鄙人所知，我鞋業中目前情況安靜，一切正常，竊以為似無進行談判之必要。謹此奉復。

鞋業工會代表

貝萊敬上。

“就是這樣，恰到好處吧？就是拿破侖也肯在這封信上簽字了！而且这里面也刺得他盡够了！”斯多爾倍甚為得意地說。“現在工整地重抄一遍，用一個大信封封起來。”

貝萊用一張大信箋把信卷好後，覺得這封信很有分量；竟好像故鄉的區長或鎮長發出來的傳票。惟有关于刺的一層，他當時還有一些懷疑。

幾天之後，一個早晨，他正在家裡工作。這些時來，他不得不向海港里的水手們找些臨時工作來做，現在正給煤船上的一名水手換靴底。小拉賽坐在長凳的另一邊，不清不楚地說着話，並模仿他的動作，貝萊每打進一枚釘子，這小娃娃就把他的响鈴在桌子邊敲一下，於是貝萊對他笑笑。愛倫在起居室和廚房之間出出進進，一聲不響，態度很是嚴肅。

外面有人敲門。她先跑到火爐邊，把烘着的小孩尿片收起來，然後才去開門。

一个黑黑胖胖的紳士哈着腰走进来，身上穿着皮大氅，大礼帽拿在手里，还有他的手套和手杖。貝萊信不过他的眼睛——原来是皇家御鞋匠亲自来了！

“他来和我算賬了！”貝萊想着，准备和他决斗一場。他的心开始猛烈地跳动，忽然好像沉了下来。他从前的那种服从性重又抬头，使他几乎失去斗志。但这只是一刹那的工夫；他馬上便鎮定下来，从从容容地請客人坐下。

梅耶尔坐下来，把这个朴素而整潔的房間打量了一番，仿佛在采取行动之前，想先比一比敌人的和自己的实力。貝萊从他那游移不定的眼光中有所体会，这使他忽然大大地丰富了对人的了解。“他是在那兒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进了当鋪，”他憤恨地想着。

“唔，你前几天写給我的信收到了。”梅耶尔終于开口了。“你認為目前的形势沒有进行談話的必要；但是，据我看来，似乎……”

“我的意見的确是这样，”貝萊答說，他坚决地保持着信上的語气。“我觉得一切都是很有秩序的。一般地說来，現在事情應該順利了，因为你有你的公会，我有我的工会，大家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討論問題了。”他若無其事地向梅耶尔瞪眼望着。

“啊，你这样想嗎？你不会不知道我的工人一个一个地走了，不用說这是被人弄手脚挖走的。这可說不上是有秩序啊。”

梅耶尔的假惺惺的話使貝萊越来越动气了。媽的，他为什么不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似的爽爽快快地，偏要这样隱隱約約的說呢。好吧，你既然爱装腔作势，我就拿装腔作势来对付你罢！

“怎么，你的工人都辞工了嗎？”貝萊很感兴趣地問。

“是啊，他們辞工啦，”梅耶尔詫异地抬起头来回答。貝萊的口气倒弄得他有点莫名其妙。“他們和我搗蛋；他們不守約，使我的跑差白走了好几趟。以前每人都是自己来領工作的，現在却要我

派人送去。我們可受不了。”

“可是工人也常常白跑的，我自己就在你手下工作过，”貝萊回答說。“大概你以为工人活該白費時間吧？”

梅耶尔聳聳肩膀。

“这是你們的生活条件，制度如此。但是我不管別的，我只要雇得到工人。这样是不行的，朋友！”他突然喊道，“混蛋，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不老实的！”

小拉賽給吓了一跳，大哭起来。爱倫連忙进来把他抱进臥室里去。

貝萊的口風絕不肯絲毫放松。“如果你的工人离开你，一定有使他們离开的原因罗，”貝萊平心靜气地說，虽然他很想直截了当地对他說他是个剝削者：“工会不能强迫會員去給他們認為相处不来的老板工作。就是我自己也曾被一个作場停歇掉，但是我們絕不該拿这种事情去麻煩这两个团体！”

采取这攻势的时候，貝萊的眼睛盯着他的对手，只見他脸皮微微有点抖动。

“哦！”梅耶尔很滿意地喊了一声，搓着双手做出了一种仿佛已經踏穩实地的表情。“啊，我明白了！你真是一个外交家——一个大外交家！你的丈夫真聪明，太太！”他轉过头去对着正在收拾碗櫥的爱倫說。“你听我說，貝萊先生！你这个人很配我的胃口，我們俩应该打个交道。当两个旗鼓相当的人进行談判的时候，总談得出点什么来，絕不会沒有結果的！我需要一个精明能干，善于裁剪装配的好手。这个位置待遇很高，还可以訂一分几年期的書面合同。你的意見怎么样？”

貝萊吃惊地抬起头来。爱倫的眼睛閃出了亮光，接着便神秘地黯淡下去，強迫似地望着他，仿佛想用她的意志来影响他，他沉

吟不決地对她望了一会兒。这个提議来得太突然了，使他措手不及。可是接着他就哈哈一笑。唔！不行，他可不能出卖自己，去做剝削者的帮凶！

“这种事情不是我干的，”他說。

“对于我的提議你当然要有个時間来考虑考虑，”梅耶尔說着便站起来，“三天好嗎？”

皇家御鞋匠走后，爱倫慢慢地走近貝萊身边，把手挽着他的肩膀。“你多聪明，多能干！”她一边低声說，一边玩弄着他的头髮。她的态度好像有点抱歉似的。她再也不提起梅耶尔的提議，只是哼着歌动手去做她的家务。貝萊已經好久沒有听到她唱了，現在的歌声使他产生了信心，相信这一次他一定能取得胜利。

第二十章

貝萊毫不松懈地繼續进行斗争，虽然要应付恶劣环境和变节分子，但是絕不灰心丧气。在斗争中，他有过好多次停留在原来的陣地上，無法进展；梅耶尔新从国外招了一批工人来，貝萊又得从头做起；对新来的工人下工夫，直到他們离开，或者使他們与同事的工人無法相处，不得不辞职回家。这年冬天的末尾，天气特別寒冷，这是对梅耶尔的一个大帮助。他現在把工資提高，雇用了許多非工会会員的工人；有一时期他的業務好像又站得住了。不过貝萊以前之所以放任非工会会員，不去向他們做工作，还是由于沒有時間。

所以，現在他开始登門拜訪了，說起話来比以前更有力量。到处都听到关于他的魄力宏大的話，大多数人都望風归順。“誰也不

能抵抗他，”他們說。

貝萊抱着必勝的信心，勇往直前，對於後果，絕不作理論上的考慮。只是用盡全力以求達到目的。他精神奮發，做起事來事半功倍。工會同志們心悅誠服地追隨着他，情願忍受因退出工廠而招致的無可避免的窮困。貝萊得到了他們的信任，他們也覺得，現在是打擊別人的人自己反而受到打擊，這一形勢的反復是挺有意思的！他們從痛苦的經驗中，已經深深地体会到空跑冤枉路，懸求工作，索取工資，還得一個錢一個錢的爭取，總而言之，一切都得任人踐踏，這是多么難堪的事。彼此換個位置，倒也有趣。現在，老鼠可以戲弄貓兒了，雖然有時候自己難免也要受到抓傷。

貝萊感覺到工人們的信任和依靠，仿佛他就是他們自己的信念的代表。每當他在大會上或會議上作報告或鼓動宣傳時。從同志們的熱烈鼓掌中，他看出他團結起來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他好比船頭上的撞角，全船的重量都在他身上沖上前去。他開始覺得自己負着一個重大的使命，要待他去完成。

從容不迫，手腕靈活地對付梅耶爾，說話要言不煩，可是句句收到效果。這個貝萊，已經不是平時的貝萊了。他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有一顆比他自己的心更偉大的良心在他身子里活動，使他有更強的責任感。他自己進行考驗，使這個良心同化成為他自己的。他覺得這里頭有着力量。

這個更偉大的良心神秘地聯系着他一生中的許多事情，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幼年時代去尋找它的根源。許多人曾經說貝萊是一個有前程的人，一定會做出一番大事業來；他以前听了只是驚異，現在却覺得這種期望是一個預言了。他已經發現了說話的辭令關係極大，所以在私人談話中，用字眼非常謹慎。但是在進行宣傳鼓動的時候，却覺得最激烈的話似乎很恰當——它們好像是从

他背后的广漠空间传来的回声。他还努力于改造他的个人品德；以前那种随随便便，自由散漫的作风，现在必须加以约束，使它归于有用。他检查了他对爱伦的态度；他原谅她，并努力了解她的要求幸福的思想。他对她是温存体贴的，但在主要问题上，却决不因此而动摇了他的决心。

对付梅耶尔，他是毫不留情的。梅耶尔在各方面滥用权力，实在太久了。由于他的业务庞大，他订立了种种苛刻的规章，任性妄为；现在必须使他自食其果了。夏天已经到来，这是工人的大好时机，他的业务继续在很快地衰败下去。贝莱已预见到他的没落，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的复仇者。

一年来他把思想全放在斗争上。他经常在东奔西走，没有一刻安定；有时匆匆回家赶做等着他做的工作，又像一个疯子一样，扔下就走了。他很少看见爱伦和小拉赛；让他们自己去生活。

工会虽已团结起来，有了力量，他还不敢存有太平思想。他随时都准备着加以充实，使它巩固；他不愿遭受到意外的损失。他的坚毅精神对他的同志们起了兴顽立懦的作用，斗争越持久，他们的热情越高涨。随着牺牲的增大，和敌对力量的加强，斗争也越来越剧烈了。梅耶尔渐渐地成为一个大敌，为了打倒他，人人都不得不把身家性命作孤注一掷。许多人因此把家都毁了，但是斗争的牺牲越大，他们越加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终于到了那一天，虽然给压坏了一些自己人，可是大敌毕竟崩倒了，这时他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

贝莱无疑地获得了胜利。一个当工人的鞋匠竟然把鞋业中最大的老板打垮了！人们不问这场胜利花了多少代价，只把贝莱的名字作为凯旋的荣誉。每逢看见他或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便欢呼喝采。如果在以前，这一切会使他冲昏头脑的，但是现在他

却認為他的成就是很自然的——這是一個比他自己更大的力量的表現。

幾天之後，他召開了會員大會，提出一個適合於當前時期的新工資標準草案，建議大家馬上進行爭取實施。

“現在是空前未有的時機，”他說，“他們已經看到我們的力量了！在工資問題上我們打垮了梅耶爾，所以打鐵必須趁熱！”

他估計同志們儘管因鬥爭遭受到困難，可是戰鬥情緒現在還是在高潮中。他的估計是正確的，大會果然一致通過了他的提議。

現在不需要和梅耶爾的那種鬥爭了。他已經降落到做一家大皮革廠的跑街，帶了樣品向各鞋廠去推銷。這個人不久前勢力強大，炙手可熱，現在變得狼狽不堪；他的光景使一般老板都胆寒怯敵。所以同業公會便派出幾個代表來和工會談判增加工資的問題。

第二十一章

貝萊常常不勝留戀地回憶着他從前和愛倫與小拉賽一起過的安靜而舒適的家庭生活。他悶悶不樂地覺得他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幸福的小世界裡，沒有他參加在內，也正在漸漸地習慣了。“等我放下這付担子，我就可以安安逸逸地和他們一起過活了，”他想。

但是事情一件跟着一件源源而來，一個問題才解決，另外一個問題又產生。窮人的世界好像小說裡的高奇情節似的陸續展開來。他的善於作組織工作的聲名傳開了，到處有人在宣傳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思想，許多人都開始抱著希望來歸向他。

工人們常常來找他，請他去幫助組織工會——因為干這工作

沒有一个人及得上他。于是他們开会，由貝萊給他們講說工作該怎样进行。他的辞令非常巧妙，有暗示，有強調，但是他們都能够心領神会。

“他講得叫人耳朵里發痒呢，”工人們彼此交換意見时都这样說。

他們推选出几个負責人，貝萊就給他們具体指导，怎样做組織工作。

“但是你們必須大家牺牲一些工資，才湊得起一笔基金，”他屢次對他們說，“沒有錢就办不成事。大家要記住，我們的敌人就是資本啊！”

“在进行战斗的时候，要不要用到槍？”有一天，一个工人很天真地問。

“不用槍，只要錢包！”貝萊应声回答。

他們大笑着，掏出了他們的破烂的錢包。他們对那几个錢看了好一会，才把它捐献出来。

“啊，这一点点頂什么用，”他們說。

“总有一天会頂用的，只要我們永远团结在一起，”貝萊肯定地說。

这些錢都是从他們的面包上省下来的黄油，他很明白，不过这也沒有办法。在这些日子里，他的生活也并不比他們过得好些。

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扩大，到后来他感觉到自己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心。人数之多并不使他惊异，他是一向就意識到的。他随着群众一同壮大，对运动和他自己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

在这时期，他的仪表有了显著的改变。他的額上經常現出深深的皺紋，在一个青年人身上，这种皺紋說明了兒童时代的艰难困苦；这是他受过困苦的唯一征象，宛如一片烏云。此外，他是神清

气爽，精强力壮的；艰苦的环境并未使他受到摧残斲伤；他的生活和群众的利益打成了一片，几乎经常是兴致勃勃的。他的脸长得饱满起来，像个吹喇叭的人，他那张开的鼻孔说明了他有如火如荼的热情，需要呼吸大量的空气，衣领经常敞开着。他的行动挺直而轻快，整个仪表显得刚毅果决，有先声夺人的气魄。他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有力量，而且脸色通红，满身大汗。他走路来，样子看上去好像是个领队的喇叭手。

群众是他的命脉。他得把许多人团结在一个领导之下。大多数工人对于运动的本质还不十分了解。以前的猜疑还在抬头，许多人中间还流传着种种疑虑。有些人是盲目地相信，有些人却说：“这个党也好，那个派也好，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受欺騙的！”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以使他们的眼睛亮起来，不过他们已信任他的人格，正如盲人信任他的带路人一样；所以他们还经常要求听到他的声音。貝萊因此便成为他们所偏爱的演说家。他觉得他们的盲目信任在鼓励着他，越过他们这混乱的情况，他已望到了他们的光明前途。他一向梦想着幸福的日子，现在，在前进的路上，他已经清楚地望到了，于是就用一般抑制不住的热情来鼓励大家。

有一天晚上，他被请去发动一个萎靡不振的行业——清潔伏工会。为要激发他们的自尊心，他让他们看出他们这个被人轻视的行业拥有多么巨大的潜在力量。他举一个例说，如果他们一致拒绝工作，将会怎样。他还用幽默的口吻描绘他们的罢工会使富人阶级受到怎样一种后果。貝萊所描写的景象对大会起了绝大的作用，他们彼此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仿佛才第一次发现了他们自己的价值，不约而同地开怀大笑。为了加强他的宣传效果，貝萊还指示给他们，一种活动要依靠另一种活动，一个行业应该支持另一

个行業，直到發展成一次总罢工，就可以使全市陷入麻痹状态。这完全是貝萊自己动脑筋想出来的。他并不懂得劳工运动的理論，但是他的精力和热情帮助他推想出运动的最大可能性。工人們散会回家的时候，惊异地想着竟有这样可怕的权威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感到满怀兴奋。

这里面有一件事情不能令他滿意，因为他的天性是要創造而不是破坏。“只要穷人肯动手，他們就可以把社会弄得天翻地复，”莫尔頓有一回这样說过，他的話一刻不停地縈繞在貝萊的心里。但是貝萊不贊成暴力革命。現在他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了；他深信团結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改組社会。

他已經把他本業工会里的同志們紧密地团結起来，成为一个坚强的团体。这可以說他已有了一些成就，但是如果要想得到眞正的效果，本地的工会必須与全国各城市的工会联合起来。在他的本業和其他行業中，这一工作也已經有了一点头緒。但是还得把各个地方的工会組織成一个整体才能做到全国一条心。在別的国家里，情况也跟这里一样地在發展，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号召全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組織呢？貝萊的团結观念，不知不觉地已經把全世界都包括进去了。現在他知道了貧困是具有国际性的。他深信全世界穷人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

这个思想的伟大并没有使他怀疑；这是从他自己的工会經驗中很自然地演进出来的——沒有这一基础，它就不可能想出来。他再三思考之后，才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然后他去見他的岳父，因为他的岳父是党委，通过他，貝萊被邀請去把他的計劃向中央委员会提出。

貝萊虽然已經是一个老練的演說家，但是当他面对着工人运动的核心人物的时候，仍然不免好像患瘧疾一样抖顫。他的演說

是能够吸引群众的，但是对于这些领导一切运动，头脑冷静地处理事务的富有经验的人，他会不会成功呢？他觉得这一天是他生平最有重大意义的日子。

这是一些比贝莱气性平和的人。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眼睛半开半闭地听他讲；他的激烈的发言使他们嘴上微露笑容——他们对这一切都已经是过来人了。他们都是手艺人 and 工匠出身，从前也和贝莱一样整天工作以谋衣食，但是其中许多已经有了多年的学习，可以称为有学问的人了。他们在晚上和礼拜日做工运工作，制定政治斗争的策略，草拟报告，办理种种愈来愈多的事务。这些事情，以前是别的社会阶级垄断着的活动，他们没有做惯，所以不得不从头摸索起，以致他们的头发也花白了，脸上也起了皱纹。

贝莱觉得他还只是一个小学生。这些人给他的印象是他们构成一个秘密的、强大的智囊团。在会外他们看上去和平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在这里，在绿色的会议桌旁边，他们却在创造一个庞大的组织，贝莱的工作不过是号召群众来加入这个组织罢了。一切的政治路线，政治纲领，都是在这里产生的。他觉得必须有一点向造物者挑战的精神才能做这些事，正如蚂蚁在做搬倒大山的计划；如果他想有什么成就，他也必须这样做才行。可是在这里，需要的不是慷慨激昂的辞令，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他不由自主地降低了他的声调，竭力平淡清楚地分析事实。

他讲完后，没有人鼓掌，委员们还是默默地，深思地望着前面。这样寂静，仿佛置身在一个广漠的空地里，使他头晕起来。他是一个爱表现才能的人，从他所领导的群众的反应中，获得他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有决定性的时刻，群众却不声不响，使他躊躇不安，觉得没有人支持他。难道他这个大计划是狂妄的废话吗？难道他提

出这个计划是蠢笨的吗？谁也不回答他。委员们只是沈静地询问他关于这个计划的详细办法，答应加以考虑。

贝莱很惶恐地走了出来。他有一个印象，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急于要人证实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在这惶惑不定的时候，他只好向自己寻求解答。按他的本性说，他是从来不向自己提问题的，但是现在既没有人来回答他，他就不得不向自己去寻求赞许了。

这是贝莱生平第一次跟自己商量，从此他学会了在要紧关头取得自己的支持。但是他不爱孤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这样做。当他得到通知，说他的计划已经被采纳的时候，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为了执行他的计划，特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贝莱也是委员之一。

一个全国性的总工会，在全国各地各业的工会联合之下，一下子就成立了，不用说别的，单凭人数就显得声势浩大了。工人们蜂拥而来，有如江河按照着自然规律流归大海，这就成为一种很繁重很紧张的组织工作。要统率他们走上火线，从事决战，需要一个大将的才干了。

贝莱当然是被排在这支大军的最前列。他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和鼓动宣传。任何人都没有他消息灵通。一个大老板的作场经常有工作给他做，这就无异承认了他的工会，工资提高使他有了相当优厚的收入。他并不反对到外面去工作，家庭生活对他已经失去吸引力了。爱伦还是很爱他，但是她有她的想法，他不愿意被她的思想拘束住。

贝莱回到家里，总不过吃一顿饭，身上收拾一下，便又出去参加大会或出席委员会了。爸爸拉赛照例晚上总上这儿来，当贝莱

丟下妻兒忙着出去的時候，拉賽總是一直望着他。拉賽不了解這些事情，但是他不敢說什麼，因為他對兒子所做的事情非常看重。這位老人和愛倫現在相處得很融洽，簡直分都分不開，這使貝萊大為安心。

群眾日益壯大，貝萊陶醉在這越來越大的力量里。他自己好像就是這些群眾的化身，在他自己的腳步聲中聽見了群眾的腳步聲；形勢發展到這樣廣大的範圍，是十分自然的。貝萊是一個舊文化的產物，這種文化經常在陰暗的地方，並且是從艱難困苦的生活經歷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人對光明和太陽的要求，在一向受到壓制之下，日積月累地增長起來，一直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現在發泄的時候到了。在光輝耀眼地爬上去爭取光明的時候，心也扶搖直上，彷彿在一片光明的雲海中間。

但是他依舊還是一個堅定的、站穩立場的現實主義者。他以前的歷代祖先，受了饑寒的熬煉，業已養成習慣，能勉強溫飽，就認為滿足，貝萊承繼了這種教訓，看事情簡單而且直接，不求苛細。所以，在他的世界裡，因和果是一條直綫，他們的关系就像火柴引起一場大火一樣。這就是他的想像力所在，他能夠用很簡單的方法看到一切事情的全面。

他對於群眾的命運從來沒有懷疑；如果他看不到前途，他那老一套的宿命論就會給他幫助。某些群眾對運動的意義不大明白，覺得人數雖然增多了，情況並沒有改進，他的熱烈的言論，使這些群眾心裡保持着希望。即使在貝萊自己也看不出有什麼前途的時候，他也不失為一個反光鏡，把許多黯淡的微光結集起來投射出一條明亮的光綫。

對於莫爾頓，他是儘可能避開的。貝萊已經逐漸吸收了關於勞工運動的一切理論，它們已經充實了他的思想。既已與群眾打

成一片，还想有什么更大的成就呢？莫尔顿有一种徒劳无功的想法，常常想搅乱人的安静的心灵，他的话常常是他自己心里的话，是人家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说出来就好像是圣书里上帝的呼声，总是在对你的计划泼冷水。贝莱尊重莫尔顿这种不跟群众走的性格，竭力避开他。

可是他也常常想到他。贝莱对于他的世界——穷人的世界——的知识原来是很混乱的，莫尔顿是最先使他有明确的认识的人；每逢他遇到重大的问题要解决的时候，他便会不由自主地问：莫尔顿会怎么办。

他们也时常在工人们自己召集的会上碰见。莫尔顿对任何现行的法律或新颁的法律都不重视。他也并不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工作；党的领导人对他常保持着一些距离。不过他和一般的人民却很接近。他采取单独行动，每逢有人遇到困难和不平事件，他便挺身为他们出力，在这方面没有人及得上他，他还常常教导人民要有自主的思想。

人们都喜爱他。人们对于贝莱和其他的人只是表示尊敬，遇见了便眼睛亮亮地让路给他们；但对于莫尔顿却是笑盈盈地拦住他，争着和他握手，他得费很大的劲才能走上演讲台。他那无血色的脸使他们充满快乐，妇女和小孩都和他亲近。当他穿着他那身旧衣服走过贫民区街上的时候，妇女都微笑地看着他。

“这就是那个有学问，有好心肠的面包师，”她们说，“他把他的书全部卖掉，来帮助一个穷孩子。”

她们把她们的孩子轻轻推了一下，孩子们便都走到他身边，一直陪他走到路口。

第二十二章

貝萊时常到“方舟”里去探望那三个姊弟，他一到，消息立刻传遍全屋。“貝萊来了！”一層層樓的呼喊着，于是大家都奔上楼来向他招呼問好，并邀他去喝一杯咖啡。弗兰逊太太搬走了，她是在她的兒子費迭南出獄那天就不見的，誰也不知道她到哪兒去了。除此以外並沒有别的改变。有几个工厂的女工因为付不出房租，在夜間溜走了，她們的房間由別人住了进去；不时有一个結束了一生的穷人从黑暗的过道里給抬出来，放到运尸車上。但是“方舟”里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改变。

有一天貝萊去探望老寡妇楊生太太。她悶悶地坐在那里翻一条旧軍褲，还照顧着安妮的小孩，这个小女孩显然是会长得很美的。楊生太太变老了，她整天坐在家里罵孩子。貝萊的到来給她那悶悶不乐的生活带来了一縷活气。于是她回忆起林中之游，以及在灯笼下面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夜晚，一边說一边嘆息。安妮对貝萊望也不望一眼。她从工厂里放工出来，一跑到家，什么都不管，馬上照料她的孩子，这个女孩也立刻扑到她母亲身上，要和她戏耍。孩子的眼色訴說着一天来所受的委屈，于是安妮便牵着她的手，和她的洋娃娃一起跳園舞。

“我爬上了高高的山，”

安妮唱，孩子也跟着唱——她已經会唱歌了！安妮的明亮而沉靜的眼睛看着她的孩子，脸色很快乐的，仿佛幸福确已降临到她身上。她很像一個年輕的寡妇，“方舟”里的人都叫她寡妇安妮。这是一种尊敬她的性格的表示；因为她肯茹苦含辛，不再失身，人們

便把她当作居孀守寡看待。她过去希望太高，现在把一切都寄托在她的孩子身上，仿佛这是那个陌生人给她的最好的礼物。

彼得的受伤给那小人家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们一向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现在他一只手残废了，收入比以前就少了。卡尔为了想出去做点事情，目前正在牧师那儿上坚信课，这是要花时间和新衣服的。他们把爸爸拉赛的房间退了，将他的床搬到他们自己的房里，省下房租来弥补彼得减少了的收入。但是他们三人都很快地长大了，伙食和衣著的开支也增加了。

彼得的性情变得有点古怪，他对于工作没有热情了。他常常旷工，到街上去游荡。有时候早晨赖在床上不起身，把头缩在被窝里。

“我这坏手做不来工作，”玛丽想拖他起床的时候他就哭丧着说，“随时都会给刀子砍掉。”

“那么你就耽在家里罢！”玛丽终于说，“你看家，我去想法赚点钱来。我可以上菜市街新造房子去做散工。”

于是他便起来走出去了；他不愿意让一个妇女赚钱来养他。

卡尔是一个矫健灵活的年轻流浪汉，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他是街头抚养大的，街头在他的外表上留下了印记；也在他的眼睛里燃起了不可熄灭的火花。他好像北京的麻雀；虽然给煤灰染黑了，可是有着城里人的聪明智慧，毫无畏惧地在车轮底下飞出飞进，百事百晓。他常常在外边闹乱子，但结果总是平安无事地回家。他好动恶静，一刻都不肯宁息。他用一切办法维持收入，不使它减少，这个小家庭主要依靠他。但是在街头找生活的生活他已经感到厌倦了，他想求上进，最好是做个商人。可是唯一拖住他后腿的便是家庭生计。

具莱看出这个小家庭快要拆散了。玛丽很快地长大成年，要

离开“方舟”了，如果卡尔没有可能自求发展，而不得不为他的姐姐和哥哥牺牲，他会一辈子是个流浪街头的无赖。贝莱，正如他向来的习惯那样，忽然下决心要帮他们谋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向一个慈善机关给卡尔讨来一身服装，送他到一家商店去做学徒，这商店本来是卡尔曾经帮着跑过差的。

礼拜日早晨，贝莱挟了一个大包裹来到“方舟”。他手牵着小拉赛，这孩子不时弯腰下去捡起一个石子，拖着他的爸爸走到河边把石子抛下水里。他一路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贝莱机械地让孩子把他拖向河边，趁高兴也给孩子回答几句。他一心在想着那个小家庭的孩子們，他們曾慷慨地收留过他，現在他們却要拆散了。对于卡尔和瑪丽，这样也许是一种援救，因为他們年轻勇敢，在外边可以有远大的前途。爸爸拉赛可以搬到他那兒去，夜間在飯厅里安个床鋪，白天拆掉，好在爱倫現在不再那么斤斤计较了。但是彼得怎么办呢？能使他打得起精神来的就只有这个家庭啊！

当小拉赛从隧洞似的門口望到“方舟”的暗处的时候，他却不肯进去。

“我怕，我怕！”他說，撑拒着一步也不肯走。

貝萊只得把他抱起来。

“拉赛不要去，”他边說边用手推他父亲的肩膀，“拉赛要回家！要下来！”

“怎么？”貝萊哈哈笑着說，“小拉赛不喜欢‘方舟’嗎？爸爸却觉得这兒很不錯啊！”

“为什么？”孩子撅着嘴問。

为什么？貝萊自己一时也說不明白。

“因为我在这兒住过，”他說。

“那时候小拉賽在哪兒呢？”

“那时候你坐在媽媽的眼睛里，望着爸爸笑。”

小拉賽听到这样說，便把对黑暗和木楼梯的畏惧忘掉了。他把圓圓的小鼻子貼近爸爸的鼻子，向他眼睛里望看，看有没有一个小孩坐在那兒。他看見里面有他自己的形像，便笑了起来。

“現在誰坐在媽媽的眼里呢？”他問。

“現在是小妹妹坐在那兒，她想和拉賽·弗雷得力克玩呢，”貝萊說。“但是現在你應該下来自己走了，一个男人要人家抱是丢脸的。”

三个孤兒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卡尔看見了包裹快乐得跳起来。

“爸爸拉賽上哪兒去了？”貝萊問。

“他推小車出去了，給那做旧貨生意的老大娘去搬一张沙發，”瑪丽一边回答一边把小拉賽抱去，很喜爱地看着他。

卡尔穿上新衣服，滿心高兴。褲子稍微长了一些，但是翻起褲脚管正是挺时髦的装束。于是这一缺点很容易地就克服了。

“現在你完全像个店員了，”貝萊笑着說。

卡尔跑出到过道里，过一会就回来，濡湿的头髮已經打中央分梳在两边了。

“唉，蠢家伙，为什么要这样梳！”瑪丽喊着，伸手去摸乱他的头髮，因此他們就扭打起来。彼得坐在一个角落里，憂郁地呆望着窗外，只管自己想心事。

“喂，彼得，打起精神来！”貝萊拍拍他的肩膀說。“等我們的工会联合会組織起来，事情有了头緒，我給你安排一个事情。也許你可以給我們跑差。”

彼得一句話也不回答，只是把头轉了开去。

“他老是这副样子，牢骚得很！你总得讲点礼貌啊，彼得！”玛丽深感不安地说，彼得却索性拿起帽子走出去了。

“现在他到北桥去找他的情人了，我们又得好几天看不见他，”玛丽望着他的背影说。“她是工厂的女工，跟一个男人养了个孩子，那人把她抛弃了。”

“他已经有了情人了吗？”贝莱说。

“那有什么奇怪？他十七岁了。就只一点，那个女人太糟了。”

“她是个红头髮女人，走起路来一只脚拖在后边，好像要把人行道都拖去似的。”卡尔说。“她很够格做他的母亲了。”

“你们不要挖苦他，”贝莱正色地说。

“我们并没挖苦他，”玛丽回答说，“但是无论我们待他怎样好，他总是不高兴。他看见我们快乐就受不了。拉赛说他中了邪气。”

“我给你也找到一个事情了，玛丽，”贝莱说，“在霍尔倍街上，爱伦的老东家那兒。他们会优待你的，但是你得在十月里就去上工。”

“那很好，卡尔和我可以同一天有工做了！”玛丽拍着手说。“但是彼得怎么办？”她突然又喊叫起来。“谁来照顾他？不，我不能去，贝莱。”

“我们想办法给他找个地方安身。你应该接受那个事情，再在这兒耽下去，总不是办法。”

这时过道里传来一阵奇特的声音，有人在哽咽着念圣诗。小拉赛这时坐在靠近房门口的地上，说道：“嘻，唱歌，嘻！”

“这是那个糊纸盒的女工和她的茹特兰人，”玛丽说，“他们家里今天死了人。总算天照应，这可怜的孩子不用再受苦了。”

“是一家新搬来的吗？”贝莱问。

“不是，他们春天就搬过来了。男的不住在这兒，可是每礼拜

六总要來向女的要工錢。‘你為什麼這樣傻，他住也不和你住在一起，為什麼要把你賺來的錢給他用？’我們都對她說。‘他要錢嗎？就打他一頓！’——‘他究竟是這孩子的爸爸啊，’她說，還是把錢交給他。到禮拜日，他把錢喝光了，心裡悔了，就上這兒來打她，怪她為什麼要給他錢花！她真是笨透了，明知道他要來，該老早躲開的。可是她愛他，挨几拳滿不在乎，只是吵架的時候把孩子托給我們。她從來沒有東西給孩子吃，現在這孩子死了。”

過道底里的房門開了，那個茹特蘭大漢挾著一口小棺材走出來。他一邊站在門口等人，一邊噴里不清不楚地唱著聖詩。板壁後面有一個小孩的聲音在學他唱。這茹特蘭人的臉已經哭得又紅又腫，昨天晚上的宿醉還使他兩腿疲軟無力，連站都站不穩。孩子的母親跟在他後面走出來，他們兩人踏著送喪的步子走下樓梯，她披了一塊薄薄的黑紗，把手帕蒙著嘴，還在哭著。她那慘白的臉上都是棕色的雀斑。

貝萊和小拉賽要走了。

“你老是这样急急忙忙的，”瑪麗不樂意地說，“我正要去煮咖啡呢。”

“我今天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不然的話，我是樂意和你們多耽一會的。”

“你可知道你的名聲在大起來了，”瑪麗欽佩似的望著他說。“人們也常常談到你，像談到那個鐵皮廠老板一樣。他們說你把一個最大的老板打倒了。”

“不錯，我打垮了他的生意，”貝萊笑著說。“但是我們那位店員哪兒去了？”

“他大概是到街上出風頭去了！”

的確，卡爾正在街上閑走，讓一大群男女小孩圍著他欣賞。

“你別忘了，老板不在柜上的时候，我們会上你那兒去，你得請我們吃东西啊！”貝萊听見其中的一个說。

“你敢！当心我給你吃耳光！”卡尔回答說。“你以为我會讓你來耍無賴嗎？”

那茹特兰大汉挟了小棺材迈开大步在街尾走，那女的离开几步跟在他后头；他們走在街心，好像是一个正式的出殯行列。这是一个很凄惨的景象；这条寂無行人的灰暗的街道活像一个牢獄。

所有的地下室都关上了百叶窗，只有那卖面包的女人的櫥窗还开着。門外拥集了一群头面肮脏的孩子，他們不时走进鋪子里买一个欧勒东西吃。一个小姑娘，穿了她的最漂亮的节日衣服，梳着一条直直的辮子，手上捧了一大瓶奶油，在路边的拦街石上歇息；对面門口有几个油滑少年，正在轉着坏念头。

“我們今天要不要出去走走？”貝萊和小拉賽回家后，爱倫就問，“好天气快要过完了。”

“我还要出去参加委员会，”貝萊迟疑地說，他覺得对她有点抱歉。她又要生小孩了，一个人在家里很孤单。但是他沒有办法耽在家里。

“你預計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我不知道，爱倫。恐怕要忙一整天呢。”

她不再說什么，默默無言地开飯給他吃。

第二十三章

这一年多半会比往年更要艰苦。早在九月初，便有許多失業工人在运河边和市場上排起长队，他們的脚都浸在泥浆里。他們

的突出的發青色的腕节骨預示着将要有一个严寒的冬天；老年人的鷄眼早就發出了警兆，穷人的爐鍋底下也飞起了火花。

“大冷天要到了，穷人沒有办法了，”人們說，“不过，大冷天以后好日子就会回来了！”

十月里开始了冰冻，在困难时期还没有停頓的工作，現在也全都停下来了。貧民区的人們是一天賺来一天吃的；要是有一天沒有收入，第二天早晨便可以在他的空盆空碗里看得出来。飢餓一直潜伏在上万户人家的餐桌底下，像一只躲在窟穴里的熊，它已經在那兒耽过整个夏天，渐渐地觉得肚子空了，正在睡梦中發着哼声。但是他們已經習以为常，只要它不把巨掌伸到桌面上来，也就不当它是一回事。但是如果生一天病，或者一天沒有工作，它就爬出来了。

“哎，要是我們有一桶腌魚腊肉就好了，”有些还怀念着乡間生活的人說。“但是上帝搬走了我們的腌菜桶，換給我們一个当鋪！”于是他們就只好拿东西去押当。

人們护挤的現象实在可惊。在夏天里，这个城市是随風向四面八方吹散的，現在却聚攏来了；一向在牧場上幕天席地，風餐露宿的那些無家可归的人，都麇集到城郊来，大地主們也回到他們的第宅里来过冬。住在擱樓上的拉斯慕笙太太突然有了丈夫；原来那醉汉华尔德回来了，可以說是寒冷逼得他投到她的怀抱里来的。一有了春意，他就会回到他的夏季情妇格拉斯梅奕太太那兒去。但是当他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可是老耽在这里的！他整天逍遙在樓下的門廊里，乱头髮上粘着一些羽毛，还有些床垫里的稻草粘在他那闊大而扁平的背脊上。他那双大皮靴經常是亮光光的，拉斯慕笙太太早晨先給他擦好才去上工；往后就抖擻精神，加倍工作，好讓她这个漂亮的無賴丈夫坐吃閑飯。

天气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冷了，大地冻硬了，連土工也沒有什麼工作可做。救济穷人的一点点信貨也給冻结了。海口封了港，对外貿易，完全停頓，碼頭工人尽可以耽在家里。严寒收紧了人心，也收紧了推动一切的大錢袋。殷实的企業开始把工作時間縮短，比較不穩的則完全停工，工商業都迟緩了，人們沒有新的發展，也不再制造存貨；人心惶惶，恐慌不安。一切向外發展的人現在都縮了回來，好像是給严寒趕回老家似的。土地把水份吸收進去，讓地面上鋪了一層冰；人也有同样的情形。穷人尽力把他們的一点点血液保持在心里，以維持生命的火焰；他們都是四肢冰冷，毫無血色，皮膚是慘白的。他們不与外人往来，整天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一家人互相偎倚着，什麼也不吃。許多有儲粮的人家也不敢吃飽肚子；好像寒冷已經把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吃去，換給他們的是憂愁挂慮。因此，一切的消費都似乎停頓了。

寒暑表是不能作准的，因为如果憑寒暑表来判断，那末往年也曾有过比今年更冷的冬季。

“怎么，今年不比往年冷嗎？”人們会詫异地說。

可是他們仍然冷得要命，苦不堪言。寒暑表对于隆冬季候懂得个什麼？要知道隆冬是凶年的伙伴，不論下雪不下雪，它总是走它的直路！而今年，它却冰胶雪冻得格外厉害！

貧民区的街道上仿佛是荒無人烟的。要下一場大雪才能使居民从他們的洞穴里出来，雪使空气变得温和些，并且扫雪还可以賺到几个克郎。此后，他們又都消声匿迹，回到一种毫無生气的状态，只靠一些少得惊人的东西过活，或者可以說，几乎什麼都不吃。惟有在大清早，男的出去找工作的时候，街上才有人。無論什麼地方，有一个人的工作便有几百人去应征。天亮后，那些失败的拖着迟鈍的步子走回家去，有的倒头再睡，消磨了这一天，有的把胳膊

支在桌上，整天坐着一言不發。

寒冷虽然把其他一切都封閉起来，对于人心却發生了相反的作用；同情心旺盛起来了。許多人虽然給严寒弄得智穷計絀，無意經營他們的事業，可是心地却并沒因此而变坏，仍然在努力做慈善事業。有些善良的人去訪問穷人，很費事地才把他們找出来，因为他們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但是上帝創造生物，有生活在地面上的，也有生活在地底下的；有飞翔在空中的，也有浮游在水里的；甚至在火里也有生物在繁殖滋长。同样，寒冷也产生出大批不靠劳动为生，而靠做寄生虫为生的人。大家景况好的时候，是他們倒楣的时候！那时节他們人数减少，甚至絕迹。但是一遇到寒冷匮乏的时候，他們便成群地出現了；引起社会上發善心的是这等人，大部分的好处也归他們得了去。他們的嗅觉很灵敏，凶年一到，他們老早就像洪水一般泛滥到城里的殷富地区。“瞧，今年有多少穷人來討飯了，”人們一边說一边解开錢包。“現在正是穷人困难的时候！”

貝萊已經在秋季里搬到北桥区；他現在住的是卡佩尔費街上一家小公寓的两个房間。在这一区里，他可以有多方面的接触，此外还因为爱倫快要生产，想使她和她父母离得近些。拉賽不肯跟兒子住在一起，他宁願留在“方舟”里。他已經和“方舟”里的人都熟了，到各处地方去做点临时工，自己的生活也能打發得不坏。

貝萊勇敢地奋斗着以抵抗冬天的困难。作場里沒有工作了，他从早晨到夜里到处奔走。只要有工作的地方，他無一处不走到，在几百人中間去挤。他的顧客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穿鞋，但是他們沒有錢买。

在这个时期，爱倫和他更加接近了，彼此从新的角度上有了相互認識。艰苦的时势使他們接近，因此貝萊才对她的坚强性格感

到佩服。她泰然自若地应付这艰难的处境，能够把一个钱作几个钱用，惟有对于火炉，她却束手无策了。

“我们拼命省下来的，都让这炉子吃掉了，”有一天，她垂头丧气地说：“烟囱管里轰轰地响，可是一点也不觉得暖。我今天已经烧了两桶煤，还是冷得要命，在我做帮工的人家，两个大房间只消一桶煤就很够暖了！也许是我外行，你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差一点要哭了。

“你不必难过！”贝莱闷闷地说。“穷人家里的火炉全是这样的。它们是用旧了的废品，房东把它们当废铁买了来，装在租给穷人的屋子里！样样都是这样的！我们穷人用最坏的东西，却要付最高的价钱，虽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做出来的！你要晓得，贫穷好比一个筛子，一切都从筛眼里漏掉了。”

“暖，真可怕！”爱伦悲哀地望着他说。“我现在对你很了解了。”

窘困威胁着他们，再不敢作什么打算，只好听其自然，逆来顺受。

有一天，在爱伦生产后不久，她叫贝莱马上去看看爸爸拉赛。“把他搬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要稍稍挤紧些，他就住得下了。我担心他过不下去呢。”

贝莱听了她这个提议很高兴，马上就动身前去。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样过活的时候，爱伦肯关心到老人身上，真是难得。

“方舟”的景象很荒凉。所有的窗帘，除了奥尔逊家的以外，全都不见了——连同挂窗帘的黄铜棍也不见了，这东西总得五十个欧勒才买得到。窗台上的花也全都冻死了。从窗口一望就看得清清楚楚，房间里都是空空的。这个冬天很不讲面子，它不但不使“方舟”穿得暖和些，反而把它剥个精光——一开始就把第一道遮

蔽取消了。院子里的厕所、門和便桶盖也都失踪了。

貝萊費了大劲才爬到頂樓上。扶手的栏杆大部分不見了，樓梯每兩級少了一級。这“方舟”是竭力自己想办法来維持的。楊生太太那兒的一只木桶也已經不在原处——整个“方舟”里只有这一只，如果沒有人借用，原本是經常放在走廊角落里的——它若不是做了燃料，便是給卖掉了。貝萊望望她們那边，但是沒有勇气打招呼，因为他知道安妮現在已經失業。

三樓上有一个女人偷偷摸摸地走出来，从樓梯上拆下一塊木头。她見了貝萊，对他和藹地点点头。

“要煮杯咖啡！”她解释道，“咖啡尽管清得像水一样，可是一定要喝热的！”

房里空空洞洞，拉賽已不住在那兒了。貝萊沿过道逢人打听，才知他住在樓下那个做旧貨生意的老妇人屋里。一些青瘦的脸在各家門口露了一露，看一看來人，接着便不声不响地躲了进去。那卖旧貨的老妇人的地下室里堆滿了各式各样的旧东西；穷人的家具什物到了冬天都流到这兒來了。拉賽正坐在一个角落里縫补一个床垫；屋子里只有他在。

“她去看貨去了，”他說，“在这种日子里，她的錢很有用处！不，我不想跟你去吃你的面包。我在这兒帮她做事，有吃有喝的。在这种冬天，誰能保証自己的生活呢？我在这兒倒还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你能告訴我彼得的情形嗎？在我搬下来的前一天，他忽然走了，从此我就沒有見過他。”

“他也許和他的爱人住在一起，”貝萊說，“我去打听打听。”

“好，你去打听打听。他們这三个确是好孩子！如果他們中間有誰出了事，那就太可怜了。”

貝萊看見他父亲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也就不想讓他脱离。

“我們也沒有把握能够給你些什么，但是請你記住，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歡迎你來，這是愛倫叫我来請你去的。”

“好，好！替我謝謝她！現在你回去罷，趁那老婆子還沒有回來，”拉賽焦慮地說。“她不願意有人到這兒來——她擔心着她的錢。”

貝萊不得不變賣東西來維持，頭一樣就是他的冬大衣。有一天，他沒有告訴愛倫，便把它送進了當舖，帶了錢回到家中很高興地一克郎一克郎拋在桌上，使她喜出望外。

“你听，這聲音多清脆！”他對小拉賽說。

孩子跳起來要把錢拿去玩。

“冬大衣對我有什么用？”他回答愛倫的善意的責備。“我并不覺得冷，不當掉也不過白白地挂在屋裡，整個夏天還得好好收拾它。你瞧，現在不是有得暖了嗎？”愛倫搬柴進來生爐子的时候，他對孩子說。“這就是爸爸的冬大衣！它讓媽媽，小拉賽和小妹妹都得到暖和了。”

孩子把手撐着膝頭，向爐火里尋找爸爸的冬大衣。火焰在他的大眼睛里閃出火花，又在他的臉上映出紅光。

“這大衣真好，”他眉開眼笑地說。

他們不大看見同住的房客和他們的家人。人們都是不聲不響地躲在自己家里挨過這困難的苦日子。每逢禮拜日，他們把孩子托給鄰居，到市區去在一個音樂廳門口站一小時，熬着冷听一點音樂，然後回到家中，也不點燈，就圍着火爐烤火消磨時間。

有一個禮拜日情形很壞。“煤只够燒到中午了，”愛倫說，“只好到外面去。吃的東西也沒有了。我們上兩老家里去好不好？他們也許會留我們吃晚飯。”

他們正要動身的時候，愛倫的哥哥奧多帶了老婆和兩個孩子

到他們家來了。愛倫和貝萊交換了一個失望的眼色。冬天也給他們打上了烙印；他們都是面黃肌瘦，神情蕭索的。不過他們衣服都還穿得厚暖。“你們可別脫掉大衣，”愛倫說，“我沒有煤了。我昨天忙不過來，打算今天去買，誰知道今天煤店老板不在家。”

“只要孩子們不冷就行了，”貝萊說，“我們大人是容易取暖的。”

“只要他們鼻子下面不挂冰柱子，那就不礙事，”奧多還沒有消失他的幽默。

他們一刻不停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談論時勢艱難，生活越來越困苦。

“真可怕，大家都吃不飽，”奧多的太太說。“但是冬天和困難总有一天會過完，那時情形就會好起來了。”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比冬天更早完蛋嗎？”奧多傷感地笑着說。

“不，不是我們，我說的當然是窮困。你明明懂得我的意思。他老是這個樣子！”她轉身對貝萊說。

“真奇怪，你們女人家會始終相信大家都一樣窮困的老一套說法，”貝萊說。“碼頭上有的是煤堆，鋪子里可吃的東西也並不缺少。恰恰相反，東西比以前任何時候還更多些，因為許多人吃不起。很明顯，現在樣樣東西都跌價了。但是沒有錢仍然是無濟于事。問題是在於分配不平均啊。”

“你說得對！”奧多·斯多爾倍同意地說。“但是，我的天！人們為什麼沒有勇氣起來給自己想辦法呢？”

貝萊聽見愛倫從後門走了出去，過一會兒她回來了，圍裙里兜着一兜煤，這是她去借來的。

“我把最後一點點都掃得來了，”她說着便跪下來生爐子。“至少總够煮一杯咖啡吧？”

奥多的妻子連忙請她不必費事；他們喝過咖啡了，他們是吃飽了早餐才出來的。“禮拜天我們總是好好地吃一頓早餐的。這就很舒服了。”奥多太太說，可是她嘴里一邊說，眼睛却看着愛倫，彷彿在盤算她什麼時候才能把咖啡煮好。

愛倫一邊生爐子一邊談話。唔，當然要請他們喝杯咖啡的；總不能讓他們干巴巴地就走，一點東西也沒請他們吃！

貝萊又悲哀又吃驚地聽她們說話。她們這種天真的裝面子話反而使窮困情形更加明顯。他看得出愛倫正在十分為難，便跟了她走進廚房里。

“貝萊，貝萊！”她窘急地喊，“他們打算在這兒耽到吃晚飯啦。我什麼東西也沒有。我們怎麼辦？”

“當然老老實實把情形告訴他們。”

“這可不成！他們一點東西都沒得吃，難道你看不出他們的臉色嗎？”她說着竟哭起來了。

“好罷，好罷，交給我來辦罷！”他安慰她說。“不過你拿什麼來請人家吃咖啡呢？”

“不知道。我什麼都沒有，就只剩黑麵包和一點兒黃油。”

“天呀，你這個傻子！”他雙手捧了她的臉，笑着說，“還難過些什麼呀？趕快切起麵包來，塗上黃油！”

愛倫遲疑不決地動起手來。但是在她把食物端進來以前，他們聽見她砰的關上前門，走下台階去了。過了一會她才回來。“哎，真不巧！麵包店里白麵包已經賣完！”她說，“只好請你們吃黑麵包了。”

“好得很，”客人說，“黑麵包過咖啡是再好也沒有了！不過我們倒是怪難為情的，累你這樣麻煩！”

“你們聽我說，”貝萊終於開口了。“你們喜歡捉迷藏！我可玩

不来这一套。我要打开窗子说亮话：我們的景况很坏，你們也不見得好些！老头兒那边到底怎么样？”

“他們大概还馬馬虎虎过得去，”奧多說，“他們还能賒欠得动，并且想来还有点儲备。”

“那么我們好不好一齐上他們那兒去找一頓晚飯吃？不然的話，我們今天怕一点都沒吃了。”

“既然这样，我們就去罢！不过，我們前天才去过，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們总得找个去处，他們那兒畢竟是自家人！”

寒冷对于貝萊并不發生影响。他的血脈流动得快，他經常是暖和的。他把困苦看作是一种忠告，他只覺得比以前更加剛強，利用無工可做的時間来做工会工作。

开大会，發空論，这不是时候，許多人連穿去开会的衣服都沒有。由于寒冷，工会运动失去了它的推进力，要煞費經營才能維持已有的成就。貝萊以鼓励灰心失意的人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老是在东奔西走，和許多人接触。困苦使每一个人显露出他們的本性，从而使他加深了对于人的認識。

哪里生产停頓，出現貧困，貝萊和其他的人便到那里去防止人心涣散，并把当前形势作为鼓动的主题。貝萊看出貧困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逐漸把所有的人都制得服服貼貼，在群众中成为一个冷酷無情的主宰。只要失業一星期到两星期，多年节俭得来的一切舒适便化为烏有了，足見貧富不均是多么可怕！从这一情况上，就不难灌輸新思想，使人牢牢記在心里，并且用来作为宣传的题目。只要不是痴騷的人，今天都知道該何去何从了。

但是这里也有些像貝萊在蓬霍尔姆看見过的那樣的人。貧困使他們愈加卑順。他們几乎以为允許他們餓肚子活在世界上还是

一种恩典。对于这种人是無法可想的，他們生来就是奴隶，奴性深入在他們的意識里，只会像狗一样搖尾乞怜。

这些人都是上了年紀的，屬於老一代的人。年青的一代却不同，他們具有比較剛強的性格，貝萊常常發現他們对于他的思想能够起強烈的共鳴。他們敢于挺而走險，准备以武力对付武力。这些青年人必須加以控制，否則他們会妨害了运动，因为在他們看来，运动的深入太不够快了。

貝萊的脑筋是清楚而健全的，寒冷并不使他的思路受到损伤；他把所接触到的一切不断加以比較，作出結論。他覺得人的性格似乎不容易改变。宣传的目标主要是促使他們原有的思想感情覺醒轉来。不过对于那些老年人，只好讓他們怀着他們的思想終其天年，等青年的一代来接替。青年人和老年人不同，他們是随时都在要求改善生活的。据他的了解，工会运动的發展并不是一代一代地演进的，而是在两代之間奇妙地成长出来的。所以青年人的積極性，哪怕剛在开始，就已远远地超过老年人了。

脑筋的紧张工作对他有一种隱秘而不可思議的影响，正如他在少年时代，血液循环对他所起的影响一样；有时候他悚然惊悟，开始明白莫尔頓說“人是可貴的”这句话的意义。看到人要受到这許多困苦，覺得太可怕了，因此貝萊的憤恨也就日益加深。

由于接触了許多人，貝萊才知道莫尔頓并不是一个突出的；許多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急躁，他們不明白饑餓的人为什么必須耐心等待，仅仅自滿于一个組織。到处都瀰漫着革命的情緒，呼声強烈得使有錢人不敢走近失業者身边，而老年人則預言着世界末日将要到来。穷人們現在的談論都是以前从来沒有过的。

有一天，貝萊和几个青年站在一个門廊里談这些情况；他們只能耐着冷立談几句，因为沒有錢进酒店去好好的談。他們談得很

輕聲，但是他們的聲音却很沉痛。這時有一個衣冠楚楚的紳士走過。

“瞧，這件大衣倒漂亮，”他們中間有一個喊道，“我也想要這麼一件！我們好不好把他去拖進門口來，剝了他的？”

他大聲說着準備要奔出去了。

“不要胡來！”貝萊拉住他的手正色地說。“這樣對我們自己只有害處。別忘了警察時時刻刻在看着我們！”

“管他媽的，坐幾個禮拜牢有什麼大不了的？”那人回答說。“在這個時期內至少有飯吃，有房子住。”

在他那平時很有見識，很安靜的眼睛里，這時閃現出一道凶光。

第二十四章

有謠言傳出來，說市政當局要出面解決失業工人的問題。快到聖誕節的時候，果然要征雇大批工人，拆掉一部分舊城牆，改建公園和林蔭大道。貝萊也跟着上千的人去应征，僥幸被錄取了。那包工頭是要盡先錄用年富力強的人的。

每天早晨工人聚集成群；工頭挑出他所需要的，其餘的人便可以各自散去。因為有了做工賺錢的希望，他們的老婆兒女都在家中歡歡喜喜；所以沒分工作的人便不敢把不幸的消息帶回家里，只好整天在工地附近游蕩。雖然希望不大，他們還是天不亮就到，爭取排在前列。至少有了一個起床的理由；空閑早已像地獄里的烈火一樣燃燒着他們的腰肢了。每逢工頭一到，他們便帶着祈求的眼色不聲不響地圍上去。

有一個女人帶了她的丈夫一起來，他視靦地跟在她後面，眼睛

盯着她，一举一动都跟她的样。他是一个壮健的汉子，但是他随便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甚至连鼻涕都要到他的老婆推他一下才肯擦掉。

“上这里来，托华尔德！”她说着狠狠地摔了他一把，摔得他直叫痛。“紧跟着我！”

她粗声大气地说，好像在给别人解释她的行动，可是并没有人注意她。

“他是不会给自己说话的，”她又说。

她那急躁的声音使贝莱惊跳起来；原来这是个蓬霍尔姆人啊，家乡这一种精明强干的女人，她们真是男人的保护天使！

“孩子们也得活命呀！”她继续说。“我们有八个孩子哪！”

“那么，他对某些事情倒是很能干的，”一个脸儿很瘦的工人说。

她在人丛中挤进去，居然给她的丈夫找到了工作。

“现在，好好地去做吧，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上人家的当，去做傻事！”她说着狠狠地推了他一把。

周围起了一阵轻蔑的哄笑，她挑战似地昂起了头。

这地方宛如一个奴隶市场。工头走来走去，挑选最强壮的人，把他们从头看到脚，要肌肉发达和肩胛宽阔的才能入选。包工头也在东奔西跑，发号施令。“看这个大老板！”工人们啧啧地说，“全城所有的工人都在这里让他挑了，可是他还要把每天的工资减到五十欧勒。他自己也是个小工出身，可是现在他有十万克郎一年的进账。他真是一个地道的吸血鬼！”

这群人整天继续留在那里，希望有人放弃工作，或是生了病，或者出了什么意外，好去补缺。他们舍不得走开，光是工作这一事实便足够使他们粘在这里了。看上去他们似乎随时随刻都会冲

到工地上去，所以有許多警察在工地四周防衛着。但这些人还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要求工作的渴望現于形色。当他們走得太迫近的时候，便被警察推回来一些。忽然有一个人冲破人群，跳过柵栏，捞起一把錘子。接着便有几名警察过去夺下他的錘子，把他带走。

这些逗遛在那兒的人，愈来愈感到憤怒，不单是为了自己的困苦，同时也由于这种無耻的情况。他們的憤怒都表現在一种半抑制的嗷嗷声中。他們以一种奇异的眼光盯着那包工头兒，仿佛想在他身上找到什么东西，可是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包工头兒，由于找工作的人竟有这么多，便格外無耻，变本加厉，决定把工作日延长一小时。有一天早晨，刚上工的时候，他向工人宣布了这个决定。就在这一刻間，四百个工人，除了一两个之外，全部放下了工具，回到失業工人的队伍里。那些工队长打算另招新工人，但是沒有一人应征。工人們都站在那里談論这件事情，脸上气得發紫。他們認為这是包工的想利用他們的困苦，讓他自己多賺十万克郎！

“我們到市政厅去！”有人喊道。

“不，还是到报館里去！”另外有人回答說。“找报館比較好些！”

“市政委員里沒有我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到市政厅去有什么用处！”貝萊喊道。“同志們，选举的时候要記得这件事！到处都必須有我們自己的代表，不然的話，这些老板們的强橫霸道是永远不会完的。現在我們要團結一致，坚持下去，在必要的时候，我們宁可立刻餓死，总比慢慢地餓死好得多！”

工人們并不答話，只是簇拥着他，靜听他講。从他們的凝神注視中，显出一种很深沉的憤怒。这些人在飢寒交迫中决定了罢工。

来反对他們唯一的生路。現在他們該怎么办呢？貝萊向四周看了一轉，对于他們的緘默的憤怒感到有些害怕。这种有威胁性的沉默是不行的，它会發生什么效果？这样的气势汹汹，似乎不可控制，这是会产生暴动，弄到不可收拾的！

因此貝萊便跳上了一堆石头。

“同志們！”他大声地喊道，“这是一个要挨过去的困难时候，好比狐狸在被人剥皮的时候所說的。人們剝夺了我們的衣食，剝夺了我們的家庭幸福，現在又想出方法来剝我們的皮了！我們現在要决定的是：前进呢，还是后退？也許这是考驗我們的伟大日子，我們會得到我們所要的东西！紧密地团結起来，同志們！不要散伙，不要讓步！我們的景况固然很困难，但是要記住，現在已經到了大冬天，很快就要开春了。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快要天亮的时候！我們已經熬了几百年的苦，难道还怕再苦一会儿嗎？我們的家小在家里發愁，也許会埋怨我們。她們会說，人家叫我們做什么，我們至少总該接受下来。但是我們使尽了力，我們的家小却还是吃不飽，我們可不能再眼看这种情形了。穷人的工作一向好像是白費心的祷告：‘救救我們脱离困苦，救救我們脱离飢寒，給我們面包，再給我們些面包！救救我們的孩子，使他們不要再遭到我們的命运，別讓他們身体消瘦，精神痴顛！’我們的祷告就是这样，但是只有一种祷告能發生效力，那就是和坏人斗争。我們是选民，因此我們必須喊：‘停止罢工！我們不願意再这样下去了——为了我們的老婆，为了我們的孩子，也为了孩子們的孩子！’你們会說，‘子孙后代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大有关系！你們的父母也像你們这样嗎？不像，他們給穷困踩在脚下，对有錢有势的人只好屈服。可是現在，使我們强壮，使我們团結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时代啊，同志們！时代指着我們的胸口說：‘你們應該这样做！’

在这里，我們站着的地方，旧时代結束了，新时代正在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尽管穷苦，仍然能把工具放下来——这种事情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我們要进行生活革命——讓穷人們从此永远有好日子过！你們一向为了一个克郎牺牲性命，牺牲幸福，現在是自己掌握着整个前途幸福了！我对你們說，你們必須坚持，态度要冷靜，行动要謹慎！只要世界上一天还有工人，你們是不会被忘記的。今年冬季是我們要熬过的最后一个冬季——过此以后就是我們一向盼望着的福地了。同志們！好日子是要由我們自己来爭取的！”

貝萊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么。他只覺得有一个真理的声音，一个从不說假話的有力的声音在借他的嘴說出来。他的講話中充滿了預言性的乐观主义的音調，使大家听得出神；他的眼里發射着火一般的亮光。在他們眼前，有一个光輝的人物从絕望的严冬中涌現出来，这是他們自己，同时又好像是一个年輕的神。他从困苦中生长出来，抛弃了盲目相信命运的旧观念，換上了一种新的信心——相信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向他欢呼，起先只是个别的，后来却众口同声地喊起来了。貝萊便領導着大家一齐为新时代高呼“万岁”！

工人們每天集合在那里，不是做工，而是作沉默的抗議。工队长号召大家工作的时候，他們还是成群結队地站在那兒，不声不响，像一片烏云似的吓人。他們不时对变节分子咒罵几声。市政当局也不管这件事。他們已經伸出援助的手，但是工人們拒不接受，这是他們自作自受。包工头已經得到准許把工程全部停下来，但是他仍旧讓二三十个破坏罢工的工人繼續工作，用来刺激罢工工人。

整个工地上是靜悄悄的，只有一个角落有少数人在工作，旁边有一个警察，好像在監視犯人一样。运土小車翻倒放着，仿佛工地

上發生了瘟疫。

破坏罢工分子里有各种行業的人，有几个失業工人記錄了他們的姓名和地址，要在“工人报”上發表。其中有一个是斯多尔倍的工会里的會員，他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工人运动一开头他便参加了。

“多么可惜，”斯多尔倍說，“他是我多年的同事，一向是个好同志。現在我們要在报上向他开火了——我們不能不这样做，如果有一个會員单独行动，出卖組織，对整个行業都有不利的！”

斯多尔倍太太也認為这是一件憾事：

“他們原本是一份好人家，”她說，“我們和他家一向相处得很好，我知道他們已經好久沒吃飽了。你知道嗎，爸爸，他有一个年輕的老婆，他是很不容易看着她受苦的！”

“我也很难过，”斯多尔倍回答，“但是不得不这样做，不然別人就要說我偏心。我們可不能讓人家說是有两种尺度来对待人呀！”

“我去找他們談談，”貝萊說，“也許他們会改变态度。”

他抄下地址，工作時間过后就去找那破坏罢工分子，在他那破陋不堪的家里碰到了他。他有四个孩子，屋子里面很气悶。那人已經上了年紀，但是还很壯健。他正在愁眉苦臉地吃晚飯，孩子們圍攏他站着，手扶在桌子边上望着他把食物往嘴里送的每一个动作。他的年輕的妻子忙忙碌碌，很关怀地給他端遞食物。

貝萊立刻談出要談的問題。攻击这員老将原是很不愉快的事，但現在却非这样做不可。

“这一套我是很懂得的，”那人一边点着头一边說。“你不必来和我講大道理，我从运动一开始就参加了，一向都尽了我的責任。但是現在我已經受够了。有什么办法，小伙子？你有老婆兒女哭喊着要飯吃嗎？那末就只好先顧你自己的事！”

“我們沒有哭喊啊，漢士，”他妻子溫和地說。

“當然，你們沒有哭喊，不過這就更糟糕！難道我忍心坐在这里，看你們一天比一天瘦下去，看你們凍死嗎？說什么同志！活見鬼！廢話一大套，得了些什么結果呢？以前我們挨餓只是暫時的，現在却真要餓死——就是這一件不同！他媽的！為什麼還要來找我麻煩？”

他直接從瓶里喝了一口酒。他妻子把一只玻璃杯推給他，但是他猛力地把它推開。

“明天報上要登載你的事情，”貝萊吞吞吐吐地說，“我不過先來通知你一聲。”

“儘管去寫罷，說我是畜生，說我是敗類，甚至說我打老婆，都隨你們去寫。你自己知道這全是謊話，對我有什么要緊？你要喝一杯嗎？”

不，貝萊不要喝。

“那麼我就自己喝，”那人氣憤地笑着說。“現在你可以作見證了，證明我是個畜生——從瓶里喝酒！過兩天你還可以來門縫里偷聽，也許你會聽見我在打老婆！”

那女人哭了。

“唉，真要命，讓我安靜點罷！”那人氣呼呼地說。

貝萊只好毫無成就地走了。

第二十五章

“方舟”已經凍結在北風里，表面看來，一點生氣都沒有。在夏天里，從井一般深的扶梯口傳上來的吵鬧聲，現在沒有了；百把條

排水管，一向把院子变成一口四壁青綠滑膩的方井的，如今也不流水了。冰冻好像旋紧了水龙头，原来有小虾蟆隱居着的那些壁縫——这是由綠苔和粘液构成的神仙洞窟——現在也給冰封住了；一道污浊的冰川从頂楼一直挂到院子的地上。

那些襤褸肮脏，但是天真快乐的孩子們，哪兒去了？那个每天晚上要酗酒，醉后常被老婆痛打的开喪車的人，現在情形又怎样了？还有那些靠着栏杆恶声相罵，舌尖鋒利得和剃刀一样的女人，她們的吵鬧声音为什么也听不見了？

天气越来越冷。寒冷把这一切都扫淨了，把人們紧紧地关在屋子里。那个拉手風琴卖唱的人整天躺在地下室里，只有关节炎是他的常客，因为它和北風是分不开的朋友；下面，不見一个人的院子里，風呼呼地沿着湿淋淋的墙壁卷过。有人走进那隧洞似的过道，風就像冰冷的手指似的，箝紧他的膝头，使他痛徹心脾。

这座大屋子屹立在那里，黑暗的窗子像沒有眼珠的眼睛似的睜着空看。寒冷已經把最后一些花窗帘除下来，送进当鋪去了，金絲雀也已經換来了一二十根木柴。关鎖在門里面的小孩的哭声——这是劳动的聖詩，通常是要到母亲們从工厂回家才靜下去的，現在也停止了。現在母亲們整天在家陪着孩子，这是只有寒冷才能給他們的快乐。但是寒冷又带着它的兄弟——飢餓，每天都来探望他們。

三層楼上，寡妇楊生太太坐在火爐旁边。安妮的小女兒躺在地板上，縮做一团，下面垫了一条破毡子。隔着全無遮掩的窗子，人們看得見的只有冰，仿佛空气也都从天上冻到了地上。小孩想向窗外张望，就得在玻璃窗上呵一口气，才能得到一个透明的窟窿，但是馬上便又給冰封住了。那老妇人圓睜着大眼对火爐直望着；她那小头顱不断地在搖顫；她好像一只报凶兆的鳥兒，知道許

多人家不爱听的秘密。

“我还冷呢，姥姥，”小孩轻声说。

“多动动，不要停，就会暖了，”老祖母说。

“你不动动吗？”

“不，我年纪大，骨头硬，动不来了。但是我的手脚冷得麻木了，所以我觉不着冷。只要背脊上不冷，那我就没有什么不好过了。”

“你为什么把背脊靠在冷爐子上呢？”

“因为背脊冷得难受。”

“但是爐子里没有火，你也不会暖和啊。”

“唉，索性让我的背脊也冻得麻木了，”老祖母声音很可怜地说。

小孩不再说话，把头掉过一边。

整堵墙上结满了亮晶晶的冰珠，糊墙的花纸后面，不时听见有悉悉率率的响声。

“姥姥，这古怪的声音是什么？”

“那是有臭虫在爬下来。”老妇人说，“搁楼上太冷了，它们活不下去。你看罢，它们是搬到奥尔逊家去，他家的墙壁暖和。它们要在那边耽过冷天。”

“难道奥尔逊家的墙壁经常是温暖的吗？”

“是的，水汀爐里生火的时候，总是暖的。”

孩子静默了一会儿，有气无力地把头向左右转动。她脸上显得十分疲倦。于是她又叫苦了。

“我冷呢！”

“你不会动动吗？”

“我跳一阵好不好？”

“不好，这样你会更冷的，空气冷得和冰一样。乖乖的不要跳，媽媽就回来了，給你带东西来啦！”

“她总是弄不到东西的。沒等她走到，东西已經分光了。”

“唔，唔！你这話不对，”楊生太太严肃地說。“施粥厂的鍋子里有的是粥，会討的人总是討得到的。做了穷人就不能顧面子。她今天会得到的！”

孩子站起来，在玻璃窗上呵开一个窟窿。

“望它下一場雪罢，这样也可以讓穷人有一天工作做，”老祖母嘆息着說。

不，現在还是刮着北風。在平时，那充滿水气的風总是順着运河吹过来的；但是几星期以来，風却从聖尼古拉教堂那边刮过来，吹在穷人的空心骨头上，宛如吹笛子似的。所有的运河上都結滿了冰，土地也硬得可怕。严寒把人們从地面上赶走，像風扫枯叶一样。他們悉悉索索地被吹过桥，就看不見了。

街上开过一輛黄色大篷車，监狱的大鉄門慢慢地开了，把它吞了进去。这是給囚犯送伙食来的車子。孩子沮丧地看着它。

“媽媽还不来，”她說。“我肚子餓得很。”

“她就要来了，稍等一会！別尽站在亮光里；到这兒角落里来！亮光里更冷。”

“可是我觉得暗地里更冷。”

“这是因为你不懂事。我現在只等着一片漆黑的陰間。”

“我只等着太陽！”孩子抗議似地說。

外面有楼梯裂断的响声。孩子馬上跑出去打开通向走廊的門。原来是住在对面的邻舍拆断一塊楼梯板去做柴烧。

可是媽媽到底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只鉛桶，胳膊底下还挟着一个包裹。桶里装着东西，看样子很重。好啊，好啊！这个包裹，

这个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呀？

“媽媽，媽媽！”孩子尖声地叫，把身子靠出在搖搖晃晃的栏杆外面。

安妮飞快地走上楼梯，张着嘴巴，脸色緋紅；每一家人家都有人露出脸来望她。

“小寡妇安妮回来了，真亏她的！”他們說，大家都知道她顧惜名誉，不靠別人的帮助，獨力养活母亲和孩子。她真是一个好姑娘！于是安妮向他們点点头，好像在說：

“現在成了，感謝上帝！”

她靠在桌子上，把桶盖揭开来。

“瞧！”她一边用一个大杓子攪着粥糊一边說，“这是大麦菜粥。能想办法煮一煮热就好了。”

“我們可以学別人的样，拆一塊木头来烧，”她母亲說。

“好罢，”安妮說，她的喘息还没有停住，“有什么不可以，既然能够去討，自然也可以这样做罗！”

她跑出到走廊上，用力拆下了几根栏杆格子，木头裂断的声音使整个院子里都發出回声。人們从黑洞洞的窗口看着她。哦，小寡妇安妮拉下脸皮来了。

于是老妇人和孩子坐下来吃粥。

“吃呀！”安妮說，她站在旁边說，眼睛亮亮地望着她們，她脸色紅紅的，今天显得很美。

“你好比一朵冬天的鮮花，”她的母亲說。“可是你也吃呀，你也很餓啦。”

安妮不肯吃。

“我覺得身子輕飘飘的，”她說，“不要吃。”她的手抖索索地摸着她的包裹，她通身都在抖动，好像一个發烧的病人。

“那是什么？”她的母亲问。

“是给你和小玛丽穿的衣服。你们冷得很。我在楼下卖旧货老太婆那里买来的，很便宜。”

“你说是买来的吗？”

“是睁眼买的。”

“唔，唔，只要你别花费得太多！不过，让背脊上得点暖气，对我很有好处。”

安妮解开包裹的时候，祖孙两个都急不可耐地望着她。包裹里出现的是一身夏季的单衣，没领子的，打着褶，和小玛丽的眼睛一样的蓝颜色，还有一件美丽的女式衬衣，和一双软羊皮女鞋。孩子和老太婆都惊异地望着这身衣服。

“多好看啊！”她们说。

她们忘掉了一切，赞不绝口。

但是安妮却呆住了，她突然哭起来。

“别难过，别难过，安妮！”她母亲拍拍她的背脊说。“你给自己买了衣服，这也不坏。年轻人是应该打扮的啊！”

“不，妈妈，不是的，这不是买来的。我知道你们两人都需要添点衣服，因此我到一個紳士人家去問有沒有穿过不要了的旧衣服，他家有一位少奶奶，她给了我这个包裹，她这人真好。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我真不知道啊，妈妈！”

“唔，唔，那也没有什么不好！”老妇人一边把衣服抖开在她面前，一边说，“料子都是很好的！”

但是安妮把它们一把掀起，扔在炉子旁边的角落里。

“你生病啦！”她母亲端详地望着她说，“你眼睛像火烧的一样。”

天一黑，她们就上床睡觉。在那种日子，人们是不肯虚耗灯火

的，所以最好是早早上床。她們把鴨絨被橫着蓋，這樣三個人都蓋得到了；腳邊蓋上白天穿的衣服。小瑪麗睡在中間，就不会受冷。安妮和母親聊聊天。安妮的聲音在黑暗中既响亮，又高兴，仿佛幸福已在她身上。

“你为什么这样兴奋！”母親說。“最好还是想办法睡熟一会儿！我在这边都觉得你身上火热的。”

“我覺得輕飄飄的，”安妮回答，“我睡不着。”但是她仍然靜靜地躺着，还哼着几乎听不出声音的歌曲，尽管身上在發高热。

过了一会，老妇人冷得醒了过来，發現安妮张着嘴站在房間中央，在一个蜡烛头的亮光旁边穿她的細紗內衣。她的急促的呼吸，呼出一縷縷的白汽。

“怎么你赤着身子挨冷？”楊生太太訓斥地喊道，“你得当心你自己呀。”

“啊，媽媽，我热得悶呢！人家說現在已經是夏天啦。”

“你在干什么呀，孩子？”

“我要打扮得美一些，亲爱的媽媽！”

“唔，唔，跳舞去罢，我的娃娃。你已經失去了你的青春了，可怜的孩子！你在那个地方得了个孩子，为什么不到那地方去找个丈夫呢？”

安妮一边繼續哼着曲子，一边穿上淡蓝色的夏衣。胸部稍嫌寬了一点，但是领領却很合适地罩住她的赤露的乳房。現在，她身子四周散發着一重水汽，宛如夏天的薄霧。

母親得帮她扣上背后的鈕扣。“当心別把瑪麗吵醒了！”她輕輕地說，这身漂亮的衣服也使他忘其所以了。“衬衣上的花綉得多好——你可以讓它稍微露出一點——这样才好看。現在你真像个夏天里的新娘了。”

“現在我要到二樓去給奧爾遜太太看看，”安妮說着將手按着她那火熱的臉兒。

“好，去罷，窮人也應該有他的快樂！”老婦人說着便轉身向牆邊去。

安妮下了樓梯，穿過院子，走出大街上。地上冰凍得很硬，人走在上面發出鏗鏘的響聲。天氣寒冷刺骨，但是却好像在透過薄薄的鞋底，燒灼着她的腳。她一徑跑過菜場，過了橋，去到燈光明亮的市區，却碰上了貝萊，他正要去探望爸爸拉賽。

繼續不斷地與無情的貧困鬥爭，使貝萊感到疲勞而麻木。這無窮盡的困苦已經有些挫折了他的勇氣。他開始懷疑團結群眾是不是有用處？因為這樣好像反而使他們的苦難更加慘重。但是有些時候他對一切情況都抱樂觀，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幸福的白日夢，這是近來常有的事。在最嚴重的困難中，他的心靈好像中了魔法似地會做出美夢來，夢見了未來的幸福時代。這是慘酷的貧困把他送進了富裕的夢境！他現在正是這樣一種心情，既不覺得冷，也不把貧乏當一回事。精神緊張和營養不足使他的血液循環不斷地在耳朵里響着；他認為這是從極樂世界傳來的音樂，所以，碰見安妮像赴跳舞會似的穿着夏季衣服，他却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貝萊，親愛的！”安妮緊握着他的手說，“和我跳舞去好嗎？”

“原來安妮，這位無憂無慮的‘方舟’公主，還是她的老樣子，”貝萊很高興地想，“她今天也還和從前一樣的激動。”其實他自己也是在激動。他們的視線互相接觸到的時候，彼此都發出一種奇異而森冷的亮光。貝萊便把爸爸拉賽和自己原來的打算全丟在腦後，跟着安妮走了。

“七重天”酒吧間門口燈光雪亮，使街上顯得更加寒冷。在這一片亮光里，聚集着許多又窮又冷的人。他們站在那裡哆嗦着，手

在衣袋里摸索，如果幸而还有一个五欧勒的銅子，他們便穿过灯光照得血紅的甬道走进舞厅里去。

舞厅里也同样的冷；他們呵出来的气像白粉似的飘在空中，打蜡的地板上閃亮着一顆顆的水珠。这地方，向来是热烘烘地燃烧着人生的狂欢，再加上几百盞灯火，誰还想到需要生火呢？在这里，大家都放浪形骸到極度，整个高大的厅堂总是热霧蒸騰，音乐师也累得滿头大汗。

但是現在寒冷把这一切都摧毁了。这些冬季的失業工人，团团坐在桌子边，連动一动的勇气都沒有；最穷困的人簡直一点兴趣也不剩了。那个綽号叫“閻王狗”的奥尔逊，現在也用不到伸开他两条大胳膊像平时那样轉来轉去的，把这两三对穷舞客当作一大群人似地拦到舞池中間去了。人們在这地板上走一圈，只是为了保留他耽在这里的权利而已。天啊！有些人身上虽然沒有錢，可还有戒指和表，那閻王狗隨身备着現款来收买。可是有什么用？他們还是坐在彩繪的天花板和金边的鏡子底下，两个人合飲一杯啤酒，讓那些舞女去挨冷，甚至連爱尔維拉也沒有一个舞客。

“瑪佐尔卡！”^① 那閻王狗在桌子間走来走去吆喝着，很有些逼人去跳舞的样子。舞客們像懶猫似的慢慢走下舞池，有气無力地跳完一支乐曲，付了賬。

这是怎么一回事？莫不是夏天降临到舞厅来了嗎：脸色紅紅的，身上穿了这样单薄的浅蓝衣服，头髮上还插一朵玫瑰花！她的袒露的肩膀上热气騰騰，像在大热天一样，虽然她刚从冷風里进来。她大踏步走过来，好似一个快乐的天女。她这样驕矜地挺起酥胸，又好像是一位幸福的新娘！你看她又多么热烈！这是誰呀？难道沒有一个人認識她嗎？

^① 一种波兰舞曲。

啊，原来是小寡妇安妮！一个规规矩矩的姑娘，七年来她总是早出晚归，在工厂里做工，养活她的老母和小孩！

但是她怎么会和聖人貝萊手挽手地上这里来呢？他是为了要战胜貧困，把他的青春卖给了魔鬼的，他上跳舞厅来干什么呀？再说，安妮，她打哪儿弄来这一套讲究的衣服？她不是还在失業嗎？她又怎么会忽然变得这样美丽？

一路有人在她背后窃窃私議，她走到舞厅中央便微笑着站住了。她的眼睛就像火山口一样。有一个青年人奔上去搜住她。和安妮跳一个舞！和安妮跳一个舞！

安妮的舞步异常緩慢，仿佛她是在向很远的地方寻求快乐。她温柔地紧靠在她舞伴的胳膊上，热气从她袒露的胸部蒸騰出来，驅走了寒气。她身子仿佛在火烧似的！誰不想挨着她来取暖？

現在舞厅里又暖和了。安妮宛如一团火球，滾到哪里，哪里就燃烧起来；凡是她閃过的地方，火就旺起来，血也流得快了。人們搶着去請她跳舞，弄得桌翻椅倒。

“喂，舞女大班！我把手表押借五个克郎，快点！”

“安妮，和我跳一个好嗎？”

“跟我跳，你記得我們是在一个厂里工作的嗎？”

“我呢，我还是你的老同学呢！”

安妮并不答話，丢下貝萊，把她那袒露的胳膊擱上他們的肩膀；如果他們把臉兒貼上她的胳膊，火便传遍他們的周身。他們再也不放开她；他們紧紧地攬住她的腰肢，一直舞到音乐台边，付了錢再跳一次。安妮不說一句話，但是她身上的热已經足够滿足每一个人的願望了。

“今晚我送你回家好嗎？”他們悄悄地说，等着她沉默的嘴唇回答。

但是在和貝萊跳舞的時候她才說話。

“貝萊，你多么強健啊！你为什么不要我？你愛我嗎？”她癱擊地抓緊了貝萊的肩膀，向他獻媚，她的呼吸使他的耳朵發熱。

“我不知道，”貝萊不安地說，“但是別說話了——你生病啦！”

“那么就這樣摟着我吧！为什么你從來沒有我那么膽大呢？你肯要我嗎，貝萊？你要不要我做你的人呀？”

貝萊微笑着搖搖頭。

“不，我現在只是把你當作姊妹一樣愛你。”

“可是我現在愛你啊！瞧，你對我簡直像個陌生人了，我真不懂得你，你的手這樣僵，好像是从另一個世界來的！你多重啊，貝萊！你有沒有从外國給我帶來幸福？”

“安妮，你病了！現在別講話了，我送你回家去！”

“貝萊，你真不是我所想望的人，你有什么稀罕的？一點兒也沒有！放開我罷——反正我可以和別人去跳舞！”

安妮始終沒有停過。那些男人都站着等她；一人才放手，十個人搶上前來。今天晚上安妮和每一個人都要應酬一下。應該讓每一個人都從她的身上得到溫暖啊！她的眼睛像黑暗中的火光；她的沉默刺激了他們的情緒，抱着她迴旋得更快更猛。那些沒分和她跳舞的人只好用酒來澆熄他們的心火。寒冷被趕走了，這裡好像地獄一樣熱。血沖上他們的頭，眼白都脹紅了，人人都欲火上升，恨不得狂舞到一交摔倒，或者打一架。

“今天晚上安妮瘋了，她得了第二個青春了！”愛爾維拉和別的一些姑娘惡意地說。

“不許亂說！誰敢誣蔑安妮！”碰着她身子的人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都會燙手，仿佛她不是個血肉之軀，而是一團天火。一碰上就會傷人！人們說她已經整整一禮拜沒吃東西了，有了一點東

西，她就給她的母親和孩子吃。可是她還是那麼樣的热！瞧，他接連跳了兩小時沒有停過！這不是怪事嗎？安妮跳起舞來，竟好像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使者，那里的人是生活在火里，而不是在寒冷里的。無怪她一有空，每一個男人便拋開她的舞女奔向她來了。他的舞步是多麼輕盈啊！和她一起跳舞，使人好像騰身在高空，在寒冷所達不到的地方。在她的懷抱里，一切困苦都忘記得干干淨淨了。

但是，實在的情況是，她的臉色越來越蒼白了；別人的火是愈跳愈旺，她的火却是愈跳愈消熄下去！現在她全無血色了。於是愛爾維拉，奧爾遜的女兒，很耽心地走過來扯了她一下裙子：

“安妮，安妮！”

但是安妮沒有看見她，她只是閉着眼掉換一個個新的舞伴。今晚上她要好好地跳個痛快！誰有她這樣貞靜無邪的名譽呢？她怎麼絕不想到她是在奪取別人的快樂。她莫不是因為年輕守寡，發了花痴嗎？

別多嘴！你看她多美麗！現在她又是滿臉紅光了。眼睛也睜開來了，有火焰在射出來。她把貝萊從角落裡拉出去，紅着脸和他悄悄地說了几句話，也許是答應他對任何人都不肯答應的事情。貝萊真正永遠是個幸運兒！

“貝萊，為什麼你不和我多跳幾次舞？為什麼縮在角落裡發愁？難道你還是和從前一樣生我的氣嗎？你為什麼這樣冷酷啊？連你的衣裳都是硬綳綳的！”

“我剛剛從冰天雪地里來，安妮！那里孩子們哭着要吃，女人都快餓死了，男人閉着兩手東逛西走，眼睛望着地，為了失業，他們頭都抬不起來了！”

“唔，這是什麼話？現在還是夏天呀，你看，大家都是歡天喜地

的！貝萊，帶我一塊去罷！”

安妮的臉發紅了，比血還要紅，她把頭斜靠在貝萊身上。你瞧，她在自願送上去，她痴癡到不顧羞耻了！她一仰身倒在貝萊懷里，吐出了一大口鮮血，沾漬在藍色的夏衣上。

貝萊抱着這個可怕的負擔呆立在那裡，一步也不能移動。他只好望着她，直到奧爾遜過來把她抱到外面去。她穿着夏衣身體是那麼輕——捧在手上簡直好像沒有重量似的！

“瑪佐爾卡！”奧爾遜回來後，又在桌子間走來走去，邀人跳舞了。

第二十六章

到一月末尾，貝萊在“丹麥”機器廠找到一個做粗工的職位。待遇雖然很微薄，但是愛倫已經感到滿意了：一無所有的时候，你只好哭，多少有一點，你便有了勇氣。愛倫產後臉色還有些蒼白，可是精神却很健旺。一聽到有了工作，她頭腦里便滿是計劃。她馬上開始贖當，並償還了一些零星債務；她訂出了一套計劃，不折不扣地照着執行。

小妹妹對於小拉賽大有用處，他立刻明白她是來給他解寂寞的。在待產期間，他寄住在外婆家，免得被送小妹妹來的老鸛把他帶走，^①因為他是大家都喜愛的。到他回到家裡來的時候，小妹妹已經躺在搖籃里了。他用手指去碰碰她的眼皮，想知道她是不是也有和他一樣的眼睛。可是人家連忙把他的手扯開，因此他這問題當天沒有得到解答。

^① 歐洲民俗以為嬰兒是由一隻鸛鳥銜來降生的。

原来小妹妹有眼睛的，而且是又大又黑，老是跟着他望，她的眼光看过床头，或看到房間的另一角落，总不离开他。她的脸兒一会儿鼓起，一会儿缩进，很像一只咂奶的小动物。小拉賽觉得既然人家把眼睛这样看着他，他就負着一些义务。他已經是一个小大人了，應該被人家注意注意，有些大人的气派，所以他就开始尽量装得像个大人，一会儿学馬戏团里小丑那样竖蜻蜓，一会儿又举起小凳子来做大力士，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小妹妹只是神色不动地轉着眼睛看他。小拉賽以为他这样卖力表演给她看，她总該鼓几下掌，喝几声采的。

有一天他吹胀了一个紙袋，在她面前拍得爆炸开来。这事可發生作用了：小妹妹忘了她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搖籃里吓了一跳，哇的哭起来了。虽然为这件事挨了一頓屁股，但是他畢竟达到了目的。可是从此以后，每逢他走近去要给她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就会發抖，往往在他还没有表演他的把戏之先，就已經哭了。

“走开些，拉賽·弗雷得力克，”他的母亲說，“你吓了小妹妹啦！”

但是才过得一个月，情形就大不相同。沒有人能像小妹妹那样了解小拉賽的举动了。只要他一动他那肥胖的身体，或者开一声口，她便像小鳥一样吱吱呀呀的响应他。

爱倫脸上的愁容消失了；現在她又有些事情做了。寒冷使她减少了許多奢望，孩子更不讓她东想西想，两个孩子占了她許多時間，現在她不大想到貝萊了。对于貝萊的經常不在家，她也已經習慣，現在她学会了和他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她可以一边做工，一边和他进行想像的談話；在回家的短時間里，設法使得他安逸舒适，在她就是一种愉快。

貝萊把他的家庭看作一个安乐窩，在疲勞的时候可以休养的

地方。他已經解决了爱倫眼光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秘密的希望——給她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就尽够使得她忙碌了，她現在对他完全不用虛情假意了。她那种非常忠誠的态度，使他大为感动；她不再埋怨他錢賺得少，也不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而怪他。

由于工作時間較长，他不得不把工会会长的职位辞掉。預料他暫時沒有回到他的老本行的希望，不过現在这种辛苦的体力劳动，他也很高兴做。为了弥补收入少，貝萊还在晚上做些补鞋的零活。爱倫和他坐在一起，一边帮他做工，一边和他聊天。他們从不談起工人运动，一則是爱倫不感兴趣，二則是貝萊也願意暂时丢开一下。小拉賽坐在桌子旁边画圖，时常插一两句嘴。貝萊拿出工作来做的时候，常常發現爱倫已經在白天里做好了一大部份，只留下她不会做的沒有做。为了报答她，他就帮她做些零星家务，討她的欢喜。

在新年里，冷得不十分厉害。一到二月，便有了春天的迹象。这在爱倫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

“礼拜天我們收拾些吃的东西到城外去玩玩好不好？孩子們需要新鮮空气啊？”她說。

貝萊倒是很贊成的。但是礼拜天党領導有會議，工厂里又要开大会，貝萊两处都得出席。晚上他还答应人家到一个职工会上去作报告。

“那么我們就自己去罢，我和孩子們！”爱倫心平气和地說。到晚上回家时，他們似乎玩得很暢快；貝萊已經不是一个少不得的了。

严冬終于过去了。固然还在結冰，特别是在夜里，但是大家都知道冬天已經过完了。运河里的冰也知道——它已在向四面八方

坼裂，开始流向大海了。

連房屋也感觉到春天来了，在太陽朗照之下，顏色显得鮮明了，屋頂上也閃着亮光。在小巷子和井一般深的院子里，孩子們在踩着溶化的雪泥，歌唱太陽，虽然太陽还照不到他們身上。

在长时期的縮手縮脚之后，現在人們都伸手伸脚了。不錯，天气可能还会再冷，但是大家一致相信春天已經到了。椋鳥已經开始出現，地下的水份也冒出到地面上，冲破了坚硬的地皮，形成东一滩西一汪的积水。大地回春，万物昭苏，尽管冰雪还没有消解，可是一切冻结在地下的东西都有了生机，似乎在寒冷下萌动出来。城里的工人区又复活了，現在出去寻工作又有可能了。到外面去在太陽光下走动走动，使人神清气爽。还有一件好处，就是每天又可以吃飽肚子，可以向长生庫去贖回当掉的东西，趁使用以前，先晒晒吹吹。

但是事情并不尽如人意。寒冷似乎使一切企業活动陷于瘫痪状态。春天越近；太陽一天比一天升得高，开始回复它的力量；但是工商業还没認真恢复，每天生产的只够供应一天的需要，一点沒有往年那样的生气。若照老規矩，厂家在每年这时候总得增造存貨，以备夏季应市，弥补冬季停頓了的損耗；工人們也得拿出全副力量，加班加点地从事生产。

許多人关心地問：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情况不会好轉？这时“工人报”不加解答，只是提出暗示性的警告，要某些大人先生們別过份剝削穷人。

形势漸漸地明显了。原来老板們在作一种准备，所以并不大力恢复業務。工人們尽管在冬天受了苦，可是他們居然有一些代表选入了議會，現在正准备在市參議会的选举中竞选一下。这是很难的事！可是不要紧，站在这战綫前列的是一个日益强大的組

織，它已經把全國各行各業團結在一起，取得決定性的發言權了。老板們則想使窮人覺得自己的渺小，如果沒有大家賴以為生的人，他們是干不成大事的。

在這當兒，有謠言流傳說，廠家準備各行各業全部關廠，想把工聯一舉打垮。不過這是不大可能的。由於意見不一致，過去雖曾有關廠的事，只是局部的，個別的。現在人人願意工作，即使照目前待遇也肯干，怎麼還會有人想違反大自然的意志，使冬季的窮困再延長下去呢？不，這種想法太荒唐了！

只有一件事看得出來：凡是積極參加過工會活動的人，比別人更難找到工作。在冬季停工之後，他們去申請復工，不是減了工資，便是職位已由別人接替了。情況非常不安定，工會組織愈嚴密的行業中，情況愈不安定。人們都認為這是工會合併擴大之後的結果。為了這個原因，情緒更加不安了。人人都覺得情況已到了不能忍受，無可收拾的地步，預料將要發生不幸的事情。尤其是鋼鐵工業，勞資關係已極端緊張；鋼鐵工人比別的工人更加團結，所以人們在他們中間最先看出將要鬧事的跡象。

貝萊惶惶不安地注意着情況的發展。如果在這時候沖突起來，工人必然遭到失敗，因為他們的經濟既無來源，又無儲備。嚴冬早已削弱了他們的一點點抵抗力，如果在這時候發動一個總攻擊，顯然只會破壞他們的團結。貝萊並不把他的憂慮向他們有所表示，因為他們有點像是大孩子，增加他們的憂慮，對他們毫無好處。但是在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前面，他却堅持必須避免沖突，即使讓步也在所不辭。這是貝萊生平第一次主張退却！

一禮拜一禮拜的過去，形勢日益緊張，但是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資方害怕輿論。冬天已帶來了嚴重的創傷；他們不敢扭負發動戰爭的責任。

在“丹麦”机器厂里，劳资间的关系是早就紧张了。当农民受了世界市场的影响，被迫放弃种植，改营牛乳牧场的时候，厂方的董事会看到牧畜事业大有前途，便开始生产乳业用的机器。厂里造出了一种利用离心力的炼乳器，销路很好，这一门新工业需要的工人就越来越多了。做这项工作挑选的都是最有能力的工人；他们继续不断地改进制造方法，国内国外销数都大大增加。工人们对于所专长的这一门技术逐渐精练，以致厂方不得不降低计件工资的标准，不然的话，工人赚得太多了。几年来已经减过两次，厂方所持的理由是为了要和国外市场竞争，所以有此必要。但是同时炼乳器却因需求激增，继续不断地在涨价。工人们以为降低工资是必不可免的，所以只好努力改善技术，使收入仍然可以相当优厚。

现在冬天淡季已经过去，有人在传说厂方又要降低工资了。但是这一次，工人却不肯妥协；他们感到非常愤慨，谣言还没有证实，就准备要举行示威运动。但是贝莱去把他们劝阻下来，不要去听信没有人负责的谣言。这一场虚惊过后，一切照常，工人们都来向贝莱道谢。

但是到下一个发工资的日子，经理室发出一个通告，说是现行工资标准不适应当前现实，必须加以调整。话说得很漂亮，但是人人都晓得葫蘆里卖的是什么药。在春初的一天，广大的工场里，太阳射进了大片大片的光，车筒和皮带在青色的烟雾中转动着。工人们一边工作一边趁着许多轮盘和金属品的节奏吹着口哨。他们像一群无忧无虑的鸟，刚飞到熟识的海岸边，唱着歌迎接春天。

贝莱正在搬运一些原料，一个消息传来，立即打消了大家的兴致。那消息是用一张小纸条在众人中间传阅的，文字很简单，态度很强硬。厂方不愿和工会打交道，不通过它就作出了决定，要每一

个工人在两礼拜中考虑签字接受新的工資标准。“沒有商量的余地，同意的就签名，不同意的就請走路！”当这张紙条传到貝萊手上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望着他，仿佛在等他發出信号；人人都放下了工具，讓机器空轉着。貝萊看过了紙条，仍旧弯下身去做他的工作。在中午休息時間，大家都簇拥着他。

“現在怎么办？”他們問，眼睛望着他，蜷曲的手索索地抖顫。“我們馬上罢工好不好？这可太狠了，人家才长出一点毛，又要来剪了，这可受不了！”

“別忙，”貝萊回答，“耐着点！讓他們先下手，看他們要做到怎么一个地步。照样做你們的工，当作沒有事一般。你們都有老婆兒女要养活的！”

他們嘀咕着听从他的劝告，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貝萊对于他們的憤慨并不覺得奇怪；在別的时候，如果人家这样对付他，他也要挺而走險的，即使从此走到絕路也在所不辞。但是現在他負着許多人的責任，这就使他應該郑重些了。

“慢点！”他一再對他們說，“到明天我們會想得更妥当些。总得考虑考虑效果再动手。”

因此他們便把新工資标准放过一边，若無其事地做他們的工作。厂方認為事情已解决了；首腦人都滿臉得意的神色。貝萊很惊奇于工人們的鎮靜态度；几天后他們已經恢复了平时的情緒，在中午休息时从事种种文娱活动了。

午飯汽笛才一响，机器便停止轉动，大家丢下工具。有些人連忙穿上外衣，奔回家中吃一頓热飯，有的則去邻近的酒店里去消磨。路远的就坐在車床台上吃午飯。飯后他們聚在一起或者聊天，或者斗嘴。貝萊常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跑到“方舟”去看望拉賽，拉賽已在一个倉庫里找到工作，生活还过得不错。

有一天中午，貝萊站在一群伙伴當中，用粉筆在一塊大鐵板上畫了一幅畫，畫的是一個自高自大的工頭；這幅諷刺畫使大家笑成一團。這時有幾個伙伴正在爭論潛水艇上某種機件的構造形式。貝萊馬上把圖像抹掉，不聲不響地另外畫了一幅機器圖樣。船停在蓬霍爾姆港裏的時候，他常常看見這機器的。大家都不得不承認他畫得完全正確。

這時恰好有一位工程師走過。大家都靜默下來。他看見了這幅圖樣，便問是誰畫的。

貝萊只好跟了工程師走進辦公室。工程師問了他一些話，才知貝萊並未學過畫圖，不免大為驚異。

“也許辦公室裏用得到你，”他說，“你願意試一試嗎？”

貝萊的心快樂得怦怦地亂跳。運氣到底來了，這是他為了搞工會運動而犧牲掉的希望，現在它到底來了，它能使他出人頭地，很快地在社會上占一個崇高的地位。

“願意，”他說，聲音細到幾乎聽不出來，“願意的，謝謝你。”他激動得差一點悶住氣。

“那麼明天七點鐘，到打樣間來，”工程師說。“不，今天是禮拜几？禮拜六。那麼就是禮拜一早晨罷。”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也不用什麼手續。貝萊心里很感激這個人。

他走到樓下的時候，大家圍着他聽談話的結果。

“你交上運了！”他們說，“現在他們叫你做畫圖工作。要是你學得好，你就可以獨當一面，做一個設計員了。我們現任的廠長奚浦生就是這樣爬上去的：他原先在這裡做翻砂工人，現在成了大人物啦！”

他們為貝萊的交運，高興得滿臉光彩。貝萊看得出他們相信

他是个什么都有一手的人物。这一天余下的时间，他是像在梦中一般度过了，下班后，他赶忙回家，把消息告诉爱伦。他非常昏乱，耳朵里又在轟轟地响，像小时候一样。

爱伦快乐得双手抱住他的头颈，再也不肯放手，一直看着他，像恋爱初期那样。

“我早就知道你会得意的！”她骄傲地望着他说。“你跟别人不一样！现在，你瞧！……可是也得让孩子们知道这个好消息！”于是连忙到摇篮边去喊醒小妹妹，把喜讯告诉她。孩子却哇的哭了。

“可是你倒反吓了她，”贝莱满脸堆着笑容说。

“现在我们要和上流人来往了，”爱伦预备餐桌的时候忽然说。“我不知道弄得惯弄不惯！孩子们也好进私立学校啦。”

吃过饭，贝莱想坐下去补鞋子。

“不，”爱伦坚决地说，同时抢过他手上的工作。“你不能再干这个了！”

“但是总得把它做完，”贝莱说，“总不能把没完工的东西交给人家！”

“我会替你做完的，你还是去换衣服罢，你打扮起来真像一个……”

“一个工人，当然罗！”贝莱笑着回答。

贝莱换过衣服，上“方舟”去给爸爸拉赛报喜。约好爱伦，等一会在岳父家和她碰头。拉赛正在吃晚饭。他在炉上煎了一个鸡蛋，桌上还放着啤酒和烧酒。他租下了过道底里的小房间，靠近疯子温斯列夫的房间。这房间四面没有窗子，只有门上装着一块玻璃。墙上刷的石灰剥落下来，露出一块块的泥坯。

“很好，很好，”拉赛高兴地说，“总算有了这么一天！我常常觉得奇怪：你，一个穷苦工人的儿子，为什么要用这种没用的本

領——在牆上紙上亂塗亂畫。大概有些用处罷，我常常這樣想；也許這是上帝的恩惠，將來會靠它得意的。現在果然有了用处啦！”

“你在这儿住得不舒服，爸爸！”貝萊說。“我馬上就要把你搬走，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等我們還清了冬天欠下的一些小債務，我們就要搬到一所三個房間的公寓房子，那時你就可以獨占一間；但是我可不讓你再去工作了。你得先作個準備。”

“好，好，我並不反對和你們住在一起，只要我不占了你們的口糧。哎，要我放棄工作並不是難事。我從小時候剛會走就做工了，為了一口飯，做了快七十年了，現在我是有點覺得累啦！多謝你的好心。我可以和孩子們玩玩過日子。你要我搬的時候再通知我罷。”

“方舟”里的人都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貝萊剛要走，大家都來向他道賀了。

“你高升了之後，不會再到這兒來和我們聊天了，”他們說，“這是做不到的！但是別因為我們窮便把我們統統忘掉啊！”

“不會的，不會的，貝萊和我們一起過了多麼餓肚子的日子；他不是一個會忘記老朋友的人！”他們自伙里有人回答。

直到離開了“方舟”，貝萊才明白他還跟另外一些東西從此分別了，那就是和他同一階級的人的感情，他們對他的信任，以及他自己在他們中間擔負使命的信心。他曾在那種樂天安命的生活，這種階級友愛中，以及這種共同的鬥爭中，獲得他的樂趣。他豈不是做過窮人中的大王嗎？人們都把希望放在他身上，相信他會把他們帶到一個神奇的世界去。現在，因為他自己交了好運，就把他們丟開，不顧他們的貧困，他能給自己這一行動辯護嗎？也許他真是注定了應該領導這運動的人物，也許他是能領導這個運動的唯一的人選？

這種信心，常常在貝萊心中不自覺地滋長起來，由於它，他才

能在斗争中發揮毅力，在苦难中始終乐观。現在，是不是在驕傲得意之余，他就不認他的出身地了嗎？不，他还不至于愛虛榮到这个地步！沒有他，也还有人能够領導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况且幸运已找上他門来，“走罢，貝萊！”心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鼓励他，“还有什么躊躇不决的？你没有权利推开你的幸福！你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也不会对别人有利，你願意这样做嗎？你从前是一个好同志，但現在你該和他們分路了。这是上帝給你的本領，你从小就有了的。如果你还要耽在穷人中間，也不会有人因此而得到好处。好罢，你自己挑定你的前途罢！”

不錯，貝萊已經挑定了！他很明白他應該接受这个幸运，不管人家会怎么說。不过因此就把人家丢在背后，他心里也有点难受。他和穷人的关系太深，一向和他們團結得很緊密，現在他自己脫身而去，不免感到痛苦。从前是常常想到别人的苦难，这使他成为一个大丈夫，而斗争又培养了他的充滿乐观精神的勇气；而現在，將沒有人和他團結了！从前一向做火炬打头陣的貝萊，現在却和工人运动断絕了关系，反而站到另一方面去，这豈不是怪事！不，他知道他决不会背弃他們的，即使他爬得地位很高——这是他自己有信心会做到的——他也会常常想到他的老朋友，給他們指点出路，取得劳資关系的改善。

爱倫看出貝萊的心事——也許懂得他的良心上的苦恼，她就設法替他排解。

“我們要不要明天就把爷爷接过来？”她說。“在我們搬进新房子以前，他可以先睡在起居室的长凳上，不應該讓他就在那边沒有人照应。憑你的新身份，你不能再讓他住在那兒了。”

第二十七章

在各行各業的工人中間，不安的狀態有增無減，凡是和工會有過關係的都覺得地位不穩；十分明顯，廠主的意圖是要把工人逼得走投無路，使他們內部分裂。“他們想把工會打垮，好再剝削我們一次，”工人們說。“他們以為冬天已經使我們因為得到一塊干面包而心滿意足，現在容易對付我們了！真是妄想！”

群眾越來越加憤慨；到處都準備動手，人們只想馬上向資本家進攻。婦女們哭哭啼啼，吓得瑟瑟打抖，她們大多數只明白一件事實：冬天受過的苦難又要臨頭了。她們採取不顧一切的办法來加以防止；她們披上頭巾沖進辦公室，找資本家，吁求他們扭轉厄運。工會的中央委員會勸告大家保持鎮靜，行動要慎重。一切都得靠輿論支持他們的正義。

貝萊自然也留意着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雖然他現在已經置身局外了。他每天穿了整齊的衣服和皮靴去上班，也不用在七點鐘之前出門，而別人却是六點以前就要到的，這一來就使他的一切都改變了。

他不久就可以學習使用圓規和丁字尺，但是目前還只能忙着臨摹舊圖樣，或做些修整工作。他覺得心情非常舒暢，仿佛有點酒醉似的；他干輕鬆清潔的工作，並且還可以穿着好衣服，這還是生平第一次。特別有意思的是從他的地位上去觀察生活；他面前展開了一個新的境界。舊的生活沒有前途，只落得老來無依無靠，而這個生活卻是步步上升的。從這個地位上他想做什麼就可以做到什麼，甚至是最高的地位！誰敢說他不會有爬到頂上的日子！那

时他可以制定八小时的工作日和合理的工资制度。到那时候，他就可以证明给大家看：一个人可以从低的地位爬上到最高地位，而不忘本，也不变成个剥削者！那时他们还会向他欢呼“好同志贝莱万岁！”虽然他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队伍。

在家里他有許多事情要做；一跨进家门，他便成为爱伦的几百个计划的囚犯。他得做一套新衣服——办公用的灰色便服，还得再添几件衬衫；一星期至少得上理发馆修面两次，可不能再用他那像锯子一样的剃刀自己刮了。贝莱不得不承认做他所谓“上流人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这一切都是要花钱的。这是和从前在冬天的困难中找生活费同样的伤脑筋；不过这一次是有兴趣的，前面有一个光明的目的，而且只要到安定下来以后就不再有困难了。

拉赛现在的衣着也很整齐；他穿的是贝莱穿过的那一套衣服，爱伦已经把它翻新了，打上一条黑领带，配上一个白硬领，脚上穿一双擦得很光亮的便鞋。这双鞋是贝莱离开岩石农庄时所穿的雨靴，还保存到现在，但是已经截短成一双家常便鞋了，截下来的靴头成了另一双木底鞋的一部分材料。

拉赛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已经有点昏花的慈祥的眼光，俨然是一位老祖父了。小拉赛躲在对面角落里，拉赛爷爷看不见他，这小家伙就利用这一点来闹顽皮；他不了解爷爷的眼睛为什么离开一张桌子的距离便看不见东西，因此常常要问这是什么道理。

“这是因为我一辈子看见的苦难太多了！”老人家总是这样回答。

除此以外，他仍然是很快乐的，这在他的衰弱的身体上也看得出来，因为他身上又长起了肉，脸也变得胖起来了。他很会照应孩子，贝莱和爱伦尽可以放心去做他们的种种事情。要做的事情真

多，不然就适应不了他們的新地位。他們打算借两三百克郎的貸款。“爸爸会給我們担保的，”爱倫說。

“好，这样一来，我还可以去学几堂制圖課，”貝萊說，“我得把基础打打好。”

礼拜六是旧工資标准失效的日子。工人們情緒很紧张，但是各人仍然照常做他的工作，耐心等待。在午飯的时候，工头来向每一个工人征求答复。依照預先的約定，誰也不表示贊成不贊成，但是在下午，有三个选出的代表到办公室里，要求和經理談話。机器工人孟克是这个代表团的領袖，他就站上前去說話：

“我們代表全体工人……”

可是他沒有办法再說下去，經理大發脾气，手指着門吆喝道：“我不和我的工人談判！”

因此他們只好走下楼来。工人們抬头望着，大家都很詫异，事情办得好快！高大个子的孟克动动嘴唇，仿佛在說話，可是机器声鬧得厉害，誰也听不到一句。他迈开大步走过工場，提起一把鉄錘，在一只透平爐的大鉄筒上敲了三下。这声音好像給全厂宣布最后审判。同时他举起两条烏黑精赤的胳膊，把皮带从轉动着的車筒上打落下来。于是机器停止了轉动，轟隆声沉寂下去；霎時間靜寂得宛如死神在走过。那些密如蛛网，縱橫遍布在工場里的皮带全都松挂着在抖动；这个大車間里忽然靜得可怕。

工头在車床中間跑来跑去，吆喝着，可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去通知了办公室，这时工人們都到水桶边去洗手净身，靜默和爱郁得如同出殯一样。他們的臉上毫無表情。他們会預料到这三响就是一場可怕的斗争的信号嗎？或者他們只是出于一时憤怒的冲动？無論如何，他們是知道的；从他們的臉上分明看得出来，这是命中

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他們對抗過冬天，因為人們逼着他們；可是現在冬天又回來殘害他們了。

工人們洗沐之後，重又走出來，各人挾着他的包裹，默默地站着等發工資。工頭們來回奔走，手顫抖地比對工作時間，發給每一個人應得的數目。經理從辦公室走下樓來，大模大樣的，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打工場里走過，工人們讓路給他。他嚴峻地向四周望了一轉，仿佛想把各人的面貌深印在他記憶里似的，然後他把手擱在一個工頭的肩膀上，用一種使大家都聽得見的聲音說：

“手脚快点，雅各遜，早點把這些傢伙打發掉，越快越好！”

工人們慢慢地轉過他們的嚴肅的臉望着他，有的握緊了拳頭。他們領到工資後，一個一個地離開了工廠。到了街上，他們三三五五地站在一處，牢騷地發泄他們的憤怒：

“你們看見那老傢伙嗎？他簡直蠻不講理；要我們再回到這兒來，日子遠着呢！”

貝萊有一種異常的心情；他知道戰鬥現在已經開始。陷坑安排好了，只等一樣樣東西掉進去。小拉賽聽慣了他上樓的脚步聲，馬上跑來要他抱；但是貝萊不去理睬他。

“你這樣面孔鐵板的！”愛倫說，“出了什麼事嗎？”

貝萊悲哀地把這消息告訴了她。

“天呀！”她抖索着喊，“現在大家又要鬧失業了？感謝上帝，這回牽連不到我們！”

貝萊一句也不回答；他不聲不响地坐下來吃飯，低下頭仿佛感到羞耻似的。

第二十八章

此后便是一个很激动的时期。这场斗争，可以说已经准备好了几年。工人们早已武装好，在等机会一试身手，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问题：究竟他们是注定了要永远做奴隶，一辈子不得翻身呢，还是另有前途。现在斗争开始了，大家倒反而吃了一惊，都希望早些和平解决。

但是看情况不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资本家认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他们整顿内部的大好机会，要坚持斗争下去！最近几年来，工会曾使资方作过种种让步，现在是资本家总反攻了，他们说，“我就喜欢看你们垮下来！”这等于说：“滚蛋罢！”每天早晨都有消息传来，又有一批工人被解雇，或者是自动离职了。

一个行业牵连到另一个行业。炼铁厂和“丹麦”机器厂采取一致步调，宣布解雇冶金工人；接着翻砂厂，模型厂也都跟上来。其他工业部门也相继停工，他们彼此互相支持。

贝莱从他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全面的情况。过去的斗争经验又涌上心头，使他热血沸腾起来，他在打样间里为各业工人拟订作战计划。他有的是斗争的热心，进攻的精神，他看到同志们的缺点：他们的战斗力还不够。他们还欠振作，生怕又要遭到失业。他们不能发动击中要害的反攻。而资本家在钢铁工业的领导之下，却斗志甚强，一开头就占着优势。

“丹麦”机器厂并没有完全停工，但是已经半死不活。工作是靠几个罢工破坏分子来维持的，职员中凡是懂得一点技术的都一律下厂，连机器部主任本人也穿上工作衣去管车床，为的是要给罢

工工人看看，沒有他們也干得了，借以挫折他們的勇氣。

打樣間和會計室都是亂紛紛的，罷工破壞分子都得向國外去招雇，离职的馬上就得派新人去接替。对于貝萊，他們是讓他去做自己的事，尽他學習画圖。这使他感到失望，距离学到头还差得很远，沒有法子学得很快。

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要他下車間，到分乳机部門帮忙，因为这个部門的工人已經和冶鉄工人一起罢工了。这个通知使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做好梦的貝萊受到打击，他立刻就觉醒了。

“我不能做罢工破坏分子！”他气愤地回答。

于是工程师亲自来找他。“你可知道你是违抗命令嗎？”他說。

“我不能接手做我的同志們的工作，”貝萊低声地回答。

“这是你的义气，但是現在他們已經不是你的同志了。現在你是職員了，既然是職員的身份，你就得到厂方指派你的崗位上去服务。”

“但是我办不到！我不能搶別人的飯吃！”

“你要明白，这是关系到你的前途的。你得好好想一想！我很替你可惜，因为你本来可以很有發展的，但是由于你的倔强，我却無法挽救你；我們这兒要的是絕對服从。”

工程师站着等他答复，但是貝萊一句話也不回答。

“好吧！我讓你到明天早晨再作决定，虽然这是违反厂規的。你好好地想一想，丢掉你那种愚蠢的感情用事。首先你得为你自己的利益打算。好罢，明天見！”

貝萊走出工厂。他不想比平时早回家，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盘問。他得尽迟些把这消息告訴家里。因此他就在商業区街上踟躕，一路走到港口看看船只。他的幸福的梦飞走了。多么短暫的梦！他想像到愛倫的失望的脸色，精神便大为沮丧。他主要是对

爱倫有点抱歉，对他自己倒是無所謂，反正是命中注定！他絕對沒有想到需要在同志們和自己的前途之間作一个挑选，他已經把工程師給他考虑時間这回事丢在脑后了。他照往常回家的時間回到家里。爱倫带着快乐的笑容出来迎接他，她現在經常是欢天喜地，看她苦心孤詣地使自己适合于新的社会地位，使人說不出的感动。她的行动举止有了一种新的优美，嘴唇稍稍抿紧，显示出身份的高雅。这种姿态使爱倫具有一种嫵媚，貝萊常想吻她一下来打消这个表情。

但是今天他默默無言地坐下来吃飯。爱倫把他的午餐留到晚上热給他吃，午餐時間他是在办公室里吃黄油面包。

“等我們生活安定以后，我們要在六點鐘一同吃飯，”她說，“这样要比較安逸些。”

“紳士們是这样做的，我听說，”拉賽說。“我們試試也好！”

老人把小拉賽抱在膝头上，講滑稽故事給他听。小拉賽哈哈大笑，躺在搖籃里的小妹妹也呀呀叫喊，仿佛她也听得懂所講的故事似的。

“現在講什么？講老婆婆的故事吧？你得好好地听，要不然你的耳朵不会长大的。来罢，就講老婆婆……”

“老婆婆！”小拉賽摹仿着老人家口音。

“是呀，老婆婆！”拉賽又說，于是三个人一齐大笑。

“‘我該先做什么？’老婆婆去做工的时候說：‘吃飯呢，还是睡覺？我想先吃罢！’她吃完以后又說：‘我該先做什么？睡覺呢，还是工作？我想先睡罢。’于是她就睡了，一直睡到晚上，然后回家去睡覺。”

爱倫走进来，把手擱在貝萊的肩膀上。

“我今天去見過我从前的旧东家太太，她答应帮我把結婚礼服

改制成一件做客穿的衣服，”爱倫說，“这样我們就只要給你买一套礼服就行了。”

貝萊慢慢地抬起头来，脸上抖了一下。可怜虫，她还在梦想夜礼服呢！

“你可以不必操这个心了，”他低声說。“我已經丢了写字間的工作。他們要我做罢工破坏分子，所以我辞职了！”

“哎，哎！”拉賽說，他的手抖得那么厉害，差一点讓小拉賽跌下来。爱倫呆呆地望着貝萊，仿佛变成了一塊石头似的。她的脸色越来越蒼白，但是嘴里却不出声。她好像馬上就要暈倒的样子。

第二十九章

貝萊又回到了自己人中間。命运把答应給他的幸福收了回去，他一点也不懊丧，而且还很愉快。这里到底是他自己的地方，在这伟大的运动中他曾出过許多力，怎么可以把他丢在一边呢？

罢工的领导人都欢迎他归队。在紧急的时候，沒有人能像他那样鼓动人心，只要他一露脸就足以坚定人們的信心，增加他們的勇气，發揮大無畏的战斗精神。况且，在制定战斗計劃方面，又是沒有人比得上他的。

每天一早他就去罢工委员会的办事处，这是指揮全局的地方，所有的綫索都在这里集中，人們在这里研究当前形势，召集深知敌情的人来彙报消息，訂立出全面的作战方略。在邀請各業中忠实可靠的同志一起参加的秘密會議中，他們收集一切作战資料，用来向資方进攻，或在报纸上發动宣传。对吸血的剝削者，对立場不穩的分子，都必須予以打击。有些厂家还在繼續开工，这必須找出

来，使他們停工，即使增加失業的人數也在所不惜。他們加緊裝備自己，在這種時刻，無暇再苛刻地挑選武器了。貝萊拿出他的全副本領，因為這可不比推倒一個鞋商了，哪怕是一個全市的鞋業巨頭。貝萊的主意很多，而且說干就干，從不拖拖拉拉：戰鬥就是戰鬥！

他們是進攻的一邊；但是儘管貝萊滿懷着同仇敵愾的心情，他仍然很明白這場鬥爭必須採取守勢。為要使群眾能夠堅持戰鬥，高瞻遠矚和詳密的策劃是必要的。歸根結蒂，這是一場持久戰！為了不讓外國的罷工破壞分子入境，不但要迅速和各地黨報取得聯繫，還得在火車站和輪船碼頭布置糾察隊。工人們利用電報，這也是第一次。要用盡一切方法減少本地的罷工破壞分子；而首要的工作是儲備糧食，以免失業工人遭受飢餓！

貝萊設想到全世界工人的團結性，現在這個設想對他有了很大的幫助。工會領袖們對丹麥工人發出一個強有力的宣言，再度指出他們是剛剛跳出地獄，正在努力攀登光明的山頂；並且用激動的話號召工人們站穩立場，堅持團結。他們把罷工的起因和目的印成傳單，發往全國，呼喚同胞們予以支援，為了自由！通過向國外工人黨的呼喚，他們使群眾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偉大的團結性。現在要推動的是一個龐大的機構，從一個行業的小工會發展而成的全國工聯，他們正在進一步聯合全世界工人階級，使他們都成為這場鬥爭的盟軍。

但是這一切，都是那些從工人階級中湧現出來，而至今也還是工人身分的人在指揮的！這種人隨着運動的蓬勃發展而增多，現在還在增加。他們感覺已有充分的準備，這使他們增長勇氣，有信心估計到勝利的結果。委員會每天收到許多農村里的來信，歡迎罷工工人去工作。農民們還捐助金錢和實物，還有許多外地人家

願意代養罷工工人的孩子。國外也有錢匯來接濟。首都的自由思想者也同情于工人；工人區里的商店和酒館也紛紛為罷工工人募捐。

工人們都以極大的犧牲精神來響應號召。各個工廠里散發着募捐冊子，成千成萬的工人每禮拜從他們微薄的工資中捐出四分之一。罷工工人以偉大的勇氣放下了他們的工作，團結精神使他們具有了英雄氣概。雖然在隆冬嚴寒之後他們的境況很苦，仍然一致表示開頭兩禮拜不要救濟。有許多人完全不要，自己想法做臨時工或到鄉間去種田來對付。未婚的青年人索性就到外國去了。

資本家想盡方法來和工人為難。他們禁止商人和包作頭把物資供給在家庭自產自銷的工人；派遣特務到全國各地去運動小企業家和農民，要他們抵制罷工工人。全國各地，直到邊境，都張貼着告示。這種意圖是非常明顯的；他們要用鐵環把工人圍困起來，直到他們飢餓得毫無辦法，只好俯首就范。

可是工人們都了解這意圖，他們的反抗格外強大。他們從遼闊的荒野中走過來，雖然已是疲憊萬分，但戰鬥的意志依然健旺。許多人到現在還不很明白這運動的意義；新的思想雖在他們心裡蠢動，也只是零零碎碎的，他們只是朦朧地感覺到幸福的境地快要近了。有時候單憑他們記得的一兩句話，就足夠表達整個情況了。人們可以用種種理由來折服他們，打垮他們所堅持的理論，但是他們的信心依然存在，這是最大的智慧。在他們心底里，隱伏着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心，相信他們是打進幸福世界的選手。

現在他們對一切都逐漸清楚了。鬥爭照亮了過去也照亮了未來。它給他們揭示了生活的猙獰面目。生活還是原來的生活，不過現在是鮮明地呈現出來，使每一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許許多

多小灾小难拼合成一个大灾难，一个要将他们打回到贫困颠连的境地中的饥饿的灾难！贫困威胁着工人，凶狠到无以复加。这是最厉害的手段；但它使他们确信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已经快要达到目的地了。黎明前的黑夜总是最黑暗的。

有许多事情他们现在才弄明白。人们一向说德国人是世仇，祖国比一切国家都更优越。但是现在资本家却向德国去招募雇佣军，利用他们来把自己的同胞驱入穷困。他们口口声声说的爱国思想全是花言巧语！现在他们知道，世界上只有两种民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是的，仔细考察之下，这正是实在情形！你绝不能相信上面的人所说的话，可是一切的教育都是从上面来的！教士也是好东西；他们知道该为谁服务！不，人民应该有自己的学校，给儿童培养新时代的精神，而不去学习什么宗教和爱国主义！如能这样做，贫困早已绝迹了！他们就这样地利用斗争和失业的时间，把生活的各方面仔细想一想，解决了许多疑问。

不久，饥饿的魔影一家家的出现了，但是，其结果却出于预料之外；它反而加强了罢工工人的仇恨和顽强。正是在这上面表现出穷人是不可战胜的。几百年来，穷人只学会了一桩本领：坚忍苦难。现在这却有了用处！他们有的是用之不尽的潜力，尽量供给他们以反抗的力量，想打败他们可不是那么便当的事。他们是不是快要屈服了？唔，你看罢，又有几千人加入了罢工的队伍。但是困难，从各方面看来，并不显得比以前更严重；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显露困难的漂亮方法，这是他们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他们在家里忍受困难，在外面仍然是勇气十足。敌人原以为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是必胜的，这一来却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信心。

工人们甚至也利用饥饿作为他们的一种斗争手段，对资本家

和靠資本家为生的人实行抵制，凡有可能，便加以打击，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許多大門上都給伟大的工人队伍画上了十字記号，住在里面的人非搞垮不可。

困苦对群众的威胁越厉害，他們的勇气也相应地越加增长。誰也不知道要撑持多久，但是他們并不垂头丧气，头髮还是梳得光光的，衣着还是保持着整潔。他們常常去郊野中散步，旗帜飄揚，唱着歌去，又唱着歌回来。

这是他們第一次享受空闲，虽然也有許多事情要做。但总之可以說这是他們的第一个假期。

好像是一批大顧客似的，他們站在那些不同情工人的鋪子里，实行抵制。仇恨心越發高揚，不是贊成就是反对——人人都得表明态度。小商店老板都隱藏着他們的意見，如果他們有一点意見的話，爭着来和工人表示好感，柜台上放着捐册，請人捐助，有的还从營業額中提成充作捐款。他們尽有時間來說服周遭的人，所以人們的仇恨心一天一天地強烈了。

运动的領導人穩健持重，劝工人們鎮靜行事。但是這場为生存，为幸福的斗争，自有它使人狂热的地方！它使人如醉如癡，不惜孤注一擲。領導人力求限制失業的人数，因为筹措救济費很困难。但是那些有工作做的工人，仅仅为了表示团结，都紛紛自动抛弃工作来加入失業的队伍。他們認為这是他們的职责。

有一天，建筑工人突然提出要求，要把工作時間縮短一小时。他們遭到了拒絕。但是当天他們就不在原来的七点鐘而在六点鐘便停了工。这不是天翻地复了嗎？在隆冬严寒之后，又在停工失業中，竟有人敢提出縮短工作時間的要求！

这件事使罢工領導人大吃一惊；他們怕这样做会失去社会上对工人的同情。尤其使他們吃惊的是連老成持重，富有經驗的斯

多尔倍也不反对这种要求。他担任工会主席多年，对工人是很有影响的；大家以为他应该劝他们复工！于是貝萊去和他談。

“这事我管不到，”斯多尔倍回答。“我并没有提議停工，这是大会上多数通过的，所以就沒有話可說了。我不能反对我的同志們！”

“但是你們做錯了，”貝萊說，“你是負責人！你們行業的条件几乎可以說是再好也沒有了，并且你們也該為我們正在进行的斗争着想！”

“斗争，我們当然是想到的！你也說得不錯，我有一个美好而安乐的家庭，这是因为我的行業情形好；我們建筑工人有优越的条件，賺的錢多。但是难道我們就可以袖手旁觀，看着别人为一塊干面包而斗争嗎？不能，到斗争的时候，我們也应该参加！”

“但是你們拿什么来支援呢？我們現在一礼拜需要一万克郎！你們的行動會使我們受到难以估計的后果。你得收拾这个局面啊，岳父！你必須設法使多数表决不要实行。”

“这算什么，外交手段嗎？你好像站在我們的敌人的一边！我們尊重多数表决，改造社会就得靠这个多数表决。如果我們在投票上要花样，那就……”

“这是毫無必要的！一般人都弄不明白他們是在干些什么。你不可能要求他們有真知灼見！最好讓我和他們先談談斗争情况，然后你可以建議重新付表决！”

“你以为我們不明白我們是在干什么嗎？”斯多尔倍生气地回答。“但是后果可以由我們自己來負責！你想哄騙他們投相反的票！不，你別玩手段了！他們已經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投了票，事情已經定局了，不管做得对不对！絕不能翻案！”

貝萊既不能說服老头兒，便不得不放棄談判。建筑工人使失

業人數又增加了几千。工人方面的這番過火的舉動使他們在社會輿論前處于不利的地位，資方就利用來實行決定性的打擊，宣布全面關廠！

第三十章

貝萊的家庭經濟很困難了。冬季受困之後，元氣還沒有恢復，他便被拖進了鬥爭；為了準備新的職位，他們又背上了債務。貝萊只好和其他罷工工人一樣領取救濟金——每禮拜十克郎到十二克郎，靠這點錢愛倫得張羅全家的糧食和燃料。愛倫以為貝萊是領導人，應該多得一些，但是貝萊不願意享受比別的工人更優越的條件。他忙了一天之後，弄得筋疲力竭，疲倦不堪，回得家來，總看到愛倫的詢問似的眼光。她一句話都沒有說，但是她的眼睛天天都表示出同一個問題，彷彿在說：“你究竟到什麼時候才能找到工作？”這使貝萊很感到煩惱，因為愛倫明明知道他並不在找工作，況且也無工作可找。她對當前形勢和貝萊一樣清楚，但是她故意裝作不知道貝萊和他的同志們在爭取些什麼，當貝萊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她一味不作聲，也不願意聽。

貝萊心上充滿戰鬥熱情，除了愛倫以外，他不願意把他的心情和作戰計劃告訴別人。在別的事情上，愛倫常常給他以鼓舞，貝萊也就覺得更為壯胆，更增加了勇氣；但是她現在却老不開口！她的心上只有他、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孩子，其餘的一切，她全不在意。她很愉快地跟他一起熬過冬季的困難，她不以為苦——因為那怪不得他。而現在他是隨時可以找到工作的，只要他願意的話。她現在作出沉默的抗議，這無異給貝萊澆上一頭冷水，減少了他參加

斗争的兴致。

貝萊兴奋地回到家中，想談談白天的經過和他做了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只好和拉賽談。愛倫像个聾子一样，只願做她自己的事；有时候她会忽然打断他的話，說家中缺了这样，少了那样。因此貝萊只得改变了信任她的習慣，把一切工作都不放在家里做。如果他需要写点什么，或找人討論什么問題，他情願到小酒館去，免得在愛倫面前受到拘束。他也不把自己担任机要职务的事告訴她，她虽然从旁的方面打听出来，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在她的观念里，他始終是不願家庭，不願妻子兒女的工人貝萊。她这种固执的态度使貝萊感到苦悶。既缺少家庭乐趣，他就把更大的精力放在斗争上，成为一个很坚强的斗士。

拉賽常常悶悶不乐地看着他們。他想做个和事老，但是他不知从哪里做起；他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了。每天他穿上他自己的旧衣服出去想找点临时工做，但是他看見許多比他年輕的失業工人，他又怕搶了別人的飯碗。在這場斗争中，他什么都不了解，也不懂得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能做的；但是他对貝萊还是無条件的尊重。無論兒子說什么，大概总不会錯，即使你不得不因此挨飢受餓，因为这孩子命里一定会做一番大事業出来。

有一天，老人不声不响地出走了；貝萊因为事情忙，一点也沒有注意。“他想必是回到‘方舟’里那个做旧貨生意的老婆子那兒去了，”他想，“他在我們这里太沒趣了。”

貝萊专負責工人运动的政治指导工作；对于财务或管理他是一窍不通的，他只会投入战斗。他从八岁时候起就憑他自己的能力对村生活上一切問題，而且都是成功的，現在他就得了一点好处。他获得群众的信任；他的演說受到他們的欢呼拥戴，即使不甚了解，他們还是相信他的。如果有人不願意走他所号召走的路，他

也能使他們不得不跟着他走。

現在沒有時間來作長篇大論，如果勸說還不夠，他就用更有力的方法來執行。總之，他首先要團結群眾，所以貝萊整天在外面奔走，哪里有什麼不上軌道，他便在哪里出現。他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檢閱；每天有將近四萬罷工工人在全市不同的地區按照各業的組織，集合点名。用這個每天檢閱的辦法，可以追查出來誰背叛了他們去做罷工破壞分子。有些人經常不到，如果有理由的，必須提出證明，才可不被取消罷工津貼。

貝萊今天到東，明天到西，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總是出人不自覺的。為了他行踪飄忽，大家稱他為“閃電貝萊”。他在行動之先，並不深思熟慮，但是他有具體的根據，自然而然地從這一件事發生出另外一件——一直擴展到任何人也意想不到的廣大範圍。貝萊自己也隨着這運動成長起來，在行動中能看到全面。

該做的事情太多了；點名的時候要把不到的人登記下來；誰要是知道他們的情況，就必須報告。某人到外國去了，某人下鄉去找工作了，這些都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有人變節做了罷工破壞分子，就得立刻採取措施來懲罰他。貝萊就這樣地使隊伍保持鞏固。工人中也有不少意志不堅的分子，不少墮落的、愚昧無知的青年。他們不了解罷工運動的重大意義，但是嚴格的控制和不容情的制裁使他們把事情看得嚴重，不敢背叛。

此外，貝萊還會同斯多爾倍把許多可靠的同志組織起來擔任糾察隊。這些人都是從各行各業中挑選出來的積極分子，參加過他們本業工會的組織工作，所以他們對每一個會員都認識。他們每天早晨在各工廠附近布崗！記錄復工工人，設法加以攔阻。他們經常和警察發生衝突，因為警察用盡種種可能的方法來和他們為難。

現在，貝萊也常常碰到莫尔頓了。窮困逼得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閉門獨處，不和別人往來。但是他不相信罷工能改善情況，所以並不參加活動。不過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人民的困苦，他在这方面的觀察能力是很強的，所以，分配救濟品的任務，再沒有別人比他更勝任的了。他掌管了一切物品的分發，但是他最喜歡做的却是親自操刀給罷工工人的家庭分肉，分量雖然不多，但是婦女們仍然簇擁着莫尔頓。在他的笑容里面含有一種好感，她們覺得从他手里分到的肉似乎大些。

莫尔頓和貝萊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意見分歧。那怕到了現在，一切要依靠堅強團結的時候，莫尔頓仍然不贊成用嚴厲的方式。

“別忘記，工人們還沒有成年呢！”他常常說。這是事實，工人里面的確有不少人對於運動還是陌生的，什麼也不了解，雖然在別的事情上他們都很有思想，很聰明。這些人之中，大多數是從鄉下來的，年紀也較大；其中有些自己還當過老板。在他們看來，工會是一種近乎私設法庭的組織，這些人就趁罷工的當兒從中取利，單為了替自己獲得工資優厚的工作。當他們被指摘為罷工破壞分子或黃色分子的時候，他們只是像小孩子被手槍吓唬着那樣嘻嘻地笑。他們雖然在這方面思想遲鈍，但是對這種譴責，心里還是懷恨的，雖然他們自己也不知是什麼理由。所以這種工人必須被強迫到和別人步驟一致！

鋼鐵業的資本家想盡辦法維持生產，因為他們必須履行合約，按時交貨，否則眼看生意就給外國廠家搶去，他們就得垮了。所以，對於這類工廠，必須儘可能使它們停頓。糾察隊加緊工作，“工人報”上發表了罷工破壞分子的姓名住址。這些人下班的時候，有大群人迎上來譏笑辱罵，不得不由警察護送回家。但是由他們的

背叛行为所激起的愤恨始终跟在他們后面，一直跟到他們的宿舍。甚至罢工工人的老婆兒子也对罢工破坏分子的家屬进行斗争，因此他們不得不搬家。人們看見他們在一天夜里，把家具什物装了一手車，偷偷地搬入新居；但是到了白天，人們又找到了他們，于是他們只好像难民一样，再搬一个地方，直到警察出場来保护他們，給他們安排住处。

有一天，北桥区的一家工厂靠着外籍工人和罢工破坏分子的帮助复了工。貝萊作好准备，要在这些工人放工回家的时候給他們一个难堪。但是在白天里就有一名对工人表同情的警察秘密通知他：附近一个学校里埋伏了两百名警察，准备对付工人。下午，人們开始集合：罢工工人，妇女和孩子。他們来得很早，因为厂方可能为了避免發生冲突，提早一小时放工；反正多等一会也沒有什么損失。工厂大門外终于集合了将近两千人，挤得密密層層的。警察分成許多小队，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但是并没有驅散他們的意图。街头的野孩子先哄鬧起来，渐渐传染到成年人；他們覺得要熱鬧一下，便漸漸地故意和警察挑衅了。

“朋友們！”突然有一个年輕力壮的声音喊着。“那边学校里埋伏着两百个警察，他們在等我們鬧乱子，好向我們动手！大家贊成不贊成讓他們就耽在那兒？我想他們應該回到学校里去受点教育！”

“好哇！”有人喊。“好哇，閃电万岁！”

人丛中起了一陣騷动。

“这是貝萊！”人們在窃窃地互相传言。妇女們都踮起脚来望他。

貝萊和斯多尔倍站在墙边，有二三十个糾察員圍繞着。警察斜着眼睛望他們；他們奉到命令不許糾察队活动，但是他們不願和

貝萊找麻煩。他們雖然不是工人階級，但是他們也住在工人區里，只要貝萊一句話，便足夠使他們在那兒安身不住了。

平時放工的時候到了，但是沒有工人出來。群眾用尖刻譏笑的話挖苦罷工破壞分子和資本家。但是人叢中突然起了一陣騷動。那些一向比別人先得到消息的街頭野孩子在打着唢哨，向橫街里跑去。群眾開始移動，警察便占着街心快步地跟着走。原來那工廠開後門放出了工人。現在這些工人正走在古爾培街上，人人都含羞帶愧地，絕不敢回頭來看一眼，還有一大群警察護送他們。人們很快便追上他們，冷嘲熱罵把他們送回家，不時還夾雜着“光榮的先生們萬歲！”的呼聲。

糾察隊排成一長隊靠着他們旁邊走，記住每一個罷工破壞分子。貝萊走在人叢中，隨時阻止過火的行動。他們必須小心謹慎。有些工人因為在冬天罷工期間和罷工破壞分子發生衝突，現在還關在牢里，警察都奉到嚴厲的命令。資產階級報紙天天叫囂着要求採取嚴峻的措施，凡是在街頭，尤其是在工廠大門外的集會，必須用警棍加以驅散。

不時有一個罷工破壞分子離開行列，在群眾的喊罵聲中，溜進自己家裏。這些人當中有一個上了年紀，但還很壯健的人，是貝萊認識的。他不和大眾一道走，仿佛受警察保護感到羞愧似的。他低下了頭，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貼近房屋的人行道上。他的頭髮已經灰白，行動很為吃力。這是和斯多爾倍同行而又同隸一個工會的建筑工人漢遜，去年冬天貝萊為了勸他不要做罷工破壞分子，曾去訪問過他。

“這個人在難過呢，”貝萊想，不由自主地把眼睛盯住他。在漢遜的身上很明顯地看得出做罷工破壞分子的結果。

走到聖漢士街，他轉身對那個想伴送他的警察映映眼睛，便獨

自折进那条街，他只顧低着头走，并不向左右望一眼；每逢有孩子大呼小叫，他便会吓一跳。走到他所住的那条街上，他像釘牢了似地站住了，因为在他家門口放着一大堆破烂的家具什物，有一群兒童围着看，中間是一个年輕女人和四个小孩，眼泪汪汪地看守着这些东西。

他走进人丛中，和那女人交談了几句話，便握紧拳头，对着那座房子威胁地揮揚着。

貝萊走近他身边。

“你的光景不好啊，同志！”他拍着汉逊的肩膀說。“你如果希望情况好轉，还是跟我来，重新回到組織里去。”

汉逊慢慢地轉过头来。

“原来是你，”他說着把貝萊的手推开。“你倒还是那样高兴，那样神气。穷困沒有使你吃到苦头！靠大众头上过活，这倒不坏！”

貝萊气得滿臉通紅，但是他仍然忍耐着。

“你也侮辱不了我，”他說。“我为我們的事業餓肚子，而你呢，你却在搞倒戈。但是，如果你現在願意跟我走的話，这些事都可以不談了。”

汉逊指着那屋子苦笑道。“你頂好送个奖章去給住在上面的那些人。三个月来，他們折磨着我，又給我的老婆兒女处处为难，要把我赶出去。这样做沒得到效果，他們又去找房东，强迫他通知我退租。但是汉逊是一个硬气的人，不是随便赶得走的！所以他們現在找法院来赶走我了。”他說着發出一声狂笑。“但是这些东西我們会再搬回去的，見他媽的鬼！我們来动手罢，媽媽！”

“我可以去和房东交涉。你要記得，你是工会的老會員啊！”

“老？当然罗，我是从它成立的那一天就加入的，”汉逊驕傲地挺直了身子。“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把我的老婆兒女餓死。你

怎么样，想給我去求情么？滚开些，媽的，要不然我就把这个砸破你的脑袋！”他拆下一条桌子腿，眼睛紅得要爆出血来。

他的年輕的妻子走过去攀住他手。

“汉逊！”她低声喊。

于是他丢下了武器。貝萊觉得那女人在用恳求的眼光望他，他便走开了。

第三十一章

当貝萊很疲倦地在晚上回家去的时候，思想一轉到爱倫身上，总要失去必胜的信心。

白天里，他是沒有任何三心两意，任何犹豫不决的。他从事活动的时候，他經常想到的是群众。無論是在公开斗争或衣冠整齐地和敌方开談判的时候，他总意識到背后有大批工人在做他的后援。但是一回到家中，在爱倫跟前，他就觉得孑然一身，無依無靠了。可是他又絕對少不了她；工人运动尽管有很大的力量把他拉出去，爱倫在他的生活上还有極深的关系。她是强有力的，不容許把她抛在一边。貝萊不得不考虑她的性格，企圖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貝萊必須到無數人家去訪問，他所見到的情况并不全都令人安慰。家庭这个观念，本来是从中产階級来的，此刻正在开始流传到工人階級中間。即使在正常的工作时期，工人的收入还不够維持一个小康的家庭生活，妇女也还不懂得怎样才能安排好一个家庭。在外面，你可以看到工人穿得乾乾淨淨，齐齐整整，但是一到他家里，你見到的却是家家都一样；一个黑暗而肮脏的窝，和一个經

常和人吵嘴的、茫然不知所措的老婆，帶着一群孩子。工資只够一个人的安适生活。男人在外边工作，他得帶些丰美的午餐去上工，回家来还該吃得好些，其余的人就只好光吃面包和咖啡。合家开餐是談不到的。男人應該穿像样些的衣服，他是一家的門面，一切都要靠他。

那些女人是什么都不懂的；她們看見的只是眼前的事情：失業和家用不足，男人一回家便挨她們罵：“你天天出去做那些不相干的事情——搞政治，說廢話，为什么不好好的照常做工，讓那些蠢人去吵他們的！”于是男人們就只好躲到酒店里去做工会工作——他們中有許多当选了代表，貝萊便也上酒店里去和他們会談。他們来的时候，个个都神气沮丧，必須先把他們鼓舞起来，再談別的。

貝萊努力把光明的希望来鼓舞他們；当工人們开始發牢騷的时候，他便給他們描繪出一幅未来远景的画面。

“我們的老婆迟早会明白我們是做得对的。我們賺大工錢，足够养活全家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如果不来怎么样？”他們会問。

“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們肯坚持下去！”他拍着桌子說。

不錯，在他当然是很容易乐观的！他有一个境况好的人家的姑娘做老婆，他能够样样安排妥貼，能够用很少的錢做出很多的事情。她又是一个老工会會員的女兒，在工会运动中长大的，能够用了解的眼光来看她的丈夫的事業，有这么一个老婆，他当然是很容易乐观的。听了末尾这句话，貝萊只好哑口無言。在这方面，爱倫实际上并没有繼承到什么。無論貝萊有多少进步，她还是老样子，一点沒有改变。貝萊牺牲他的妻子兒女，为了一种愚妄的思想，为了不出卖任何一个同志。他們的罢工，以及对不参加行动的人的严酷的批評，这一切，在爱倫看来，始終是小酒店里的胡說八道，是

那些工人在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想出来的。因此，貝萊竟会把她和她的兒女抛弃不管，而去討好那些和他們毫無关系的工人，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和煩悶。然而这种情緒却使她显得很美丽，眼色里也显得她是受了委屈的。

但她从不把她的不滿放在嘴上說出来，总是尽可能地安排家务。家里从来不显得有所置乏，貝萊知道这是她煞費苦心的成績，因为她手上只有那么一点点錢。她的态度絕對不給你一个可以譴責她的借口，这就使情况格外难受。貝萊知道他不能發脾气，也不能对她的苦痛加以談論，在这情况之下，两夫妻吵一場嘴而重归于好，显然是不可能的。貝萊常常希望她索性变得一切都不管，尽讓家务废弛，像許多別的女人一样，可是她却偏偏处处經心，精打細算的把个家安排得井井有条。境况越是使她可以責备他，她的行为却越是显得無可譴責。

再說，如果貝萊能对她的缺乏理解，解释为由于她沒有头脑，或自私自利，那倒也罢了！但是，他对她的印象，一向总觉得她是单纯而至誠的，他总觉得她的性格是一个不可索解的謎。爱倫对于別人固然并不怎么仁慈，也并不慷慨，但是她也絲毫不为自己打算——她的一切思想总是为了丈夫和孩子。貝萊不得不承認她毫無怨言地牺牲了一切来为他——为她的家庭，也就是为她的整个世界。因此她当然有权利要求給她一些酬报。

到現在为止，她的健康还是沒有什么改变。她对自己毫不关心；只要貝萊和孩子們有得吃，她就滿意了；她自己吃的那么少，好像光看別人吃便飽了。貝萊常常觉得詫异：她吃得这样少，怎么还能保持健康呢。莫不是她躲着吃私食嗎？但是他馬上抛开了这种想法，并且感到慚愧。爱倫全不計較她吃的好坏，总要揀好的留給貝萊和孩子們，特别是貝萊，而她仍然能够很健康。的确，即使

在目前，她还是把最好的給貝萊吃。她仿佛是在奉行着一条只有片面义务的法律。这是她的天性使然，無法加以改变的。她好比一只美丽的老母狗，当她的小狗吃的时候，坐在一旁小心地望着他們吃飽，从她的泰然自若的神气上，誰也看不出她自己在飢腸轆轆。

如果家里人留些东西給她，她就說：“我已經吃过了。”她的态度总是鎮靜得往往能把他們騙过。貝萊一想到这种情形，就觉得非常难受。他愈是想下去，难受的程度也就愈加厉害。爱倫既是牺牲了自己来为他，就决不会同时又責备他的所作所为。她比他更能和飢餓作斗争，不过她却不明白他們为什么要挨餓。

但是在这种种苦心焦虑之中，她却愈显得能干，愈显得不可思議，而且愈加美丽。貝萊总是滿怀着热情和希望赶回家去，这一次她总該热情地迎接他，臉紅紅地，眼花撩乱地，伏在他肩膀上了吧？可是貝萊所得到的还是一个失望，这失望只能使他更猛烈地投入战斗。他心里要的是一只温柔而爱撫的手，可是給他的却是一只战斗用的鉄手。

貝萊也曾一时想过找一些賺錢的方法。但是，第一是根本沒有方法可找，第二是他完全忙于从事斗争，这个問題就漸漸不放在心上了。可是他的意識里时常潜伏着这一念头，好像一种放浪的欲望似地抓紧着他的日常生活。仿佛有什么人假手于他的繪圖天才，画出几张美丽的鈔票，展示在他面前来引起他的妄想。

有一天他回到家中，發現拉斯慕笙太太在照顧孩子，还在縫一双帆布鞋。酒鬼华德又抛弃了她——春天又把他勾引出去了。原来爱倫又出去做工了。貝萊感到一陣难过。她竟不告訴他一声，这样做法，簡直是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当时不觉大为憤怒。但是他的天性不会强橫霸道，不得不承認爱倫自有她的权利，怒气也

因此就消失了。他落得个垂头丧气，心緒不宁；彷彿天翻地复似的。“我應該在家里照顧孩子的啊！”他自怨自艾地想。

“現在我来照顧孩子罢，拉斯慕笙太太！”他說。

那女人便收拾起她的活計。

“是的，你的事情很多，”她站在門口說。“我什么也不懂得，我只曉得一个人总該做些事，这是我做人的規矩。現在的情形，真是再坏也沒有了！你們叫我寡妇拉斯慕笙太太嗎？哼，也不用装腔作勢了！在这个倒霉的世界，男人几乎养不活他自己，不要說养家了——要孩子也不用先做太太！我辛苦了一世，把身子都弄坏，但是你以为我賺得到我身上这几件破衣服嗎？賺不到的，我还得向那些我給他們洗衣服的老爷太太們求討呢。現在做人是給人家活活的剝皮，这是我拉斯慕笙太太亲身体驗到的。所以我說：人总得想法子干一下！

“我兒子昨天回来告訴我：‘媽，木柴又涨价了——每两把涨上一个欧勒。’‘这对我們有什么关系，孩子，难道我們一下子买得起两把嗎？’我說。‘不，媽，但是买一把也要加一个欧勒啊！’还有，鷄蛋，有錢人买二十个是一克郎二十欧勒。但是我們呢？他們說，‘不，拉斯慕笙太太，如果你只买两个，要十五欧勒！’这样說来，买一个就要八欧勒了！我們越买得少，花的錢越多。苦的是穷人！如果这情形再不改好来，那就索性大家都完蛋罢！”

貝萊在逗着小拉賽玩耍。拉斯慕笙太太这些話使他很有所感。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怨苦之声了！每当他一听到这呼声，穷人的世界就在他眼前愈显得清楚明白，这是他應該知道的！他看下去，这簡直是一个無底的地獄，穷人只会越陷越深，他想。因此，他又覺得自己的行动是对的，沒有錯！

他在一张紙片上机械地給孩子画圖，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另外

一些事。但是不知不覺地他居然畫成了一張圖。

“啊，錢，這是錢啊！”小拉賽拍着手說。

貝萊仔細一看那幅畫，的確是一張十克郎鈔票的草圖。孩子居然認得出這是錢，使他大為得意，很想對証一下，究竟像不像真的。但是哪里去找一張綠鈔呢？貝萊現在過手的有幾百萬，可是自己卻沒有一張十克郎的鈔票。哦，煙斗！煙斗！孩子對於鈔票的概念，是從煙斗上得來的。原來貝萊的舊煙斗上畫着一幅十元克郎鈔票的圖案，這幾乎是天神的幫助。貝萊馬上去找出那煙斗來和圖畫比較；他已經有許久不抽煙斗了，因為沒有錢買煙草。他開始把圖畫加工，孩子站在旁邊望着鉛筆的移動，快樂得手舞足蹈。

“爸爸很聰明，爸爸能畫！”他說着想把小妹妹喊醒來分享他的高興。

不，畫的還不行。要把它刻在木頭上，加上顏色，才會像真的。可是這時愛倫回來了，貝萊便把畫收拾起。

“你不出去工作好不好？”貝萊說。“我總盡力維持家里必需用的錢。”

“為什麼？”愛倫毫不親熱地反問。“難道我沒本事賺錢嗎？”

她的聲音是那麼和順，引不起爭吵；於是貝萊便出外開會去了。

現在，愛倫已經出去工作，貝萊白天里一有空閒便回家來看看孩子。他弄到一塊木板和一張十克郎的鈔票，很細心地把圖案翻到板面上，一邊和孩子們講話一邊雕刻起來。這件事情使他的才智有了新的表現：他把它當作一件美術工作，即使在於別的事情的時候，也是念念不忘的。這件工作，在進行的時候，使他心中充滿了一種特殊的美感。從這張十克郎鈔票上出現了一個溫飽的幸福

世界，在黑暗中显得分外鮮明，把一切憂患勞苦扫除得乾乾淨淨。当貝萊坐着干这工作的时候，他心神飞越，一切被压迫之感都化为烏有了。他又成了个乐观主义者，想像着給爱倫买許多貴重礼物。

事实是那么简单，完全是出于誤会，再沒有别的！他應該和她談一談，她馬上就会明白他們将得到多么幸福的生活，只要他們能再支持下去。但是沉默却会使她滋长了憤恨。幸福！幸福！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近了；并且比上次光顧他們家里的时候更伟大更光明了。这是什么原故——貝萊自己也不知道，他并不計較到这一層。

但是当他听見楼梯上有爱倫的脚步声的时候，他的梦就給打破了。他从梦中醒觉过来，收拾起工作，想到自己的老婆做工回来，發現他在于無聊的事情，不免感到慚愧。

有时候他因为和爱倫的关系搞不好而觉得苦悶。他解釋不出这个矛盾：他在外面能够爭取胜利，而在家中却一筹莫展，經濟情况愈来愈坏。他懶得在这上面盘算，只想圖个安逸。他不想借酒来浇愁，但是心里总不知怎的有些紧张。一种为求自身安乐的心思在腐蝕着他，使他想挺而走險，即使是去干对自己有害的蠢事，也在所不顧。

这就是一个內心的声音在呼喊，特别是在困苦加剧的时候。“这是我的老毛病复發了，”貝萊想，他自然而然地警惕起来。在兒童时期这不过是一时的發作，現在却成为內心的呼声了。

第三十二章

有一天上午，貝萊大清早要到市区去閑逛。爱倫总是想尽方

法要讓他吃得飽，而他的胃口又是很容易說服的，一勸就吃，但是過後想想，他要靠老婆來养活他，便感到慚愧。尽管他腦筋多么机伶，除了趁她還在睡覺的時候便溜出去以外，簡直無法抵抗她。

當貝萊飢餓的時候，他所看到的城市和整個生活是一種幻象。他前面是一個悠長的白天和許多工作，背後却是昨天新得的勝利。當前的情況是鋼鐵工業的資本家想出了一個狡猾的計策，組織了一個冒牌的工會來分裂鐵工和技工，並給它取了一個和真正的工會類似的魚目混珠的名稱。他們向工人發出通告，說是工會將在下一天復工。許多工人文化低，不識字，把這張傳單當作是自己所隸屬的工會發來的；另外一些人認為只要是個工會就行；還有第三類的人却被這個新組織所出的高工資誘惑了。這個分裂運動在鋼鐵工人間引起了很大的混亂。陰謀一經揭破，每一個潔身自愛的人便連忙退出汙泥坑。但是大錯已經鑄成，落過水的都感到羞耻。

這個陰謀把貝萊激惱了，因為他身為領袖，在公開鬥爭中打了敗仗，所以他要想法報復。尽管糾察隊用盡種種努力，始終無法獲得罷工破壞分子的全部名單。這就顯得是他的無能了，他便愈加怒火中燒。無論策劃一件什么事，他向來都是沒有不干到底的。于是他決意以陰謀來對付陰謀，給他的敵人安排了一個陷阱，讓他們自己把罷工破壞分子揭發出來。一天，他在“工人報”上發表了一個罷工破壞分子的名單，附上一句夸耀的話：“大家瞧罷，我們的敵人盡在於此了！”資本家有沒有中計呢，他們是不是真的不關心罷工破壞分子的命運呢？第二天早晨他們的機關報上提出了反駁，還刊載了其他許多罷工破壞分子的姓名和人數。

這一下，真是狠狠的回敬了一個巴掌。工人們消瘦的臉上都現出了光彩。這一手回得多么厲害！貝萊真了不起！閃電貝萊萬歲！

貝萊真是了不起；当他精神抖擞地走过街上的时候，他的刚劲的步伐仿佛在小巷里和工人宿舍間引起回声。街道上和屋頂上給夜晚的霜盖得白白的，城市上空給不知哪里来的光照成一片白色。他不把一切家庭里的憂愁里慮带到外面来。工人们围攏他来招呼問好，他的回答就好像鼓舞人心的歌曲。他并不認識他們，但是他們却都認識他。他意識到他的工作，尽管使大家創伤深重，可还是愈来愈贏得人們的感激，这对他是有鼓励作用的。

市面往常那样早晨的熱鬧已經不見了。罢工好像使一切都陷入麻痹状态；商業清淡，中产階級的人都在抱怨，但一时还没有和平的希望，因为劳資双方都抱着不能和解的态度。工人并未因建筑工人的魯莽罢工受到任何損失。对無产階級表示同情已成为普遍的政治覺悟，外地的捐助还在源源而来；国外也匯来了大笔的捐款。但是工人罢工一礼拜，要耗費五十万克郎，外来的帮助只是如同大海中一滴水。不过它起着精神上的支援作用，鼓舞工人从事自力更生。几万穷人的家庭把他們最后一些家私变卖掉，使斗争維持下去；他們决心要对一个有关他們整个前途的問題取得一个解决。資本家企圖阻止募集捐款，提出一些陈旧的、早已被忘却了的关于禁止求乞募化的法令来，請当局考虑执行，但是这只能引起群众的訕笑。笑一笑的享乐，人們还是办得到的。

工人们已經習慣于飢餓。他們不再去郊外游玩，而像有閑階級的人那样优游自得地在街上散步，使市內增加了一种不景气的現象。他們那种懶洋洋的步子引不起一点回声，家家戶戶都是一片寂靜，只能引起人們的沉思默想。那些喧鬧的，永远沒吃飽的孩子們都疏散到外地去了；他們在那里至少可以吃飽肚子，但是沒有了他們，家里却变得很空虛。

貝萊随处遇到工人，他們都是去集合点名的。他走过的时候，

他們都抬起頭來望他，他的腳步聲響得足夠代表他們全體的腳步聲，因為他代表着四萬工人的希望和意志。只要對他那氣概昂藏的脸色望一眼，他們就會振奮起來。

“他真了不起！”他們高興地說。“他看上去好像誰也奈何他不得！瞧，他對車子也不讓路！同志們，我們來給他歡呼一聲好不好！”

酒店老板站在店門口，打着呵欠望着天，這是他們生意最清淡的季候。酒店的櫺窗里挂着“代收援助罷工工人捐款”的牌子。

在路易王后橋上，貝萊遇到一個矮矮胖胖，面色蒼白的人，穿着一身破舊衣服。他的脸上皮肉松軟，有一個紅紅的大鼻子。

“早安，將軍！”貝萊高興地喊。

那人屈尊降貴似的對貝萊揚揚手。這人從前是個資本家，現在是“工人報”的名譽編輯，每禮拜支一份小薪金，以報館負責人的資格在社會上出面。他為報館吃過好幾次官司，如果要坐牢就由他去，報館給他每禮拜五克郎坐牢津貼。他不坐牢的時候，就喝酒消磨日子。他患着自大狂，以為整個工人運動都是他領導的，所以不把貝萊放在眼里。

在工會的大院子里，碼頭工人正在集合点名。他們的工會主席在門口迎接貝萊；他就是貝萊和愛哭的彼得有一天在港口救出的那個工人，他現在也為新思想奮鬥了。

“情形怎麼樣？”貝萊一邊和他握手一邊問。

“很好！一千人中只有七個人不到！”

“但是快樂的雅各布在哪里呢？是不是生病了？”

“他在牢監里，”工會主席淒然地回答。“他不忍看他的老父母挨餓，便和他的弟弟去偷了一家麵包店。現在他們倆都在牢里。”

霎時間貝萊前額上的皺紋蠕動起來，臉色變成蒼白；他呆呆地

望着前面，臉上的光輝丰采不見了，只显出一片愁容。工人們吃驚地望着他，怎么，难道他站着就睡熟了嗎？但是他馬上就清醒了。

“喂，同志們，你們覺得日子太長了嗎？”他和顏悅色地問。

“啊，还好！我們还是头一次有時間和我們的老婆兒女亲近亲近呢！”工人們回答。“但是如果能够复工，那也不坏。”

显而易見的，閑暇已經开始在挫折着工人們的銳气；他們的臉色虽則还是处之泰然，但已看得出一种思慮的神情。他們的眼色里也不斷地在有所問訊。他們好像在等待他作出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他們并不泄气，而且始終贊成有进無退，因为只有斗争到底才能达到他們的目的要求。他們对胜利是有信心的，不过想在貝萊的臉上找到一个保証。

貝萊不得不回答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貧困已使他們产生出非常离奇的幻想；这就显示出他們之所以能有这样安靜而守秩序的态度，完全是領導得好的效果。

“我們要不要把那些大人老爷的权势和財富都剝夺光呀？”一个工人对貝萊看了好一会儿才問。斗争似乎使他大为消瘦了，但是却在他的眼里燃起了火花。

“要的，到我們取得了自己的权利，人們开始尊重工人的时候，”貝萊回答。“到那时候便不再有什么老爷和小百姓了。”

“唔，万一他們还想翻身，那怎么办？我們應該和他們一了百了，免得他們再爬起来騎在我們头上！”

“你是不是想把他們赶到城外去槍毙掉？那是沒有必要的，”他旁边的人說。“这一回解决之后，便沒有人敢夺回我們的口粮了！”

“那么就永远不再有穷人了嗎？”那第一个开口的人問貝萊。

“当然！只要我們的运动干得好，那么各人家里就可以过安乐

的生活了。难道你没有看你的报纸吗？”

报纸他当然是看的，但是听听贝莱亲口肯定一下，岂不更好。并且贝莱的确能够肯定这一信心，因为他自己毫不怀疑。要群众取得对于事物的新观念，这是很困难的事，比使地球倒转还要困难，必须花很大的代价才行。

有几个工人打口袋里取出了干粮，一边谈论一边吃。“祝你们胃口健旺！”贝莱说着向他们点点头，表示道别。他嘴里满是涎水，这才想起自己从清早起连水都没有喝过一口。但是他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因为他要赶去见斯多尔倍商量分派纠察队的事务。

在路上，他遇到了玛丽。她戴了一顶白帽子，手上挽着个篮子，脸红红地向贝莱点头招呼。改变了职业，使她生长得很快；贝莱每次看见她，都发现她更大更美丽了。

岳父家里也在困窘中。这个原来很安适的家庭里，有许多东西都不见了。但是老人家的情绪仍然很好。斯多尔倍在房间里漫步，等吃早餐；他也是一早就起来的。

“我们的小姑娘怎么样啦？”他问道。“我们现在难得看见她了。”

“她事情忙，”贝莱抱歉似地说，“现在她也出去做工了。”

“那很好！在这时候，她也可以帮一手。但是我们很知道她的脾气，她总要给人家闹别扭的。幸而她不是个男人，不然她会闹不团结。”

早餐是麦糊，咖啡，和涂黄油的面包。斯多尔倍太太找不到她的镀银的咖啡杯碟，那是她的儿子们送她的银婚^①纪念礼物。

“我忘了放在哪儿去啦，”她说。

“唔，不久就会找到的。”斯多尔倍说，“现在快要过好日子，许

^① 银婚是婚后二十五周年的祝贺式。

多不見了的东西仍然会出现的,你看罢!”

“你早晨上机器厂去过吗?”貝萊問。

“去过的。但是糾察队没有办法。厂方讓工人都住在厂里,供給全部膳宿。那兒一定有許多外国的罢工破坏分子,全厂开工到百分之百!”

这是一个令人丧气的消息。鉄工厂老板获得了他們的头一次胜利!如果工人们看到企业沒有他們也能开工的話,一定会丧失斗志的。

“非叫它停工不可!”貝萊說。“不然的話,他們就占了上風,我們就給搞垮了。我們总得把厂里那些工人整一整!”

“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們都关在厂里,門口又有警察在日夜巡邏。我們連和他們說話都办不到。”斯多尔倍絕望地笑着說。

“那么必須有人混进去,装作願意去工作的样子!”

斯多尔倍吓了一跳。“去做一个罢工破坏分子?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有人格的人肯去,即使是假装的!我自己就不干。罢工破坏分子究竟是罢工破坏分子,無論你怎样解释。”

“据我想来,罢工破坏分子是对同志有害处的人。至于为了他們去冒生命危险的,却当得起另外一种称呼。”

“我不同意,”斯多尔倍說。“也許这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不过我現在不和你爭論。总之我的看法是:一个罢工破坏分子就是在不該給資本家工作的时候去工作的人,我坚持这个意見。”

任憑貝萊說得多么振振有詞,老头兒却决不改变他的信念。

“显然的,如果你自己要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斯多尔倍說。“你向来不考虑人家的,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随你的便。”

“不,我是为整个运动考虑,”貝萊坚决地回答。“我正是想自己去。”

斯多尔倍缩攏了两手，随即又伸了出来。

“唔，又有工作做了，那当然很好。”他突然說。“闲着沒事，就像風湿病一样侵蝕进入的筋骨。而且还有房租要付……媽媽，我們打哪兒去找錢呢？礼拜六非交不可，不然就得搬家——房东这样說过。”

“我們总有办法的，爸爸！”斯多尔倍太太說。“你不用着急！”

“唔，当然，”斯多尔倍向屋子里看了一轉說，“还有些东西，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卖。不过，你要知道，貝萊，尽管我是你的岳父，可是你的老婆却不像我的那样好！”

“我倒是欢喜爱倫的为人，”貝萊說。

外面有人敲門。原来是斯多尔倍的那个做木匠的兄弟。他的神气很老迈，身子很瘦，衣衫襤褸，眼眶紅紅的。他和他們握手的时候，眼睛也不望着他們。

“坐吧，兄弟，”斯多尔倍說，推过一把椅子給他。

“謝謝，我馬上就要走。我只是，唔，有点事情要跟你說……”

他眼睛却望着窗外。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嗎？”

“不，不是。我只想告訴你，唔，我要告訴你……唔……我要退出工会了！”他忽然迸出了这么一句。

斯多尔倍跳起来，脸色白得像石灰一样。

“你想想你要干的是什么事！”他威胁似地說。

“我早想过了。他們都在挨餓，我对你說，應該收場了。我以为應該先告訴你一声，免得讓別人来告訴你，你究竟是我的哥哥。”

“你的哥哥？我不再是你的哥哥！你如果这样做，我們就一刀两断了！”斯多尔倍拍着桌子大声咆哮。“但是你不能这样做，我不許你这样做！我不能看着同志們在大街上罵我的兄弟，我不能

这样丢脸！我要和他們一道对付你，听见嗎？我头一个就要揍你，就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斯多尔倍憤怒到控制不住自己了。

“好，好，那么我們再談罢，”他兄弟沉靜地說。“但是現在你总可以知道，我不是瞞着你做事的。”

說完他就走了出去。

斯多尔倍在房里踱来踱去，碰碰这样，动动那样，拿起一样东西，又放下了，两手一直在顫抖。随后他便走进另一个房間，随手关上了房門。过了一会斯多尔倍太太走进来。

“你还是去吧，貝萊；我想爸爸現在不能和人見面。他躺在那兒臉都發青了；要是他哭得出来倒要好些！他們两兄弟一向很和睦，什么事情都是一条心的！”

貝萊走了出来。他的心事很重。他知道斯多尔倍的为人素来是方正無私的。他会認为对于自己的兄弟要比对別人更加严厉，尽管他很友爱。他可能会亲自到他的兄弟做工的地方去执行糾察。

在湖沼附近，貝萊遇到一班糾察队；他陪着他們走了一段路，談談一些布置。对街有一个青年从門廊里出来，轉向街角走了去。

“嗨，站住！”一个同志喊道。“就是他，那个‘老实人’！”

有几个糾察跟他走到炮台街，把他帶了回来。他們团团包围着他，妇女和孩子們也馬上都哄攏来。

“你們不能动手！”貝萊口气很严肃地命令他們。

“放心，誰也不高兴碰他！”工人們說。

他們默不作声地看了他一会，仿佛在心里衡量他似的。随后便一个跟一个地向他吐一口唾沫就走开了。

那人一声不响地走进一个門廊，站在那兒用袖子揩去脸上的

挺沫。貝萊跟上去想給他說句好話，勸他回到組織里來。那人看見他走近去，連忙挺起了身子。

“你也要來吐我一口嗎？”他鄙夷地問。“你剛才忘了，你為什麼不吐呢？”

“我對任何人都吐的，”貝萊回答。“不過你的同志們有權利侮辱你，因為你背叛了他們。跟我來罷，我替你恢復你的會籍，就沒有人再難為你了。”

“你要我去做一個悔過的罪人的典型，讓人家來戲弄嘲笑嗎？——不，謝謝！”

“這樣說來，難道你還願意自討苦吃嗎？”

“我要求有權利養我的老娘親，你們的事我管不了！我的老娘可不能上人家院子里去賣唱，去撿垃圾，而她的兒子却做黨里的大亨。這種事情我寧可讓別人去做！”

貝萊臉紅了。他知道這是暗指爸爸拉賽；對於他老人家的窘迫情況，他始終是隱疾在心，現在却完全顯露出來了。

“你敢再說一遍！”貝萊咆哮着逼近那青年跟前。

“要是我結了婚，我不會要我的老婆賺錢來養活我。這種事情我讓給拆白黨去做！”

哼！這簡直是信口雌黃，暗箭傷人！顯然有人在放他的謠言，而他卻犧牲一切為他們服務！現在貝萊真的發怒了，竟忘了他的領導身份，破口大罵，打了那青年幾個耳光，還問他願意哪一樣——閉嘴呢還是再多挨几下？

莫爾頓從里面走出來，原來這件事就發生在莫爾頓的店門口。

“這樣干不得！”他輕輕地說，把貝萊拉進屋里去。

貝萊答不出話來，便躺倒在莫爾頓的床上。他眼里還在冒着怒火，需要透透氣。

“你太过分了！”莫尔頓看着貝萊微笑地說。

“我知道你不欢喜这样做，但是紀律不能不維持！”

“要是他們不了解呢？”

“那就應該讓他們自食其果。这总比大家遭殃好得多！”

“唔，这就是所謂新思想嗎？据我看来，自食其果的总是些不懂事的人。可是仍然有人要向他們吐口涎！”莫尔頓沉痛地說。

“不，你听我說！”貝萊叫嚷着从床上跳了起来。“你别怪我向人家脸上吐口涎，那是別人干的！”他几乎又要發火了，但是莫尔頓的沉靜态度懾服了他。

“別人？沒有的事！是你向那个可怜的家伙的脸上吐了七口，我在店里看得清清楚楚。”

貝萊默默無言地呆望着他。莫尔頓是个誠实人，难道他也說謊嗎？

“你說什么？你看見我吐他嗎？”

莫尔頓点点头。

“你是不是想避免卑鄙醜態和穷困墮落，而享受別人尊敬你的光荣啊？你負的責任很大啊，貝萊！他們是怎样盲目地追隨着你，都給你那一双眼睛迷住了，我敢这样說。我可不很相信你自己已經牺牲了多少。你手上沾了血，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一滴是你自己的！”

貝萊坐在那兒沉思着。莫尔頓的話时常把他的思想引到以前从未想到过的路上去。但是这一次，他馬上懂得了莫尔頓的意思，他脸上露出了一片陰影。

“这回的事毀坏了我的家呢，”他低声說。“爱倫不爱我了，孩子沒有人照顧，也和我疏远了。我丢掉了——一个前途很好的职位，每天餓着肚子，还得眼看老父亲孤苦伶仃的在外边流浪。恐怕沒有

人像我这样孤独、寂寞而無家可归了吧！我以为我已經牺牲不少了，这是你逼得我才說出来的。”他笑了一笑，但是他的眼里却噙着一泡眼泪。

“請原諒我，朋友！”莫尔頓說。“我是恐怕你不能充分認識你所做的工作！戰場上已經有許多人倒下了，叫人看了怪难过的，特别是万一毫無結果。”

“那么，你是在譴責这个运动嗎？我簡直不懂你的意思。”

“如果能有效果，我并不譴責。我自己也曾梦想过，要引导他們走向幸福，用我那一套办法；但是人們还没有思想准备。你呢，你在他們中間有权威，所以他們能盲目地跟你走，那么，你就带他們前进罢！但是，他們在戰場上受到的每一个創伤，都应该看作是你自己身受的一样，不然的話你就不配担当这个重任了。再則，你是不是有把握能达到目的？”

当然，貝萊是有信心能达到的。

“我們快要达到目的了！”他忽然兴奋起来說。“你看他們大家都很高兴地拥护一切办法，有进無退！”

“但是你听我說，貝萊！”莫尔頓将手接在貝萊的肩膀上，微笑着說。“一个領導人不是一个劊子手。况且，我們的党是反对用鞭子来解决問題的。”

“原来你是想到剛才發生的事件！”貝萊說。“这和工人运动毫不相干。他說我父亲在串院子卖唱，捡垃圾坑，所以我才打他的耳光。我受了侮辱，就和任何人一样有权利报复。”

关于爱倫的那些侮辱話他沒有提，他不願意說。

“但是这是事实，”莫尔頓靜靜地說。

“那么你为什么早不告訴我？”貝萊問，脸色發白了。

“我以为你是知道的。况且你要操心的事已經够多了，你也不

用責備自己。”

“你知道，到哪兒去找得到他？”貝萊輕聲問。

“人家常常看見他在這一帶。”

貝萊怀着沉重苦悶的心情走了。这一天里，又有許多新的責任加在他身上，簡直不是一个人所能負得起的担子。难道他把自己的一切精力和幸福全都貢獻給这个运动，所以凡是这个运动在进行中所會破坏的一切，都該由他負責嗎？現在，爸爸拉賽已經流落成一個乞丐了。他覺得很丟臉，但是这又怎么能阻止得了呢？这种情况也要他負責嗎？現在，人們又在侮辱受倫了，这就是他所得到的感謝！

他不知道該从哪兒找起，所以就随意走到各家前庭后院去，逢人便問。在布拉迦尔德街上的一个院子里，有一大堆人聚集着，貝萊便走了进去。有一个游方的传教士，嘴里說着蓬霍尔姆的唱歌似的方言，他眼睛里的特殊表情使貝萊想起兒時看見过的那些“聖人”。他講一陣又唱一陣。貝萊以充滿了回忆的眼色望着他，在他沮喪失意的时候，他总觉得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只想大声哀号一陣，像小时候一样。

他想起来了，原来这个传教士正是从前欺侮过爸爸拉賽的那个少年，貝萊当时虽然年紀还小，曾狠狠地踢过他几脚。在那个时候，無論碰到什么事情，他倒是很能够保衛他父亲的。

他走近那人身边，向他伸出手去。

“你是彼特·柯勒嗎？你也在这兒啦？”

那人对貝萊看了一眼，他的眼光好像是从別一个世界来的。

“是的，我應該到这兒来，貝萊，”他好像很有身分似地說，“我看穷人都离开了乡下，到城里来，所以我也跟了来，讓他們不受灾难。你們穷人都是上帝的选民，命中注定要在流浪中寻找天国。現

在大海把你們擋住在这里，你們走不過去了，所以你們以為天國就在这里！上帝派我來對你們說；你們錯了。貝萊，你願意加入我們這一伙嗎？上帝等了你很久了；他需要你為這些子民們造福。”

他握着貝萊的手，定着眼看他；也許他以為貝萊是來要求庇護在他的天國里的。原來他也有一個引導窮人進入福地的計劃！但是窮人却已經跟從了貝萊。

“我已經給他們做了我能做的事，”貝萊自信地說。

“我知道；但是你走的那條不是好路，你沒有給他們精神上的糧食。”

“我以為他們更需要的是黑麵包。你看看他們，你以為他們吃得太多了嗎？”

“那麼，你能讓他們有得吃嗎？我們是能給他們信仰上帝的快樂，可以幫助他們暫時把飢餓忘掉！你除了使他們更加覺得飢餓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好處？”

“也許有，不過我現在沒有時間討論這個問題。我是來找我的老父親的。”

“你的父親，我在石子街上碰到過，背着一個袋子。光景似乎不見得好。我在蓬霍爾姆的時候，看見他和索爾特在一起，他說要來到這兒來靠兒子養老。”

貝萊一句話也不回答，轉身就走。他悶着一肚子的气，握緊了拳頭，急急忙忙地走去。人家都在譏笑他，挖苦得愈來愈凶了。但是事實具在，他年輕力壯，本領也有，即使在有正常工作的时候，還不能養活妻子兒女和老父親。啊，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之下，一個年富力強的男子漢，竟不能好好地成家立業，享天倫之樂，而使依他為活的親人落得個困苦流離！他媽的，一定要把這整個制度打垮！如果他有力量的話，他一定要運用這權力來為他們謀福利。

在石子街上，他听到一个院子里有粗哑而颤抖的歌声。正是爸爸拉赛，身旁放着捡荒货用的口袋和钳子。拉赛一只手抓着钳子柄，一只手对着那些楼窗做手势，一边嘴里唱着。歌已经够使人发笑的了，他还极力作出种种和他那贫困可怜的神情不称的古怪姿势，使人觉得更加滑稽可笑。贝莱看见了这个景象，心如刀割。他躲在一家门洞里等父亲唱完。唱到某些地方，拉赛还摘下帽子来拍着脑门儿，又翘起一只脚来摆个金鸡独立的姿势。这样一来他差一点要跌交了。围绕着他的野孩子哄上来扯他那飘飘荡荡的衣角，你推我攘地挤着他。随后他才站稳身子，咕罗着骂了他们几句，就继续唱下去：

请听我，唱苦情，说来话长，
到人间，我也像，众人一样；
我母亲，在街头，把我生下，
我父亲，是何人，身世难详。
这丑事，我一向，深深隐藏，
到如今，唱出来，越是凄凉。
请布施，一文钱，略饱饥肠，
要不然，没得吃，惟有死亡。

我生来，单知道，诚实为人，
因此上，只落得，衣不周身。
我拉赛，原不是，赤脚贫民，
也有个，亲兄弟，财主家门。
但只是，我和他，天差地别，
我拾荒，他却是，积谷堆金。
他家里，有的是，金杯玉盏，

要什么，有什么，万事随心。

他造起，大宅院，画栋雕梁，
养骏马，配备着，银鞍丝鞭。
吃了睡，睡了吃，逍遥自在，
每小时，有进账，二十大洋。
财源广，好比我，捡取骰骰，
不管他，看到哪，都是财乡。
他死后，这一切，都得归我，
只要我，穷拉赛，命比他长。

有一回，我也曾，红运当头。
那时我，工作得，骨软筋抽。
老天爷，降下了，珍羞美味，
我命薄，被他人，抢先到手。
本来是，主上帝，有心照应，
又谁知，得不到，实命不允。
我兄弟，逞豪强，据为己有，
他倒是，吃得个，点滴不留。

人世間，面临着，时势艰难，
穷苦人，经常是，挨饥受寒。
主上帝，冥冥中，主持公道，
生前苦，生后乐，报应循环。
善人们，看主面，听我求告，
发慈悲，赏我些，棺材本钱。

我不久，就要往，另一世界，
請趁我，還活着，給我哀憐！

主上帝，會賜我，一個兒子，
孩子是，窮人的，百萬元寶。
無他物，可寶貴，更勝于此。
他是否，想念我，無從得知。
我和他，遭不幸，分離已久，
拾垃圾，唱山歌，累他羞耻。
請慷慨，求布施，不論多少，
明里去，暗里來，天意無私！

拉賽唱完，眾人紛紛鼓掌，用紙包了銅元拋過去，他一一拾起來。隨後他背起袋子，一顛一拐地走出大門，彎腰曲背，頭幾乎要碰到地了。

“爸爸！”貝萊情急地喊，“爸爸！”

拉賽驚了一跳，站直身子，用他那昏花的老眼向門洞里看。

“是你嗎，孩子？我聽到你這聲音，好像你在小時候有人欺負你，來向我求救一樣。”

他說着渾身抖索起來。

“看來已經完全給你聽見了，你覺得你的老父親害你丟臉了吧？”

他不敢抬起頭來看他的兒子。

“爸爸，你得馬上跟我回去，你聽見嗎？”他們一起走出到街上，貝萊說。

“不，我不能！你們自己還不夠吃的。不，你還是讓我自我找生路，我得自己想办法，現在我也過得不壞。”

“你得跟我回去。孩子們都望念你，愛倫天天都打听你的下落。”

“可能是的。但是我知道，她会以为我分了孩子们的口粮。并且现在我是一个拾荒的人了！你别再来哄我了。”

“無論如何！你現在得跟我回去。我受不了这痛苦啦，爸爸！”

“既然你不肯放过我，我只好求上帝給我勇气，要向你丢我的老脸了！你要晓得，我現在和人同居了，和一个女人。我在堆垃圾地方認識她的，她也和我一样，是拾荒的。原先我在那边收拾了一个角落过夜，等将来找到更好的住处。后来她邀我跟她回去，两人在一起可以少觉得冷些。于是我們便做了一对老伴。現在既然我們会到了，你要跟我回去看看我們的光景嗎？我們就住在这附近。”

他們轉进一条小巷，走进一道大門。后院有一个像倒坍的农舍似的棚子，这就是拉賽的家。它从前大概是用来堆放燃料的，底下是泥地，上面是木板做屋頂。屋頂下綑着許多繩子，晾着从垃圾堆里拾来的破布廢紙，和其他废物。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破旧的鉄爐，爐上擱着咖啡壺，正在滾沸着，悅人的香味和废物的霉臭混在一起。拉賽舒暢地伸了个懶腰。

“哎，我身子僵硬了，”他說，“并且还觉得有点怕冷。喏，这就是我的老媽媽，这是我的孩子，貝萊！”

他愉快地撫摸着他那新結合的伴侶的脸。她是一个佝僂而乾癟的老婆子，衣服又肮脏，又襤褸，脸上长着紅泡疮，大概是从垃圾堆里染来的。但是她有一双慈祥的眼睛，盖过了这一切缺憾。

“这就是貝萊嗎？”她望他說。“原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不錯，他的名字是听熟了；他是大大有名的，虽然他沒有紅头髮。”

他們定要貝萊喝一杯咖啡。

“吃的只有黃油面包，我們老年人晚上不吃別的东西，”拉賽

說。“我們睡得早，吃得太飽了就睡不好！”

“你對我們這個家有什麼意見？”拉賽問，自豪地望望周圍。“一個月房租只要四克郎，所有的家具都不花錢，媽媽和我從垃圾堆里撿來的，每一件都是，連那鐵爐子也是。我們這張床墊，並不算壞，可是有錢人便把它扔掉了。還有這張鐵床，我們撿了來，綁上一只床腳就好用。昨天媽媽又撿了那些窗簾，就挂起來用了。有些人東西多得扔不掉，這倒是我們的運氣。”

拉賽很快樂。從種種方面看來，他的日子似乎過得並不壞。老婆子伺候得很周到，仿佛是他青春時代的愛人似的。她幫他脫下皮鞋，換上拖鞋，然後又從屋角里取出一根長煙管塞進他的嘴里；他微微笑着，分明感到心滿意足。

“你看見這根煙管嗎，貝萊？媽媽積攢了錢給我買的，我連曉都不曉得；煙管這麼長，我自己沒法點火。她說我像個大主教呢！”

她給他點火的時分，拉賽不得不把身子盡往後仰。

貝萊告別出來，拉賽陪着他走出院子。

“唔，你以為怎麼樣？”他問。

“我很高興你過着這樣安樂的日子，”貝萊謙和地說。

拉賽握握他兒子的手。

“這樣我要謝謝你了。我怕你要生我的氣。你在这方面從小就是很嚴肅的。我們本來可以行個婚禮，雙方都沒有什麼阻礙。但是這要花錢，時勢又這樣艱難。至於說怕生出孩子來不合法，那倒不必担這個心了。”

貝萊雖然心頭感到很悲哀，但也不由得微笑了。

“有空再來，你永遠是受歡迎的，”拉賽說。“但是你不必要和愛倫談起，她也許看法不同。”

第三十三章

現在，無論什么事情，貝萊都不再對愛倫講了。她那冷冰冰的態度凍結了他的話。她好比冬天的太陽，只有面對着她的人才得到溫暖。貝萊對她任何要求都沒有了。他早已得到了結論：愛倫不能了解到他的性格的深處。他也已經習慣於單獨奮鬥。他變得更加嚴肅，更加剛強了。在家中，男孩因為照顧得不周到，生起病來了，女孩也不舒服，特別是在夜里，孩子們的哭聲和咳嗽使人不得安寧。愛倫一聲不響地忙着看護他們，顯着一副嚴肅而惱怒的神情。她那双富於表情的眼睛絕不和貝萊的視線接觸，但是他常常覺得她在看他。最近她身體消瘦了，這使得她越顯得俏美，而這種俏美，在貝萊看來似乎是有毒素的；有時候他寧願捐棄生命以換取這個女人的真誠而熱烈的愛撫。

貝萊對她的了解越來越少，對她時常懷着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憂慮。為孩子們生病，她歷盡了艱苦，她哄他們睡覺的時候，她的聲音中有一種瀕於絕望的意味，使他不寒而栗。有時候他會忽然想到愛倫也許會自殺，或謀殺了孩子，便立刻趕回家去。

有一天他懷着這種心情奔到家的時候，她笑盈盈地迎接他，拿出二十五个克郎放在桌子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貝萊吃驚地問。

“我中了彩票了！”她說。

最近幾天來她表現得神秘莫測，好像有什麼絕不能讓他知道的事情——原來就是為了這件事。她把最後的几个錢拿去作孤注一擲，生怕他知道。

“但是你从哪里找来的赌本呢？”他問。

“我向我的老朋友安娜借的——我們大伙兒去买。我們現在可以給孩子請医生，买藥吃，不会短少什么了。”她說。

这笔錢使爱倫起了轉变，他們的关系重新热烈地亲切起来。爱倫对他比以前更加温存，变得难舍难分。她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她的态度显示着一种悔艾之情，这使得她益發婉變温柔。她的热情又把貝萊牵系得紧紧的，甘心作家庭的囚徒。現在他又常常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来了。他把她的轉变認为是她对以前苛待他的态度表示歉意；因为現在她在这方面也有了改变；她开始关心貝萊所做的工会工作，还多方鼓励他繼續干下去。显然，她虽然看上去好像不問不聞，实际上她是不断地在注視着运动的發展的。她似乎完全改变了她的性格。本来是严刻而且自信很强的爱倫，变得既寬厚，又少主觀了，她不再对任何事情都深閉固拒，而学会了婉順屈从。总而言之，她的自以为是的思想完全消失了。

有一天傍晚，貝萊坐在鏡子面前刮臉。他已經把他所有的俊美的鬍鬚都剃掉，正在用剃刀刮光。爱倫看着他这副新的容貌發笑。

“我几乎認不得你了，”她說。

貝萊料想她会反对，因为她把鬍鬚看得重于运动。誰知她一句話不提。他弄不明白她这轉变的原因。刮过脸，貝萊站起身走到小拉賽跟前，誰知孩子吓得哭起来了。后来他穿上他的旧工衣，把头脸塗得烏黑的，到那机器厂里去。那工厂正在靠着罢工破坏分子的帮助，分日夜班开工；工人全都关在厂內不放出来，人們称之为“軟禁工人”。

鉄工厂的老板們利用他們的胜利，又做到使另一个厂也开工了。如果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所有的鋼鉄工厂都可以不用罢工工

人也能照常开工了，那时罢工工人就只好站在街上看着。但是，现在要给他们一个打击了！貝萊怀着热烈而欢悦的心情走出家门，自觉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

他乘人不觉，溜过了糾察綫，走到工厂門口。“他們都在睡覺，这些伙家！”他憤怒地想申斥他們一頓，差一点沒有把事情弄糟。他輕輕地敲門，就有人放他进去。看門人帶他去見工头，幸喜工头是一个德国人。

鑄工車間里录用了他，給他很高的工資。外加还答应等他工作了一定时期之后，再給他二十五克郎的額外獎金。

“这是犹大錢^①，”工头狞笑着說。“等工潮結束之后，你会被放在优先的地位。你当然知道，在工潮結束以前，你是不能到外面去的。如果你想带点什么給你的老婆，我們可以替你送去。”

他們帶他到一个角落里，那边地上放着稻草垫子，就是他的睡处。工厂里的工作进行得既不算好，也不算坏。工人们嘻嘻哈哈地忙一陣工作，又無所事事地閑一陣，东一群西一組地聊天，爱怎么就怎么。工头們对他們一句話都不敢說；即使委婉地劝說一言半語，也会受到工人的侮辱。他們因为厂里少不了他們，所以摆足架子，蛮横得很，并且經常表示不高兴就不干了。他們就憑着这些威胁話成为厂中的主人翁。他們有很高的工資，很好的膳食，有吃有喝。工作時間比平时短。他們不明白他們这种生活轉变的意义，一味自以为了不起了。但是从他們的脸上却看得出一种怀疑不定的神色，仿佛彼此之間互不信任。本地工人只占少数，和那些外国工人不相往来，似乎很輕蔑他們老远的来这兒渾水摸魚。

他們分三班工作，每班八小时。“啊！啊！”貝萊想，“原来这

① 犹大出賣耶穌，得了一筆錢。見“新約全書”“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至六節。这里是諷刺他賣友。

里倒是八小时工作制！我們已經到了未來的國家里了！”他來到的時候，剛巧一個工班下班，工人們亂哄哄地鬧成一窩蜂，敲敲打打，大呼小叫，又要菜，又要酒。有人搬來了一只大鐵鍋，盛滿了牛肉和馬鈴薯。貝萊加入了十個人的一組。

“吃罷，伙計，”他們說，“你餓了吧！你失業了多久才到這兒來的？”

“差不多三個月，”貝萊回答。

“那你一定餓慌了。吃點肉罷！喂，這裡多來點肉！”他們對廚師喊。“馬鈴薯你留着自己吃，我們已經吃了一輩子了！這裡是個酒池肉林，菠菜都是奶油煮的！他們答應過我們：待遇好，工作少，盡吃盡喝！瞧，我們熬到今天才算出頭，現在得到酬報了！祝你健康！喂，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喀爾生，”貝萊說。

“好，敬你一杯，喀爾生！外邊情形怎麼樣？你看見過我的老婆嗎？她是很容易認得出的：她有七個孩子，可是肚子裡一片麵包都沒有！爭工資的鬥爭進行得怎麼樣了？”

飯後他們坐下來打牌，喝酒，或者在廠裡閑蕩着，斗嘴吵架；仿佛他們都是利口毒舌，總喜歡出語傷人。“來啊，伙計，跟我們一起來賭一場，喝杯酒，”他們對貝萊說。“在這個鬼地方你有什么別的好消遣呢？難道一天能睡上十六個鐘頭嗎？”

整個工廠裡吵吵鬧鬧，活像一個大酒店。耳朵裡聽到的盡是互相謾罵。

他們可以在廠裡買酒喝，賺來的錢很快便喝掉了。“這就是他們的良心發現，”貝萊想。“本質上他們都是好同志。”

他這冒險行動似乎頗有成功的希望。一群德國人不參加酗酒喧鬧，聚集在大車間的一個角落裡自成一伙；他們到這裡來的目的

光是賺錢。

一群在角落里打牌的人爭吵起來，他們始而互相辱罵，到後來甚至罵出了“罷工破壞分子”，因此便引起暴怒，如同脓疮挤破口一般。由於他們的不名譽的身分而郁積着的羞恥和憤怒一齊爆發出來，開始用刀子或工具打架了。那些日夜駐在廠里的警察被召喚來維持秩序。有一名受了傷的鐵匠，被帶到辦公室里去給他包紮，但是並沒有抓人。此後便一切都寂靜下來。

他們經常圍着貝萊。他是新來的人，又是從外邊來的。

“外面情形怎麼樣？”這是他們常常問的話。

“外邊很好，情形比我們這兒好得多！”貝萊說。

“你說他們很好嗎？我們聽說他們快要垮了。”

“誰說的？”

“這裡的老板說的。”

“那是哄騙你們的，為了要你們留在这里。”

“你在撒謊！你說我們這裡情形不好，這是什麼意思？趕快說明白！”

“我們快要沒得做正規工作了。同志們快要勝利了，到那時他們會提出復工條件，先要把我們解雇。”

“見你的鬼！他們答應過要給我們最好的職位！”一個雄赳赳的鐵工說。“你在胡說八道！如果你知道他們快要勝利，你為什麼還進來呢？你回答我，媽的！要不是逼得沒有辦法，誰也不會進這牢房裏來的！”

“我是為了出賣同志們到這裡來的，你當然知道，”貝萊尖刻地說。“我要來看看搶別人的口糧有什麼好處！”

“這是撒謊！沒有人會這樣壞！你是在哄騙我們，渾蛋！”

“揍他一頓！”另一個人說。“他是在搗鬼。你是個特務，要不

然，你来干什么？你和外边那些傻瓜是一路的嗎？”

貝萊本想在伪装的掩护之下慢慢地进行工作，但是現在可冒火了。

“你怎么敢把好人叫做傻瓜？”貝萊憤憤地說。“你知道你們是什麼東西？你們簡直是滾在糞堆里，靠同志們的苦難搶飯吃的豬獠！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們是出賣良心賺肮脏錢的猶大！你得了多少錢？二十五克郎，呢？外边，人家却在挨飢忍餓，讓我們大家，包括你在內，将来能过到人的生活！”

“你最好閉嘴吧！”那高大的鐵工說。“你沒有老婆兒女，說得当然輕鬆！”

“你不是住在耶格斯堡街上的嗎？”貝萊問，好像打了他一拳。“也許你倒是把賺來的工錢帶給你的老婆兒女的吧？可是，為什麼他們還在鬧勞呢？昨天他們給房東趕了出來。工會照顧他們，給他們找到了一個住處，雖然他們是罷工破壞分子的家屬！”

原来这件事是貝萊亲自經手的。

“帶錢去！当然，我是要帶錢回去給他們的，活見鬼！但是过着这种地獄般的生活，錢都買酒喝了，你懂得嗎？現在先請你吃一頓苦頭再說！”

那鐵工卷起袖子，露出堅實的肌肉。他已經失去了理性，像一頭發野性的公牛一樣斜睨着貝萊。

“慢來，”一個上了些年紀的工人說着走近貝萊身邊。“我好像看見過你。你叫什麼名字，能說給我听听嗎？”

“你要我的名字嗎？可以說給你听听。我就是貝萊！”

這個名字發生了炸彈一般的作用。他好像在他們眼前閃出一道強光。那鐵工的手軟綿綿地掛了下去，滿面含羞地轉身走開了。貝萊就在他們中間了！他們拋棄了他，背叛了他，但是他現在笑盈

盈地看着他們，一点也不生气；而且他还是称他們为同志，可見他并没有看不起他們。“貝萊在这里！”他們輕輕地說，一个个的传开去；到处都有人在叫这个名字。

“天啊！貝萊到这里来了！”工人們都在蹣跚地奔走轉告。

貝萊跳上一个大鉄砧。

“大家靜下来！”他高声喊，“大家靜下来！”

整座大屋子里登时靜下来，可以听得到呼吸的声音。工头們跑过来想阻止貝萊开口。

“这里不許演說！”他們喊。

“讓他講！”那高大的鉄工威吓地說。“你們够不上封他的嘴，还差得远哩！”他捞起一个鉄錘子，站在鉄砧旁边。

“同志們！”貝萊很和气地說。“外面的人，那些和你們在一道工作过的伙計們，你們的朋友，工会会友，他們派我来問候你們。他們都在問：我們那些老同志上哪兒去了？我們和他們在一道进行过多少次斗争，和他們共过多少甘苦。难道我們可以不和他們一起进入新的时代嗎？你們的老婆和孩子也在問你們。春天到了，他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帶了野餐盒子跟爸爸到郊外去玩。”

“因为没有吃的东西！”一个微弱的声音說。

“有五万个人在忍受着这个情况，不叫一声苦！”貝萊回答說。“他們在問起你們——他們不知道你們为什么比別人要求得更多，难道你們为工会做的工作比他們做得更多嗎？或者你們是貴族老爷，不屑和他們站在一起嗎？現在外边已經是春天了，”他又显得很愉快地說，“穷人的冬天已經过完，他們要过到光輝灿烂的日子了！你們却在这里走錯了路，走进牢监里来了。你們知道外边的工人怎样称呼你們嗎？他們把你們叫做‘軟禁工人’！”

“这个名称想得倒不坏，”他們在窃窃私語，“这是他自己想出

来的。”

“他們还給我們取許多別的名字呢。”有人憤怒地說。

“唔，是有的！”貝萊笑嘻嘻地說。“不过这是因为他們餓了。你們大家都明白，人餓了就会沒有理性，所以他們要妒忌吃得飽的人。”

他們团团围着他，越挤越近。他的話刺痛了他們，但是對他們有好处。沒有人比貝萊更善于說動他們，而且同时又使他們觉得自己还是清清白白的人。那些外国工人也围攏来靜听着，想听懂一些。

貝萊突然談到他們的貧苦問題，使每一个人都想起了自己家里的無窮苦难，这才真正使他們第一次开了眼，看清楚了自己的命运。他們都詫异自己怎么居然能忍受下来，然而事实却又無可否認。他們都一边听一边点头，同意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貝萊說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战斗經驗，但是这种沉痛的音調却反应在他們身上。他精神奕奕地抱着胜利的信心，傲岸不屈地站在他們上面。慢慢地，他的声調激烈起来。他斥責他們的背信弃义，提醒他們：花了很高的代价得来的工人階級的團結已經是一种人人應該遵守的不成文法了。他用簡短而有力的話歌頌了沉睡在他們心中的工人运动。这本是老調，人人都听慣了的，不过在各人心中进入了冬眠状态，現在貝萊又使它醒来，响起了新的音調。他們像聖書上所說的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一样，显然已經忘記了他們的乡音，因此他們找不到旧路。現在貝萊来呼召他們，重寻乐园的旧梦！他看得出听众脸上的表情，因此便大声疾呼：

“你們知道还有比出卖祖国更可羞可耻的事嗎？你們到这里来就恰恰干了这件事情——出卖了祖国，出卖了自己的兄弟，老婆和兒女！你們也背叛了你們的信心，你們对伟大运动的信心！你

們也违抗了命令，为几个臭犹太錢，为几口老酒，出卖了自己！”

貝萊站在那里，左手扶着那个高大的鉄工的肩膀，右手握紧拳头高举着。他这只手好像在支持着工人，他觉得不敢讓它放下来，便繼續伸起着。人丛中起了一阵喃喃之声，一直波及到那些外国工人。他們受了大众情緒的感染，也紧张地听着，虽然他們不大听得懂丹麦話。貝萊每一次提高嗓子，他們便顛头簸脑，用胳膊互相推着，后来簡直連一动也不动，脸上現出很热心的神气，他們也完全被貝萊的話迷住了。这就是团結，就是环繞全世界的强大力量！貝萊敏銳地感觉到这股伟大的力量，身上打了一阵寒噤。他已經把他們掌握在手里了，必須趁他們来不及多想的时候便下手。好，就是現在罢！

“同志們！”他高声喊道，“我对外面的人說过，你們都是好人，都是被穷困引誘到这条邪路上来的，是一时的錯誤。我說：‘我要去把你們的朋友和同志找回来。他們是渴望回来和你們一起迎接春天的。’我代表你們說了这样的話，我說錯了嗎？”

“沒有，你沒有說錯！”他們异口同声地回答。“貝萊万岁！‘閃电’万岁！”

“那么，大家就跟我走！”

他从鉄砧上跳下来，唱着社会党的进行曲，大踏步走出車間。工人都跟了他走，毫不犹豫，毫不动摇。进行曲的节奏控制着他們；仿佛一陣和暖的春風在把他們吹向自由天地。厂門打开了，守衛的被推在旁边。他們大声唱歌，高呼口号，好像在为被禁閉了許久而报仇雪耻。貝萊率領着他們浩浩蕩蕩地打北桥街一直走到工会大厦。

第三十四章

这一下打击得很凶！资本家只得放弃了不靠工会使工厂开工的念头。为了取得全面胜利，工会立刻拿出钱来把外国工人资送回国，不让他们有徘徊瞻顾的余地。工人还欢送他们上船，同志般的高呼“乌拉！”贝莱成为时代英雄。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他的行动，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贝莱却认为这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他把全部精力投向一个新的目的。现在还没有可以高兴的理由，罢工仍然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贝莱感觉到责任还十分重大。工人还在街上闲荡，而国家的物资却在消竭下去。但是罢工并没有很快就可以解决希望。总有一天源泉要枯竭的——到那时又怎么办？

他专心致意于斗争，不因稍稍受到恭维便冲昏了头脑；他的敌人使他感觉到责任越发重大。如果这场可怕的斗争失败了，那就得怪他！他绞尽脑汁想找一个击溃敌人反抗的方法。群众仍然耐心地忍受着艰苦情况，但是还能够支持多久呢？恶意中伤的谣言纷起，有一天传说某个主持收捐的领导人卷款潜逃了，又有一天有谣言说全体工人被出卖给资本家了！总得采取措施来对付，但是该怎么办呢？

有一天，快到中午，他在去开一个会之前顺路回家去望望家里人，谁知光是两个孩子在家。

“妈妈呢？”他把小拉赛抱在膝上问。

小妹妹坐起在摇篮里自个儿玩耍。

“妈妈上街去了，”孩子回答说，“妈妈打扮得很漂亮！”

“真的嗎？”貝萊走進臥房，打開衣櫥一看。愛倫的結婚禮服沒有了。“怪事，”他想，便又逗着孩子玩。女孩伸着手要他抱；他只好把她抱起來，讓他們在兩個膝頭上一邊坐一個。女孩用手指撫摩他的上嘴唇，仿佛想說句什麼話似的。

“是呀，爸爸的鬍子落掉了，小妹妹，”小拉賽解釋說。

“對，鬍子飛走了，”貝萊說。“忽然來了一陣風，唿！把它吹走了！”

他對着鏡子作了一個苦笑——鬍子原本是他所夸耀的。隨後他和孩子一齊都笑了。

愛倫氣急匆匆地回到家里，仿佛她是奔跑回來似的。她臉色緋紅，一直紅到項頸。她大衣也不脫就走進臥房。貝萊跟了她進去。

“你怎么穿着結婚禮服？”他詫異地問。

“是的，我想改來穿，所以我穿了去給裁縫看看樣子。現在你出去管孩子罷，我就來；我只要換件衣服。”

貝萊還想耽着，但是愛倫把他推到門口。“出去，”她說着拉起衣服，蓋着胸膛。臉上的紅潮一直漲到了胸口，在嬌羞之下她是多么美艷動人啊！過了一會她才走出來，把幾張鈔票放在桌子上。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貝萊見了這許多錢奇怪得驚喊起來。

“我的運氣真好，又中了一次彩票！你的老婆本領大不大？”

她站到他背後，雙手勾住他的頸項。貝萊低下了頭，仿佛受到一下沉重的打擊。隨後他把她的手推開，轉面向着她。

“你說你又中了彩票？中了兩次嗎？同一個號碼？”

他拉長了聲音，單調地說，好像每一個字都是用力擠出來的。

“是呀，你說我是不是很能干？”

她遲疑地望着他，臉上勉強現出笑容。

“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拖长了声音說。“絕對不可能的！”

忽然他跳起身，一把揪住她的領口：

“这是謊話！你在撒謊！”他發狂似地喊叫。你要說真話！老老实實告訴我！”

他把她按在桌子上，仿佛要扼杀她似的。小拉賽哭起来了。她吃惊地望着他，眼色越来越現出恐怖。他放松了手，扭轉头，避免看見她那双充滿了死的恐怖的眼光。她并不掙扎着起来，只是一瞬不离地呆望着他，好比一只待宰杀而不知道原故的牲畜。他扶她站起来，然后走过去安慰孩子。他两手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好像小时候捏死一只小鳥的那种情况。他什么感觉都沒有，只觉得一切都可憎可厭。时势造成了这种局面，他决心一走了之。

他一面收拾东西，一面意識到她站在桌子旁边嚶嚶哭泣。他听到她的哭声，但是毫不理会。到他收拾完畢，去和孩子亲吻的时候，她突然扑向他，用她向来的那一股劲兒拦住他的去路。

“別离开我——你不能离开我！”她抽咽着說。“我只是为了我們的幸福，你又是什麼都不管。我并不怪你，不怪你，但是我們天天要吃啊！孩子……还有你……我不能眼看你們挨餓，特别是你，貝萊，我是多么爱你！这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啊！”

她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好像是一段奇怪而遙远的歌声；他沒有听出她說的話。他輕輕地把她推开，再吻了孩子一次，又摩摩自己的臉。爱倫像死人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用失魂落魄的眼光望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到他随手把門关上之后，她便暈倒在地上。

貝萊把他的行李寄放在楼下一个砑布女工屋里，自己机械地走向市中心区。他的脚步沒有声音了，更沒有回声了，他像一个梦行人似地一路走去。完全不自覺地走到工会大厦，走上楼梯，走进會議室，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低倒了头看着綠色的柏布。

工会里一般的情緒是消沉的。工会的存款几乎用光了，失業工人一天天增多，工人的自动捐献也就一天天减少。外来的援助也在很快地下降。輿論对这件事也以为做得够了，一切都有崩潰之勢，大家以为該寻求解决的途径了。将近五万个失業工人已开始受到飢餓的威胁。資本家所期待的時刻快到了；他們估計孩子哭喊面包的哀声一定会动摇工人的意志，逼使他們牺牲名誉和独立来满足兒女的飢腸。敌人的方面呢，至今还没有想求和的任何迹象。

这种情緒，在所有的罢工委员会委員的脸上都看得出来，他們集合在那兒，沉重地負担几十万人的生死禍福。誰也不敢負起全部責任，提出一个决定性的建議。照目前情况看来，在一两个礼拜之内，他們就非放弃斗争不可！那么二十五万人就是白白地挨了一场苦难。这一次受苦和失敗的結果将打击到工人的思想意識，使他們倒退許多年。但是如果資本家方面已經不能再抵抗金融界對他們所施的压力，那么，工人們如果在这时候放弃斗争，豈不是断送了一个很好的胜利机会！

最明智的打算在这兒都没有力量。現狀是被盲目的命运統治着。誰敢說他能揭开未来之幕，指示正确的道路呢？一个也没有！貝萊，这个光明的火炬，一向是毫不疑慮地給他們指示出路的人，現在却坐着打瞌睡，好像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似的！显然，艰巨的工作已把他压垮了。

秘書送报纸进来，有几处用紅鉛笔标着，他把它交給了主席。主席把标出的部分看了一会儿，便站起来念給大家听；报纸在他的手上顫动着。

“在罢工期間，可以有三四十个女工——年輕貌美的——到单身男子家里去做工，保証待遇优厚。欲知詳細情形，可到报館詢

問。”

貝萊從他的半醒半睡的狀態中跳起來，他家里的不幸現在完全明白了。

“原來他們用這一手！”他喊道。“資本家的魔手現在伸到我們的老婆身上來了，他們要把她們變成賣淫婦！我們一定要對付他們，對付他們！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最後的打擊，狠狠的打擊他們一下！”

“但是怎樣對付呢？”人家問他。

貝萊強作鎮靜，面色都蒼白了，但他的腦筋從來沒有這樣清楚過。現在必須給愛倫報仇了，必須向那些連窮人的最後一只羔羊都要奪取的人報仇！

“首先我們必須發布一個樂觀的報導，並且今天就要做這件事！”貝萊微笑着說。“我們的經費不是快要光了嗎？好，那麼我們就報導說我們的資力能夠再支持一年的鬥爭，如果有必要的話，接着我們就發動進攻。”

一個久已忘却了的舊夢，給憤怒激醒了，形成了一個決策。

“從開頭到現在我們只是在消極作戰，”他繼續說，“把忍耐作為我們的主要武器，我們放棄的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而他們所放棄的不過是奢侈享受而已。當他們打擊我們到挨飢受餓，逼得我們賣盡當光的時候，我們對他們的報復卻只是拒絕工作，不讓他們舒服享樂而已！不行！我們現在要對准他們的生命綫進攻！他們攻我們什麼地方，我們也要向他們的那個地方去還手！要打擊他們的肚子！這樣一來也許他們就會討饒了！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讓最重要的工人參加鬥爭，就是那些公共衛生和福利的工人，雖然這些公共衛生和福利我們絲毫享受不到。我們為什麼要給他們烘麵包？我們，吃不起麵包的人！我們為什麼要照顧他們的清潔？

我們，沒有办法保持清潔的人！讓我們把夜間倒馬桶的，白天掃垃圾的工人們也一齊動員起來加入戰鬥！如果這還不夠，我們就斷絕他們的煤氣和自來水！我們要把最後一個炸彈扔出去，拚一拚！”

貝萊的建議被通過了，他立刻到西橋區去找清潔工會主席，他才起身不久，正在吃中飯。他是一個很和氣的漢子，身裁矮小，眼光里顯出是個足智多謀的人。他是從產煤區來的，貝萊曾經幫過他搞好他的工會組織，知道可以靠他和他的同志們幫一把力。

“你還記得我告訴過你，你們是京城里最重要的工人嗎，拉斯·漢森？”貝萊問。

這位主席點點頭。

“我們會把這一點忘掉，那才是個蠢驢呢！不，我活著一天，我就永遠忘不了你這句話對我們這些被人看不起的人所起的作用！是你使我們對自己有了信心，是你使我們有了組織，即使我們不是最最重要的工人，仍然……”

“不，你們的確是最最重要的，現在輪到你們來證明這句話了！你們可以在今天晚上停止工作嗎？”

拉斯·漢森望著燈，一邊吃一邊想，終於回答道：

“我們和市政當局有一種類似合同的關係，要是我們罷工，他們可以處罰我們，強迫我們復工。但是如果你要這樣，我們當然照辦。同志之間總只有一條心。至於這一行動能收到什麼效果，你當然比我們更明白。”

“謝謝你，同志，”貝萊給他握了握手。“那麼事情就講定了，今晚一輛垃圾車都不放出去。還要請清道夫也罷工。”

“但是當局會派別的人來做這工作的，能做這種工作的人多得很。”

“沒有那麼便當的事，我們可以加以阻止的！”

“那就很好！這倒是對那些老爺們一個打擊。我們旁人倒無所謂，根本連吃的都沒有。……可是如果他們派軍隊來代替我們，又怎麼辦？城市的清潔工作非做不可，否則就難免發生瘟疫！”

貝萊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你聽我說，同志！你們停工的時候，把所有的鑰匙都交出去，使上頭找不到你的岔子。不過要全部裝在一隻麻袋里，弄得很亂。”

拉斯·漢森放聲大笑。

“好！這個玩笑可開得不小！”他拍着大腿說。“這樣他們就只好來找我們，因為別人決不能馬上把它們揀得出來。我親自把鑰匙送去，你看我去裝傻罷。”

貝萊又向他謝了一聲。

“你們將是整個運動的救星，”他靜靜地說。“幾萬人的眼前生活和將來的幸福都在你們手里了。”

然後他欣然笑着告辭。但是當他一個人走到路上，他的笑容便不見了，臉上顯出的却是疲乏得要死的神氣。

貝萊毫無目標地在街上漫步，一切都已安排停當，沒有什麼事情要做了。在他心裡，好像一切都沉落了，他連思想的力氣都沒有了。他一直往前走，走上一條大馬路，然後又轉進橫街。在一家麵包店里，他看見卡爾站在櫃台後面帶着笑容敏捷地伺應顧客。“應該進去問問他的生活情況，”他想，但是仍然過門不入。走過一座宿舍門口，他不由自主地抬起頭來望望。這就是他剛才來過的地方，原來又走到清潔工會主席的住所了！啊，今天要做的事已經做完了，他應該回去了，回到愛倫和孩子身邊去了！

可是，他已經沒有家了！他被拋棄了，只落得孤單一身了！不

过，他仍然走到了北桥区，自己也不知道走的是哪一条路，他走到自家門口，望着那生鏽的小信箱。他听见孩子的哭声，又听见爱倫的走动声，正在收拾，预备安歇。于是他连忙回身走开，直到转过街角才松了一口气。

他尽在这一区里打轉。头脑里空空洞洞的，每走一步都起回响。忽然他听到背后有一个听惯了的声音。是爱倫嗎？他轉过一望——什么人都沒有！大概是他的幻觉吧！但是他才一走动，这脚步声又听到了。仿佛有人要和他說話，他听得很清楚，背后有人在跟上他。他忽然站住，——可还是沒有人，在这黑漆漆的小街上，一个人也沒有。难道这个奇怪的脚步声是从他自己身上發出来的嗎？貝萊碰到了不可索解的事情，心里怦怦地跳了；極度疲劳使他麻木了。爱倫，她到底怎么样了？她那如怨如訴的哭声还縈繞在他耳朵里；諒解？他还該諒解些什么？这是为了爱，她說过。算了，別想了！他疲倦得很，沒有气力替她的行动作辯护了。

但是这些脚步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們現在和他的脚步相应和，好像是他的脚步的回响。当他在思索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在他的心底里回答他，这是那种固执得和莫尔頓一样的、即使被迫得緘口不說也还是要冲出外面来的意見。人們还要他怎样呢？难道他忍受的还不够嗎？难道他不是組織了这一次伟大的斗争、大家都惟他的馬首是瞻的貝萊嗎？但是現在，想到这件事也沒有快乐了，他不再在自己的脚步声里听得見几万同志的行进了。他陷入了彷徨，独自一人在这冷清清的街上，有了一种孤独之感。“但是，你害怕的是你自己呀！”他苦笑着想。

但是他并不願意孤独，于是他注意地听着。他現在是什么都沒有了，所有的一切都給这一場斗争断送了。現在他倒是真正和周遭的一切穷困紧紧地結合在一起了。那么，还有什么該抱怨的

呢？

他周围的这个穷人区域，給斗争和失业摧残得景况萧条，它在悲伤、饑寒和黑暗中間，显得悲惨万状！后院里有孩子的哭声，他知道是为了肚子餓；喝醉酒的丈夫們在路角上蹣跚而行，从后房或后院里响起了妇人們的哭声。天呀，这已經是个地獄了！幸而胜利快要到来！

有一个地方声音特別清楚：孩子們在哭，母亲唱着催眠歌在房里走来走去哄最小的孩子睡熟——無疑她是抱着他。声音是这样的清楚，使得貝萊抬起头来。这所公寓的窗子都沒有玻璃。

“准是房东要把他們赶走，讓他們冷不过。”他憤怒地想着便走上楼梯。

他是慣常出其不意地去帮助人家的。在那房間里，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在滿屋子里走。外边的灯光照亮了她半个身子。她掀起裙子来裹住孩子，她連內衣都沒有。房間里看不到一件家具；孩子們都睡在角落里，那母亲把她自己的衣服都給他們盖上了。

“房东拆掉了門窗，他想把我們赶出去，但是我們不肯走，我們还有什么地方好去呢？現在他要讓冷風逼走我們，像赶臭虫一样。我丈夫已經給他們逼死了。……”

她說到这里，突然認出了貝萊：

“原来是你，該死的！”她叫着。“就是你带头害他的；也許你还記得他当着你面前湊着酒瓶喝酒吧？从前他本来是一个規規矩矩的人。他們怎样把我們从聖汉斯街驅逐出来，那些居民逼着我們走，你也看見的，还記得嗎？啊，你这个劊子手！他走到什么地方你就跟到什么地方，把他像野兽一样地追赶他，磨折他，活活把他逼死！他走进酒店，人家便紛紛避开，弄得店主不得不請他离开。但是他比你更要面子。‘我染了瘟疫了！’他說，有一天早晨他就上吊

了。啊，我只想求求上帝也罰罰你！”

她欲哭無淚，聲音又枯干又啞啞。

“你不用求了，”貝萊苦楚地說，“上帝已經懲罰我了！但是我對你的丈夫毫無惡意，我每逢遇到他總是想幫助他的。我們不能不為了大眾的幸福而吃苦，現在連我自己的生活在搞得一塌胡塗了。”

他說着便流下淚來。

“那些工人們，應該讓他們看看你貝萊也在哭了，那麼他們才不會再給你歡呼了！”她憤憤地說。

“我還有十個克郎，你收下來用罷，”貝萊說着便把錢遞給她，她猶豫着不肯接受。

“你得給你的老婆和孩子維持生活的，這一定是你的罷工生活津貼。”

“我現在沒有老婆和孩子了。拿去吧？”

“天哪！你也家破人亡了嗎？難道你貝萊都保不住個家嗎？唔，唔，這也是活該，自作自受！”

貝萊話也不回就走了。幾千人的歡呼倒並不使他感到怎麼快樂，而這個婦人的不公平的判斷却使他大大地沮喪了。但是她在她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感，她攻擊他的地方，正是他攻不破的地方！他並未關心到他自己的家庭瑣事；而是公正地，真誠地為工人運動服務，並且已經領導人民走向勝利了。傷亡的人沒有權利可以侮蔑他。他自己的損失比任何人更大，他已經什麼都完蛋了！

他懷着滿心的郁悶，但卻異常沉着地走到北橋區，在一家小公寓里租了一個房間。

第三十五章

工人們所采取的最后手段，激起了全市的憤怒。輿論一下子都反過來責備工人了。報紙大發雷霆，滿版的威脅和警告。甚至連獨立的報刊也認為工人們這一行動是違反人道的。但是“工人報”卻鎮靜地指出這一事實：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的生死問題。他們準備走向極端；他們還有力量做到停止水和煤氣的供應，這是首都的商業生活的命脈。

於是，輿論就轉向資本家。總得有些讓步吧？他們到底為什麼要鬥爭？不過是一個權力問題罷了！他們要掌握支配權，要工人絕對聽命。在大資本家背後的那些金融界也覺得有些厭倦了。歸根結蒂這到底是一種代價太高的玩意兒。破壞工人的團結，如果同時也搞垮了許多企業，畢竟是沒有多大好處的。

貝萊奔走於大街小巷尋找爸爸拉賽的時候，看出了這種不滿情緒在增長。現在，這個運動已在自行發展，他可以休息一下了！一副重担子总算從他的肩頭上卸了下來。他現在要求有權利收拾收拾他的破碎了的私人生活，給那個一向為他而犧牲自己的人做一點事情。他打算和拉賽租一個寓所，和從前一樣父子倆住在一起；他想着這個計劃就感到快樂。只有拉賽的親子之愛是不會改變的；他的愛和母親的愛一樣，都是永遠真摯的。

拉賽已經不住在麵包廠街後面的那個地方了。和他同居的老婦人已在不久以前死去，跟着連拉賽也失蹤了。

貝萊到處去打聽，由於他很熟悉窮苦人，所以他很容易得到線索，終於追蹤到克利斯汀灣的附近。

在他到处探問的时候，貝萊看到許多穷苦情况，使他耽擱了一些时候。現在，当斗争快要發展到結束的时候，他到处看到貧窮匱乏，他从前的那种同情心又涌起在他心头。凡是它能够帮助的便給以帮助，憑他那股劲头，竭力給他們想办法。拉賽并没有回到“方舟”去，但是有人在街上看見过他，身上破烂不堪；至于他究竟住在什么地方，誰也不知道。

“那边商業大樓的地下室里，你去找过沒有？”那个守夜的老人問。“在这种困难的日子，有許多人住在那边。每天早上六点鐘，我去开那地下室的門，我总得叫喊几声，通知他們，免得被逮住。我一走开，他們就不声不响地跑掉了。好像听人說起过，有一个老头兒躺在里头不起身。但是我沒有听清楚，因为我耳朵里塞了棉花；干我这一行就不得不这样做，免得听到的太多了。”

他陪伴貝萊走到那个地方。

这座商業大厦，在十八世紀，原是克利斯汀灣一个大商家的府邸，面临一道运河，現在做了堆棧。地下室很深，低于运河的水平，現在空着不用。里面黑到伸手不見五指，进去很困难，空气也很坏，令人窒息。他們点了一个火，照着在各个柱子間寻找，把有人睡过的稻草堆都看过。

“这兒一个人都沒有，”那守夜人說。

貝萊喊了一声，随即听到有一个微弱的喘息声在答应他。他一直走进最深的地方，在一个牆角里找到拉賽躺在一个草荐上。

“是的，我在这兒等死呢，”拉賽喃喃地說，“我不会长久的了，老鼠已經来嗅气味了。”

潮湿的空气使他失了音。他病骨支离，神情很凄惨。但是見到貝萊，他馬上精神一振，居然能够掙扎着站起来。他們把他送到“方舟”，守夜老人把自己的房間讓給他，自己上楊生太太那兒去借

宿，因为他本来是白天睡觉，夜里守职的，所以虽然只有一张床，仍然是容易安排的。

安顿在暖和的床上，拉赛还是瑟瑟发抖；他的神智有点不大清楚。贝莱给他喝了些热啤酒，老年人需要出点汗。贝莱不时坐在床边，焦虑地望着他。拉赛闭了眼睛躺着，抖得牙齿磕着响；他几次想开口说话，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热酒对他有了点帮助，渐渐地，他那冰冷僵硬的手上居然又见了血色，话也说得出声了。

“你说今年冬天会很冷吗？”他突然侧转身子问。

“夏天已经快到了，爸爸，”贝莱回说，“但是你得盖好被，别让背脊露出来。”

“我冷得很，好像在冬天一样。我不希望再过一个冬天了。我已经冷到脊骨里了！求上帝慈悲，保佑那些航行在海上的穷人罢！”

“不必耽心他们，只管你自己快快好起来；今天有太阳，海上天气会好的。”

“那么让我也照到一点太阳罢，”拉赛颤抖地说。

“有一堵高墙挡着我们的窗子啊，爸爸，”贝莱俯身凑近他说。

“唉，我只好勉强挨过这残余的日子了。对于那守夜人倒无所谓，他夜里做事，本来不见太阳的。这是一个奇怪的职业！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有个人守护我们总是好的。”

拉赛的头很不安宁地左右摆动着。

“是啊，不然的话，就会有人在夜里来偷我们的钱了！”贝莱开玩笑地说。

“唔，是啊！”拉赛勉强笑了笑。“你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啦，孩子？”

“正在开始谈判；昨天已经开过第一次会议了。”

拉赛喉咙里格格地响着笑了一笑。

“大概那些老爷們受不住臭味了！不錯，我虽然害病，躺在那边，可是我都知道。晚上，他們进来过夜的时候把这些消息告訴我；大家談起你的計策，都要大笑。可是，你不用去开談判会嗎？”

“不，我不要当这个代表，我不願意跟他們去咬文嚼字。現在我要和你在一起，我們俩过一下快乐的日子。”

“恐怕我們大家都得不到多少快乐了，孩子！”

“你現在已經好得多了。明天，你看罢……”

“啊，不！死神是不跟人开玩笑的。我实在受不了那个地下室。”

“可是你为什么到那边去，爸爸？你知道我們家里安排好地方等着你的。”

“唔，你原諒我这个固执脾气罢，貝萊。我年紀太大，不能幫助你斗争了，我想，斗争一天沒有結束，我总不能再去加重你的負担！所以我就得自己找活路……你相信這場斗争一定会有好結果嗎？”

“是的，一定是我們得胜的，穷人的好日子就要开头了。”

“唉，可是我享不到这福气了！我这一辈子就好像在給吃人的魔鬼当差，他站在門口监工：‘今天給我工作，明天給我吃！’但是明天永远不会到来。我受过的好处全是从我們自己人得来的；一只孤苦的鳥兒还会张开翅膀来遮盖它的同伴。我也没有什么抱怨的，我过的日子虽然很苦，但是还有比我过得更苦的。女人始終待我很好。彭姐是个长舌妇，但是她的心地不坏；喀尔娜为我牺牲了她的錢財和健康，感謝上帝，她幸而死得早，沒有看見我的田地給他們收去。我也算做过一时庄主啦，現在可穷得几乎把这件事情也忘掉了！还有老丽斯，人家叫她老乞婆丽斯，她跟我同吃同床。她是活活餓死的，这么一个好人。你会相信嗎？‘吃呀，’她說，‘我們够两人吃的！’我老昏了，管自己把面包都吃光，一点都不疑心。

第二天早上她躺在我身边，已經死了。她全身沒有一點肉，只有一張皮包着枯骨。但是她真是上帝的一個天使！人們有一首歌就是唱我們的事。唉，窮人們也是彼此搶飯吃的！”

拉賽躺着沉默了好大一會，顯然是在回憶往事，以後便唱起歌來，還作出他在串院子賣唱時所表演的姿勢。貝萊按住他要他安睡，但是老人家還以為他是在對付野孩子。當他唱到關於兒子那一節的時候，他哭起來了。

“別哭，爸爸！”貝萊感憤地說，把他的額角貼着老人家的頭。“我現在又和你在一起啦！”

拉賽安靜地躺了一會，映着眼睛，把手在兒子的臉上撫摸着。

“不錯，你真的在這裡，”他有氣無力地說，“我以為你又去了。你知道嗎，貝萊？你是我一輩子的光明。你出世的時候，我年紀已經不輕了；你生下來，就好像太陽又升了起來！‘他會給我帶些什麼來？’我常常抱着你這樣問，那時你還沒有有一個水瓶那麼大。‘也許他會交運，那麼你也分得到一些福氣，’我這樣想，而且始終抱着這個信念，現在却不得不放棄了。但是我仍然活到看見你受人尊敬。你沒有發大財，這沒有關係；可是窮人都說你的好話！你為他們鬥爭，一點兒也不自私自利！現在我懂得了，我也很开心，有你這麼一個兒子！”

拉賽睡熟的時候，貝萊在沙發上躺了一會。但是他休息的時間並不長；老人睡覺就像鳥兒一樣，不時會睜開眼睛。要是他看不見兒子在床邊，他便翻來復去，迷迷胡胡地叫喊。半夜裡他會抬起頭來傾聽。貝萊便醒了。

“你要什麼，爸爸？”他站起來問。

“啊，我聽見有一個聲音，很遠，在大海的那一邊。好像有水流進深淵里去似的！但是你該回家去看看愛倫了。我相信今晚我還

不要紧，你不回去也許她要耽心的。”

“我已經托人帶信給愛倫，告訴她我今晚不回去了，”貝萊回答。

老人家用察看的眼光望着他的兒子。

“我要問你，你在家裏快樂嗎？”他問，“我覺得你們好像有點不和睦。”

“不，爸爸，很好的！”貝萊說着嗓音有點變了。

“要是這樣，就謝天謝地了！愛倫很能干，會管家，又給你生了可愛的孩子。小拉賽長得怎樣了？我很想趁我走路以前再見見他，他又是一個拉賽啊！”

“我明天一早就帶他來見你，”貝萊說。“現在你應該再睡一聽，爸爸。天還是漆黑的。”

拉賽很聽話地翻身向着牆壁。一會兒以後，他又偷偷地回頭過來看看貝萊是不是睡了；他的眼光看不遠，因此他就想站起來，但是哼了一聲又倒回床上。

“什麼事，爸爸？”貝萊馬上走到他跟前問。

“我想看看你身上有沒有蓋東西，天這麼冷！可是我這副老骨頭撐不起來了，”老人慚愧似的說。

天快亮的時候，他安穩地睡熟了，貝萊請楊生太太來陪伴老人，自己便去接小拉賽。這件事情不很容易辦，但是老人的最後願望總得讓他稱心。他知道愛倫是不肯把孩子交給陌生人的。他走進家裏，愛倫的憔悴的臉上立即閃出了亮光。她快樂到幾乎要喊出來，但是貝萊臉上的表情使她的聲音被悶住了。

“我父親快要死了，”他憂郁地說，“他想看看孩子。”

愛倫點點頭，便一聲不響地給小拉賽換衣服。這時，貝萊站在窗前望着街上，他覺得很奇怪，居然又到這裏來了。關於這個小

家庭的一切回忆一时都涌上心头，使他心软了。他很想见一见小妹妹！爱伦默默无言地带他走进臥房；孩子睡在搖籃里，圓圓的小臉异常宁靜。在这里，爱伦似乎更接近他，他觉得她的眼光在盯着他。他竭力把握住自己的勇气，走出到另外那个房間。这里已沒有他的事了，对于这个家，他已經成为陌生了！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她还在于‘那个’嗎？虽然她和他已經沒有了关系，可是这个问题还縈系在他心上；他向四周看了一轉，仿佛在寻求一些迹象。屋子里是一副寒信相，一切多余的东西全不見了。但是出現了一架鞋匠用的縫紉机，机上放着活計。“破坏罢工！”他机械地想。但这不是丢脸的事：这是他第一次見到破坏罢工的事件反而感到快乐。大概她是在做縫鞋工，看她的样子显然是工作过劳了。这倒使他感到非常快慰。

“孩子已經收拾好，可以跟你去了，”她說。

貝萊对这房間惜別似地看了一眼，問道：

“你需要些什么嗎？”

“謝謝，我自己对付得了的！”她傲然地回答。

“上礼拜六我叫人送来的錢你为什么不收？”

“我对付得了的，我只要孩子留在我身边。你記得你說过他永远不离开我嗎？”

“但是他要一个能照顧他而不使他耻辱的母亲，你記住这句话，爱伦！”

“不用你叮囑，”她苦痛地回答。

他們来到“方舟”的时候，拉賽正好醒着。“唔，真是一个十足的喀尔生！”他說。“他真是我們家里的人。你瞧，貝萊！他也有一双招風耳朵，像你小时候一样。額角上也有一縉鬚髮。他将来一定会發迹的，你看罢。我要吻吻他的小手，因为手是我們的幸福，

我們的唯一的財產。人們說整個世界都在窮人的手里，我現在很想知道這話是不是真的。如果這一回，新時代的確會到來，那我真是夠倒霉的，偏偏看不到了！”

“你看得到的，爸爸，”貝萊說，他在路上買了一份“工人報”，這時正在聚精會神地讀着。“談判進行得很順利，罷工在這兩天就可以結束。我們就可以快快活活地住在一起了。”

“不，我活不到了！死神的手爪已經抓住了我，馬上就要把我帶走了。但是如果人死後還有靈魂的話，那麼我可以在天上看着你的幸福實現，那也很好。你走過的路是很艱難的，貝萊，我拉賽不是蠢人！但是，到你有了權力之後，人家會給你一個很高的位置。那時候你可別把窮苦人忘掉！”

“那還遠着哩，爸爸。到那時候，也不會有窮人啦！”

“你說得倒是挺有把握，可是窮苦並不是容易解決的，它在我們里面已經根深蒂固了。恐怕要等到小拉賽成人之後，這事才會實現。現在你把孩子帶去罷，別讓他看見老人的死。他的臉色這麼蒼白，難道不大曬太陽嗎？”

“太陽給有錢人借了去，忘記還給我們了，”貝萊苦楚地說。

拉賽抬起了頭，彷彿在思索一個困難的問題。

“是的，是的！要想看到將來，必須有一雙好眼力，我的可不中用了。現在你可以去了，把孩子也帶了去。你不要耽誤了自己的事情。你想和死神斗智是斗不過的，無論你多麼聰明。”

他把枯萎的手在小拉賽頭上按一按，便轉過臉去向着牆壁。

貝萊請楊生太太把孩子送回去，自己留下來陪伴老人。最近幾年來他們各走各的路，會少離多；在這生離死別的時候，他想陪着他有一刻是一刻。他一邊忙着生火做飯，一邊聽老人那些凌亂無次的話。他感到像兒時那樣父子相依為命的親熱。拉賽的單調

的絮語，一種深沉的溫和的叮嚀，像大地發出來的聲音一樣，曾經在他小時灌滿了他的兩耳，當他來到城里之後，他就在許多人的生活經驗中聽到這種叮嚀聲。現在，他離開了眾人，又回到爸爸拉賽身邊。才發現這位好心的老人有着一個多么廣闊的胸襟！他一向就是衰老而疲弱的，貝萊記不得他曾有過別的形象。艱苦的勞動老早就把這窮人的青春奪走，而延長了他的老年，作為補償。但是這一種衰朽卻給了他一種超人的、做父親的能力。

他安於貧苦，沒有變成一個心地邪惡，自私自利，或胸懷狹窄的人；他的心始終充滿着溫柔仁慈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他雖然孱弱無能，却始終是一個硬漢。像天父上帝一樣，他以熱愛保育着貝萊的整個生命。如果有一天不再聽到他的嘉言慈訓，這真是很淒慘的事。他那即將永逝的靈魂在他所曾走過的道路上海繞着愈來愈大的圈子迴翔，像將要遠飛的鴿子一樣。每次稍稍恢復一點精力，他就要重新講起他的往事。

“當然我也有過快樂的時候，不過大體上說來，我這一輩子是一場沒有目標的奮鬥。我在糊里糊塗過日子的时候，一切都還算好；可是自從你出世之後，我雖然年紀已經老了，却開始不甘心安於現狀，而盼望着將來的好日子了。你好像是一個朕兆，從那時起，我精神上就沒有安靜過。我經常總是心緒不定，像那個耶路撒冷的鞋匠。仿佛有人忽然給我這個窮光蛋許了願心，答應給我過幸福的生活，從此我就老是惦念着這件事情。我們曾經被人家趕出樂園，我現在盼望的難道就是這個樂園嗎？我常常這樣想。你相信我這老傻瓜嗎？我曾夢想過有一個無憂無慮的老年生活，我夢想我的兒子和媳婦會到我的溫暖舒服的家里來探望我，我會請他們吃喝。直到最近我都沒有拋掉這種希望，始終夢想垃圾堆里撿到一筆大財。哎，我多么盼望能夠有些遺產留給你！我給你

的帮助实在太少了！”

“你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母亲，怎么还说出这样的话来？在我整个孩提时代，你始终保护着我；凡是遇到不如意事情，我总是这样想：爸爸拉赛会给我安排好的！到我长大以后，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觉得有你在帮助我。如果没有你留给我的这一份遗产，我早已什么都搞不成了！”

“唔？你真是这样想法吗？”拉赛得意洋洋地说。“你为保护穷人而做的事情，真有我的一分吗？这话你说得多么好听啊！唔，不错，你就是我的生命啊，我的孩子；我虽然是一个孱弱无能的穷汉，可是常常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力量多么大。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你却有本领去做！现在我躺在这里，连办身后事的钱都没有。你得答应我，不要为了我，给自己加上负担不起的负担。把这事交给善堂去料理罢。我一向不靠慈善救济，不过这是我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其实穷人和善堂究竟是分不开的。最近我对许多事情有了不同的看法，好在我快要死了，不然的话，我老是想得到而做不到，也是枉然。如果我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有了这些思想，我说不定会做出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来的。不过我没有你那么聪明，我可不会精打细算的干。”

到第三天早上，拉赛的情况有了转变，但是很难说是转好还是转坏。贝莱坐在他的床边看新出版的一份“工人报”，忽然注意到老人的眼睛在盯着他。

“有什么新闻？”他有气无力地问。

“谈判在进行中，”贝莱回答说，“但是很难找到一个达成协议的基础。有过好几次几乎要决裂了。”

“拖得这么长久，”拉赛失望地说，“今天我要死了，贝莱！我身子里很不安定，虽然我很想安静下来。人真是奇怪，总是想得到一

些自己所沒有的东西。我小时候，在妥梅里拉，我总喜欢繞着一个池塘跑；像个疯子一样，我以为如果我跑得快，我就能追上我自己的脚跟。现在我追上了，因为我前面有一个人，他不讓我走过，这个人就是老拉賽。他挡住了我的路，你懂得嗎？我常常想，我應該追过他前头去，但是我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已經改变了許多的世界！当大老板們宣布关厂的那天晚上，我也在他們窗下，和許許多多穷人在一起听着。大老板們喝着香檳酒，欢呼庆祝他們这一个决定；就在那时候，就在那地方，我的想法就改变了！在那堆栈的地下室里，躺着一个建筑工人，他曾亲手造起过京城里最华丽的皇宮，可是自己头上却沒有一片瓦！”

拉賽的嘴角上出現了一條新的皺紋，使他說話很吃力，但是他还不肯住口。

“你無論做什么事，千万不要相信教士，”他稍稍恢复一点精神便繼續說。“我自己动脑筋想問題，开始得太迟了，这是我的損失。他們說，我們不應該抱怨，一切东西都是从另一个东西中生出来的，这是很自然的事；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思安排好的。照他們的想法，我們應該叫我們身上的虱子給老爷們生出駿馬來。不过，我倒相信这是可能的。因為它們吃飽了穷人的血，你看，它們駕着車跑得多快！……唔，你說新社会到底会是怎么一种样式？”

“它总能對我們大家都有好处，爸爸，”貝萊哽咽着說。“使我伤心的是你享受不到了。不过，無論如何，你将有一塊好的墓地，我要給你立一塊用蓬霍尔姆石头做的墓碑，碑上还要刻字！”

“那么你就这样写：‘今天做工，明天吃飯，’”拉賽痛苦地說。

整天他都是昏昏沉沉、迷迷胡胡的躺着。到了黄昏时分，他抬头起来。

“我聽見有聲音了，是天使的歌聲嗎？”他輕輕地說，聲音是啞啞的。

“不是，這是工廠女工的孩子在哭。他們的母親馬上就要回來給他們喂奶了，那時他們就不哭了。”貝萊說。

拉賽嘆了一口氣。

“要是她們整天做工，奶水准不會好。人家說有錢人喝十二克郎，十五克郎一瓶的酒。這就是他們奪去了孩子們的奶，把它變成了高貴的酒！”

他說話的聲音很小，貝萊不得不低倒了頭去聽。

“我們本來是手牽着手一起走的，我的孩子，可是各人的路卻不同。你走的是青年的一條，拉賽呢……不過你也給了我不少的快乐！”

於是，這個可珍可貴的火炬——永遠以善良的光照着貝萊經歷一切變遷的火炬——就這樣熄滅了。好像神靈已經離開了貝萊，生命立刻墮入空虛，他只落得孤伶伶地坐在椅子上。他整夜一動也不動，坐在遺體旁邊，兩眼茫然地看着這不可思議的生死之謎；同時他的思想却在向死者輕輕地訴說他的一切。貝萊自己也像死了似的一動不動，直到早晨楊生太太進來打聽情況。

這時貝萊才驚醒過來，出去張羅必辦的事情。

第三十六章

禮拜六的中午，有消息說勞資協議已經簽了字，大罷工結束了。這個謠言飛快地傳遍了首都，簡直無處不聽到。

“你聽見了沒有？你聽見了沒有？講和了！”

旁人們又忙碌起來；他們不再悶在家里，都走到外面來，憔悴的臉上照滿了陽光。婦女們拿出籃子，派孩子去買些東西過禮拜日，因為伙食店現在肯賒一些東西給他們了。人們有說有笑的，都在預支一點快樂！夏天已經到了，積壓着等人去做的工作多得很，現在他們才真正可以熱心工作了。消息一家家的傳開去，聽到的人立刻丟下手里的工作，跑出去告訴別人。誰也不表示懷疑——他們很願意相信！

到傍晚，“工人報”出了一張號外，証實了這個消息。啊，這一回終於是千真萬確的了！況且，這還是一場勝利；工人組織的權利得到了承認，政府受到了教育，終於不能不尊重工人的政治地位，從此就不能再壓迫他們了。其餘的一律照舊，承認現狀。

“想想看，他們居然尊重我們了，他們不能不承認現狀了！”

他們笑逐顏開地慶幸這個“保持現狀”，雖然并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男人都在街上走動；他們成群結隊地前往自己的工會，去等命令并探聽勝利的詳細情形。從工人的臉色上，看不出是他們得了勝利；因為他們的臉色憂郁慣了，一時還不容易開朗。

院子里，在樓梯上，到處都有人在高興地談話。又可以有工做了，光榮的工作，美好的工作，它給人們有吃，有喝，還可以有些穿的。還有，它使家庭和睦！現在不必再對着空盆空碗嘔氣吵嘴了，只要能精打細算，勤苦持家，就可以夠開支了。今天晚上，爸爸可以吃到豬肉，明天也許還可以到郊外去舉行野餐；至少，很快就可以把當了的東西贖回來！趁冬天還沒有到來，把它們晒晒，等到冬天再當掉！

人們因勞資協議成功，從此可以恢復和平生活，一時竟高興得忘了要求新的改變。貝萊參加了談判結束的那一次會議，爸爸拉

賽安葬后，他又能自由行动了。傍晚的时候，他在貧民区到处踰躓，和穷人同乐；他既然在穷人的艰苦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也应该分享他们的快乐。他从北桥区沿着湖边走向西桥区，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在毗連西桥区的巷子里，工人的家屬都在大門外，坐在屋檐下和人行道上，光着头在暮色蒼茫中坐着，有聊天的，有抽烟的，有喝飲料的。这是第一个暖热的晚上，天是碧蓝的，街道的尽头，黑暗中浮着蒙蒙紫气。人人都有一种狂放的气象，快乐使他們越出了平时的范围，他們指手划脚地，說話也有点像喝醉酒的人了。这些在困苦时候躲藏起来的人家，現在又可以露脸了。他們仍然是衣裳襤褸，但是現在沒有关系了。他們現出得意洋洋的脸色，因为他們居然熬过了这场斗争，沒有向人告帮求助；至于过去所受的千辛万苦，現在已經置諸脑后了。

貝萊走到了煤气厂附近海港旁边的空地上，他想去看看“方舟”里的那些老朋友。在已成黑夜的东边天空中，一大塊“方舟”輝煌地聳起着，因为有殷紅的夕陽照着它。在这座建筑物缺口上空，繚繞着一团水蒸汽的輕烟，像在黑暗的天空投了一个影子。貝萊一边走，一边望着这些白蒙蒙的烟霧；这是住在里边的人呼出来的浊气，腐烂的东西和劣等燃料散發出来的烟气。現在必須趁这次胜利好好地把这些貧民窟来一次大扫除了。他眼前浮現了許多小型的工人住宅，每家都有小花园和草坪。这才是做完一天工作后回去休息的好地方！

他觉得“方舟”上空的烟霧好像越来越浓了。难道是因为心上想着念头，眼里看見的就显得夸大了嗎？他站住望了一会，随即便拔脚狂奔。原来他看見烟霧中窜起了一道紅光，閃耀了一会兒，便不見了；接着又有一蓬新的黑烟冲上来，瀰漫在房屋的上空。

貝萊跑过那些倉庫，跑过长桥。他对“方舟”的情形非常熟悉，

这么一座大楼，除了那隧洞似的門廊之外，沒有别的出路。上楼下楼，只靠一架木楼梯。还得走过那些漫长的过道！他一边跑，一边好像清清楚楚地看見大楼里的情况，心里就在想着救助的办法。消防队当然是馬上会有人去通知的，但是他們需要一会儿工夫才能到来，而現在是一分鐘都不能耽擱的时候！如果木楼梯烧断，大門口_的过道又被堵塞，那么住在里面的人便得全都葬身火窟了。“方舟”是連一架太平梯子都沒有的。

“方舟”門前站着一群丧魂落魄的人，都在乱哄哄地叫喊。

“貝萊来了！”有人喊了一声。登时大家都靜下来，一齐回头来看他。

“赶快去把教养院的太平梯搬来！”他一边跑一边对几个人喊，自己就奔进了那隧洞似的門廊。

从过道里一直到楼下，“方舟”里那些居民惊惶地奔逃着，有的手上抱着孩子，有的拿着一些随手搶救出来的不值錢的东西。在一个严冬中破坏之余的断残楼梯，已經全部着火，火势正在向上延烧。貝萊想打这火烧的梯子上跑上去，可是沒有成功。楼上的人都俯凭在窗口，發疯似的向下望着。他們几次三番跑到楼梯口，想冲下楼，可是立刻又惊叫着退了回去。

楊生太太站在她的三楼窗口哭喊，手里搀着她的孙女和那工厂女工的兒子小保祿。安妮的女兒睜着一双跟她母亲相似的又深又好奇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在窗口里望着。

“別害怕，”貝萊对那老妇人喊，“我們就来救你！”

小保祿看見了貝萊，便掙脫老妇人的手，跑出走廊，往楼下便跳。他在地上躺了一刻兒，翻了几个身，然后像閃电似的打貝萊身边跑出街上去了。

貝萊派几个人到过道里去查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出来了。“把

关着的房門都打开来看看，”他說，“可能还有孩子或病人在里面！”

二楼三楼的居民都在火烧着木楼梯之前逃出来了。

貝萊跑上屋內的大楼梯，想到頂層去救那些住在閣樓里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住在頂樓过道两旁的人。

“你过不去了，”拾荒的老头兒說，“畢勃曼的那間閣樓全都着火了！我們这兒已經沒有人了，但求上帝保佑那边的那些人吧！”

貝萊仍然想設法走上閣樓去，但是終于还不得不退回来。

人們搬来了太平梯，很費劲地抬进屋子里，刚刚把它豎起。木楼梯已在毀塌中，到处都在飞落焚余的木塊。整座房屋随时都会倒塌下来。但是現在沒有時間讓你顧慮自己。浓烟正在从温斯列夫的过道里冒出来，瀰漫了一院子，必須赶快搶救了。

“准是这疯子放的火！”扶着梯子讓貝萊爬上去的工人們議論着。

梯子只能搭到二楼，但是貝萊拋了一根繩子給楊生太太，她接过繩子，把一头拴在窗框上，这样貝萊就可以爬上去。他利用这繩子先把孩子縋下来，然后再把那老妇人縋下，由他的同志們在底下接住。

火烟熏着他的眼睛和喉嚨，差一点不能呼气。他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周围一片可怕的哭喊声。

头頂上有一个女人在叫。

“啊，貝萊，救救我！”她哀求着，声音都几乎窒息了。

这就是那个靦腆的縫紉女工，她已搬到这边来了。貝萊听得出她的热情的声音。“她是爱我的，”他心里一閃，觉得很高兴。

“接住繩子，縛牢在窗框上，我就上来救你！”他对她喊着，把繩子的一头抛上四楼。但是就在这一霎間，听到一声惨叫，一团黑黑的东西从他头頂上掉下去，声音重浊地跌在石板上。一蓬火舌仿

佛追赶她似的从窗里迸出来，随即又缩了回去。

貝萊攀在窗樞上發了一陣呆；這真是太可怕了。她那溫柔的聲音豈不是還在他的心靈上响着嗎？跟着屋梁嘩啦的一聲垮下來了，掀起了一蓬火灰，窒息着他的喉嚨。

“趕快下來，”底下的人都在叫喊，“梯子着火了！”

一陣連續不斷的警鐘聲在响過來，他知道消防隊到了。

但是在亂閩閩的喧鬧聲中，貝萊還聽到一個細弱的，時作時息的聲音。他一跳又跳回到楊生太太房裡，立定了傾聽；聽到隔壁有一個嬰兒在哭，而隔壁那些房間都是在屋子中間那個過道裡開門的。聽到這個聲音，眼睜睜地站在那兒沒有法子去救，實在可怕。只隔着一堵牆，可是兩邊都走不通。下面院子裡，人們都在着急地叫他。該趁早下來啦！可是他還站着不動，好像給孩子的哭聲鎖在那里似的。他憤怒到不顧一切，使勁用肩頭去撞那該死的夾牆，拼着把自己撞傷。可是那牆居然有點鬆動了！他再用足氣力撞一下，終於撞開了一個窟窿！

一股令人窒息的熱氣和煙霧對着他沖來；他只好屏住呼吸，用手掩著臉前進。一個嬰兒躺在搖籃裡。貝萊奔過去把他抱起來，摸索著走回牆邊。火現在得到通風，驟然旺了起來，向他卷撲過來，使他幾乎站不穩。火撲到他臉上，好像一條飢渴的牛舌頭在舐他。火的咆哮聲緊追在他背後。他半窒息地覓路走到窗口，想向下面叫喊，但是竟叫不响了，喉嚨裡只迸出了一個啞啞的細聲。

他就这样抱著一個孩子站在那兒，只好等死了！但是還不要緊，他已經沖過了夾牆。火在背後燒過來，楊生太太的房門上燒了一個小洞，這就使火焰得了通風助虐的機會。那洞一下子便燒大了，火舌從裡頭凶惡地竄出來，好像有兩具風箱在扇火似的。光滑的門板上，有許多幾乎看不見的小火星在到處流竄，再一會兒，整

个房門便会全部变成烈焰了。貝萊的衣服已經發出焦味，两手干得像腐烂的木头一样，又觉得背后的头髮好像都在鬆縮起来。下面的人还在叫他。但是这一切都沒有关系，不过他的头受了火烤烟燻，觉得非常昏沉。他觉得快要倒下去了。这孩子还活着嗎？他想。但是他不敢看他；他已經把衣服护住了他的小臉。

他攀紧窗檻，把临死的一切思想却放在爱倫和孩子身上。为什么他不和他們在一起？什么事情使他抛掉她們？他現在却回忆不起来，如果現在不是一切都要完蛋了，他准已赶回家去逗小拉賽玩兒了。但是現在他已逃不过死，再一霎时，就会悶倒了，甚至不必等火来烧他。这样他倒也有一点引为滿意的地方，仿佛和什么人开了一次玩笑。

忽然，在他的快要昏蒙的眼光前現出了一个东西，使他起死回生了。原来是一架太平梯的頂端，一个消防員从烟霧中鑽出来，夺过孩子遞了下去。貝萊正在想應該自己离开那地方，但是不等他走动，一个消防員已經揪住他的領口，带着他下梯子了。

消防員給他躺在一张担架床上，新鮮空气使他回复了知觉，他从担架床上跳起来，兴奋地向周围张望。这时众人都高兴得鼓掌欢呼。楊生太太从人丛中挤到貝萊面前：

“貝萊！”她哭着喊道，“啊！你还活着，貝萊！”

“当然活着，不用这样哭啊！”

“啊，我們以为你出不来了。瞧你这样子多么难看啊，可怜的孩子！”

她送他到一个工人家里，帮他收拾整理。当他照了一下鏡子，他才明白。原来他已經失去了他的本来面目，烟和灰烬炙进了他的皮膚，一时洗都洗不掉。面頰下給烧灼了一大块，他去找一个消防員給敷上些药膏。

“你得重新再长一副眉毛出来啦，”消防員說，“你真正給火烧过了。”

“消防車为什么来得这样慢？”貝萊問。

“慢！接到警報不到十分鐘就来了！我們是八點鐘得到通知的，現在才八點半。”

貝萊迷惘到啞口無言。他覺得在這時間內發生了這許多事情，好像已經過了大半夜。誰知道才只有半小時！在這半小時內，他從死里救活了几個人，也看見有人送了命。他自己也險些燒死，離鬼門關真是間不容髮！想到這一切事情，心里還留有余悸；他握起拳頭的時候，手上的皮膚都裂開了，身上的衣服也有一股焦臭。

院子里，消防員還在不停地工作。有的站在救火梯上向熊熊烈焰澆水，有的沖進屋子里去察看房間；不時有消防員抬着一具燒成了焦炭的屍體出來。“方舟”里的居民可以進封鎖綫去認屍。他們哭哭啼啼地在人叢中穿來穿去，找尋親人，警察還沒有辦法統計或了解有多少人沒有逃出。

忽然大家都抬眼看着大樓前部的還沒有給火烧到的屋頂上。瘋子溫斯列夫站在那裡吹笛子；火爆聲輕一些的時候，人們听得見他的瘋狂的音樂。

“听呀！听呀！他也在吹進行曲呢！”他們喊。

果然，他在吹社會民主黨進行曲，但是混合着他自己編的調子，所以這支名曲在他的笛子上發出了荒唐的音調。

消防員豎起一架梯子，躍上屋頂去救他，但是他看見他們便往後跑，跑到無路可走的地方，他便縱身跳進了火海。

菜場上和運河兩岸都擠滿了人，肩摩踵接地站在那裡看火烧的“方舟”。几百年來的肮脏，霉朽和窮困全給一把火烧掉了。火勢多么猛烈啊！由于工人得了勝利，群眾的兴致很高；這天夜里任

何人都不想睡覺，這場大火恰好當作焰火，為慶祝窮人的勝利而大放光彩。大家“啊，啊，”地贊嘆不絕，或者模仿火舌的飛爆聲，每逢一蓬火頭冒起來或是一片屋頂坍下去，大家便熱烈地鼓掌。

貝萊在人叢中走來走去，把那些失魂落魄的“方舟”居民集中在教養所門口，讓他們的親人來找。這些人都哭哭啼啼的，沒有辦法安慰他們，讓他們靜下來。啊！這個“方舟”，——多少窮人的親熱的栖身所——現在已經燒得精光了。

“不要難過，”貝萊安慰他們說，“現在暫時由慈善機關安排你們過夜，以後你們就可以住到好宿舍，樣樣都是又新又清潔的。至於你們的家具什物，也不用為這些東西哭泣，我會給你們募捐，你們會得到比以前更好的東西。”

但是他們仍然哭個不止，他們像無路投奔的野獸一樣，唉聲嘆氣，徬徨無定，因為作為他們的安樂窩的林藪燒掉了。這個城市的其餘部分對他們有什麼關係？那並不是他們住的地方。可以說他們在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安身之處了！隨時隨刻都有人從貝萊身邊走開，望火場上走去，像老馬掙扎着要跑回火燒了的馬廐似的。貝萊的安慰他們是白費勁的，因為他們是另外一族人，他們是一個特殊種族的人。在“方舟”的黑暗而深不可測的肚子里，他們創造了一個窮人的世界，在他們的無牽無累的生活中，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是幸福而豐富多采的。可是這一切現在全都燒成一片灰燼了！這無情的烈火是不肯和解的，任何方法都阻止不了它的摧枯拉朽的炎威。

火焰拉下大幅大幅的糊壁花紙，才燒得半焦便飄到街上。這些紙是一層一層地裱糊上去的，五顏六色，還有種種花紋，一層隱隱透過另一層，形成了奇形怪狀的圖畫。這些花紙的反面有一層好像是凝結起來的血斑，這是煙囪角落里的蟲豸世界的余燼，它們

曾使小孩夜間做噩夢，它們琵琶形的身体吸了不知多少旁人的血。現在“方舟”想必連地基都燒熱了，因為老鼠已經在開始搬家。它們彎彎曲曲的排成長隊，從門廊里，從賣舊貨的地下室里，由白天常出來搜垃圾箱的獼皮公鼠帶頭逃出來。看熱鬧的人見了，一陣吆喝，把它們趕了回去。

將近十點鐘，火勢顯然已大大減弱，清除火場的工作可以開始了。看熱鬧的人紛紛散去，對於火熄得這樣快，不免有點失望。“方舟”已經成為陳迹了。這麼一座大建築，剩下的不過一堆焦炭而已。

貝萊把楊生太太和她的小孫女帶到他的寓所去過夜。這位老太太一路哭着，只怕被收容進善堂里去，後來聽說帶她上貝萊住的地方，她才放了心。

在高橋上，他們遇到罷工後復工的清潔車，車上用青枝綠葉扎着彩，還插上幾面小國旗。

第三十七章

下一天早晨，陽光朗照，天際無雲，真是一個美好的禮拜日。這個早晨，使人想起這是復活節，有人在唱復活節聖詩，到處都是耶穌復活的莊嚴氣象。“工人報”發表了長篇社論來慶祝這個日子，祝賀前途光明，並邀請工人同志下午到郊外公有林去開大會。整個上午，人人都是忙忙碌碌的：整理衣服，收拾干糧，預備飲料。左鄰右舍，互相幫忙，家家都有人上樓下樓，進進出出，有的向別人借東西，有的借東西給別人。

這個大會，不但為了慶祝勝利，同時還要舉行示威，這是非常

明显的。讓全世界看看資本家停工关厂怎样反而加强了工人的团结。所以必須全体参加，沒有例外，服装也要尽可能的整齐。下午，人們川流不息地从四面八方走向工会大厦；可以說全市的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从大院子一直到馬路上，各行各業的工人都在本工会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一切都是事先布置好的，一切都按照計劃进行；由搞慣群众运动的人担任調度。秩序井井有条，人人都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子。这个仪式是貝萊和斯多尔倍策划的，他們亲自逐队去巡視指导。

男人是容易处理的，但是妇女和兒童却誤会了通告的意义。他們本該直接到公有林去的，誰知他們却提壶挈榼地都到这里来了。他們挤满了两旁的人行道；当游行的队伍走动时，他們也跟了队伍一起走。他們也参加过斗争，所以也应当在这里，和他們的丈夫，他們的父亲一同游行。因此，这就成为加倍大的示威游行。誰看見过这样大規模的游行嗎？

沒有，这京城里从来沒有看見过这样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它像一条蜿蜒前进的大蟒蛇，头已經到了街尾，身子还蟠曲着。但是前面出了什么事啦？原来带头的人走錯了方向：他們沒有依照警察局的命令一直往公有林，而走向市区去了。这可不行！这是会和警察發生冲突的！快把貝萊找来糾正游行路綫！但是貝萊在哪里呢？他不是帶領着队伍走在前头嗎？原来是他自己走錯了方向！那就沒得話說了！但是他在作什么打算呢？

貝萊走在最前列，掌大旗的人旁边。他什么也沒看見，沒听到，他那晶亮的眼光在群众头上巡睃着。他那火炙烟熏的皮膚还是黑黑的，他的手在褪皮，他的头髮和鬍髭似乎剃成奇形怪状，臉上給火烧伤的地方，皮膚都皺了起来。他心里只知道一件事情：五

万人的一致步伐！这种行进，他在孩子时代便已经梦想到了。每当他的头倒在枕上的时候，他耳朵里便听到这种行进的喧声，像海潮汹涌。这是上帝选民的伟大游行，而现在是在领导着他们走向乐园和福地。这条路如果不通过京城，还该通过什么地方呢？

在北城根，一队骑马的警察拦住了往市中心的去路。他们拦住了整个路面，马屁股对着游行队伍，赶马向后退，使队伍改变路向。但是警察被挤开了，人流一路向前；什么也挡他们不住。

队伍很困难地走过市中心，像一大块粘胶一样，引伸得很慢，谁也无法阻止。它以一种沉静力量推进着。谁敢下令来干涉它呢？警察只好像护衛的狗一样跟在后面。两旁人行道上，市民站在墙脚下，有的喝采欢呼，有的譏諷嘲笑。这里头有朋友也有敌人。高楼上，那些大玻璃窗里，站着衣服华丽的太太和绅士们，用手持的眼镜看着游行队伍，脸上一半是鄙视，一半是不安的微笑。这些衣衫襤褸的，看不入眼的穷鬼，怎么突然从暗角落里爬出来，占据了城里的大马路？资本家站在透明的抽花窗帘后面喃喃地说：这是一种多么新奇的游行？他们既然已经得到宽大，还不乖乖地回去复工，却自鸣得意，示起威来，好像要显显他们人数之多，哼，你看，他们都已经都餓瘋了！

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种很奇特的游行。如果他们想拿实例来证明他们所遭受是多么惨酷，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他们身上全都带着战斗的痕迹——脸色苍白，精神萎靡，衣裳破烂；他们最好的衣服还挂在当铺里，今天穿的是打了许多补绽的。飢餓使他们的脸失形褪色。这些人，与其说是一群为自己和后代争取幸福的活人，毋宁说是一群刚刚卸下人世重负而走进灵魂世界的鬼。这算是胜利者的队伍吗？走起路来全是一瘸一跛的！一群断了翅膀的鸟，还想飞！他们飞得到哪里去呢？

“我們要走往幸福的地方！”一个歌咏队唱起歌来。

这塊幸福的地方在那兒？你們中間有誰亲眼看見过？恐怕是因为餓極了，做出来的荒唐梦吧？朋友，先去好好地吃一頓飽，我們再談罢！那边有的是什麼？是把你們弄成这个样子、使你們餓極了的血液狂沸的貧乏空虛呢，还是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你們所謂新世界的开端呢？还是把你們送进奴隶世界去的永恒的咒詛？

他們的步伐响出一种特殊的节奏，掩沒了其他一切的声音。它好像在說：“我們是富有的，虽然看上去很穷！我們花了四百万克郎进行斗争，由于停工，我們还損失了两千万！我們从黑暗中出来，走向光明，無論什么都阻止不住我們。我們的后面是飢餓和貧穷，愚昧和奴役，我們的前面却有着幸福的生活，有着如初升的朝陽一般的自由！从現在起，一个新的时代誕生了；我們是它的年青的力量，我們要为千千万万人家要求統治权！少数人当权已經够了！”

尽管他們还得忍着創痛，——因为大家走路都还有点跛——他們却不厭不倦地向前行进。現在他們为什么还要怀疑呢？

听呀，他們在唱歌呢！粗哑的声音从五万人的嗓子里發出来，这些声音好像生了锈，也好像是初次唱出来。这是一个新的乐器，不过还没有經乐师梭准音調，發出的乐声是走板的！但是这歌声在队伍中此起彼伏地按着节奏响着，使整个队伍像一个人似地行进。大家的眼睛都閃着亮光，因为他們意識到他們人多势大！所以歌声就更加响亮，像波涛似的在屋頂上翻滾过去：

“弟兄們，天快亮了！……”

現在你敢碰一碰他們里面最怯弱的一个嗎？他已經有了醉汉似的大力气；他已自己覺得壮大起来，相信自己能够做出大事業来了。这里沒有散漫孤立的分子，这里有的是一股打成一片的洪流。

你只要对其中的一个碰一碰，群众的全部力量就会集中在你身上。被碰的人不考虑后果，被命运驱使着行动，好像他所从属的那个大会团体替他担负一切责任，并且为他制定法律似的。

能够走在队伍里，并且执掌大旗，这是很高兴的事，即使看着也够叫人精神抖擞了。

工人的老婆儿女也在路边跟着队伍一起走。有时离开行列，看看雄壮的队伍经过，然后再抄小路走到前头去，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如果站住在十字路口等大队走过，那就得好几小时才看得完。一，二！一，二！整齐的步伐在你脑子里响着，好像永远不会停止！

一个工会才走过，又一个工会接着来了。钢铁工会的队伍由大汉孟克带头掌旗，这就是敲三下大铁筒，号召四万五千工人起来争取工会权利的那个家伙！大家高呼孟克万岁！接着是油漆工人，印刷工人，手套工人，铜铁器工人，鞣木工人，皮革工人，和一群打绑腿的海员。最后的这一队由爱哭的彼得带头，就是那个貌似文弱的大力士！接着是铜匠，码头工人，木工，面包师和造车工人！还有，这些人算是什么？哦，原来是铸铜工人，他们后面是窑灰工人，制漆工人和金銀細工！哦，这又是什么？原来是淘砂工人！裁缝和鞋匠是一眼就认得出来的；喏，不說假話，拖鞋工人一定就紧跟在他们后面，他们也得参加游行啊！再后就是镀金工人，硝皮工人，紡織工人，卷烟工人，还有銼刀工人，砌砖工人，模型工人，箍桶工人，釘書工人，造船工人和細木工人！怎么，簡直走不完嗎？又来了，玻璃装配工人，快给他们让路！你別笑，他们全都是手艺人，也该来壮壮声势。接着是煤气工人，自来水工人，还有家具工人，他们和走在前面的铁器工人一样，跨着八字脚走路，好像向前面的人学习似的。跟着是象牙雕刻工人，这些是毛刷工人，他们戴着眼

鏡，鼻子下面也長出了毛刷——當然是指年紀老大的那些。最後，隊伍总算過完了，可是後面還跟了一大群野孩子。不過這些小流氓也是工人階級，他們是送牛奶的。他們後面是女工。新的隊伍又開始了：有鋼琴工人，面粉廠工人，鞍具工人，彩札工人——一眼望去，全是旗幟！這個世界是多么偉大，多么光怪陸離啊！人類想出了多少行業，所以就不愁沒有事情干！啊，建築工人來了，帶頭的全是老將，從工人運動開始就參加的！瞧，斯多爾倍老丈的腳步多么穩健！還有鋪瓦工人，由那“耍把戲的”領隊，他們看上去好像很不習慣在地面上走路似的！又有一批來了，鋸木工人，釀酒工人，裝椅墊工人，他們的工資一年比一年減少，以致到大鬥爭開始的時候，賺的錢不及十年前的一半，你看，現在他們的樣子是多么喜氣洋洋了！現在他們的菜園裏面又有儲存的東西了。那些面色蒼白的是紡織女工，她們沒有旗子，一小時八歐勒的工資，她們連旗都買不起。最後是“工人報”的寥寥可數的女職員。天呀，她們的樣子是多么疲勞。她們上下樓梯跑得太多，兩條腿像拖着鉛球一樣重。每人手上拿着一卷報紙，作為她們的行業的標志。

一，二！一，二！他們踏着沉着而均勻的腳步前進。上哪兒去？貝萊帶他們上哪兒就是哪兒。“兄弟們，天快亮了！”這句歌詞此起彼起，一唱再唱，一段才靜下來，另一段便接上去。從小街小巷裏還涌出許多人來加入遊行，這些瑟瑟縮縮的家伙，都是違背了自己的良心，在戰鬥中犯了錯誤，至今抬不起頭來的人。但是他們也睜大了眼睛跟在隊伍後面走，自言自語地造出種種理由來給自己辯解。

人行道上站着一個青年，他躲在一群婦女背後，只伸出一個頭。他在鬥爭中曾背叛過他的同業，現在他的工會的队伍來了。一種悔改的心把他帶到這裏來。他的同業的腳步聲吸引了他，使他

忘掉一切，不由得也跟了队伍行进。在他的想像中，他以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驕傲地歌唱着胜利。忽然跑出几个同志，把他拖进队伍，高高举起，边走边喊：“胜利品，胜利品！”只可惜没有办法把他釘在一根竿子上，擎起来示众！

貝萊始終在前头，和孟克并排走。他态度沉靜，面带笑容，但是內心里却有一种馴服不住的豪气；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刚强过。警察在人行道上，緘默而示威地，一步一步跟着他走。他领导队伍一直穿过新皇家广场。群众忽然一惊：原来貝萊要带他的队伍到阿馬連堡皇宫前去示威！誰也没有料到他这一著。但是警察显得比較机敏：通往皇宫的街道上全都有军队布防着。

队伍逐渐地占满了整个广场；一百五十个工会，各自揮揚着它自己的旗徽，真是洋洋大观！在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所鼓舞而成立的各个工会队伍的上空，飄揚的是紅旗，其中也还有许多丹麦旗帜，蓝，紅，白三色的帮会旗帜。这些都屬於旧式的行会，逐渐地参加了工人运动的。比所有的旗帜都揚得高些的是一面粉粉工会的旗，它很古老了，几乎有二百年的历史了！这面旗上有几个古怪的字，那是丹麦第一代世袭国王御名的花押字。

但是真正的大纛旗——领导工人运动走过最初一段困难时期的国际紅旗——却不在这里。老年人当然一看见就会認得它，青年人也听到过关于它的許多故事。如果它还存在，那一定是好好地收藏着——它对官厅的刺激性太大了，竟好像斗牛用的紅布。

正当大家站着观望的时候，这面大紅旗突然升了起来，虽然已經磨損和破裂，但是顏色还非常鮮明。貝萊站在一輛馬車的車頂上，庄严地高擎着它。大家一时都惊呆了，但他們随即狂風暴雨似的欢呼起来。他們向这面友爱的旗子，像血一般紅的国际标志致敬！何况擎着它的又是貝萊的給火灼伤了的手，貝萊，这个好同

志，他曾从火里救出了孩子，他曾领导同志们取得了胜利！

貝萊像一个大孩子似的站在那里，笑逐颜开。他本想对大家说几句话，但是他的原有的宏亮声音还没有恢复。所以他只是把旗子慢慢地向他们挥动，仿佛在主持宣誓似的。他静静地，不声不响地挥动红旗。这是他多年来的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

警察向人丛中冲进来，但是红旗忽然不见了；孟克手里擎着一个空旗竿，正在挂上他的工会的会旗。

“赶快把这些人带到别处去，不然的话，出了事就得你负责！”警官恶狠狠地说。

貝萊正眼望着他。“他真会把我关进牢监去，要是他有这胆量的话，”他这样想，于是他又开动他的队伍。

在公有林里，万头攒动，远远望去宛似一片黑沉沉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场子里有好几座讲台，每一座的四周都围着许多人，听领导们讲说这个日子的重大意义；但是大部分的工人今天都不大愿意挤在讲台边的人堆中。在饱受艰苦之后，他们想放下忧虑，尽情快乐一下，或者在草地上竖蜻蜓，或者扮一会儿小丑。人们东一堆西一群地分散在大森林中，吃吃玩玩。男人们脱去上衣，互相摔跤斗力，或者转着圈子，像儿童时代做游戏一样。谈话少，笑声多；如果有人谈起正经事，马上便被俏皮话压了下去。今天谁都不再严肃了！

貝萊在人丛中漫步着，享受这喧嚣活泼的乐趣，同时在寻找楊生太太和她的孙女——她们约好了带着野炊篮子来和他碰头的。但是他内心里感到郁闷，所以很为沉默。他现在如果和自己的家眷躺在草地上，吃黄油面包和煮鸡子，或者让小拉赛骑在肩头上到处跑跑，那该多么快乐！但是尽想这些事有什么用处？已经沒有

和爱倫重归于好的办法了。他們之間的关系已無可补救了！最舍不得的就是小拉賽；他必須想法使爱倫願意把这孩子交給他；如果用法律去爭取孩子，他是不願意的。

斯多尔倍全家坐成一个大圓圈，正在草地上进餐；兒子，媳婦和孩子全都到齐了，只少了貝萊一家。

“来，一起吃！”斯多尔倍說，“要不然，你这一天太长了。”

“是啊，”斯多尔倍太太喊道，“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你和爱倫鬧别扭，可不能叫我們跟着受罪呀！”

他們还不知道貝萊夫妇仳离的原因——至少沒有听貝萊自己說起过——仍然对他很亲热。

“我正在找我自己的飯籃子呢，”貝萊一边說，一边挨着他們坐下来。

“我說，你倒是真有一手，”斯多尔倍突然笑着說道，“原来你打好主意要去向克利斯丁老兄^①問安的。这可不是一个好办法，不过，这且不談！你今天做的事情，到底是別人不敢做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順利，队伍里一点都沒有动搖！你知道，大家要选你当工联的領導人了。这样，你就可以实现你那个世界工联的怪想头了。可是我們就是在国内的工作也已經忙不过来；在下次选举里，我們必須在城市里取得胜利，在一部分乡区也要取得胜利。你願意提名为候选人嗎？”

“只要我的嗓音恢复就行。我現在还不能大声說話啊。”

“每天晚上吃个生鷄蛋試試看，”斯多尔倍太太关心地教他办法，“临睡前用左脚穿的袜子裹在額子上；这是一个秘方。不过一定要左脚穿的袜子！”

“不錯，我們这位媽媽是个紅色分子，你要晓得，”斯多尔倍說。

^① 当时人民对国王的称呼。——英譯本注

“我要是站在她右边，她就不認得我了！”

太陽想必已經落山了，因為天已經黑下來。西邊涌起了烏雲。貝萊始終沒有找到那位老太太和她的孫女，心裡很急，於是便和斯多爾倍一家人告辭。

他四處去尋找她們；無論走到哪里，人人都招呼他，他們的眼裡閃着亮光。他注意到有一個警察遠遠地尾隨着他，這是他們的地下工作者，可能他有什么消息要通知他。因此貝萊便在稍為離開大眾遠一些的草地上躺下來。那警察站住了，謹慎地向周圍望了望，然後向貝萊走過來。當他走近的時候，他俯身下去裝作撿東西的模樣，同時輕輕地說：

“有人跟着你。你家裡下午被搜查過了。你一離開這裡就要逮捕你。”

說完他就走了開去。貝萊初時對這件事莫名其妙。他的家被搜查了，為什麼？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東西啊？後來他忽然想起那塊模仿鈔票刻的木版。他們正要找一個打擊他的藉口，於是找上了他的玩藝兒！他很疲乏地站起來，離開了人群。他走到森林東邊，站住着回頭看那個熙熙攘攘的人海，他們已在開始走散，馬上便要消失在黑暗的夜色裡了。

現在勝利已經到手，大家都將生活在幸福裡，而他却馬上就得去坐牢，為了一件在飢餓時候的幻想中造出來的玩藝兒！他並沒有印過假鈔票，也從來沒有這種意圖。但是這有什么用？人家一定要逮捕他的，他從那警官的眼光裡已經看出來了。他會被判處無期徒刑，縱然萬幸也免不了要坐幾年牢。他想先定一定心，暫時不去想這件事。因此便繞過東橋區步入城中。為了不給人看見，他專挑小街僻巷向教主公墓走去；幸而這時大多數警察還在公有林裡。

停在港口里的輪船，曾經有一時引起過他逃走的念頭，但是逃到哪裡去好呢？他的使命和命運都在这里，他能到國外去做亡命漢嗎？不，他只好聽憑他的命運！

公墓的門已經关了，他不得不爬圍牆翻進去。有人在爸爸拉賽墓上放了一束鮮花。“這是瑪麗，”他想，“一定是瑪麗！”他在这里覺得很安心，沒有那種可怕的孤獨感了，仿佛爸爸拉賽的永不衰疲的體貼還在保護着他。但是他不能在这里久留。他已經受到被逮捕的威脅，無法安心。他繼續從幽暗的小街走過市區。这里原來是個戰場，現在却多麼安靜！感謝上帝，現在埋怨“他”的可不是他們這些窮人了！現在他們就要過幸福的日子了……但是他自己呢？……他小心翼翼地走近他的寓所，看見兩個便衣警察在門前往來巡邏。于是他又退進僻靜的小街。他漫無目的地走着，和自己的頑強的決心作鬥爭，但最後只好屈服了。于是他想去見一見愛倫，對她說句好話，並吻吻孩子們。

但是他家門口也有人把守着。他到處都被打回頭，退到他忍受不了的孤獨境地。這是最可怕的事情！他是要和親近的人們在一起才能生活的，獨個兒他怎麼能過得了孤獨的生活呢？無論他怎樣矢口否認，愛倫仍然是他的生命。無論在他的生活的哪一方面，愛倫的疑問似的眼色始終在望着他。現在他很肯定地感到她是在等待他回心轉意，盼望他回去。她會怎樣高興啊？

在炮台街上，他看見莫爾頓的房間里有燈光。他便溜進院子，直上樓梯。莫爾頓正在看書。

“哈，你又換了一個新樣子了，您好，消防員！”他笑嘻嘻地說。

“我是來跟你辭行的，”貝萊輕聲回說。

莫爾頓投給他一個驚訝的眼光。“你要出門去嗎？”

“是的，我想……”他低頭望着地板說。忽然他又說：“如果警

蔡来跟着你，你怎么办？”

莫尔顿对着他呆望了一会，随即拉开抽斗，拿出一支手枪来。

“我决不让人家下手，”他陰郁地說。“但是你为什么問我这句话？”

“啊，没有什么……你肯不肯帮我做一件事情，莫尔顿？我答应过‘方舟’里逃出来的穷苦人，給他們捐一点錢，但是我現在沒有時間了。他們所有的东西全給火烧光了。你肯做这件事嗎？”

“当然可以。不过我不明白……”

“唔，我得走开一个时期，”貝萊苦笑着回答。“我一向想出去跑碼頭，干我的本行，現在刚刚有一个机会。”

“那么，祝你幸运！”莫尔顿說，一边还不很相信地望着他，一边和他握手。

貝萊不知道莫尔顿是否猜到他的事情。莫尔顿有蓬霍尔姆人的性格，他不喜欢过問別人的私事。

現在，貝萊又走在街上了。不，他不能采用莫尔顿的办法，他决計自己去投案！他轉出到大街上；不想再躲躲藏藏了。在北桥街上，有一个人站在一家店門口，行动鬼鬼祟祟的；貝萊走过的时候，他把身子紧貼在門上。貝萊就站住在人行道上；那人也是一动不动地閃在黑暗里。但是，他忽然怒吼了一声，跳上前来，想把貝萊扑倒。在这一刹那間，他們才彼此認出了；原来这人就是費透南。

“怎么，你还在外边逍遙嗎？”他吃惊地說。“我以为你已經进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貝萊問。

“唔，我知道的事情多呢，这也是我的一种本行業務。他們要把你关上五年到六年呢，貝萊，不过，决不会是無期徒刑。”

貝萊渾身抖索了一下。

“你会在那里冻僵的，”費迭南同情地說，“我倒是在那里住得慣。你听我說，你这个人很好，你想救过我。除了母亲，你是我唯一亲人了。如果你想跑走，我可以帮你躲起来，还給你設法找路費。”

“你打哪兒去設法呢？”貝萊怀疑地問。

“我是劫富济貧的呀！”費迭南笑着說。“警察总监刚有五万克郎放在他抽斗里，你如果要，我可以給你去弄得來。”

“不，”貝萊慢吞吞地說，“我情願去投案。但是我仍然感謝你的好意。請代我問候你的老母亲。如果你有多余的錢，最好請接济一下楊生太太。自从安妮死后，她和那小女孩常常挨餓。”

現在，再沒有別的事了，一切都完了。他走过菜市，一直走到市政厅，这个古老的建筑物显得很陰森。他繼續慢慢地沿着运河边上走去，想先鼓足勇气，然后再去投案。他打河沿上走去，边走边望着河面，还可以看得見船只和养魚的木籠子。走到霍尔門教堂，他下个决心，轉身回头走，現在該进去了！他意志坚决地抬起头來，却發現瑪丽站在他面前。她一看見他，臉上立刻透出了紅光。

“貝萊，”她高兴地喊。“你沒有失去自由嗎？可見是謠言。我剛才去开会，有人告訴我說你已經給抓进去了。唉，听了叫人多难过啊！”

“我就要进去了，我現在就是去投案。”

“但是，貝萊啊！我亲爱的貝萊啊！”

她眼泪汪汪地看着他。唉，他依然是一个拾来的弃兒，需要她照顧的！貝萊自己也是眼泪汪汪，忽然感到軟弱下来。她是他的知心人；当她为他的不幸而悲哀的时候，她显得多么美丽啊。

她站在他面前，身段苗條，体态輕盈，她的頭髮，以前是稀疏蓬鬆的，現在長成了濃密的髮鬚，復在前額上。她那原先發育不足的軀體也已經發育得很好了。

“貝萊，”她握住他的雙手，低下了眼睛說，“今晚不要去，等到明天再說罷。今天大家都在慶祝勝利，你也應該慶祝一下！跟我走吧，到我屋里去，貝萊，你的神氣很不快樂啊！”

她極力忍着不哭出來，他覺得她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顯得像個小孩子似的。

“你為什麼還在打不定主意？來吧，跟我一起去吧。我不夠美嗎？我是一心愛着你的，我從看到你的頭一天起就愛上你了，貝萊，我現在開始發育起來，就是要為你而長得更美麗些！除了你以外，我不欠任何人的恩情；如果你不要我，我也不想活在世上了。”

的確，這個自食其力的姑娘，對任何人都欠一點情，她完全是一個自己培養出來的人。在他落得孑然一身的時候，她以一個美艷如花而又守身如玉的處女來委身給他，彷彿是窮人的天使派她來使他的心靈有所寄托似的。

她人既美麗，心地又善良，從憂患中生長出來，她就是幸福本身。對他來說，她兼有着孩子、母親和情人的三種身份，他的疲乏的頭腦若不在她的心上安息，還該到哪裡去找安息的地方呢？

“貝萊，你知道嗎，公有林大會散後，工會大廈里有一個跳舞會，我們一伙年輕的姑娘們扎了一個花冠，等你走進舞廳來的時候，要由我給你戴上。唉，後來有人說你給抓進去了，我們哭得多麼厲害！但是花冠仍然給你贏到了，可不是嗎？現在你好好地睡一覺，別想明天！”

貝萊的頭枕在她的胸口上睡熟了；當她用母親般慈愛眼光望着他的時候，他正在做夢；他看見幾百萬丹麥工人在建築一座富麗

堂皇的大宮殿，他自己就是這座宮殿的建築師。宮殿造好后，他率領着工人隊伍走進去；他們唱着歌走過那些長廊，要去占滿那些通明雪亮的大廳。誰知並沒有什麼大廳；宮殿一下子變成了監獄！他們一步步地走了進去，再也找不到出來的道路。